東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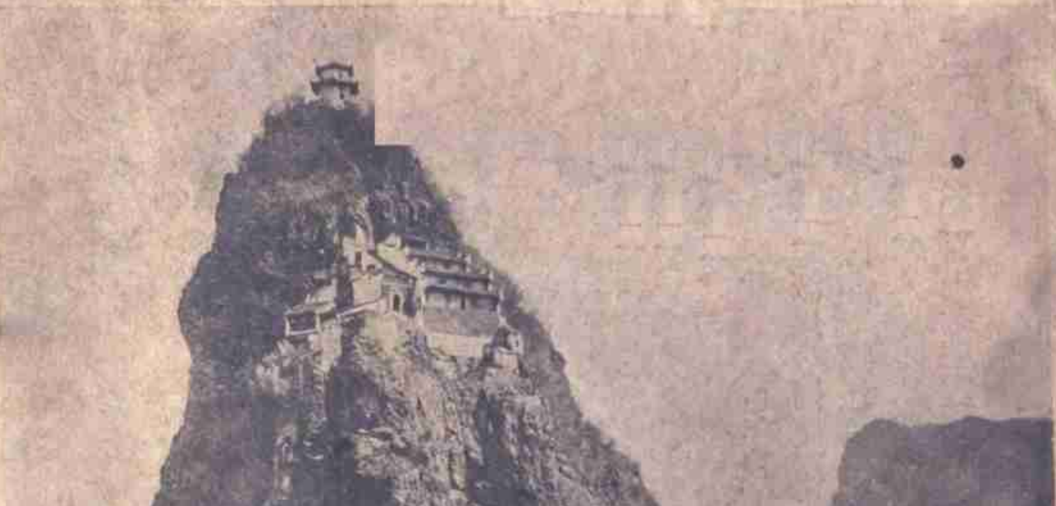
集李北海嶽麓寺碑文

大清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八卷第七號

The Eastern Miscellany

EIGHTH YEAR No. 7



長江中之小姑山

宣統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第八卷第八號要目豫告

振興工商業意見書
國家與法之關係
論今日之教育行政
天下之愚論
撲滅中國北方之瘟疫
前俄相宣布日俄開戰之確因
連山港形勢略說
波斯灣之未來
浙江處州府之畲客
每日二十分鐘之練習

●本社廣告

●本誌自本號始全體改用五號字並增入內外時報一門網羅各新聞雜誌論著擇其尤者轉載想亦閱者諸君所共賞也

●閱本誌諸君關於購買本誌等信請直接與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接洽不必寄至本社以免多費週折或致延誤特此奉告

月出一冊

項目		一冊	六冊	十二冊
定價	現款及兌票	三角	一元六角	三元
	郵政票（以一二分及一角者爲限）	三角一分半	一元六角八分	三元一角半
郵費	本國日本	六分	三角六分	七角二分
	外國	一角二分	七角二分	一元四角四

東方雜誌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一冊	三冊	半年	全年
特等	一面	四十元	一百十元	二百元	三百二十元
上等	一面	三十元	八十元	一百十五元	二百四十元
普通	一面	二十元	五十五元	一百元	一百六十元
	半面	十二元	三十三元	六十元	一百元
	每行	五角半	一元五角	二元八角	四元五角

特等（底頁外面）上等（封面底頁之裏面及圖畫論說前）餘均爲普通

不許複製

宣統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發行　第八卷第七號

編輯者　華陽陳仲逸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四馬路棋盤街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奉天　龍江　天津　漸湖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福州　杭州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成都　重慶　瀘州　廣州　潮州

近時王公大臣之合影



前列自右至左

未詳

署理外務大臣弼德院副院長鄒家來

郵傳大臣盛宣懷

內閣協理大臣徐世昌

內閣協理大臣那桐

未詳

海軍大臣貝勒載洵

度支大臣載澤

理藩大臣肅親王善耆

和碩親王那彥圖

軍諮府大臣貝勒毓朗

未詳

未詳

軍諮大臣貝勒載濤

多羅都楞郡王貢桑諾爾布

後列自右至左

未詳

未詳

正黃旗漢軍都統載潤

海軍副大臣譚學衡

陸軍副大臣壽勳

陸軍大臣蔭昌

鎮國公載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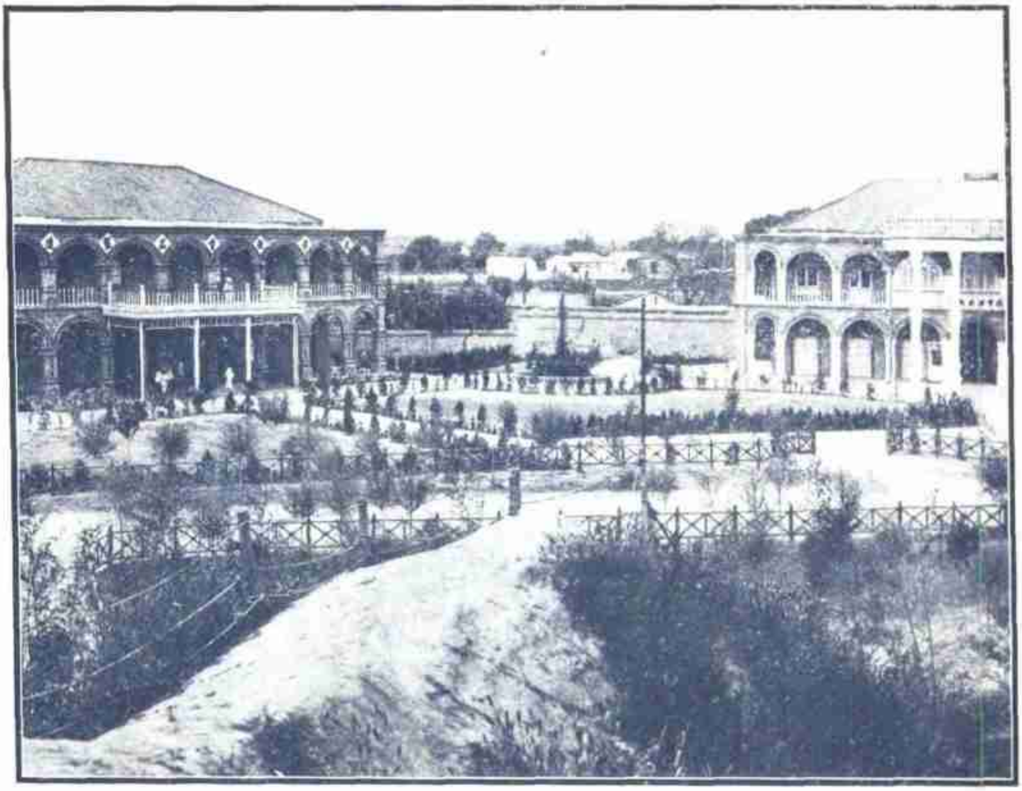
未詳

那親王世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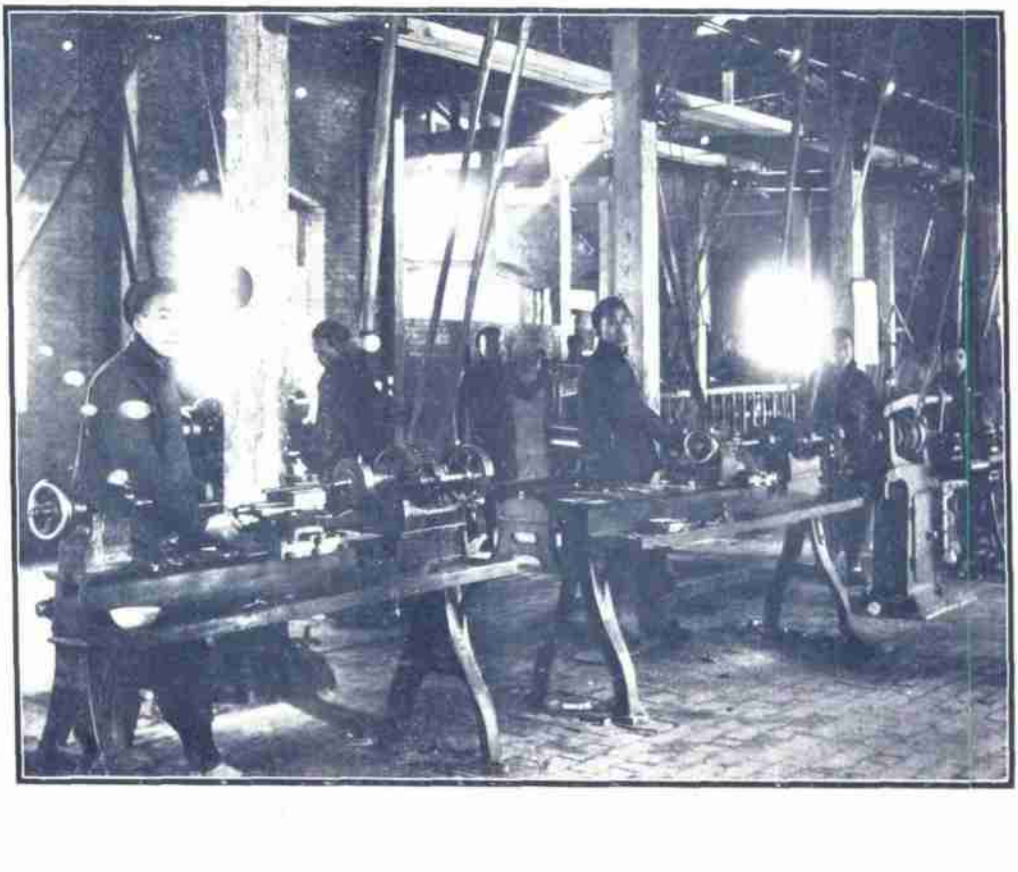
未詳

未詳

天津教育品製造所



天津勸業鐵廠



山西風景



平定州娘子關



壽陽縣盧家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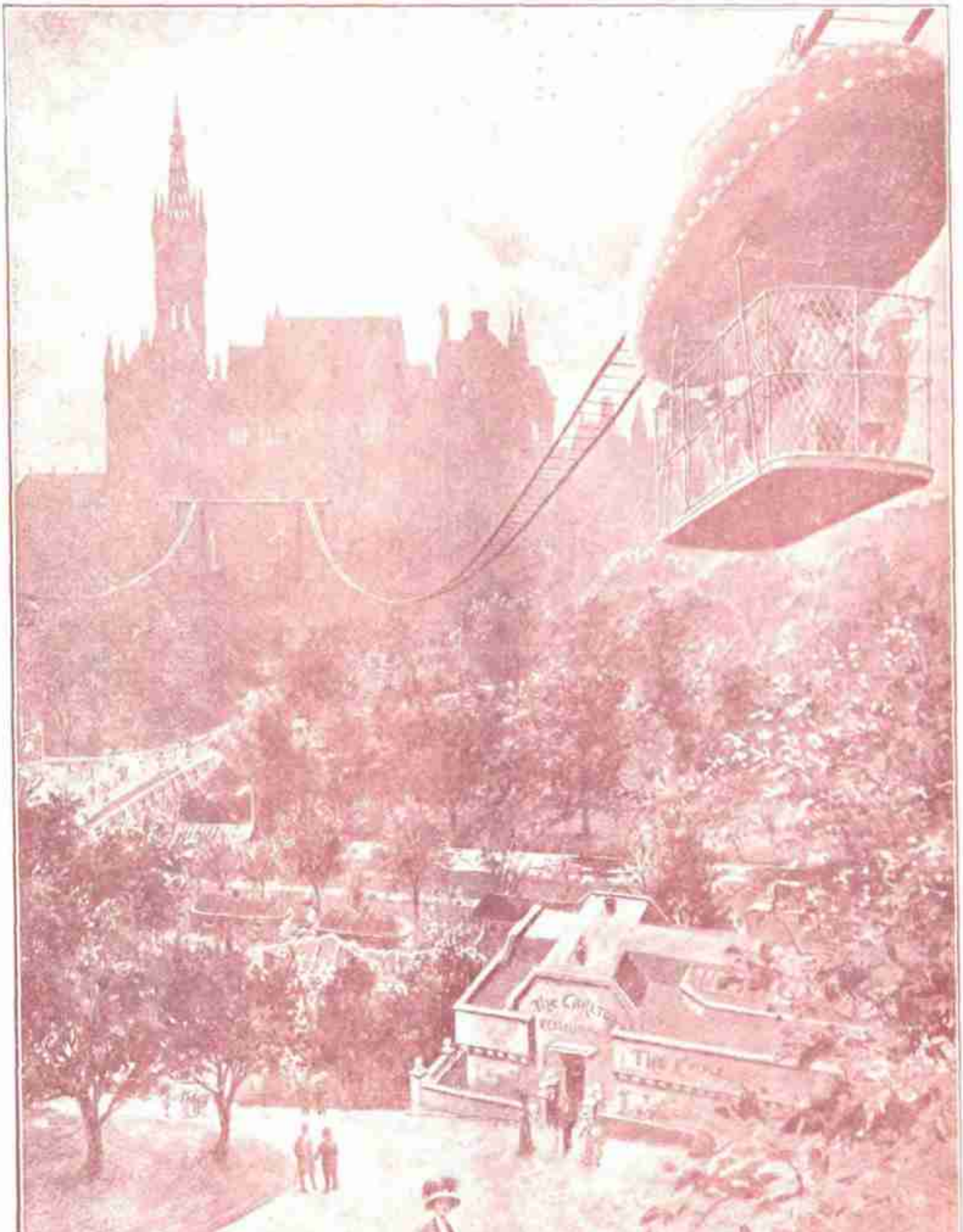


井陘地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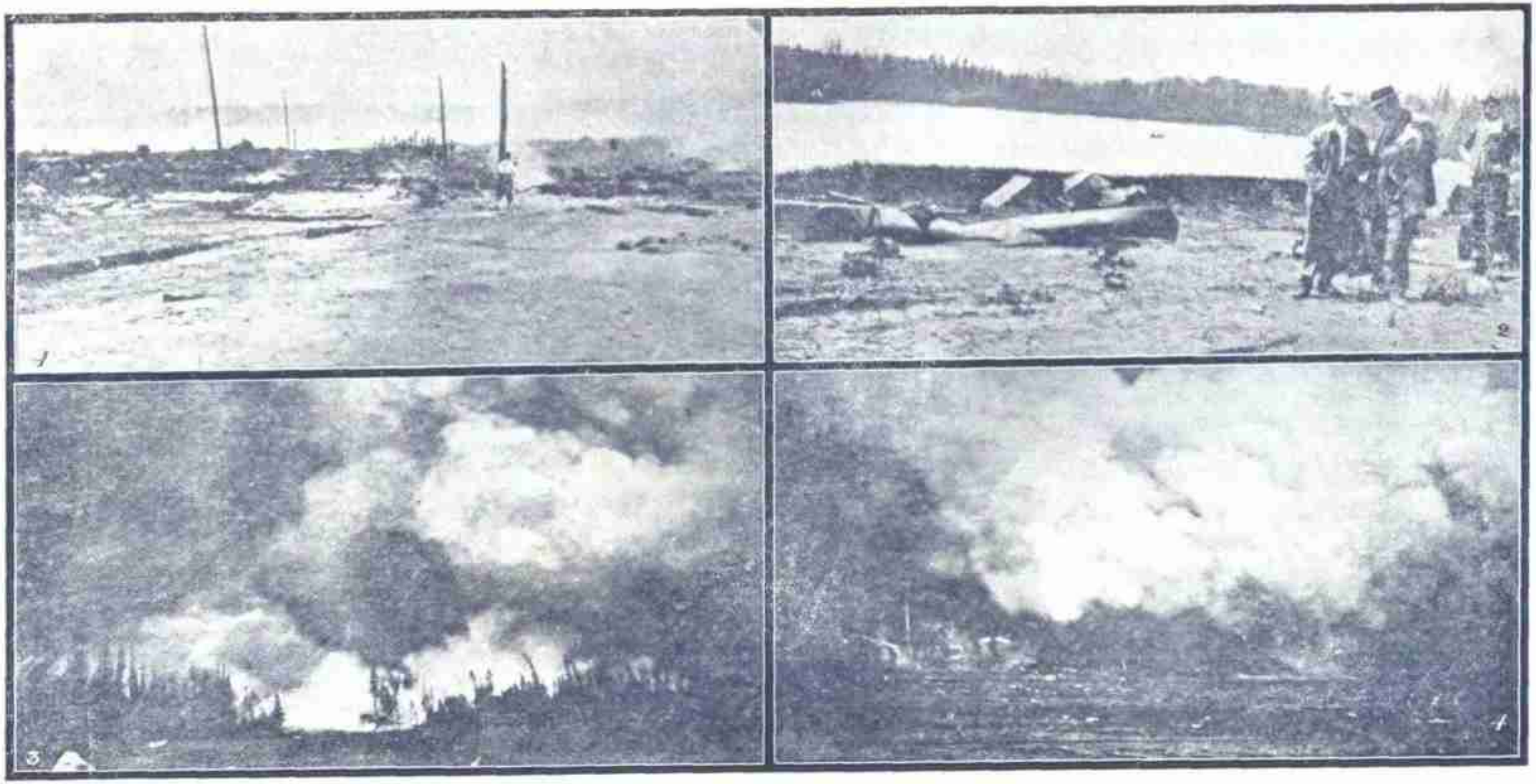
巖會山洞

英國格蘭斯哥博覽會中陳列之飛行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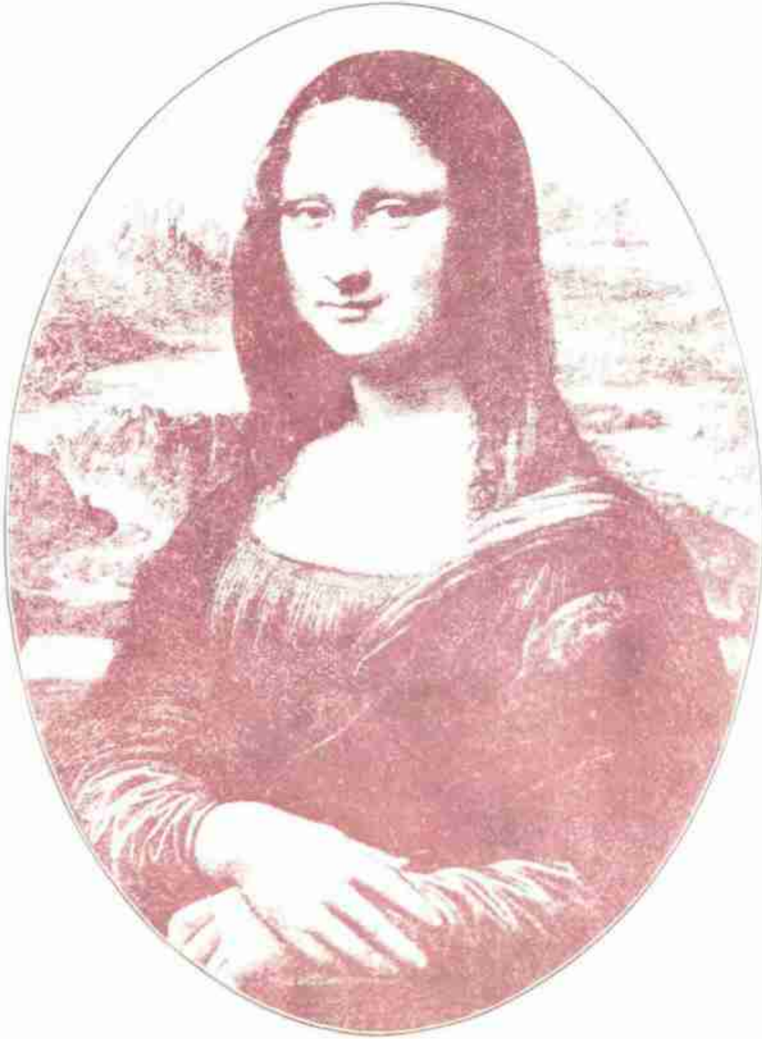
此與君舵以飛行爲最安穩之飛行機

坎拿大森林之大火災



本年夏間加拏大[illegible]達洛州森林大火其時適值暴風勢甚猛烈市街被燬第一圖爲市街被災後之情狀第二圖爲愛德華湖岸被災後情狀當火勢盛時居民多避入湖中第三四圖爲火勢最盛時之情狀

歐洲名畫



此圖名喇喬納達本年八月在意大利倫書院陳術遺失



此圖係表示默想之狀態為羅馬時代之古畫

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七號目次

●今日急宜振興應用工業以裕生計論　治　民
●銷場稅出產稅及通過稅界說　附圖一　孟　森
●片馬交涉感言　賀紹章
●英國儲君之教育　甘永龍
●日美協商論　王我臧
●太平洋中之列强　惲鐵樵
●勞工紹介所　王我臧
●英法政黨一班　馮承鈞
●羅斯福之白人前途觀　閻仲銓
●日本新內閣　杜山佳
●歐洲祕密談　王我臧
●不平安慰法　高　勞
●宗教科學並行不悖論　附圖一　趙修五
●性近習遠之說以生理學上腦髓脊髓之作用解說之　金　鍊
●動物與催眠術　王我臧
●攝影術發明之略史及現今之方法　附圖八　杜就田
●論鮮菓之滋補力　附圖五　甘永龍
●紙器時代　朱友芝
●睡醒後臥床中之練身法　附圖六　甘永龍
●男女兩性自由產出法　蓬　仙
●海底槍之新發明　金　鍊
●量智機器　附圖一

●飛艇獵禽 附圖二

●不需火柴之紙煙

●世界最巨之居室

●內外時報

國民程度問題

都察院改廢問題

論美英公斷條約

貴州南龍橋土司安健勸滇蜀桂黔諸土司文

美國維利德對於中國社會之論

論審判廳不受理訴訟

●言情小說 碎琴樓 何諏

第二十一章 雲郎弔於綠波江瓊花臨弔雲郎雲郎覆之以哀札

第二十二章 寶山及玉英遇於珠江遂挈之及青芙東渡

第二十三章 瓊花彈琴寄其哀怨劉夫人得無妄之災

●理想小說 新飛艇 天游

第二十章至第二十二章

●詩選

●五十故事 東吳舊孫

●中國大事記

●外國大事記

●職官表

插畫

●近時王公大臣之合影

●天津教育品製造所

●天津勸業鐵廠

●山西風景

平定州娘子關 井陘地都

壽陽縣盧家莊 巖會山洞

●英國格蘭斯哥博覽會中陳列之飛行機

●坎拿大森林之大火災 四幅

●歐洲名畫 二幅

宣統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發行



宣統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發行
第八卷 第七號

今日亟宜振興應用工業以裕生計論

冶民（當選徵文）

吾國今日。有一最爲危險、最可恐怖之問題。卽財政日趨困難。生計日形窘迫是也。推其致此之由。一因實業之窳陋。二因外債之剝削。三因輸入之增加。有此三項之梗阻其間。故物產不敷供給。而價值漸趨昂貴。金錢不絕外溢。而財源勢將涸竭。遂致國家財政。有竭澤而漁之勢。人民生計。有無米難炊之概。斯誠吾國前途莫大之隱憂也。不於此時謀挽救之方。則年復一年。窘態畢露。國將不可以爲國。人將無以爲生矣。甯不可懼也哉。今更申說其危象如下。

數十年來。兵甲不興。戶口日蕃。然農工兩業。未見發達。故維持生命之食物以及日常需要之用品。早有不敷供給之勢。加以水旱之災。無歲不有。農田大受摧傷。民食尤形缺乏。方今江皖奇災。待賑孔殷。而蘇省浙省搶米風潮。亦時有所聞。且陰雨綿延。河水暴漲。各處圩田。多遭淹沒。來源缺乏。價值騰貴。荒歉之成。又在意計中矣。嗚呼。斗米千錢。度日維艱。貧民迫於謀生。挺而走險。誠將來禍亂之階也。農業之現象若此。回顧工業。果何如乎。我國工人製造物品。墨守古法。自昔迄今。毫無進步。洋貨適乘其隙。散布都市。大受國人之歡

迎。土貨既不改良。洋貨又不仿造。以致吾人衣食住所需之物品。咸有競用洋貨之勢。每年以此而流入外洋之金錢。何可勝數。土貨銷路。漸就狹隘。財源外溢。無可抵制。而失業工人。亦遂日見其多。人民生計烏得而不窮。可知農工業之不發達。爲我國貧弱最大之原因。且農工業既不發達。商業亦隨之而失敗。生利之事日少。分利之人日多。遂致有今日窘迫之現象。此吾國貧弱由於實業之窳陋者一也。

我國歷來所借之外債以及甲午庚子諸役之賠款。幾達十六億萬元。每年應攤還之本息。約有八千萬元。近據度支部報告今年應還之外債。共需五千餘萬元。可見尚有不逐年攤還者。我國負此鉅額之外債。欲求有清償之一日。殊難預期。而現在所借之日本一千萬元。四國一千萬鎊。以及他項借款。尚不在內。債臺高築。債主紛集。我國不已成爲債國乎。國家生財之源泉。均作爲借款之抵押。如關稅釐金鹽課鐵路等。其未抵押於人者。試問尚有幾種。而今幷以漕糧亦作爲抵押物矣。濫借外債。竟輕棄天庾正供而不顧。斯亦奇已。平時偶遇荒歉。奏請裁漕濟食。准否尚未可預必。今竟甘心抵押於人。斯尤奇已。國內生利之事業不興。而負債如此之鉅。非特本款難以清償。卽每年應解之利息。已難於籌措矣。而況回扣複利種種之虧損。尚百出而未有紀極乎。當局者恣意借貸。任情揮霍。絕不計其償還之方。而轉以重累吾民。吾民眞大苦矣。國內之金錢有限。如此逐漸剝削以去。勢不至宣告破產不止。而吾民將爲失水之魚。不能全其生矣。言念及此。可爲寒心。此吾國貧弱由於外債之剝削者二也。

吾國自與各國通商以來。迄今不過七十餘年。而洋貨充斥各處。已有洪水滔天之勢。蓋吾國工業素不講究。各種物品。皆粗劣不堪。既不適用。又不悅目。一旦光怪陸離之物雜陳市肆。國人任意選購。儼有拋棄本貨沈溺洋貨之勢。大者佳者無論已。甚且零星雜物。亦惟洋貨是用。故我國今日實爲醉心歐化極盛之時代。試調查商店以及居室。所有販賣物品與夫日用器物。非洋貨多而本貨少乎。如此狂流不息。後患正復無窮。蚩蚩者流。但知極意裝潢。固不計利害之如何也。據近年海關冊報告。輸入之額超過輸出。每年幾達七千萬元。且仍有逐年銳進之勢。以有限之金錢。塞無底之漏洞。財源烏得而不竭。生計烏得而不窘。此吾國貧弱由於輸入之增加者三也。

觀上所述。可知吾國金錢日漸涸竭。生計日漸困難之所由矣。近年以來。吾國金融界之恐慌。層出不窮。某錢莊倒閉。某銀號擱淺。其數輒在數百萬數千萬之間。京師滬上。時有所聞。京師爲都會首區。滬上爲通商大埠。均稱殷富之地。而其窘迫之象已如此。故廣州漢口蕪湖九江杭州等處錢業之虧倒。亦屢

見不鮮。推其虧倒之由。雖因經理之濫放款項任意挪移所致。然金錢係流通之物。不在此。卽在彼。絀於此。必盈於彼。何以我國之金錢。各地均慮涸竭。竟無充裕之處。其果何自而去耶。蓋卽以上述三因。逐漸流入外洋。永無返璧之日也。猶幸我國土地廣大。資產殷富。故至今始覺情見勢絀。否則早已宣告破產。而失其營生之資料矣。然危迫之現象。今已昭然難掩。挽迴而維持之。詎可等閒視之哉。至挽迴維持之方。亦惟有振興實業。廣闢生利之途而已。且振興實業。不可以國內爲限。更宜推及國外。吸收彼族之金錢。補我前此之損失。庶可恢復我財力。充裕我生計。否則同國之人。我以物易彼之錢。彼以錢易我之物。不過流通國內之金錢。得同國人之利益而已。仍無裨於實際也。但辦事貴有層級。不可躐等以進。我國今日振興實業。似宜農工並重。蓋農業爲我自昔立國之要素。固未可輕視。而工業爲今日救貧之良劑。尤宜特別注重。而著手之始。又在改良土貨。以廣銷路。仿造洋貨。以塞漏卮。如此方能保我固有之利源。一俟根基牢固。規模完備。更注意於對外一途。務於銷行外洋之土貨如絲繭茶葉等。極意改良。卜彼族之信用。如是方可吸彼之金錢。助我之生計。此誠國人所應併力圖謀。不容或懈者也。

洋貨銷行我國者。素以煙土洋布煤炭煤油等爲大宗。而各種雜物。尤屬無可計數。近十年來。國人招集資本。建設工廠。仿造各種洋貨。以資抵制者。所在多有。如紡紗織布繅絲鋸木製呢造紙麵粉皮革諸工廠。前後創設者。其數已不爲少。然至今未見明效大驗。而今我國金融界亦無稍補益者。蓋因我國地廣人衆。區區數工廠所製之物品。不能普及各地。以資應用。又因國人愛用洋貨。惡用本貨之性習。尚未消除。故一時不能得其大效也。且吾國近來仿造之洋貨。多屬大宗貨物。而於人生日常應用之洋貨。反不能多方製造。以致洋貨盛行。剝我人民之利。此尤爲振興工業未得成效之最大原因。故今日振興工業所應注意者。不在大宗貨物。而在日常應用之零星雜物。驟觀之。雖似區區之數不足爲害。其實積少成多。於我金融界亦有莫大之損傷。他不備舉。試以火柴論。每匣不過三四文。爲數殊覺微少。然每年以此流入外洋之財。亦有三百餘萬。觀此一端。餘物可知。是則振興工業。惟在多製零星雜物而已。此誠今日關係最大之問題也。茲特就大宗洋貨以及零星雜物。擇其有關吾人應用者。分類略述如左。以備實業界諸君子有所考證。尤望同德同力。羣策羣謀。共以振興工業爲己任。俾吾民生計漸有充裕之望。實我國前途之幸事也。

洋紗　我國往時之棉紗。粗劣不堪。且所費人工亦多。自洋紗盛行以來。早歸淘汰矣。但我國戶口殷繁。所需洋紗。爲數甚

錘。蓋近年梭織木布之紗。亦用洋紗也。現在我國之洋紗廠。統計各處所有。已不下數十家。然所出之紗。仍不足以應各處之需求。且成色欠佳。定價較貴。此爲不能暢銷之原因。故印度日本之棉紗。仍暢銷各處。每年輸入甚多。亦屬漏巵之一。亟宜廣設工廠。日夜開工。以期出數日增。足供所需。一面更改良紗質。減輕定價。以廣招徠。務使本國人所用之紗。無待外求。庶利權可保耳。

洋布　我國所用之洋布。以美國輸入者爲最多。卽花旗布是也。爲我國輸入品之大宗。其所謂廣藍竹布者。係香港廣東華人用洋布加漿力壓製成者。(各處亦有製此者、惟不及港廣之佳、)原料取自洋貨。仍不失爲洋貨也。近來本廠所織之洋布。祇有粗布一種。細布未見仿製。且成色不及洋貨。故未能暢銷。亟宜多設工廠。選購外洋名機。敦聘外洋技師。從事仿製。一面招集織布廠華工。同行工作。俾可得其祕要。以爲獨立之準備。較諸盲心自試。或易進步。未可知也。我國織布廠多與紡紗廠同設一處。名之曰紡織公司。蓋紡紗織布。固互相牽聯不容解離者。第細察各處紡紗廠。其附設織布廠者。尚居少數。故洋布出數甚少。以後應兼籌並顧。竭力經營。俾可稍殺花旗布之趨勢。此亦今日不容輕視者也。

提花洋布　提花洋布種類甚多。吾國男女用此製單裌棉衣者。幾居十分之八。每年所耗。必不在少。近來各地所製之花紋疏布。卽所謂甯波布電光布者。種類頗多。銷行亦盛。其外表形式與提花洋布髣髴似之。惟不及洋布之細密光滑。故上中兩流人士用此製衣者。仍不多見。不過盛行於下流人民之間耳。蓋木機梭織之布。似不及機織之布也。今宜廣設工廠。採購良機。仿製種種提花洋布。且應多翻花色。以投時好。此亦今日莫大之利源。不可不籌抵制者。

洋紗布　洋紗布分素面提花兩種。近來銷行甚盛。吾國人無論男女用此製夏衣者。幾有普及上中下三流社會之勢。蓋吾國原有之絲紗及葛布。非質粗。卽價貴。反不若洋紗布之價廉物美。故大受國人之歡迎。據商業調查所得。近年來江西所出夏布。惟潮渡及漂白細萬載。銷路尚未大挫。其餘各種普通夏布。則自洋紗布盛行以來。銷行之額。年見銳減。蓋近來不過銷行於農工兩界下流人民之間。至學商界人士。則早已屛棄不用矣。試於夏日調查普通人士所御之夏衣。其外衫雖屬本國紗所製。而裏衫未有不用洋紗布者。銷行之盛。於此可見。爲今之計。亦宜設廠購機。廣聘技師。從事仿製。且紡紗織布。宜並行不悖。以其所用之紗。條理甚細。非尋常織布之紗可比。欲求洋紗布之精良。非於此特別講究不爲功。此乃吾國實業界所應急急提倡者也。

洋緞　洋緞種類甚多。亦分素面提花兩種。其價值自二三角至七八角不等。吾國人以此製衣者亦甚多。近來最稱銷行者。卽線緞絲羅緞等是也。考其織造之原料。棉紗居十之八。絲居十之二。因織工之精良。故表面光澤甚麗。顏色亦鮮明奪目。此種洋緞獲利甚豐。銷行又盛。亦宜設廠仿製。以資抵制。

泰西花緞　近來國人製衣之料最稱精美者。以泰西花緞爲首屈一指。一名外國花緞。取其花紋華麗。顏色嬌嫩也。定價之貴。倍於花緞。蘇滬一帶以此製衣者。日見其多。而尤以婦女爲最盛。蓋厭故喜新。意謂不用此不足以示闊綽也。每年消耗之金錢。實屬無可計數。近來蘇杭各處。亦有設廠裝機仿製外國花緞者。質料花紋。均無遜色。而定價反較廉。極宜益求精良。更事推廣。務期出貨日多。足以敵彼外貨。

呢布　呢布爲西人製冬衣之料。吾國則用以製呢夾袍者甚多。春秋兩季初暖初寒之時　服之最爲適體。銷路亦屬可觀。近來軍營學堂所製操衣。均用呢布。銷行尤盛。且翦髮改裝之機大動。需用呢布。亦當倍勝於曩時。亟宜設廠仿製。以應所需。上海日暉製呢廠。專以本國羊毛織造呢布。質料顏色。均極精美。且定價較廉於洋呢。故銷行頗盛。可見本國仿製之物。未必不及洋貨。尚望繼起者速爲經營。事貴著人先鞭。不可玩忽誤事也。

洋帕　洋帕分毛巾光巾兩種。銷行甚廣。現在我國所用之毛巾。亦有用木機仿製者。然質地顏色。均不及洋貨之佳。卽質地失之堅耐。顏色有欠純白是也。故洋毛巾銷行之勢。仍未少挫。亟宜另營機製毛巾之業。幷研究改良漂白之法。期與洋貨爭勝。至光巾則純用洋貨。吾國絕無仿製者。其中又分紗巾絲巾兩種。紗巾之用最廣。幾有人人徧用之概。絲巾定價較昂。惟用之於閨閣之中而已。此項漏卮。亦屬可觀。蓋每人每年以用紗巾五方論。每方以價值一角論。以吾全體人民計之。爲數亦堪驚怖矣。非購機仿製。不能挽此利權。吾國實業家。其注意焉可。」

洋襪　洋襪之銷行。近來愈趨愈盛。上中兩流人士。幾無不以此爲護足物矣。每年所耗金錢。亦屬不貲。現市肆所販賣者。約分兩種。細紋者來自西洋。粗紋者來自日本。考其織造之由。亦用機器。惟甚簡單。不難仿製。又以粗紋者爲易。是亦實業家所宜注意者。此外夏日所用之手套。現亦頗有銷路。其質料與洋襪相似。亦宜兼營以闢利源。

絨線毯　近來機織之絨毯線毯等。銷行亦大盛。考其原料。絨毯以羊毛棉紗混合製之。線毯則純以棉紗製之。原料均不貴重。但須購辦織機。卽可從事仿製。尤宜注重於質地軟熟。顏色鮮明。花紋艷麗各方面。(我國原有之氈毯。亦以羊毛製之。惟質地粗糙。僅能供包物鋪地之用。不能用爲臥具。故銷行未見大

盛。）以期國人歡迎。抵制外貨。

汗衫　汗衫盛行已久。惟邇來亦有日甚一日之勢。每屆夏日。上中流人士。固莫不服此禦汗。免致侵及衣衫。卽下等人民如負販走卒之輩。亦有服粗製之汗衫者。蓋勞働家終日力役。汗出如洗。非此莫辦也。市上販售者。亦分西洋貨東洋貨兩種。每年所銷。約有數十萬。仿製又烏可緩。

衛生衫袴　衛生衫袴盛行於冬日。近來銷路亦頗廣。試於各地洛房調査之。十人中幾有七八人服此護熱矣。而尤以衛生衫爲獨多。每年所耗。亦屬可觀。上海景綸廠仿製之汗衫衛生衫袴等。質料甚佳。價値又廉。故銷行頗廣。第洋貨之潮流方盛。區區一二廠家所出之貨。不啻泰山一粟。殊無濟於事也。尚望實業家接續圖之。餘如冬日所用之絨線衫袴手套足袋等。近年我國女子以鋼針鉤製者。出貨甚多。大可抵制外貨。但所用絨線。仍來自外洋。漏巵依然。上海雖有仿製者。然供少求多。無補萬一。亦宜多設工廠。從事仿製。區區絨線。亦未容輕視之也。

絲織物　我國絲繭出產最多。然徒供外人之用。而不能自製各種織物。以應國人需求。幷給外人之用。殊屬可惜。現在每年輸出之絲繭。其額在一千萬左右。外人需此鉅額之絲繭。究有何用。極宜詳加訪査。苟能盡知其需用之途。卽宜按照成規。

從事仿製。勉副生貨製成熟貨、保我利權之旨。此亦今日實業界應辦之事也。蓋外人所購之絲繭。其用可分兩种。一用以製本國人所需之織物。二用以製吾國人所需之織物。卽各種洋綢是也。我國儘可調査其織物之種類。一一購機仿製。既可保我之利源。又可吸彼之金錢。實一舉而兩得者。現在各處所設之繅絲廠。爲數甚多。亟宜兼營織造之業。以闢利源。否則烘繭繅絲。徒供人用。於吾國實有莫大之損失也。

洋紙　近來印刷書籍報紙所用之洋紙。爲數甚鉅。大抵定自外洋。每年消耗之財。何可勝數。亦宜設廠仿製。以資抵制。或由各地書局報館集股創一造紙廠。專製印刷書報之紙。亦頗合算。苟能善爲經理。則較諸購買洋貨。所費或可稍廉也。近來上海龍章造紙廠所製洋紙。種類甚多。質料亦佳。惟出貨無多。尚不能廣銷遠邇。極宜力圖推廣。以資銷行。度支部近在漢口建設造紙廠。經營伊始。觀成尚需時日。深望當事者速爲措置。俾可早日出貨。但需用洋紙之途日廣。區區數紙廠。必不足以供需求。非實業家盡力提倡。廣事建設。不爲功也。

玻璃　玻璃之用亦甚廣。自燈瓶窗鏡之屬以至醫學物理學天文學所用之器械及顯微望遠寫眞所用之鏡頭。莫不惟此是賴。而尤以啇心燈罩之用爲最廣。每年以此流入外洋之財。亦屬無可紀數。我國設廠仿製者。現有耀徐博山等數家。然所製多係裝

飾之品。於各種日用器物。反不注重。故銷行未見大盛。極宜改變方針。多[illegible]玻片燈罩[illegible]類。以廣銷路。而闢利源。且我國人衆用鏡。區區數廠之所出。必難供多人之所需。設法推廣。此當今實業家所宜有事者也。又洋鏡銷行亦盛。如整容鏡著衣鏡等。均爲市上之利品。急宜及時仿製。或於玻璃廠中附設製造洋鏡部亦可。

洋傘　洋傘之用。既可遮陽。又可禦雨。蓋一舉而兩得者。現今上中下三流人士。幾有無人不用之勢。以我全國之人折半而計之。二萬萬人用洋傘二萬萬柄。每柄之價平均以一元計之。蓋已費去二萬萬之鉅矣。如此莫大漏卮。豈可不設法抵制。今宜設廠購機。分製傘骨傘衣兩物。至傘柄以及連綴成傘。則可藉人工爲之。曩在日本嘗見專售洋傘之店肆。其櫃檯之外。別有傘工多人連綴洋傘。頗爲迅疾。一若並不爲難者。與吾國紙傘肆之工人剖竹條糊紙面之情形。似出一轍。可見製造洋傘。事屬易爲。但求有製成之傘柄傘骨傘衣可耳。何以吾國人至今未見有提倡及此者。(近來廣東所製一種洋傘。係以竹布爲傘衣。質料式樣。均不佳美。聞傘骨仍購自外洋云。)急起直追。此其時矣。且聞製傘骨之機器。並不甚大。定價亦廉。惟製傘衣之機器。則較大較貴耳。倘望實業家速起而圖之。

洋燈　自煤油盛行以來。而洋燈之用。亦遂普及於各級社會之間矣。試觀店肆人家。其不用洋燈者。殆十無其一。流行之盛。於此可見。而每年以此消耗之財。亦屬無可計數矣。普通所用之洋燈。分座燈掛燈兩種。座燈之構造。較爲繁複。至掛燈。則現在盛行者。惟保險燈之一種。其構造甚爲簡單。除燈罩用玻璃製造外。其燈壺係用銅板置於模型中強壓而成。其燈笠係用亞鉛板捶擊而成。外更加以釉液。其燈心燈環之製法。亦並不爲難。據云所用機器。甚爲簡易。不必費多金。即可購辦。製造座燈。與掛燈略同。其燈臺之原料。約分銅質磁質兩種。磁質由澆型而成。銅質又分兩種。薄而光滑者。由澆型強壓而成。厚而有漏空花紋者。亦由澆型而成。製造均不甚難。但須採集原料。設廠購機。廣聘技師。如法仿製可耳。現在洋燈銷行極盛。獲利亦豐。其最博國人歡迎者。尤以東洋貨爲第一。以其質稍粗劣。而價則大廉也。吾國先行仿製東洋貨。以應世人需用。亦可。蓋其原料與製法。均不及西洋貨之精美。著手之初。自可較易爲力。

洋皂　我國往昔洗濯器物。用以蕩滌汚濁者。惟天然鹼而已。自洋皂盛行以來。堅淨潔白。大受國人之歡迎。除洗濯衣服器具用普通洋皂外。又有精選原料、加工製造、另和香料顏色者。以供沐浴之用。此物銷路亦頗繁盛。我國現在雖有仿製者。然多屬普通之品。且出貨不多。銷行亦未大盛。亟宜推廣經營。

挽莫大漏卮。至精良肥皂卽所謂香肥皂者。現亦偏用於各流社會之間。極應兼籌並顧。不可偏廢。

洋燭　洋燭質料潔淨。火光明亮。較之本燭。似勝一籌。故人頗愛用之。現在各處銷行甚廣。我國仿製之洋燭。質料雖不及洋貨。然定價甚廉。燃點後。光明亦不遜於洋貨。惟稍欠耐久耳。亟宜推廣經營。期銷路之日增。庶洋燭之狂流。不至橫溢於各方乎。

洋磁　我國磁器發明最早。然製造之法。絕不改良。以致進步濡滯。不能擅勝於今世競爭潮流之中。良可惜也。洋磁質料不及本磁之佳。第製造之工。精妙非常。舉凡施釉繪畫。莫不刻意講究。卽盆碟盃碗之屬。其式樣亦頗靈巧。故現今酒館茶肆所用之磁器。幾有盡用洋磁之勢。而本國磁器。惟用之於尋常人家而已。此項漏卮。亦宜設法挽回。現在湖南江西。雖有改良磁業公司之設。仿製洋磁器物。然較之洋貨。仍有愧色。且出貨無多。銷行尚隘。極應精究製造之法。酷肖洋貨。以博國人之歡用。吾國陶土產地甚多。更宜隨處多建工廠。採集原料。仿製洋磁器物。一面改良本磁之製法。如此雙方並進。或可保我利權。不致外溢也。

釉器　釉器。卽以鉛鐵爲主料。製成器物。更加釉液於其外表者。如現在所用之洋磁面盆是也。銷行頗廣。幾有普及上中下

三流社會之勢。此外又有用以製食鍋痰盂各種日用器物者。銷路亦大。此種器物製造甚易。其鐵鉛主器。多用人工製成。卽施以釉液。繪以花卉之事。亦由人工爲之。今宜參究者。惟在製造釉液之原料耳。據云現在銷行之釉器。大半來自英德荷蘭諸國。亟宜選派精思耐苦之工人。前往考查。以爲仿製之張本。」

革器　皮革之用甚廣。自革包革靴之屬以至軍營所用皮革物件。莫不以此製之。現在我國工人雖有仿製革包革靴者。然原料仍販自外洋。上海鞏華龍華兩廠。仿製皮革以及各種皮革物件。成績甚佳。大可挽回利權。惟所出之貨無多。仍不足以供各處之需求。望實業家更繼起而爲之。

水泥　水泥爲用亦甚廣。每年輸入之額。約在五十萬桶左右。惟此數以需用之繁簡而有增減。不能視爲一成不變者。近來建設房屋。開闢道路。興築鐵道等。用此甚鉅。亦爲今日莫大之利源。湖北水泥廠購機仿製以來。出貨精良。銷行廣遠。成效已見。惟一廠所出。殊難普及。極應更事推廣。務期出貨日多。足供國內之需用。

火柴　火柴銷行之廣。無待贅言。市肆販售者。大半來自日本。其中亦有華僑在日本製造者。但不過十分之二三耳。每年所耗。約在四百萬左右。殊堪令人驚怖。吾國仿製者。以前僅有燮昌一家。出貨無多。何能供人需求。故市上幾乎絕跡不見。此外

廣東亦有仿製者。然多屬個人事業。魄力薄弱。故亦未能暢銷。按製造火柴之法。最稱簡易。約分兩端。一爲斷削木桿之機。一爲調和藥料之器。有此兩物。卽可雇工製造。所費資本。並不爲大。何以國人尙少經營此業者。深願實業家及時創設工廠。以挽利權也可。

上所述者。不過就各種洋貨中。舉其應用最大。銷行最廣者而言之耳。其餘大宗零星之洋貨。受我國人之歡迎者。尙屬不勝枚舉。更僕難終也。如煤炭煤油洋靛洋木之屬。以及敎育用品。（如石板石筆鉛筆墨筆等、）化粧消費之品。（如香粉香水牙粉牙刷之類、所銷甚多、近來日本銷行我國之牙粉、每年亦有數十萬、如此千創萬孔、吮我膏脂、財源烏得不涸、良可懼也、）每年所銷。亦屬無可紀數。近年以來。吾國工廠事業以及輪舟汽車。日漸發達。需用煤炭。爲數甚鉅。已採之煤礦。推開平萍鄉爲最著名。然所出尙不敷所用。餘若湖南山西諸煤礦。經營數年。成效尙未大著。現在所用之煤炭。大半來自美俄日本諸國。每年所銷。約在五千萬噸上下。我國人爲之工業。既未能發達。今幷此天然物產。亦不善利用。無怪金錢外溢。竟成無底之漏洞也。以今日情勢論。採礦事業。亟宜推廣經營。不容稍涉延緩。至煤油一項。近年所銷亦甚可觀。我國煤油礦甚少。難資抵制。惟陝西延長煤油礦蘊蓄甚富。苟能按法開採。亦足供全國之用而有餘。前用土法開採。未見大效。今本地紳商擬招集股本。建設公司。改用西法開採。已通知各省商會招集股份矣。未知辦事之進行若何。深願當局者始終一轍。力圖成功。俾大利不致外溢。洋靛亦爲今日盛銷之物。本靛銷路已盡爲所奪。亟宜從事仿製。庶可挽此利權。按本靛洋靛之質料。原無異致。惟製造之法。有精粗之不同耳。我亦何憚而不爲哉。現在盛銷之洋木。以美國之洋松、及日本之樅木爲最。是宜提倡森林事業。以資抵制。餘若洋酒紙煙等。雖屬嗜好之品。然近年銷行之趨勢。亦有日盛一日之槪。據海關冊報告。去年輸人之紙煙。已達九百萬兩。如此巨額之金錢。竟隨一縷微煙而去。天下可怖之事。孰有過於此者。製造而抵制之。亦不容一日緩矣。信筆所至。推論及此。餘亦不遑備舉。要之人非財不生。故財一面宜保持之。一面宜開闢之。而後人民生計庶可充裕。國家根基亦可牢固。今我國之財。因工業不興之故。而歲輸於外。勢將成財源涸絕之國矣。嗟乎。有國如此。其民將何以爲生哉。故居今日而謀救國之策。非寬籌生財之道不可。而欲謀生財。又非振興工業不可。而就其最易舉辦。最有效驗者論之。尤非先興應用工業不可。蓋銷行易而獲利厚也。我國實業家。尙其注意於斯。

至論振興工業之法。則以招集股本。建設工廠。購辦機器。雇

用技師為最要。而著手之始。事貴實在。不宜鋪張。以免中途失敗。此乃當局所應特別注意者。據鄙見而論。凡百工業。在創辦之初。儘可小試其技。範圍不求過大。一俟根基漸固。規模粗備。然後徐圖擴張。則逐漸進行。無慮顛蹶矣。如上述各項之工業。種類雖多。然全國資本家苟有意於振興。則擇定一項。先集少數股本。購機試辦。籌措並不為難。若洋皂洋燭玻璃火柴等項。儘可賃定民屋。從事製造。不必購地建廠。大施經營。則所費資本無多。尤易於為力矣。(前在日本大阪、見各種工廠、規模均不甚大、其中竟有獨力建設者、即以個人在己家製造工業品者亦甚多、然日本全國所用之工業品、多出自大阪、即啗銷我國之東洋貨、亦多來自大阪、蓋大阪為日本全國工業最發達之地也、總之、小本經營、不慮失敗、易致發達、日人之所為若此、蓋深悟其中關係者、我國不妨師其意而為之、)天下事發始難而繼續易。止須有人提倡於先。不患繼起無人。尚望全國實業家徐徐圖之。此乃國本民命所繫。不容玩忽置之者。當此外患侵迫內亂熾昌之際。若不求根本救治之法。而徒侈談立憲。妄議改革。必無補於萬一。甚非所望於我國人者也。認定宗旨。著鞭猛進。請以今日為始。用敢揭振興工業以裕生計八字為我國人勗。深願國人共勉之。

銷場稅出產稅及通過稅界說

孟森

凡欲就商品徵稅。止有三種徵法。見之於吾國現行之事實。(一)徵之於商品之來路。謂之出產稅。(二)徵之於商品之去路。謂之銷場稅。(三)徵之於商品由來路向去路之中間之路。謂之通過稅。

凡既非產地。又非銷場。則貨物本不應停頓。今以納稅之故。節節抽驗。處處留難。具此性質。皆謂之通過稅。蓋不納稅即不能通過其地。此不但釐金為然。近來從釐金變相而為統捐。為落地捐。皆此類也。夫統捐之即為釐金。不過併數道為一道以徵抽。而沿途抽驗如故。即留難如故。此猶易見。至落地捐則性質複雜矣。有落地即銷售者。是即銷場稅也。有落地不遽銷售而更運他處者。在海關。則條約謂之改運。本無應徵之稅。而在內地。則既設落地捐。見落地之貨即稅。落地即行銷售者

固稅之。落地仍需改運者亦不免焉。此通過稅之爲病。當從其性質之是否通過斷之。不得僅以釐金爲通過稅而病之也。

試以圖明之。甲呷皆爲產地。乙吃皆爲銷場。丙爲改運地。丁爲釐卡。



如圖。甲至乙爲由產地直達銷場。經過丁點。悉完釐金。此釐金固爲通過稅。自甲至吃吃。經過各哂點。有需落地改運。其銷場終在吃吃。則哂爲通過地。或自呷呷至乙吃吃。經過各丙點及各哂點。均需落地改運。其銷場仍在乙吃吃。則丙哂均爲通過地。通過地而有稅。與釐金何別。吾所以必反覆及此者。舉世以通過稅爲病。而競言裁釐。其有釐之實而無其名者。設含混於其間。固非拔除病本之意。在條約則明言向設各釐卡。及抽類似釐捐之關卡。概予裁撤。於約款照行之時。不得復設云云。如果條約實行而後裁釐。原無慮此。今以加稅無望。主張不待照約而先自裁釐。則此界說不得不詳辨之矣。

抑通過稅之性質。西國從前亦間有之。後各國均知其不良。而遂掃除此陳迹。惟僅述通過稅之名。謂類似釐金之稅法。向亦嘗行於西國。此殊不然。西國所謂通過稅。仍爲徵稅於外國之商品。外國以商品經國界而至他外國。以國境爲通過地而坐收其稅。謂之通過稅。後以有通過稅之國。與無通過稅之國較。國際商業。恆趨於無稅之地。而運載與屯泊之利。凡可以助市場之繁盛者。因通過有稅而驅之使繞越於異國。有損無益。乃決然去之。又有所謂入市稅。內國關稅。則合乎吾國商稅性質。此爲地方稅而並非國家稅。然亦今漸絕迹。至如計里設卡。節節困商。星羅棋布。無一坦蕩之路。安行一日之程。必遭留難之苦。若我軍興以來之釐金。則固非萬國歷史之所見聞也。

以通過稅爲必去。則已無待再計。惟出產與銷場。兩稅之性質。正自不能不辨。吾國向不分此兩端。出產銷場兩稅。發源於加稅免釐之商約。原商約之本意。蓋比照向來條約之稅法。凡進口正稅及復進口之子口半稅。皆爲銷場稅。凡出口正稅及內地報買土貨之半稅。皆爲出產稅。吾國舊法。生產惟重農業。出產之稅。多納於忙漕正供之中。少數之非農產物。如向徵之鹽稅。新定之礦稅等。乃有出產稅之可言。蓋古人體恤民隱之意。謂實物非農之所缺。而錢幣非民之所贏。農產之物。如米豆草束之類。以本色納稅外。罕有復可以出產論者。銷場稅則比比皆是。然亦多爲地方稅。如各業業捐。皆以當地銷售之物。抽若干爲公益之用。故銷場稅多爲地方稅。近以國用不給。間有指某地某捐。特定爲專解賠款之用者。如紹興酒捐之類。此銷

場稅之漸入國家稅範圍者也。出產稅則亦有特指一項為國家稅者。如土藥稅之類。要之商品徵出產稅者極少。以純然商品之產地。尚未作價以售錢。多無從豫徵其稅。即以地方稅而論。當地出產之物。擔任當地之稅者。亦必就其銷售之時。假手牙行。抽扣於售價之內。然則產地即是銷場。凡徵稅。宜於銷場者多。宜於產地者少。此其明證。此又銷場稅與出產稅之界說也。

總之既就商品徵稅。自以銷場稅為正當。若純粹之出產稅。則多未成為商品。自古關市之征。皆為征商而設。征商則多不宜征之於產地。外國有一已廢之弊法。謂之內國關稅。又有一將廢而未盡廢之弊法。謂之入市稅。入市稅即銷場稅。內國關稅則兼包銷場出產而言。吾國捐稅之法。隨時起義。隨事命名。雖並無統系可言。惟由關而推衍為卡。大率以通過稅為取民之常制。而銷場稅與出產稅。始見於近年之新商約。談者初不能辨其果何真相。今仍從條約中進口出口之名義。推測知之。由進口稅出口稅而推定銷場稅出產稅。由銷場稅出產稅而推定各國乃以內國關稅及入市稅之法。望之於我。為苟且補苴之策。蓋銷場與產地。即進口出口之代名詞。本國之中而自為進出口。非內國關稅而何。以內國關稅為西國之地方稅。且為妨礙實業之惡稅。西國所已禁除者。而望我行之。可知其本意。但在防止釐金之阻礙洋貨。非有惠於我國之工商矣。若英約則但有銷場稅。並無出產稅。是當外國之入市稅。蓋皆盡百物而稅之。中無損有餘以補不足之意。其所以優於釐卡者。用關稅進出口之例征商。則復出口之貨。雖已稅且需給還。是不至產地。無通過稅可完。用入市稅法亦然。就市徵稅。不就交通之道路徵稅。其留難需索。皆止一次故也。但銷場稅與入市稅本同。惟有出產稅。乃成內國關稅。既論產地。即必劃區域。出乎區域之外。乃徵出產稅。如關稅出口之例。在地方稅本有區域。今以此為國家稅。即亦不能不寄區域於地方。設如以廳州縣為區域。一師關稅之意。不徵通過稅。其落地而實不售貨者。暫收其稅。至改運時照數給還。此當濟之以兩種機關。(一)各國關稅。皆有保稅之倉庫。日本法規中有保稅倉庫法。在吾國謂之關棧。其儲貨仍是棧房之營業。而由稅關指定。進出口貨。必經此棧。然後轉運或分銷。入棧者皆稅。轉運即還之。分銷則否。其本區域所產。銷於本區域之內。零星負戴。不經商販。不彙為大宗者。無庸入棧。即亦無庸納稅。如是則既可整理稅務。又可有法定之棧房。如外國之定倉庫法。盍天下皆有合法之貨棧。即棧單抵押。成一種最迅速最穩固之金融周轉事業。似此則商業銀行乃可不收押不動產。如近日大清銀行所定之方針矣。(二)仿奧國營業稅法。劃區以後。每一區設一納稅組合。

責成完如額之稅。其始國會定額。以全國釐金近年之總額。準酌情實。配賦於各地方。然後令地方自設組合。照額分配於各商家。以及額爲度。在吾國謂之認捐。以省稽查之煩。從中生弊。又防隱匿之過。因而短收。要其所以能有認捐之把握。亦藉各地方之保稅倉庫。共相維繫。但分任之各地方。其弊自少。若仍以國家委員司丁役爲之。則全國騷然。海關在今日。且不自信本國之人爲稅司矣。又安可以此流毒宇內乎。

以上爲改通過稅爲銷場產地兩稅之策。在外國以此爲大病。而在吾國。猶爲彼善於此之舉。夫外國之於本國物產。雖海關猶盡蠲其稅。以獎輸出。豈有轉推行於國內之理。但其本國物產。亦非一律不稅。斟酌各貨之性質。稅其奢侈嗜好之品。以取於有餘之家。而輕貧民之負擔。此爲租稅之公理。今既未能整理及此。則姑行內國關稅。以爲過渡之計。去泰去甚。殺釐金之毒於目前。驅是定一物之專稅。卽剔除此物於普通稅法之中。若往時鹽斤礦產之例。各種良稅法逐漸施行。卽廢此過渡之苟且稅法。是又將來計學家及國會議員之責也。

按各國之征商。以海關進口稅爲大宗。以此爲防止外貨任意流入之病。次則就各貨之性質。分別有力者之所用。然後稅之。較吾國從前專苦累一農民。而生活程度甚高之人。恆終身不納分文之直接稅者。其立法正相反。是爲吾國關卡之稅。將來蛻化之所必至。其餘有商人之所納。而與貨稅無關者。若營業稅。則吾國牙帖之類。就業而稅之。非就貨而稅之。故與貨稅各別。又所得稅中。亦稅及商人之所得。此非吾國所現行。在古則有算及緡錢者。要其稅及商人而不與營業稅相複之故。則以營業上但營是業者皆稅。所得稅則必除去各項實費及各種公稅之後。計其淨贏滿若干數以上。乃設定率以稅之。更有印花稅。亦有微涉商事者。則但就成交之紙片。貼用印紙以爲稅。又與前二者不同。爲理財計。固可一一推行。附述其派別如此。

片馬交涉感言

賀紹章

疊營論將來之雲南。必不免爲東三省之續。聞者驚爲危言。今不幸言中矣。雲南西毗緬甸。西南接越南。自緬淪於英。而滇緬之境界問題以起。自許法人築滇越鐵路。而英之緬甸延長鐵路亦競先爭捷。於是雲南遂爲英法鐵路競爭之焦點。英之窺伺

雲南也。其目的在貫通滇緬鐵路。俾由滇入川以達藏。不然者。法之滇越路線。一旦由滇出成都。扼長江上流之商權。則英人勢力範圍之基礎動搖。故今日英法之於滇。實無異昔日俄日之於東三省。所難堪者。癮客所爲之我中國。恐又不免有宣告雲南爲中立地之一日耳。

觀其現勢。則法之滇越鐵路。早已開通。而英之滇緬路權。雖屢次要求。卒經滇衆抗拒。此一難也。山嶺傾阻。工事萬難。線路屢更。聞其研究費。已耗去數十萬元。迄無定議。此又一難也。因循重因循。至於去年。乃忽發見滇藏交通之一新路。卽爲由雲南片馬得通西藏利馬地方之確定線云。而片馬交涉遂由是滋矣。

片馬固吾國世守治理地也。英人悍然不顧。進兵佔據。設臺築壘。逼役士民。驅逐教員。節節布置。進窺維麗。又侵略速浪一帶。經滇督阻英用兵。勸英勘界。兩置不理。嗟乎。此等橫暴舉動。惟昔時歐西諸國對野番人有行之者。今英人乃以待野番者待吾國。以吾國絕對無抵抗力之今日。果彼有所要求。又奚勿遂。乃小題必爲是大做者。殆現今列强所謂『對清式外交』然也。彼固知吾政府。先事無籌備。臨事好延宕之慣技。突然讋以不可抗之威力。俾當之者方迷惘於終局之不知奚若。而後徐徐示以所要求之主件。則事半而功常倍。蓋彼雖不慮吾政府之不承諾。而承諾之不快。亦彼所謂憾事也。故張皇興師。震驚百里者。在吾聞之。方昕夕懼兵釁之猝啟。彼曷嘗有兵釁二字芥其意中哉。不過假威武以速譚判進行耳。果也兵釁不開。而租借片馬之要求。向我政府提出矣。

執往例推之。我政府對此交涉。度不出以婉爲磋商始。以遵照辦理終之故轍。或曰。今之政府。既爲負責之內閣。或將幡然有所改變乎。雖然。誤矣。論者亦知吾國所謂負責任之內閣。非擠負責任之謂。直辜負責任之謂乎。吾非好爲刻論。吾固知吾膽縮輿豪之政府。一聞租借二字。方將爲欣幸。方將爲慰藉。當夫英兵突如。滇電紛如。倉皇失措之際。正不識英人大欲之奚屆。祇覺山雨欲來風滿樓而已。今乃知其所屬望。僅僅是片馬租借云爾。固始願以爲不及此。則欣幸可知。其號稱識時務善外交者。又從而將順之。謂租借之例。不自今始。對內既有辭可謝國民。對外益足以證明片馬之爲吾土。則慰藉更可知。聞者疑吾言乎。或吾言幸而不中乎。所保全者。豈惟片馬。否則大好江山。隨此欣幸慰藉之奴性而與之俱去者。又豈惟片馬。」

從法理論之。租借地之性質。不過如私法上之地役權。不過於定期內。地主略受地役權之制限。曰租。曰借。明明地主權未盡失也。定有期限。明明滿期後可完復其主權也。誠若是。租借何害。雖然。國際間可以講法理也。則英國何以不得我許可

而敢以兵力佔我領土。我今日旣不能執法理以拒英人之蠻橫。異日獨能執法理以索還租借地乎。此但就吾人所認爲法理者以決其後。而其不可恃旣如此。而況證之現今文明各國之學說。與其政見。其解释租借地之性質。又別有所謂法理者在乎。試列舉如次。

（一）被租借國失主權說

（甲）德國法學者拉鵬圖曰。租借地者。被租借國之主權。名義上雖尙存於租借地之上。然法律上無何等之價値。凡公權及權力之行使。全然歸屬於受租借地之國也。

（乙）法國公法學者畢倫瀉開特曰。租借地者。表面上似尊重被租借國主權。受租借國似不過行使或種之權利。其實租借云者。卽被租借者對於該領土失其主權之意味也。

（二）租借卽割讓說

（甲）英國公法學者羅林士曰。租借地云者。不過外交上弄虛調之文字。一種領土割讓之手段也。

（乙）法國公法學者約翰拉兒曰。租借地者。領土割讓之一新方法也。所謂領土所屬國之主權者。不過外交上之飾詞耳。

（三）國權統治說

前年日本衆議院。向其政府質問關東州租借地之性質。日政府答之曰。租借地得於條約外爲特種之行爲。（中略）條約雖少有難點。但政府確持統治於我國權下之主義。

觀右所述。學者之學說。與政治家之政見。不以租借地爲主權喪失。卽以爲領土割讓。租云云。借云云。點綴文字耳。外交手段耳。令吾國人聞之。宜若何心怍者。雖彼爲受租借國人。安得不云爾。庸詎知國際本所謂無法。更無所謂法理。强國之所主張。卽國際法。卽法理乎。況彼已明明揭其所主張者以詔我乎。

故夫租借之名。無害也。而國權所關者甚大。失片馬一地。無傷也。而無端割棄領土。則所喪實多。是卽片馬之外。決不再有租借。英國之外。決無再有要求。而爲國權領土計。猶萬萬不可輕許。況夫一片馬去。而其禍有不堪設想者乎。英租借片馬。法之所不樂也。法必將競起以要同等之地。此意中事也。或法更援前此與吾國所訂雲南不割讓不租借於他國之約而責我違約。遂邀分以肆要索。亦意中事也。不識我政府將何以處之。卽使政府擅其八方美人之長技。因應靡窮。能俾英法各饜其欲以去。而列國之環而伺者羣乘機而起。我政府又將何以處之。不觀光緒二十四年之已事乎。德爲戎首。强佔膠澳。同時而俄索租旅大。英索租九龍威海。法索租廣州灣。不數月間。全國要害。分割略盡。列强藉口。爲均勢計。坐令我完固河山。從此破碎。

今以片馬故。或竟惹起列强『第二次之租借均勢』。瓜分之慘禍。求稍緩須臾。其尙可得耶。其尙可得耶。

吾於是敢正告英人曰。曩者俄之强索我旅大也。英嘗爲仗義執言矣。猶憶告俄政府曰『俄之占領旅順。明係軍事上之舉動。無端以兵力壓清政府。是直啓清國領土瓜分之漸。英國決不能承認』。其後向我政府要求租借威海也。則曰『俄既不容我忠言。占領貴國之旅順。是危貴國也。是彼直隸渤海兩灣列國均勢之局也。救之之策。非使英占有威海不可』。由前之說觀之。無端以兵力壓我政府。爲英所不取。而瓜分我國之領土。最爲英所不認。今此之舉。得無嫌於自言之而自食之耶。由後之說觀之。英之租威海。爲防俄故。非得已也。今此之舉。豈亦有甚不得已者在耶。且威海之約。以俄租旅大之期爲期。其主目的在俄。自俄敗於日。旅大久爲日所繼受。日固英同盟國也。是英租威海之主目的。已失其存在。論理則威海早應返還。我中國不急催索者。爲全友誼也。英不加諒。旣置威海返還於不問。并不憚捐前言。棄友誼。驟使吾國蒙意外不堪之迫壓。侔文明冠絕世界。向以正義和平自翊之英國。爲欲橫領區區一片馬故。至盡舉其所自翊之正義和平。以爲犧牲。得無嫌代價之過昂耶。萬一因此而卒啟列强瓜分之漸。片馬之所得。果足以償英國商業上之所失耶。苟英國之當軸者。平心思之。當不以我言爲無絲毫之理由也。

吾於是正告我國人曰。國家之土地。尺寸皆國人共之。卽尺寸當與國人守之。一國之領土。皆一國之主權所及。所謂權域是也。無端而被人蹂躪。任人要索。彼蹂躪我要索我者。豈尙有對於我之國權。稍存其顧視之心哉。此次英人之橫領片馬也。以平時而實行其戰時占領之手段。其蠻橫不法。已苦於文言之俱窮。假令英人以此蠻橫不法之手段。施之於大淸帝國以外之他國。吾知轟轟礮聲。早驚破吾耳鼓矣。卽不然。而出以極端報仇之行爲。兩持不下。亦足爲惹起全球各國屏息而視之重大交涉。今以視吾國。則自此問題發生以來。國人之知此事實。明此利害者幾人。而醉夢衆生。則并不解片馬爲何物。租借爲何事。循是以往。雖剗盡吾祖宗以來世世所託命之土地。爲袞袞諸公作贈送獻納之資料。亦何足多怪。夫外交勝否。雖視折衝者之眼光手腕之如何。而要必恃有全國民之智之力以爲之後盾。今吾政府誠無足責。爲問吾國民之足以使政府倚以爲後盾者果何在耶。嗚呼。吾不忍言矣。

英國儲君之教育

譯世界大勢報

甘永龍

一年前。英國某報。嘗載有愛德華七世(卽今皇之父)少年時事。一時人士。爭購該報而讀之。間有發爲種種之評論者。蓋以女皇維多利亞與阿爾伯親王 Prince Albert (德國大公爵卽維多利亞之夫壻)之賢明。深知儲君爲國家大本。而教育則責在父母。是以一本其至誠恭敬之心。爲愛德華七世謀充分及相當之教育。此在讀維多利亞實錄者。固莫不知之也。然而據報紙所載。則維多利亞擘畫之周至。督率之勤懇。尙有出人意外者。彼身爲太子之愛德華。雖片刻未嘗得自由。雖毫髮之事。未嘗得聽諸其自然。人當少壯之際。往往由父母師長。稍弛其束縛。俾得脫拘謹而就活潑。至於新奇豪放之說。如稗史所載神仙英雄等事業。此在平常之兒童。固得恣談或縱觀以爲樂。



英國太子之旗幟

然愛德華則雖華爾德史考試 Sir Waller Scott (蘇格蘭小說大家及詩家)之書。亦禁不令披閱。惟有專心致志於三種之課程。一曰新體之文字。一曰歷史。一曰科學而已。女皇與阿爾伯親王。固無一日無一刻不以太子之教育爲念。故巴金罕或溫德沙宮 Buckingham Palace or Windsor Castle 中。時時有父母之手諭。或太子之稟牘。長箋短幅。往來不絕。而悉皆保存弗失。以備隨時之流覽焉。」旣而太子年及十五。所御之衣服。按例得以自主。維多利亞乃授以書曰。衣服爲人生至無足重之細事。在吾儕目中。不應視爲大典。特人生表裏相連。世人汲汲。旣無識力以辨別人之方寸。遂不得不取決於外觀。而外觀以貴而在上者爲較重。衣服卽外觀之一也。自今而後。

汝章身之具。一聽汝己意所愛好者而製之。予不加管束。予深望汝能暢抒一己之所好。發達嫻雅之意味。而又不願汝流爲奢華。偏於俗豔。夫奢華與俗豔。予非不喜。特偏注於是。則足以證其人之不知自重。且恐傷禮文而害雅道。以至漸損其德行而不自覺也。」

及年十七。太子例得享家人之奉。維多利亞乃授以家。而隨時與阿爾伯親王迭相勸導之。親王與維多利亞嘗有書致太子曰。今日爲汝別開一生面。汝此後之身世。當領略於若者爲人生所當爲。若者爲人生所不當爲。此等大學問。較之汝生平所習種種。其重要倍之。而艱難亦倍之。蓋欲爲善良之君子。及完全之上流。非躬自研究。潛心理會不爲功。況君子小人及上下流。其間相去至微。一有不慎。便至入於歧路。故曰艱難倍之也。汝此後對於僕隸及名位之在汝下者。當當接之以禮。待之以仁厚。蓋若曹之備於汝。以勞力易汝之資財耳。至其本身所有之尊嚴。爲吾同胞及吾同教之兄弟所共有者。則固未嘗委之於汝。以聽汝之蹂躪也。汝又當力自振作。凡起居日習之間。毋事事有待於僕役。汝力苟能自爲。即自起而爲之。蓋自爲之事愈多。則有賴於僕役者愈少。而汝自由之幸福與夫眞正之逸樂亦愈大矣。



英國太子愛德華

太子自少至長。無日不在父母督率之下。且獨居而深處。未嘗得與年齡相若之少年。有一日之敍首。當其赴大學校肄業時。校課既畢。即退就於某牧師居於牧師之家。是爲愛德華七世少年時代之情況。維多利亞與阿爾伯親王所最注意者。即不令其於未得大學校文憑之日。與諸學業未成之同輩相往還。然據愛德華後日自言。則以爲獨居深處。究不如切磋磨琢爲有益。乃當時竟不克與同輩相晉接。殊未免引爲微憾云。

自愛德華七世至今。相距六十年。而英國又有一少年太子愛德華(即今皇喬治之太子)矣。今皇喬治與今皇后瑪利。其視儲君爲

國家之大本。而以教育爲一己之專責。初與阿爾伯親王及維多利亞無異也。其爲今太子謀相當及充分之教育。而一本於至誠恭敬之心。亦與阿爾伯親王及維多利亞無異也。雖然。其用心則同。而其所取之方法。則今固有異乎昔矣。今太子愛德華及王子阿爾伯(即英皇之次子)年及十三。即與英國兒童四百人相雜處。其所受教育。亦與平常水師小學生所受者無異。今英國所定水師學生之課程。係貴族賽爾龐 Lord Selborne 及海軍大將斐休氏 Admiral Fisher 於千九百二年時改訂者。方千九百二年之前。英吉利初學水師人員。必須肄業於老軍艦。此老軍艦者。黑白間色。築以木料。蓋納爾生時代之故物。泊於台文省 Devon 之大甙河 Dart 中。艦名爲布列顛那 Britannia 者是也。然自千九百二年改章之後。布列顛那即功成身退。至今悠游於大甙河。而其繼起者則爲一巨大之新戰艦。蓋今日之水軍人員。與昔日不同。今日之戰艦。不啻一極大之機械房。其中有汽機。有礮架機。有自動機。尙有一切之機件等。其形式種種不同。其性質亦異常紛雜。苟非博通機器及電氣之用。則治之萬不能得其宜。運之斷不能合其法。此所以今日之水軍人員實以一身而兼任機械師。初學者不能復入於古戰艦。而拘泥於古式之訓練。固彰彰明矣。是以千九百二年新例既訂之後。即於同年實行。其大致則爲兒童年及十三歲者。即在岸上受海軍教育四年。兩年在滑武島 Isle of Wight 之奧斯蓬地方。Osborne (奧斯蓬本英國皇家私產後由愛德華七世公諸全國) 兩年在台文省之大甙茅斯地方。Dartmouth 惟教育之制度。雖較舊日爲變通。而世代相傳之習慣或風尙。則仍如故。例如學童入校之後。其所服之制服。固與彼祖若父昔日入校後之所服者無異也。其由武備生而逐漸遞升至高等之軍官。亦與彼祖若父無異也。其所抱之責任。謂當使英國之國徽。飄揚而弗墜。亦與彼



英皇介紹太子於人民

祖若父無異也。自既入海軍學校之後。即不啻置身於軍艦之中、海面之上。蓋名雖在岸上。而起居動定之間。悉遵航海之式。例如奉行職務之時。其作輟悉以鳴鐘為號。此與航行無異也。晨起則鳴號角以警衆。斯亦與航海無異也。武備生之奉約束。聽指揮。亦與航行時相同。當游戲或閒暇之時。軍官必與之相共。不令有跬步之離遠。總之其規律較公立學校嚴厲至數倍。而其所恃以為懲罰者。則體操是也。當武備生閱一階級。或歷一地位時。必隨在警覺之。使自知已入於大布列顛之海軍界。為海軍人員之一部分矣。今日之英太子。既入武備學校。則其居處。其服式。其動定。其訓練。因與同時入校之新生七十名無異。初不以其為太子而故示優厚也。當晝角既鳴之後。太子睡夢雖酣。不能不起。其臥室中鐵牀林立。窗無幃。地無氈。蓋武備生公共之臥室也。牀上所覆者。為青色之呢毯。而印以紅色之字母。此字母即各生名姓之縮寫

英國四代之帝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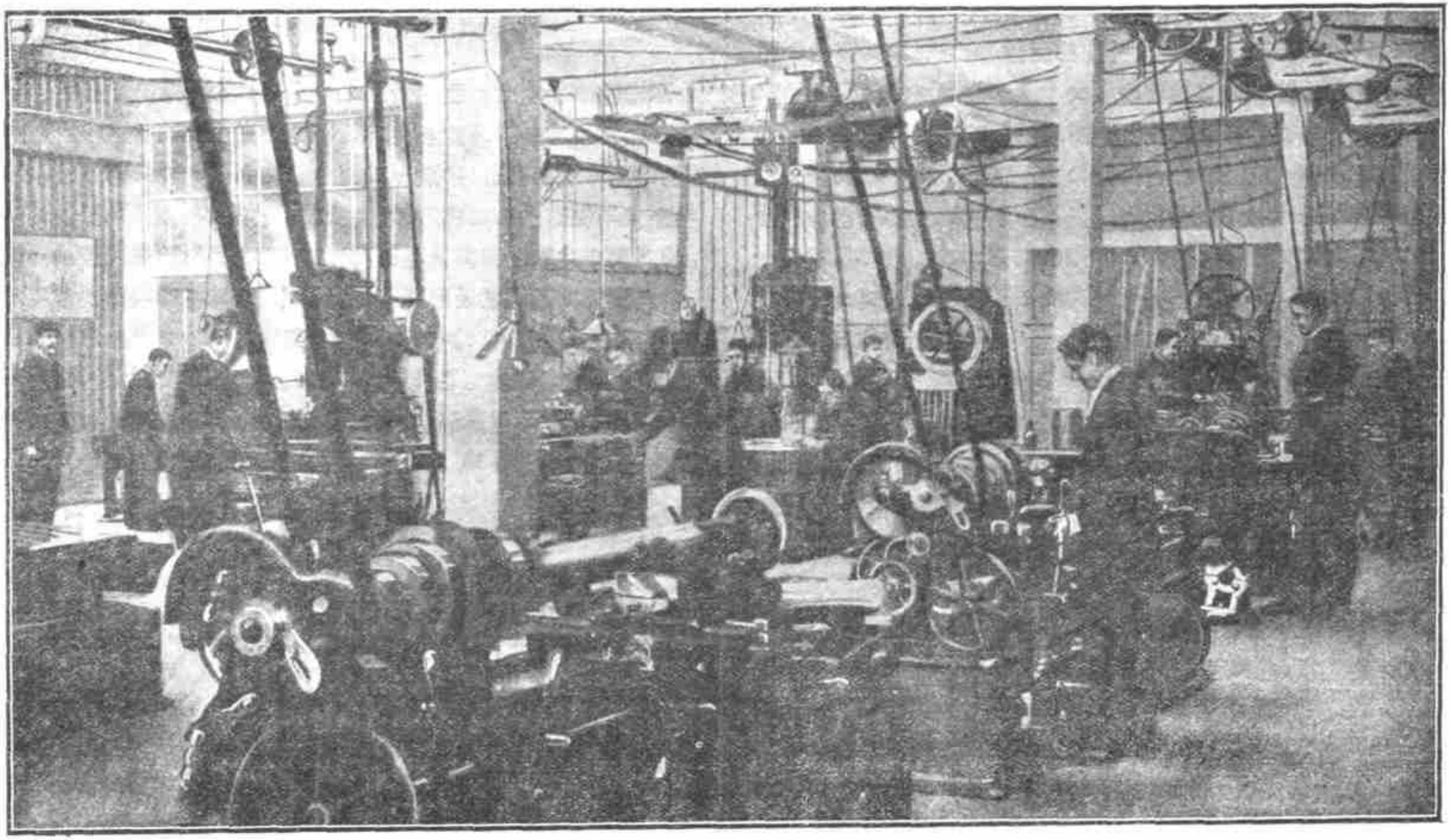
坐者為英女皇維多利亞。立其後者左為前皇愛德華第七。右今皇喬治第五。在襁褓中者今太子愛德華也。

法也。每一臥榻之側。有既小且樸之面盆架一具。供諸生盥洗之用。架之下有箱一具。箱以堅鐵及橡木為之。漆以黑白相間色。是即武備生航海用之箱篋。其衣服或應用之物件。皆貯於此焉。

自晨起而禱告、而盥漱、而步出於臥室。其時間皆極短。舉動皆極迅。有武備領班生一人監督之。不容其有絲毫濡滯也。上午之課程。大抵為讀書。或為學習工程。有時書與工程二者兼習之。中膳後。有二小時半。得從事於游戲或休息。及四點半。當再從事於工作。至七點而止。七點後用茶。八點三十五分就寢。

當諸生在機械房時。各衣棕色外罩。蓋機房之工程。易至污及衣服。故用外罩以襮之。作者嘗見今太子在機房從事於鐵匠工程。其兩頰兩手。均被黑色所污云。大抵武備生在上班工作之時。各生得彼此相共。即體操時亦然。及下班之後。則必有軍

英國皇家水師學校之機械房



官一二人相從而行。此軍官者。往往以生平在海上之經練。或種種有益之事實。爲諸生演講。使領會焉。武備生零用錢財。其章程極嚴。每逢禮拜六日。給以一仙令。爲一星期之用。如武備生請假歸後。攜有銀錢入校。則該銀必由校中爲之存積。需用時。酌量給以若干。不能多與也。今太子零用極窘。某次。嘗乞貸得一辨士。以供禮拜日之用云。

日美協商論

王我滅

譯日本永井柳太郎原著

美日關係。較之十年以前。令人有隔世之感。方庚子拳亂之時。兩國猶之兄弟。對中國之外交。常出於一轍。方俄國遷延第二次撤兵之時。英美日三國聯合。要求俄國履行公約。卽日俄戰爭之後。美國對日本。不問精神的物質的。亦常表同情。自日俄媾和以來。美國人之腦中。忽生一種恐怖日本之念。於是兩國間之關係遂一變。

一　易變之運命

語云人心與秋天最易變。國際關係亦然。普法戰爭之時。普國慮與國之乘於其後也。遂親俄以制之。法國旣敗。普國卽忘其與俄國之友誼。一八七八年柏林會議之時。竟置俄國利益於不顧。遂使哥爾查哥夫爲此憤死。及一八八二年。則與奧國同盟矣。初英德亦互相嫉視。一八九六年英將塞穆遜侵入脫蘭斯窪。被脫蘭斯窪擊退之時。德皇嘗致電南非大統領克爾攸克爾賀之。及英國以薩摩亞羣島與之。宿怨頓解。德皇竟不惜以征伐南非之計畫。獻之維多利亞女皇矣。目下英法二國。雖不啻同盟國。在一九〇四年以前。因索古多事件。佛亞寄達事件。埃及事件等。亦幾幾以礮火相見。堂堂一國家。而其朝秦暮楚之舉動。大概如是。殊可慨也。

二　排日之原因

舊金山有日報。曰克洛尼克爾者。素表同情於日本。自明治三十八年二月起。每日報端必登排日紀事。連篇累牘。以攻日人。如是者約半載。其始不過以感情的文字。攻我勞動者。繼則稱日本人爲可恐怖之國民。謂日人之初來美國者。雖不過爲勞動者。不數年則變爲佃戶或營業人。再數年則變爲地主或店東。長此不已。恐加釐福尼亞一省。必將爲日人所滅。前此不特未聞有非難我日本人者。卽明治三十二年舊金山開排日大會之時。市長非蘭氏及諸名士。尙以爲不必有此舉動。當時彼等排日之理由。與排華人同。初無恐怖日本之念。至於克洛尼克爾之排日

論據。則與所以排華人者異。與其謂之對人種之反感。甯謂之出於對日本人之恐怖心。故卽以此爲美日間感情變動之證。亦無不可。

三　美日之暗潮

自舊金山克洛尼克爾報著排日論說以來。美人之排日的感情。大有以野火燎原之勢。風靡全美。明治三十八年加黨福尼亞諸議局。則以兩院聯合決議。請聯邦議會。制定排日之法。翌年十月。又將日本兒童。分校教育。於是阿勒昆、華盛頓、耐滑達、耐布拉士卡、米耐索達、們達奈各省。亦相繼提出排日議案。極言日本人之可慮。初羅斯福氏尚不認此等臆說。盡力保護日本人之條約上權利。及觀其敎書。論擴張海軍與覓屯煤港。爲當務之急。有「此等在太平洋尤其缺乏」之語。其對日本之恐怖心。已欲躍於紙上矣。晚近因日本在太平洋及中國之經濟的經營。日益發展。此種之恐怖心。亦日益深。據近日歐洲來電。美國軍人間。已有將與日本開戰之說。徵之美政府之催促巴拿馬運河工程。嚴防夏威夷。移大西洋艦隊主力於太平洋。可知預期此危險者。不僅軍人。我日本近來對美國懷疑者亦日多。議員在議會見外務大臣。卽提美日問題詰責者亦不少。況挑發我惡感者。尚有滿洲鐵路中立案及加黨福尼亞禁止土地所有案等乎。

四　戰爭之損害

兩雄難並立。動則欲戰。使美日關係。長此不改。則難保其無以干戈相見之日。果開戰。則美日二國。必同受非常之損害。於此之時。中國之貿易權。必將爲歐洲列强所得。我日本向以美國爲第一等輸出國。中國爲第二等輸出國。一旦開戰。我日本不可不犧牲此第一等及第二等之顧客。美國之事。暫置不論。就日本一面言。一旦開戰。卽須蒙此損失。勝敗姑作爲別問題。貿易已先爲之杜絕。明治四十二年我外國貿易之總輸出額。爲四億一千三百萬元。內對美國之輸出額。爲一億八千五百萬元。卽占總額百分之四十四。此項輸出貨以絲茶占大部分。絲爲奢侈品。茶之銷路。又極易爲其他競爭者所奪。一旦開戰。我日本卽須犧牲輸出貿易之半數。且我國所產絲茶。輸出美國之數量。約占全輸出額之九分。倘對美國之貿易。一旦杜絕。則從事此等生產業者。自不能不受大損害。目下我國養蠶者。約三十九萬一千戶。桑園約四十三萬町步。如長野、羣馬、福島、山形、埼玉、佐賀、熊本各縣農家。與其謂之種稻。甯謂之以養蠶爲主業。茶園約五萬町步。如三重、靜岡、京都、熊本、鹿兒島各府縣。皆以茶爲重要產物。花席除美國外。恐無銷路。一旦開戰。絲茶諸貿易杜絕。則以此爲生之各府縣人民將奈何。此不獨關於地方經濟界也。一般經濟界。必受大影響。恐信用之基礎。亦將因之動搖矣。且公司歇業。事業緊縮之結果。必增加無數之失業者。大非國家之福。目下我國民已苦於重稅。倘因軍費而加稅。或募公債。皆屬至難之事。財

政之基礎旣動搖。雖有槍礮。亦不能戰矣。

五 日本與西大陸之關係

從與中國政治關係言之。忽將我之勢力。注於東方。亦殊覺危險。日俄協商之結果。俄國之與我。雖日漸相親。然徵之俄國各報詞鋒。彼等尙不能忘宿怨。況又有富於謀略之威廉第二。立於其後。一旦有機可乘。彼又將煽動尼古拉第二。揚東海之風波矣。朝鮮則陰謀百出。僅能以武力保一日之治安。倘稍弛警戒。則難保其不再騷亂。至於中國之視我日本。則猶之强盜。視我日本在滿洲之權利。則猶之賊贓。一旦有隙可乘。必奪回無疑。倘我日本傾國與美國戰。則西方大陸。必陷於危險之地位。或謂可使英國牽制西方之危險。然此亦至難之事。英國方將與美國結公判條約。萬無爲日本而攻美國之事。且英苟助日。則美必親德。如是則非東洋戰爭。乃歐羅巴戰爭。英國自己之地位危矣。賢明如英國。安肯出此。昔我神武天皇討長髓彥於孔舍衞坂。曾諭士卒曰。我爲日神之子。向日而戰爲逆天。當背日而戰。遂破之。我國目下情形亦如此。向日而戰。殊覺危險。不如背日樹吾之勢力於西大陸爲得策。

六 美國之危險

美國因戰爭而出之代價亦不貲。其對中國貿易。受害則較日本爲甚。現在中美貿易額。約七千萬元。占美國總輸出額之六成。一旦開戰。必以太平洋爲戰場。美國非悉擧日本艦隊而殲之。則太平洋之往來。殊屬危險。但我日本海軍。從其訓練及經驗觀之。不特不至爲美國海軍所滅。恐此危險反在美國海軍。且開戰之後。美國對中國之貿易。必大受損害。一切貨物銷路。均將爲歐羅巴商人所奪。此種苦楚經驗。我日本已於中日日俄二役飽嘗之矣。且非律賓及夏威夷。恐亦不免於封鎖。各島貿易。將因此斷絕。自不待言。恐土人亦將因此亂矣。吾故曰美日戰爭之結果。二國必同受莫大之損失。

七 空名之爭奪

或謂美日終不能不開戰。以二國皆不能坐視其他之一國掌握太平洋霸權故也。此言則可謂之毫無價値。試問今日之大西洋霸權。果握於何國之手。且太平洋較大西洋爲大。美日二國。何難並立於其間。此猶之大西洋不能歸於一國獨占也。除拿破崙時代不計外。在今日一國欲獨占太平洋之霸權。以壓伏他國。恐不可能。縱能殲滅他國海軍。一時暫制其海權。最後之優越權。亦將歸於精通航海術而水脚低廉之國民。不見那威乎。其海軍雖無甚足觀。亦能橫行於世界之海運界。由此以觀。與其爲空名忍受莫大之損失而戰。不如互出資本。合同開發利源。以圖貿易發達之爲愈。美國人中亦有懷此見者。近有人以匿名信致某外交家云「航海業美國非日本之敵。因爭無航行美國船之海洋霸權。而與日本開戰。即使勝利。於我航業。亦無所益。

吾黨所希望者。則在日本能富强。對我之輸出品。有今日數倍之購買力耳。」此誠可謂非凡之見也。

八　大連之冤罪

美國棉布在中國銷路。近來遠不如前。美國人遂謂此項銷路。皆爲日本所奪。非驅日本人於滿洲之外。則對中國之貿易。無復活之日。即駐紮奉天美領事克洛德之報告其政府。亦謂日本棉布皆由大連私運入口。致美國布銷路爲之頓減。此則可謂之大誤解。近年美國棉布所以不能暢銷之故如下。(一)明治三十八年。日本方忙於戰爭。致對中國之貿易。一時杜絕。故滿洲地方暫時改用美國棉布。因此美國棉布之輸出額頓增。及平和克復之後。日本之對中國貿易復舊。故滿洲棉布銷路。復歸於日本。(二)明治四十年美國經濟大恐慌。因此連年貿易。皆不能起色。(三)中國方面受銀銅貨跌價之影響。購買力減少。致對外國品之需要。忽爾衰微。(四)有英國貨之競爭。不察此等事實。專歸罪於日本。所見未免太偏矣。且日本棉布由大連私運入口。果有何據。此說果確。則牛莊之輸入貿易。必大受其影響。試問事實果何如乎。徵之一九〇八年海關册。大連總輸入額約二千萬兩。牛莊總輸入額約二千二百萬兩。至一九〇九年。大連總輸入額減爲千七百萬兩。牛莊之總輸入額則增爲二千九百萬兩。由此觀之。則美領事克洛德報告之不確明矣。且銷售滿洲地方之美國棉布。不過占總輸入額三分之一。其三分之二。皆銷於滿洲以外。而此三分之二之棉布貿易。何亦不能起色。即使以大連爲私運口岸。亦不能以此說明美國棉布貿易不能起色之原因。美國人之有識者。亦早見及此。布勒特力克馬古米克有言。日本雖爲在中國之美國强敵。然殺在中國之美國貿易者。則非日本也。輸入中國之美國貨。最受損害者。爲棉布及石油。此等利益。其實皆爲英俄荷蘭印度所奪。鋼鐵及機器銷路。則多爲英德法比諸國所奪。

去年美政府致棉布業者書。其大意亦與此同。可知美國人已不信克洛德氏之報告矣。

九　百年之大計

由此以觀。我國與其移民於加釐福尼亞。不如取南進主義。移民於非律賓爲得策。且加釐福尼亞之排日運動甚烈。如搗毀日本人店鋪。提出禁止土地所有案等。聞之皆令人憤不能平。然吾人不可因感情而誤百年之大計。今日在加釐福尼亞之日本人約五萬。五萬人之利益固重要。然不可因此賭國家之存亡而爭之。且旅美之同胞。亦不無缺點。方明治二十年時。出洋之人。多屬苦學生。其學問與修養。多有能使美國人起敬之處。近來則不然。出洋者多爲餬口計之人。置此等人於文明國之間。殊不能無愧。受美國人之排斥。自不能免。惟開戰之後。此等人將陷於何等地位。則不可不爲之計及。美國人迄今猶有獰猛之野獸性。一旦被驅於感情。則徵宗教道德於不顧。其殘忍尤甚

於猛獸。國交既斷絕。我旅美日本人之性命財產。必陷於非常之危險無疑。平時尙且如彼之殘暴。況戰時乎。爲保護此等人而戰。實則反陷此等人於死地。由此以觀。我政府之制限移民。毫無足咎。實可謂之賢明政策。果能實行此政策。則加釐福尼亞。當不至再有風潮。天下亦大矣。豈無加釐福尼亞。我日本人卽無立足地乎。故吾人甚不欲因此遂以干戈相見也。

十 協商之必要

吾等以爲美日二國之間。却有協商之必要。二國之反目。初不過由兩面之恐怖心而起。並未見有必須傾國以爭之利害衝突。且兩國於保持太平洋之平和。維持在中國之機會均等。則有共同之必要。於此之時。兩國政府當力除其恐怖心。勿使煽動家有可乘之隙。恐怖心乃一種之感情作用。欲去此心。本非易事。亦視大政治家之技倆如何耳。古語云。知理而不知勢爲學者。乘勢而不顧理爲奸雄。能制勢而赴於理。則爲英雄。霞關多英雄。豈無能制此暗潮。使赴於協商之大政治家乎。不見英法二國之於非洲。因埃及問題。幾將決裂。然二國政治家之賢明。竟能以一九〇四年之英法協約。消禍於未然。英俄之於西亞細亞。因波斯問題。亦幾將決裂。然二國政治家皆有先見之明。遂以一九〇七年之協商。分定勢力範圍。安見美日二國之外交問題。非礮火不能解決乎。

徒持戰爭。不足爲强國之術。必也與敵人和解。互相利用其勢力。始能闊步於天下。不見上杉謙信與武田信立。不徒費十有二年之久於川中島之戰爭。當初卽協力征伐四鄰。安知其結果不二分海內。各君臨其一乎。目下德國與其夙仇之奧國同盟。稱雄於歐洲中原。英國與其夙仇之法國相提攜。以抗德國。豈美政府之賢明。獨不知與我戰爭之不利乎。至於對新條約之態度。對加釐福尼亞禁止土地所有案之態度。其細目雖有可批難之處。其大體則可謂之爲妥協之誠意者。我日本倘表明不懷何等野心。却有與美國協力。維持在中國之機會均等之意。安知美政府不歡迎之。美國人本感情的人種。一旦協商成。在加釐福尼亞之日本人。亦不至受人排斥矣。果若此。不獨日本之幸。亦世界之幸也。

太平洋中之列强

譯北美評論雜誌 惲鐵樵

太平洋必爲他日列强競爭之戰場。吾人之畜此觀念。三十年於茲矣。自日本被認爲强國。而勢乃益顯。二十世紀初論海權之發展者。已變其前此立論所根據。而集注其眼光於別一地點。卽他年巴拿馬運河工竣後。密布以新航線。不免失其現在之遙

遠者是也。太平洋沿岸之地理性質。固已爲人所熟知。然於現勢之地位。而欲用吾儕視力。則請舉其形勢。簡略言之。美國濱海之地。計一萬二千英里。自北部温哥華 Vancouver 至南部之佛巴拉瑣。Valparaiso 計八千英里。有天然海港八九處。尙非盡最善者。就中三港在祕魯。Peru 一港在厄瓜多。Ecuador 兩港在墨西哥。Mexico（包括人造海港 Salina Cruz 之在 Fehuantepec 路線發端處者）智利 Chili 以二千五百英里之海岸。僅有海港一處。美國本部 United States 可指名之海港。亦祗細得勒 Seattle 舊金山 San Francisco 散地哥 San Diego 三處。而凡海岸之近恩特斯 Andes 山。及此山脈沿亘所及之處者。絕少入海之名川大河。且美洲全部之海岸。又絕少附庸之島嶼。凡此皆足以惹起吾人注意之點也。而亞洲之海岸。則爲視此極端之反對。彼不但於太平洋西南部。多曲折連續之羣島。凡世界最大之島嶼。實位置其間。如紐西蘭 New Zealand 新基內亞。New Guinea 婆羅洲。Borneo 西里伯斯。Celebes 斐律賓。Philippine 臺灣。Formosa 日本。此等大島。不啻爲軍隊側面之衞隊。實澳大利亞 Australia 與亞洲本部之前驅也。而其沿海之部。隨處有長江大河之疏濬。良港美澳。除各島中所有外。亦在在遇之。

亞洲海岸之在太平洋者。於發展海權之憑藉。實得天獨厚。特其事實與吾儕所推測者不侔耳。在此洋面之軍事計畫。其範不過一成一旅。以言巨大之基礎。則相去尙遠。惟日本在己國領海中。有強盛之艦隊。實爲創見。其海軍之發達。可謂能獨樹一幟者。自德國海軍竭力擴充。影響及於英國海軍政策之故。而生一種不可見之動機。其中事實。固無可祕密於今日者。英國此後之海軍計畫。必用其全力以防禦德國。而厄阻其勢力之發展。俾長此圍於一隅。德固被圍於狹窄之海。而不能遂欲者也。是故英海軍之第一防禦線。卽於德國海軍之出路。而橫亘以巨石。英倫一般輿論。頗形滿意。以帝國能保守其優勝之地位也。然就太平洋戰略上言之。則此政策或且因之搖動。蓋帝國駐海軍之全力於北海。是不啻自弱其勢力之在他處者。顧論者又謂不得不爾。第一被束縛於德國勢力之伸張。第二被束縛於政治上之條約。海軍大將馬亨對此紛爭之議論。則謂此事之因果極複雜。未可遽證其是非。吾國與日本之條約。固足以使吾儕專力於北海。但對於拒俄一面。又分擔其責任。或且卒使德國得專力增進海軍勢力之機會而利用之。是吾儕助日本以抗俄國。不啻助德國使抗我也。且吾國自縮其權力於太平洋中。適足以增日本之勢力。我助日以制俄之海權。亦適足爲日增戰艦而已。今試屈指計之。在中國之部。尙有吾英戰鬭艦幾何。則幷三等者而無之。惟鐵甲三艘。巡洋艦三艘。滅魚雷艇五艘。而在澳洲之部。亦僅巡洋艦九艘而已。

以現在地位。欲求海權之發展。其必有待於國民之蘇醒。意者其在澳洲之部乎。帝國會議。舉行於倫敦。前此所提議之國防問題。必有繼續之討論。且必包有一種提議。謀所以擴充帝國

權力之在太平洋者無疑。然就英國現在一般輿論觀之。似無望母國著手於此種計畫。卽彼視帝國主義較重要於防衛自國之海岸線之人民。亦不願有此政策。惟第一部屬地之澳大利。對於此事。已申其顧懇。今已有從事討論海軍權力在太平洋根據地之最善者。或以香港當之。然香港距各被保護地窵遠。且嫌近於力足敵我之强國之領海。不適當也。此外爲多數議論所許可者。則爲錫蘭、新加坡、及達爾文港。Post Darwin 三處中任擇其一。以集海軍勢力之中堅。則可以與澳大利及南非洲兩處遠征軍隊相連絡。印度之防衛。雖爲帝國主義中又一問題。亦當組入太平洋政策者。然則中堅根據地。似可用錫蘭。(海軍大將馬亨頗持此說)是爲勢力分配之最有效用者無疑。而在印度可以省去大宗陸軍之費用。印度洋中既集海軍之中堅。與澳洲南非相連絡。澳與南非。卽可藉此軍爲保護。一旦有事。此兩處且可出其遠征隊以爲守望之助。至若聯合熱帶國。與固有之帝國屬地。爲他年組織新帝國之先聲。則又利益之在此範圍以外者矣。然此中亦有難逆料者。以富力如吾帝國。對於支持此計畫俾不失適宜地位之經費。自當黽勉將事。而籌措之。但吾母國擔負納稅義務之人民。其所任荷之重大何如。恐不免對於此計畫所增加之租稅。而嫌耐難力之薄弱也。此實足令人迷惑。不知若何能永久繼續以爲對付地矣。但此等問題。決非可用狹小之眼光以爲解決。要之海外人民。對於此事實而估計其代價。必肯使母國人民。長久獨任鉅艱。此固正當理論中。第一層可以釋吾儕之疑慮者。此其故一方面。固爲彼等贊成擴張海權。而別一方面。則以視德人爲唯一之敵手國。而集帝國軍力於北海之計畫。固明明爲彼等所不滿意者也。此海軍之建設。可以現在駐防於澳大利及紐西蘭之兩鐵甲巡洋艦爲萌蘖。而各附以五艘之小巡洋艦。更於紐西蘭添置滅魚雷艇三艘。澳大利添置六艘。以供遠東之服務。且與政府約。於現有帝國海軍中。飭無畏式戰艦一艘。以資調遣。而所有吾英之太平洋海底電線。(自溫哥華 Vancouver 至澳大利亞)實爲重要之點。當視爲吾英利害上之關係物。如美國之重視舊金山至斐律賓之線。(指經過火奴魯魯 Honolulu 與瓜養 Guam 者而言)此兩線之性質。爲戰略而非商業可知。吾英之線。埋之極深之水。不似尋常商線。亦一利也。澳大利亞之海軍。若循此政策進行。爲强盛而健全無疑。必不有何等之擾亂。如坎拿大之海軍計畫。被阻於民黨與帝國黨之交閧者。然以澳大利亞人民之希少。生殖進步之遲滯。欲於此二等大陸中。製造可驚之權力。實至難之難事。無論海軍陸軍。終難與日本並駕齊驅也。

美國久蓄有擴張海權之志。如以上情事。彼美人海軍之熱度何如。毋亦爲形勢上之理論所迫。以爲置海軍基礎於大西洋。不如於太平洋乎。人之論巴拿馬者。謂將使美國海軍權力增加一倍。吾謂此言爲理想。非事實也。一旦有事。以巴拿馬轉運之靈捷。海軍之中堅。任在何方海岸。可不至有顧此失彼之虞。是則然矣。然以論太平洋實地之勢力。巴拿馬之計畫足以當之

與否。是疑問也。譬之競走。口號旣發。努力前進。決不容有所取巧。吾英以海軍稱雄。在大西洋防衞最密。其海軍之中堅。全萃於此洋面。浸假美國欲移其大西洋軍力爲太平洋之用。則此中可議者殊多。國際之交誼。爲最難恃。自今日言之。極吾儕眼光之所至。固不能舉何等證據。謂英美兩軍。有交惡之意思。然英國首相之意計中。實規定美國爲一強有力之國。其能力足以苦我而不敢疏虞者也。至論及東方與西方之關係。事至今日。卽幸而能免戰禍。亦必苦費調停。而後有奠定之希望。今之留心時局者。咸謂至巴拿馬運河竣工時。航行美洲者。不免有絕大之激刺。此激刺無他。卽辦此工程之金錢爲之也。美人若爲收回資本計。必不肯開放此河爲行旅之公道。欲出此途者。大約或供給補助金。或受美人他種之約束。殆不免矣。繼此宜討論者。則爲東亞問題。東亞者。絕大之市場。而今日世界列強爭競之目的物也。美國之進行。有步步爲營之勢。自橫過大西洋以來。今日亦強權之一矣。其勢力漸迫亞洲海岸。浸浸乎有置身將來戰場中央之勢。其將有非常現象。其將不爲自了漢之門羅主義之結果。循是以往。其將達改革之目的。其進步能如吾人理論上之次序。未可知也。美人若僅保護其所固有。維持東亞自由貿易之一部分。固可以純任自然。無取乎北美海軍戰鬬之機能。且美人之地位。視吾帝國殊占優勢。彼固可望實行其所志。而與列強懷有合理法之野心者。不相衝突也。至美人畢竟干涉彼懷野心而不合理法者與否。此爲別一問題。然國際關係接觸之交點。無論何時。皆可以變成紛亂之起點。所謂和平者。不過支持云耳。至支持之法。無非列強之軍備常得平等。而外交條約上不失其均勢。如此而已。

美與日本其大者也。與假定之帝國太平洋新海軍駐澳洲一帶者爲三。此外則有發展之勢力而可爲屈一指者。其在不列顛哥倫比亞 British Columbia 乎。智利已成之軍隊。雖勢力較小。亦健者也。顧此演習場殊不寬廣。紛擾之存在處。爲日本夏威夷 Hawaii 之居民。與該國移民潮流之注入南美。及其別支之入厄瓜多與祕魯者。亞細亞與太平洋沿岸之北美。與澳大利亞等處之排外政策。皆日本人民生殖之膨脹爲之。如日人生齒增加之速度。誠不能不覓殖民地爲尾閭之洩也。美人之在南美。追溯前此之光景。在過去時代中。固是獲勝利者。夫以巨大之國民。占優勝之位置。以凌弱小之部落。勝負之數。不待蓍蔡。是故西班牙在美國之屬地。使較強之民族。而用較有效力之政治機關者居之。則其地當有如何之歷史。試一設想。無有不覺其可驚者。以此例亞洲人民之移殖厄瓜多與祕魯智利。是不必再傳。必變此數國現有之狀況。而於海軍之建設。亦必爲卓卓有聲。而巴拿馬運河。則且爲彼等所歡迎。轉接引彼等入世界商場之範圍無疑矣。

在太平洋沿岸而無海島。此實足以阻美國之發展力。慰情聊勝者。惟運河東口之數小島。在軍事上貿易上。已爲最善之地。若再求其較善者。其惟鄰近之額勒派我 Galapagos 羣島乎。額勒派

我。屬厄瓜多。固亦太平洋沿岸之稍有價値者。距巴拿馬運河一千英里。距瓜耶昆爾 Guayquil 較近者是也。厄瓜多與美國本部之關係。近已日增親密。厄國盡其交鄰之道。以臣服北美。蓋與其鄰國祕魯。同願以小事大者也。此等小共和國。非欲獨樹之幟。以與大國抗者。特不反對政策之張南美以抗北美者耳。」

吾評論列强之地位於太平洋中。不覺屈指計及俄國之艦隊。雖俄羅斯之海軍。在今日已不足齒數。然不振之中國。向爲商戰世界之目的物者。在過去時代中。俄人於中國北部。虎視眈眈。得步進步。漸有侵蝕老大帝國腹地之勢。固世界列强中之魔鬼也。坐是。中國乃不得不於商業上。予列强以貿易之均勢。以爲抵制。因此之故。俄人亦遂失其用不正當强力所佔之優勢。其次則爲日本。日本固不願中國之即於滅亡者也。然而列强講均利。日本又不肯不從而染指。而又甚不贊成中國之持開放主義。旣併高麗。復佔優勢於滿洲。遂能出種種手段。以威其鄰國。以日本在中國之舉動言之。彼固明明欲以中國爲禁臠。不願外人分一盃羹者也。現在中國國民之思潮。亦受日本之煽動。似甚仇視外人者。近年來雖云開放門戶。其所持鐵路政策。不曾證明減少歐美人投機事業之機會。是亦不能爲中國咎。但吾有一種感覺。吾恐中國人於正當營業之商人則疑之。而思減少其權力所及。於彼包藏禍心。所志不僅在商業上者。則親之近之。終至墮其術中耳。最近情事之可見者。則爲俄日之復合。彼等所以言歸於好者。非欲合力壓迫不健全不穩固之中政府乎。中國而果實行開放主義。則美國商業當獨盛。是亦不可免之數。然亦不可謂美國之可畏者。僅在商戰上也。此種政策之角逐。在新時代中。中國北部。當爲勢力潮流之旋渦。而能力之最著者。則美國日本俄羅斯是也。吾英固亦持有威猛之武器者。第就現在地位言之。尙未能躊躇滿志。殊不能與彼三國同日語矣。未死之中國。雖尙具有完足之生活力。然言勢力。已不足齒數。故將來利益之競爭。固顯然可見。中國與日本。爲東方之國。俄於中日。視他國爲較近。爲半東方國。吾英與美。則聯袂於太平洋中。持排東政策。以抵制東方人之來歐美者。此乃天然分割之界線。太平洋歷史中。無時不有此種現象。可斷言也。」

美國與日本所訂商約。臨批准時。忽將編制工人入口數語刪去。而兩國對於此難題。居然無所鑿枘。此事在美國一方面。殊爲可異。太平洋風雲變幻中。東亞移民之計畫。實爲一緊要問題。此事之解決。即在目前。紐西蘭與澳大利亞之人民。已明白倡議。決志保守其國爲純粹之白人。彼等謂無教育之民爲烏合。避之若浼。其所規定之國民資格。以曾受教育爲要素。不僅以善戰有勇爲合格。今美國獨不持此理論何歟。地廣人稀之國。決不足預於競爭之數。美之人民則甚少。顧又有極長而無保衛之海岸線。且其陸軍之預備。於近年來不免儕於有識者之評議。而自嫌薄劣。又阿拉斯加、Alaska 夏威夷、薩摩亞、Samoa 及斐律賓羣島。諸所撫字之屬國。在太平洋問題中。非純粹可以利用者。有强點。亦有弱點也。今美國最注意之事。則爲用其無

蘊藏之富源。以修繕馬尼剌 Manila Bay 沙鉤 Subig Bay 珠港 Pearl Harbor 火奴魯魯等處之軍備。就海軍部常年報告觀之。其實際可知者。則爲於以上諸港中多築礮壘。俾海軍行動。可以自如。然煤炭供給之適宜口岸。實爲生命關係之問題。以近日軍艦式樣之進步。則此事頗費躊躇。艦式之巨與煤炭消耗之多。皆爲前此所無。預備適當之裝煤口岸。其美國發展海軍之著手點乎。日本有無畏式船塢多處。而其海軍全數又在太平洋。實占最優之形勢。倘日本所注意者。不在美國本部。而在亞拉斯加。是則一特別點也。彼日本之視亞拉斯加。得勿謂爲版圖外之屬地乎。其地寒暖適宜。出產肥饒。其地位之鄰日本。視距美洲無論何部。皆爲較近。又亞律森羣島。其形勢如太平洋北部之浮橋者。亦不甚遠哥列耳 Kurile Islands 及日本領海。脫坎拿大濫藉其形勢。利用太平洋方面優美之海岸線。發展海軍之權力。如其國民所渴望。是則日本之勁敵。其重量當如五雀六燕。然此事必無可希望於數年之中。日本既有强盛之海軍。又有適宜之商港。以爲運輸。平時組織完善。戰時指揮如意。而又有繁殖之生齒以爲後盾。是不可忽視也。

夫使列强之均勢。能延長而不決裂。吾人推測太平洋之現勢。其事實之顯明而可見者。惟此海軍根據地爲最當注意之點。英海軍勢力。於凡其利權所到之地。莫不占優勝之勢。故其分立支隊也。必甚有把握。然謂無所事事。卽可冀保泰持盈。是不然也。就現在形勢言之。英海軍在歐洲海面。必欲思保持其第一座之地位。則必如獅子搏兔。不容稍形懈怠。於是强國之欲逐逐者。爲英所阨。志不得逞。乃不得不於歐洲海面之外。別有所圖。吾英與日本所訂約。固聲言保持東亞現狀者也。其實此約章之實際。既非有利於帝國。亦非於各屬地有何等利益。必要之增進海軍政策。如吾以上所言者。在第二次國會會議。必爲有勢力之議題。而美國亦必甚注意此會議之結果。因此事關係於彼等後此之政策不淺也。美國前此守其門羅主義。欲自免於國際交涉之紛擾。覩彼近來之歷史。亦自知此政策之無益。而翻然變計。卽今海上商業。因無在不需兵力爲之後盾。以美國本部距其商場之在亞東者之太遠。卽其海軍根據地。距據戰爭上優勝點之夏威夷斐律賓。亦有鞭長莫及之勢。固不得不於太平洋南部。覓一勢力相若。意志相若之友邦。爲將伯之呼也。」以上所言。亦僅就形勢論之。非爲列强挑釁也。日本亦必不樂爲戎首。兵戰危事。無滿足之理由。甯能遽啓釁端。無故而挑戰。以致兵連禍結。此例於歷史中殊不多見。凡彼孜孜從事武備不敢或怠者。皆其逆料將來之觀念迫之。故今日欲保持和平。祇有均勢之一法。然使英美不爲聯合之預備。則所謂均勢者難言也。

勞工紹介所

譯報知新聞　王我臧

勞工之供求。視工業界景象如何。時有增減。輓近都會失業者。已日見其多。而鄉間之失職者。復麕集於都會。因此都會失業者愈多。此實一種非常危險之現象。故各國皆有勞工紹介所之設。以圖補救之。今請略述其制度於左。

法國　世界中之勞工紹介所。以巴黎爲最進步。千八百八十六年。巴黎市以二百萬佛郎建設勞工紹介所。一切歸工業公所經理。每年復津貼五萬佛郎。及千九百四年。頒行法律。禁止私設薦頭。一切勞工。皆由公設紹介所爲之紹介。人口一萬以上之都市。必設一所。因此勞工大受其益。

德國　有公設勞工紹介所二百四處。每年約紹介三十一萬人於工廠。其成效甚可觀。據千八百九十七年統計。流民犯罪者。約萬二千三百餘人。厥後因有勞工紹介所之設。至一九〇九年。則減爲百六十八人。勞工紹介所每三個月取用錢一角。役員如有例外需索者。罰金百馬克。

美國　律定人口五萬以上之都會。須設勞工紹介所一處。人口百萬以上之都會。須設三處。各省雖微有不同。然各省政府。皆有款津貼之。

英國　一九〇九年始頒布勞工紹介所及無家者保護法。因此全國勞工之供求。大受其益。

日本　東京市本年以二萬餘元建設勞工紹介所三處。兼辦無費寄宿舍。一切歸市會經理。每年政府以一萬八千元津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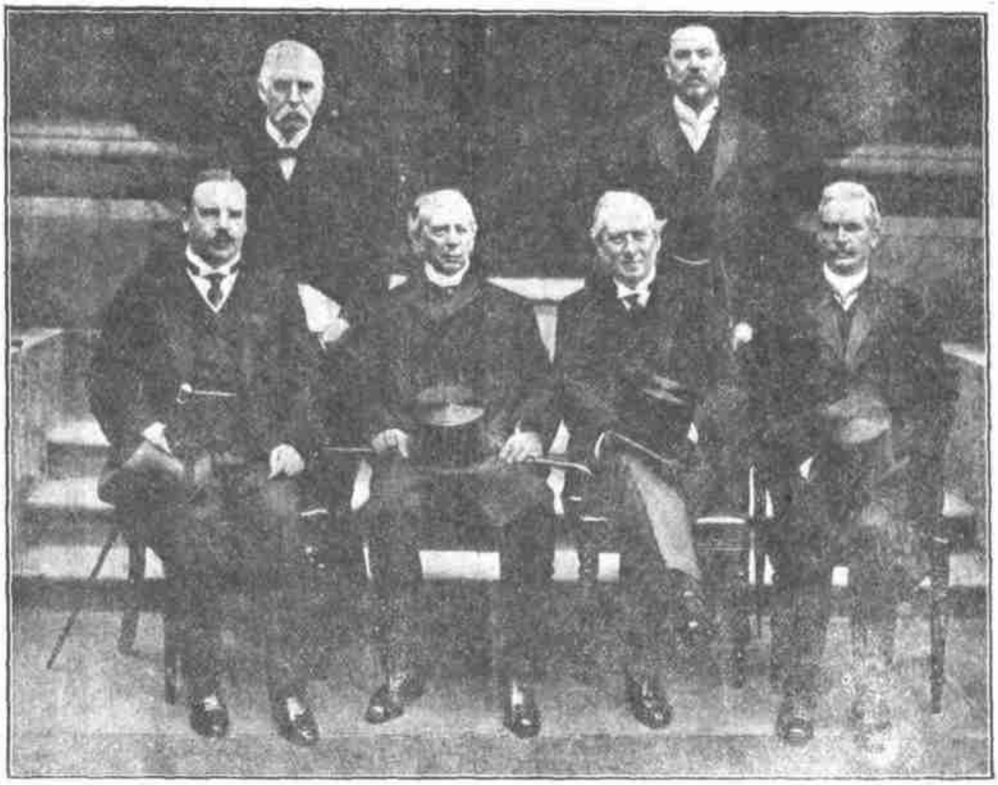
英國統一殖民地之計畫

譯東京日日新聞　王我臧

英國殖民地。星羅棋布於世界。近來一面擴張各自治政府之自主。一面則力圖協力。大有合諸殖民地與本國。建一英吉利大帝國之勢。本屆議會。於討論國務統一上諸問題。本國政府及各殖民地代表者。無不和衷共濟。力圖調和。以視上屆。大有進步。今請略述本屆議會討論之問題於左。

(一)倫敦宣言　初澳洲政府提議删除倫敦宣言中某某數條。及第二十四條戰時禁制品中之食物。以澳洲每年產食物多量。且多運售於外國。倘作爲戰時禁制品。與澳洲大有關係。故澳洲

英國殖民地之首相



自左而右。一新西蘭首相約瑟華德氏。二紐芬蘭首相瑪烈斯氏。三坎拿大首相威爾弗烈勞烈亞氏。四英國首相埃斯葵士氏。五南非洲聯邦首相路易北柴氏。六英屬澳大利亞首相恩特羅斐休氏。

首相力主刪除。既知不能見容於議會。亦不復堅持成見。倫敦宣言遂通過。澳洲政府提出之刪除案。雖被否決。然復請此後再締結帝國的條約。(謂對於本國及各殖民地條約)當商之各殖民地。各殖民地代表者皆贊成。本國外務大臣亦承認之。

(二)條約　坎拿大政府向視駐紮該處之各國總領事。爲各該國代表者。各國欲與坎拿大締結外交上條約。坎拿大政府可直接與議。後坎拿大議會議決。此後與外國政府締結通商條約。當適用涉於英吉利帝國全般之通商條約之一部於各領地。本屆英國議會。對於此案。不問本國政府及殖民地首相。無不極力贊成。且議決將來殖民地欲締結特種互惠條約之時。本國政府當爲之執紹介之勞。

(三)商業關係　對商業關係。澳洲政府之提議。不過謂帝國當合同一致。坎拿大政府之提議。則更進一步。謂當設事務局。爲調查帝國商業關係機關。議會對此議案。大體皆贊成。蓋英本國政府之自由貿易主義。與各殖民地之保護貿易主義。雖不相容。各殖民地間。則無不深願互相聯合。建設一英吉利

大帝國。英國政府於本國對各國貿易、本國對殖民地貿易、及殖民地間相互貿易。已研究數年之久。此次提出報告書一巨册於議會。其大旨謂自由貿易。萬不至使英本國之貿易退步。各殖民地代表者。尙不以政府之調查爲足。主張須設事務局。專司其事。此擧於使本國與各殖民地商業關係日益密切。實有大力焉。

(四)水線電報費問題　據該議案。普通電報費。約減五成。提出此案者。目的雖已達。議會尙欲再行核減。如必不能再減。則開補助會議。議將水線收爲國有。此問題一若無甚重要者。然能使英本國與紐芬蘭、坎拿大、紐西蘭、澳洲、及好望角殖民地。更加聯絡。亦可爲建設英吉利大帝國之一助。

(五)設帝國控訴審判廳　其目的在以各殖民地代表者。組織控訴審判廳。統一帝國司法。此問題因法律上有種種異議。未能決議。俟調查後。當於下屆議會續議之。

(六)歸化法　前此英國之歸化法。本國與殖民地。各異其條件。連住四年者。雖許其歸化。住某殖民地三年半。移居他殖民地者。則失歸化資格。本屆議會議決歸化資格。合住居各殖民地年限計之。現今每年由美國移居坎拿大者。常在三十萬人以上。由坎拿大移居澳洲及其他殖民地者亦不少。有此決議。雖彼此移居。亦不至喪失歸化資格。英國國民。此後將日益膨脹矣。

英法政黨一斑

漢皋馮承鈞自法國投稿

世界各國政黨之少者。莫若英美。政黨之多者。莫若德法。今將英法二國政黨。調查列表。以爲吾國政黨研究之資。

英國

(一)上議院

黨派	議員
保守黨	三六一
自由聯合黨	一一〇
以上爲反對政府黨	
自由黨	一〇五
國民黨	一
無黨派者	五三
缺額	二
共計	六三二

此六百三十二人中。更分爲公爵三十一人。侯爵三十五人。伯爵一百六十一人。子爵五十人。男爵二百八十五人。蘇格蘭議員十六人。愛爾蘭議員二十八人。教長二十六人。

(二)下議院

黨派	議員
保守黨	二四二
自由聯合黨	三一
以上爲反對政府黨	
自由黨	二七五
工黨及社會黨	三九
國民黨	八一
缺額	二
共計	六七〇

(三)選舉人

今將二十五年間選舉人數表。列如下。

年份	選民
一八八五	五、七〇七、五三一
一八九二	六、一二一、三〇七
一八九五	六、三三二、四五四
一九〇〇	六、七三二、六一三
一九〇二	六、八九一、〇九三
一九〇三	六、九八七、六六〇
一九〇四	七、〇六六、七〇二
一九〇五	七、一九四、九七四
一九〇六	七、二六六、七〇八
一九〇七	七、四四六、六三六
一九〇八	七、五二六、六二八
一九〇九	七、六一三、七一六
一九一〇	七、七〇五、七一七

更將選民黨派表。列於下。

甲 反對政府黨之投票	二、四二六、六八一
乙 反對政府黨之未投票選民	九一二、八八四
共計	三、三三九、五六五
甲 政府黨投票	二、八〇七、七五三
乙 政府黨未投票選民	七七八、二二九
共計	三、五八五、九八二

按前表所謂未投票選民。蓋被舉者無反對黨競爭。故未投票而公認被選也。

法國

(一)選民

一九一〇年四月下議院選舉之期。國民投票者八百五十六萬三千七百十六人。分別如下。

急進黨及急進社會黨	三、三一二、〇〇二票
共和左黨	九四一、〇一五票
共和黨	三一六、二九九票
共和社會黨	三一六、六九二票
獨立急進黨	二三三、三三九票

以上政府黨。得票四百九十萬〇九千三百四十七。

自由黨	七三七、六一六票
保守黨	七七八、六九二票

以上反對政府黨。得票一百五十一萬六千三百〇八人。

此下各黨。時爲政府黨。時爲反對政府黨。時爲中立黨。然於政府黨分勢之時。實有左右政界之勢焉。

社會黨	一、〇九一、九三四票
革命黨	二、九〇三票
進步黨(即中央黨)	七八七、〇〇六票
國民黨	一四九、五六四票
各黨	七二、五六六票
白票	三四、〇八八票
總共	八、五六三、七一六票

(二)下院政黨

自由黨	三二	
右黨(即保守黨)	二〇	
中黨(即進步黨)	七六	今此黨三十四人擬分立一黨其政見有趨左之勢
民政左黨	七二	
共和左黨	三四	
急進黨	一一三	
急進社會黨	一五〇	
社會黨	七五	
獨立黨及無黨	二七	
共計	五九七	
四月選舉呈願被舉人之數	二、九八七(第一次)　三、三四一(第二次)	

(三)郡會政黨

一九一〇年七月。八十五郡一鎮(京郡會選舉)當選舉郡會議員一千四百四十六人。分黨如下。

黨派	第一次舉	第二次舉	共舉
反對黨及國民黨	二〇一	九	二一〇
進步黨	一二七	一二	一三九
共和左黨	三三〇	二一	三五一
急進黨及急進社會黨	五八〇	七八	六五八
共和社會黨	一九	九	二八
社會黨	四三	一三	五六
革命黨	一	〇	一
未詳			三
總共	一、三〇一	一四二	一、四四六

(四)縣會選舉

同時縣會當舉一千七百六十七人。分黨如下。

黨派	議員
反對黨及國民黨	二五八
進步黨	一三六

共和左黨	四四一
急進黨及急進社會黨	八二三
共和社會黨	三四
社會黨	六九
未詳	六
共計	一、七六七

（五）邑會選舉

一九〇九年法國有邑三萬六千二百二十九。其議員之數未詳。據選舉制。邑分十種。自五百人以上至六萬人以上之邑。舉十人至三十六人不等。吾人意度邑會議員之數。當在十萬內外。

羅斯福之白人前途觀

閻仲㮾（來稿）

美國前任總統羅斯福氏。於最近發刊之某雜誌上。揭有關於研究人口問題之論著一篇。題曰「白人衰亡之前兆」。今從東報中。摘其關於各國人種盛衰之大概情形者節譯之。俾我國民聊以闚世界民族將來之趨勢。至於羅氏論文中。最後兩節。乃言家庭之幸福與個人主義之弊害。係從根本問題、以研究改良社會、振起國民道德者。茲暫從割愛。讀者諒之。

一 文明國生產率之銳減

澳洲大著作家畢露氏之人種衰亡論。確有研究價值。蓋此等極有關係文字。非但英國、澳洲、坎拿大、未嘗有。即在美國。亦屬多年來所不睹者。畢露氏固嘗論英國、澳洲諸州、及法國之出產率。漸為減少矣。而此減少之原因。則歸結於暴戾無人道、為人種與文明之蟊賊、之避姙的惡習。畢露對此問題。實又嘗論及美國。是以凡熱心人口問題者。當亦知美國出產率。亦形急激的減少。而陷入於法國次位之悲境。此所以應與他之英語國民同憂而共感者也。夫出產率旣減少。則人種必至衰微。若長此未艾。莫知所以防遏。則其結果。必招致滅種亡族之禍。若據畢露所論。則法國因避姙之故。致減少其出產率者。推其始。蓋在五六十年前。而其狀態。今且依然繼續。在法蘭西國內。追考其過去十年間事實。其固有人種。日呈退象。所賴以保維常率之平衡者。乃主在移民中、意大利德意志諸人種之高度出產率耳。値是之故。英語國民遂極意指摘。謂其早已成為不堪與列强並駕齊驅、保持永久地位之弱國民。然孰知不轉瞬間。而自己亦蹈其覆轍。噫、痛哉。且不但此也。英語國民出產率之減少。實較法國更為激烈。其所最可悲且可怪者。乃在於英語國

人種之洋溢元氣、發揮最旺盛地域。亦呈茲現象。是也。夫在澳大利亞洲、及紐西蘭諸地。固無何等迫切的經濟狀態。足以制限出產率。則是此等新興國之出產減少。與生計困難問題。全無關係者。且紐西蘭面積廣袤。直等英國。地味豐饒。亦不讓之。而檢其人口。乃不過英國三十分之一乃至四十分之一焉。抑獨何歟。矧夫彼等又多係富有企業智識、與冒險精神、之母國人士之子孫。凡其足跡所到之處。於一切產業上、制度上。殆莫不揮擴其民主主義的自治能力。惟獨至於紐西蘭。人口繁殖之比例。反遠不逮母國。事實上且逐漸減少。寗匪咄咄怪事哉。若夫澳洲。亦不過有僅少稀薄之人口。零星散布於沿岸附近而已。脫竟使之包容十倍於今之人口。且增進其生活程度。當亦不覺有地狹人滿之患。然究其實。乃與英美、及他歐洲諸邦、人口極繁衍之國。其分配差、恆多集中於湫隘之大都市者。同一狀態。而增加之度。較彼復極緩慢。故余意縱令後確能維持現在之出產率。然百年以還。尚未必能逮現數之兩倍也。儻更不幸而復繼續過去十年來出產減少之狀態。則不及半世紀後。其人口將呈現狀維持之景象。果然。則吾人試想像北方亞細亞之無數過剩人口。接踵前來之度。宜無怪彼大聲疾呼「白人之澳洲」之人士。對此情狀。驚惶憂懼。莫知所措也。夫自身所不能利用之土地。無論何人。決不能永久保有。（注意）在個人的生涯上且有然矣。而國民的生涯。亦應作如是觀。何則。苟非規定有「何人種開拓此土地、何人種即得永有此土地、」之成文條件。則一個塊然領土。當無終古的占有權存在之理由。此蓋古今萬國。共認為絕對的確鑿事實者也。

二　各國人種之將來

上所言行於澳洲及紐西蘭之一般現象。在坎拿大與他英語國民殖民地。亦漸著急激。至於英本國。雖不如是之甚。然固已大有岌岌可慮者矣。若夫美國。則亦如是。惟其現象。尚不甚顯著者。以有無數移民入國。足以承其乏補其闕焉耳。其在南部諸州。純潔高尚之道德。猶復風行於社會。故出產率不至大減。而北部及西部諸州。則早與澳洲坎拿大等。同陷於可悲之域。殊尤甚者。則在新英格蘭諸州。其出產減少之度。不惟遠過英國。實較法蘭西為更甚。夫「新英格蘭之良心」云云者。固世人所熱心稱道。而且於昔日美人精神的發達上。成一大原動力之分子也。乃今也何時。而彼等竟沈淪於根本的不道德中。猶復酣嬉靡憂。噫、若繼今其果長此鼾睡沈眠乎。則前途曷可設想矣。要之新英格蘭諸州。實吾美國民最古祖先之居住地。今其人數。比諸五十年前南北戰爭時。則不啻望後之月。日日虧蝕。然或者猶曰。此皆由於美國人種遭有不孕育之噩運。似非人力所可致者。抑知此不孕育之禍端。皆人所自求者歟。夫既種孽因。在理宜食孽報。吾人試詳察其原因。當知其全係道德的腐朽。而於生理的缺點。全無關涉。彼夫驕奢淫佚。損人益己。安危利災。貪目前之娛樂。逸久遠之機運。責任義務之觀念不

存。正軌邪途之區分莫辨。皆其重要原因也。雖然、若使此人種的罪惡。僅限於舊來美國人種間。則此事不過單爲吾等舊來美國人種子孫之恥辱已耳。而此大共和國建設者之主義目的。尙可從外來移住人種間。膺其重任。擴充而光大之。詎非吾美前途一縷希望。審如是也。則吾人將不與悖叛古來亞美利加主義之舊人種同其運命。而當與忠藎於古來亞美利加主義之外來人種共其休戚。當亦不幸中之大幸也。雖然、而今而後。殆無望矣。蓋此新移民之子孫。亦與舊人種。同其步調。而冒犯此避姙之巨罪元惡也。夷考過去二世紀間。自歐洲徙來美國之移民子孫。固皆屬多產的人種。迄今而南部挨羓辣强 Appalachian 地方之白人種。仍保有此種性。未之或失。他若法蘭西人種。而僑居在其歐洲本境內。因不姙之故。人口生殖日呈頹象者。而僑居坎拿大之法國移民。依然繼續其地球上繁衍最速的人種之特色。美國自既往十年以來。其人口增加額。殆有三分之二。全屬移民增加之結果。若出產率。則江河日下。迥不逮古。昔林肯蓋嘗豫言美國人口之增加矣。而豈知此豫言。竟屬否定之事實以終。憶林氏當日。雖曾逆料美國人口至今日必達二億萬。然此乃係林氏就其當時之出產增加率、向後依然繼續不變之假定、以立論者。今若究其實。則惟日見其減少也。噫、美國乎。若準現今之出產減少率以行。則迨現世紀中期。吾恐美國人口。將呈現狀維持之狀態。而英帝國之英語國民。當亦陷諸同一之運命。可勿俟言。人亦或有言自慰曰。大凡文明國諸人種。皆有此共同之一經歷。其然。豈其然耶。彼歐洲某小國。(按當指法)固已日卽衰微。姑置弗論。若德意志人。猶未呈茲現象也。苟惟柏林漢堡等大都會。近漸與紐約、芝加哥、倫敦、同其傾向。苟及今不圖。德或與法同一隤緒。亦未可知。當十九世紀時。德所以能在歐洲占優勝地位者。人謂其惟能獲勝利於搖籃戰爭。然在今日。較諸斯拉夫人種。已未免稍爲減色。或者今後之德意志人種。竟將於搖籃戰爭上。輸一籌於斯拉夫民族也。未可知也。

三 人口增殖之必要

據余一年前旅行亞非利加時目擊之情狀觀之。則東部亞非利加之地。雖發見者、經營者、統治者、與夫安居而樂處者。純屬英人。然默察未來之趨勢。則此等地方市民。滋生濬養。日臻繁衍者。必屬荷蘭人種無疑也。人第見英人居茲土者。多經營偉大事業。遂相與讚歎不暇。而豈知彼輩較諸荷蘭人之一農夫。猶恐不敵。此何以故。乃以英人之大部分。在殖民地。多無永久居住之思慮。以故家族甚少。今若就英荷兩人種。各舉定殖民十人於此。則英人者。其十人率屬有聲望人士。惟其心目中。恆常盼望遄歸祖國。於是彼等結婚於殖民地。安享室家之樂者。不過四五人。其間撫育兒女。至多五六人。極矣。若荷蘭人則反是。有十人。則十人盡視殖民地爲生聚死葬之鄉。擁妻抱子。倏成蔚然鉅族。試卽此情形。比而觀之。則荷人者或竟成東部

非洲未來之主人翁。固亦勢所應有也。

今淺膚之士。覩此情狀。旣覺索然寡歡。乃復強憖無聊曰。物實重品質。弗貴分量。生產數誠減少。而個人的繁榮乃增進矣。抑知法蘭西人口。五十年間。維持現狀。靡有所加。德意志於此期間。增數殆以倍計。然若論個人幸福歟。則德猶昂然居法上。而彼社會中檮杌不安之現象。工業界抑鬱不平之鳴聲。法且囂囂然熾於德矣。

今人有言曰。豫言者決非能的中未來之事實也。雖然、若玆人口減少率。苟於一世紀內。循此行徑弗變。則至現世紀末期。吾恐法國雖欲如今日之比利時。得保勢力於文明諸國間。將有不能。而英語國民。亦且遙落於現世西班牙國民勢力以下也。果然。則白人未來之繁榮。蓋不得不讓諸日耳曼及斯拉夫民族手中矣。嗚呼、吾愛國同胞乎。其忍令此前途汪洋之大亞美利加合衆國。日趨頹靡。而弗思所以挽回之策乎。我親敬之青年男女乎。其將拋郤其責任義務。坐視此光榮歷史。從今斷絕。祖宗神靈。及吾身而弗血食乎。

夫今世固不乏深識遠見之士。然視此問題。爲滑稽者有之。爲無興味者有之。何其惑也。余亦豈敢謂此問題外。無他重要者存。然余實確信此人口問題。爲百般重要問題之重要問題也。吾人爲國家一公民。對於教育問題。勞心費神。誠不㓰矣。然苟無十分充足、可施行教育之學童。則教育云者。亦徒費珍重時間於無用而已。試觀今人教養青年。不惜疲神耗財。極盡熱誠。善矣。若使此青年者。一達於自立成人之年齡。靡久卽自陷於暴棄殘毀之域。則吾人之疲勞精勤。甯爲有效。大凡個人生涯上。或營求物質的繁榮。或盡心精神的修養。無非爲祈求幸福計。儻使若人者。朝夕莫保。瞬卽就斃。則孜孜辛苦何爲者。夫個人生涯固然矣。若從人種全體觀之。亦豈異是。奈何今之號爲文明先導。主張新經濟思想者。並此事實亦不能識。吁其惑矣。男女若不結婚。或結婚而不能養育多數子女。則其人種。不遠卽歸澌滅。非理之灼然易睹者耶。男女結婚。並一人之子女亦不能育。其人種一代卽亡。若僅能育一二人之子女。則滅亡之期。亦不過暫爲延引。此等現象。俱可謂爲不姙之結婚。今之避姙者。固無論其無子女、與有子女一二人。要皆爲對於人種。負有極大罪惡者。蓋由人種之立脚處觀之。凡結婚者。平均有子女三人。仍可謂之不姙結婚也。何以言之。以世固有一人多子女。而不能保無夭折者。或其子女由於正當理由。不得結婚。或雖結婚。以有諸種故障。而不能生育。若一國中。平均產兒數。不能償此三者所缺。則於人口繁衍無當也。今以概括的計算之。必結婚而能生子者。普通皆育有子女四人。差能於人種前途。丁口常類。不致生大惡影響。是則國家之榮瘁。種族之盛衰。均不能不於青年男女、肯否肩負重任、卜之矣。

日本新內閣

杜山佳

八月二十五號。日本閣臣。自總理桂公以下。均奏請辭職。日皇乃於二十八號。命西園寺侯組織新內閣。越二日而成立。三十日午前十時。西園寺侯以員名呈御。午後三時行親任式。惟海軍大臣齋藤實留任。餘均新簡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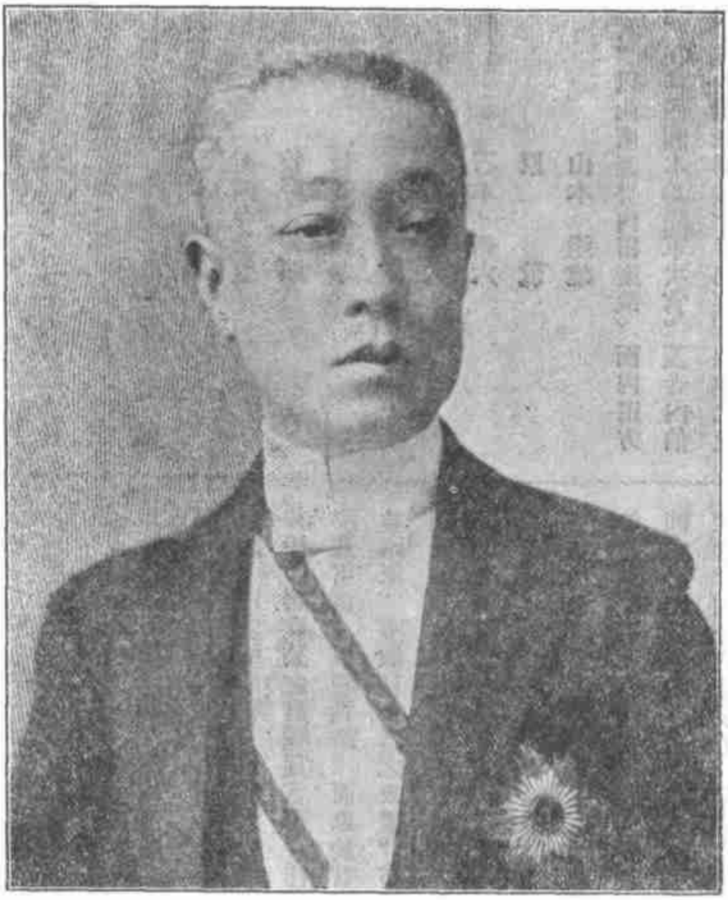
總理大臣	西園寺公望
農商務大臣	牧野仲顯
文部大臣	長谷場純孝
遞信大臣兼(臨時)外務大臣	林董
司法大臣	松田正久
陸軍大臣	石本新六
內務大臣	原敬
大藏大臣	山本達雄

外務大臣所以由遞相兼任者。以此席擬畀內田康哉。而內田方使美未回國也。石本陸相。在桂內閣本爲陸軍次官。蓋寺內伯爵。本以陸相兼朝鮮總督。桂內閣既辭職。寺內經新總理之挽留。不願連任。遂免本官而專督朝鮮。石本之以次官升補。殆猶有蕭規曹隨之意歟。

桂內閣第二次之成立。在明治四十一年七月。距今已三閱歲矣。爲功爲過。當就三年中之政務。分別觀之。外間之毀譽。皆舉其偏而遺其全者也。然桂內閣之功過。雖未易猝定。而憎茲多口。年來殊不滿於輿論。至近日而更烈。二十五號。遂集議於內閣。決意總辭職。以各大臣之辭表奏御。並面薦西園寺侯繼其任。雖桂公之辭職宣言書。洋洋六百餘言。大都謂觀察時勢。決意引退。以避賢路。而忠於君國。期一新政治之局面。以利益國家。不敢私公器之政權。亦不敢以難局諉之他人。其議論固光明正大。然其辭職固必有不得已者在。此非由衷之言也。觀比來東報之譏刺桂公。曰虛榮。曰詐僞。政策之外。醜詆及其家庭。則其不滿於輿論。縱工於掩著。敢於專恣。要不能關怨毒者之口。桂公而爲立憲國之閣臣。猶有人心。其敢憑權作勢。保守權利。甘冒舉國所不韙。而隕越在下以貽天子羞乎。則其必出於辭職。有斷然者。夫桂公當國三年。其政治固未必悉當。卽令內斷於心。足以自信。而既爲輿論所不許。亦萬無獨行其是。以與輿論爲敵之理。桂公武人。固以專斷爲宗旨而不恤人言者也。而猶不得不辭職。則夫世之居疑謗之地者。必

卽無瑕。亦當知所自處矣。況其心之未必無瑕者乎。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不敢謂桂公之進退。有合於古大臣之所爲。然其不戀棧誤國。則固有足多者矣。

當第一次桂內閣辭職之後。繼爲總理者。西園寺侯也。受任二年餘。以有所不慊而辭職。桂公遂復任總理。而爲第二次內閣之組織。今第二次桂內閣又辭職。而組織新內閣者。乃復爲西園寺侯。十年之間。日本內閣。惟見桂公西園寺侯之互爲更迭。豈日本政界之人物。舍二人外。固無足以勝內閣總理之任者耶。抑桂與西園寺之政策。毗陰毗陽。有剛柔調劑之妙。而維持補救。適以相成耶。至以桂與西園寺訪問者屢。指爲政權授受。其間或涉於私。則二人者當不至此。此次西園寺內閣成立。譽之者稱其網羅多政友會員。庶幾舉政黨內閣之實。謂向於憲政之理想當更進一步。短之者則謂西園寺勝於理想而乏實行之毅力。且文官出身。無赫赫之武功。恐不足駕馭武人。而有僨事之虞。然西園寺內閣之果否適宜。當視其政治之施行何如。不能以此日之議論上下之也。或且以西園寺侯曾長內閣。此次駕輕就熟。雖時勢變更。政策不無改易。而其宗旨必無殊致。故十八九猶前志也。因謂欲知此次西園寺內閣之如何。第證之三年前之西園寺內閣。而已思過半。此則豎儒悠謬之談。固不値識者一噱耳。



日本新內閣總理大臣西園寺公望

然西園寺新内閣之人物。固世人所急欲知其梗概者也。其中牧野農相曾任文部。林遞相曾任外務。松田法相曾任法部及大藏。原内相曾任内務。均與於前次西園寺内閣者也。拔茅以彙。其行誼固早照人耳目。卽石本陸相。任次官時。爲寺内大臣所信任。今轉而長陸部。其政策與齋藤海相之延任。當無大異。其新登政界之舞臺者。惟長谷場山本兩大臣耳。長谷場文相。曾組織進步黨。被擧爲衆議院議長。頗有令名。東報謂長谷場氏占政友會之重要地位。於文教夙所究心。決不至爲伴食大臣。如桂内閣時之長文部者。至山本藏相。則由銀行總裁而任貴族院議員。其財政之手腕。



日本舊內閣總理大臣桂太郎

固當有辦人之處。西園氏之任爲大藏。其將藉以聯絡有力之實業團。而爲整理財政之助力歟。夫前次西園寺内閣。以不得實業團之助力。其結果遂遇攻擊而倒。今之任山本。其由於經驗。而爲此懲前毖後之計乎。嗟夫。西園寺此次之組織。可謂慘澹經營矣。卽一藏相之簡畀。則今日之西園寺。與三年前之西園寺。其見地之不同如此。而豈得以大臣中有四人。爲前内閣之人物。而遂謂新舊之兩内閣。其政策若合符節也。可乎哉。至西園寺侯履任後。宣布政見。爲增加煙稅擴張警備二者。則視其設施之何如。吾且拭目以俟。

歐洲祕密談

王我臧
譯大阪朝日新聞

克勒阿球二世

故比利時王在時。屢微服游巴黎。與女優克勒阿最相得。巴黎兒童爲之題一綽號。曰克勒阿球二世。迄今巴黎人猶以此稱之。前年三月。王訃傳至巴黎。時人爲之語曰。巴黎一夜又添無數寡婦矣。

俄公使之暴死

駐札意大利俄公使木拉比愛甫。前年春忽爾暴死。其死因言人人殊。越數月又得一消息云。某日木拉比愛甫情婦私行至羅馬。木拉比愛甫訪之於旅館。談甚久乃去。至夜忽暴死。其死因迄莫能知之。

無冠女皇士脫耐爾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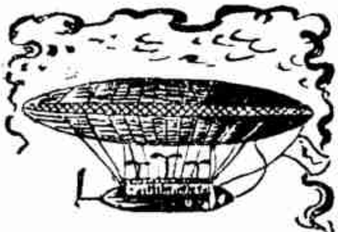
法國士脫耐爾夫人。卽近時巴黎大疑獄之主人公。夫人與當世諸豪傑。多有關係。除佛利咯、佛阿爾二人爲舉國皆知者外。與某鄰國首領。亦有不可解之關係。故世人稱英法二國之和睦。有絕妙手段。當法國大興疑獄之時。英國某報則徑稱士脫耐爾夫人爲無冠女皇。此亦奇聞也。

亞歷吉塞夫之所自出

俄國亞歷吉塞夫。當日俄戰爭時。三尺童子皆知之。自日俄戰爭後。名聲頓減。退居於俄都。久已無人齒及。此君乃亞歷山大二世私生子。在今之俄皇。實爲從父行。以其貌酷肖亞歷山大二世。故此事在俄國已成公然之祕密。彼爲極東太守時。頗有人傑之稱。雖本國外務大臣。亦不在目中。卽爲有此祕密故也。

德國皇后之賢德

德皇維廉二世爲太子時多外遇。與國家劇場第一女優最莫逆。旣結婚。伉儷極篤。雖絕世佳人。亦不能動其心。國皇后爲修勒士烏克、泊士大因公之女。皇與后之結婚。實可謂之政治的結婚。蓋修泊公素與先帝維多利友善。修勒士烏克、泊士大因二省旣割讓於普魯士。修泊公權力。爲維廉第一及俾士麥剝奪淨盡。居常鬱鬱不樂。維多利則深以無可慰此老友之心爲憂。後知其有女。欲娶之爲媳。先以此意示修泊公。公亦以爲然。旣遣維廉二世往見其女。二人甚相得。遂訂婚。后之爲人。與皇太后異。日惟盡力於家政。敎育子女。國政向不與聞。不喜會話。謂此爲末技。無足輕重。不喜婦人之輕佻。不喜開夜會跳舞。謂婦女嫁後。卽無跳舞之必要。不喜以裸體畫裸體像爲美術品。常盡力於紅十字會及各種慈善事業。誠可謂之模範國民之母。世人但見「無光榮之傘破崙」、「無錢之路易十四世」。每事喜虛張聲勢。初不知其有賢內助也。



不平安慰法（續第六號）



十六　不平病

年幼之人。易冒此病。此病之結果。誠爲可怖。青年諸君。一染此病。則希望消滅。無進取之精神。夫此固青年之生命也。一旦失去。雖與他人同此世界。同此日月。亦惟度此不幸之生涯。鬱鬱以終而已。凡世之自暴自棄。自投入不幸之門者。跡其原因。無非不平病之結果。然則世間可怖之事。孰有甚於此病者哉。夫人之價值。在能自重。而其能見重於世者。亦即在此。若無論何事。毫無忍耐之心。雖於極細微之事。亦常自露其弱點。甘自暴棄。絕無價值之足言。則誰復重其人哉。必也對於一切之事物。務仗己之實力造成。爲世所爭慕。使世人競相崇拜。始可謂爲前途有望之青年。我先自尊。則人亦尊我。我先自造成極有信用之人。而人始信我。反是。行爲不自檢束。甘心暴棄而不知恐怖者。世人必皆畏之。彼墮落之青年。大率先以酒色自戕其身。自是無惡不作。終至慘死。如是之人。所在皆是。不平病之結果。要皆如斯。足以豫防此不治症之藥。有最大之效力者。莫若在青年時代。捐棄一切。而舉其完全之精神。以供建築將來立身之基礎之用。即以不平之事。爲阻礙立身之仇敵。斷然奮起而撲滅之。胸中常懷眞正之大不平。因欲除此大不平。先須養我之實力。忍耐復忍耐。鍛鍊復鍛鍊。勤奮不撓。五年十年。志在必成。此則青年諸君立身之捷徑也。凡抱不平病者。皆不知豫備實力。惟知急進盲行。迨至失敗。則永不再舉。此爲諸君日常所目擊者。亟當引以爲戒。

十七　不平與嫉妬心

嫉妬心與競爭心相類似。而實全非。嫉妬心爲至愚拙之思想。

競爭心爲人生最不可缺少之精神。無競爭心者。不能成事業。終生落人之後。永無吐氣揚眉之日。卒成爲所謂不平之人。至於嫉妬心。乃自行宣告其無能之聲也。有傲骨之男兒。斷不可存此卑怯之念慮。大都思想卑鄙怠惰無能之人。最多妬忌他人之意念。此爲吾人所常見者。如此之人。每見他人優勝過於自己。得種種之榮福。必不自省平時不及他人之勤懇。徒起無謂之嫉妬。至於自勵之道。則更非所知。惟誤認爲生不逢辰。咨嗟歎息。由是愈無志氣。愈無能力。於怨恨之中。忽忽送其一生之光陰。此之謂自作自受。誰任其咎乎。惟思想高尚之人。平日極守道德。勤其所業。以期才能充足。於社會中獲得立身之地位。如此之人。每見他人先我而貴顯。決不效兒女態。徒懷嫉妬之心。其胸襟寬廣。見他人之成就。宛如未見。以自信決不長居人後之念甚深。且自恃其有才能也。然則嫉妬心果何自而生乎。可答之曰。嫉妬之心。大都因「我無論如何斷難及彼」之一念而起。至於勤勉一如他人。確信自己之才能。將來必能勝人。則雖見他人於目前先我而進步。亦決不懷纖微之嫉妬心。惟益加勤奮。日夜自勵而已。分別以上兩種之人。則前者爲愚昧之不平。後者乃眞不平家也。懷嫉妬心者。多係平日怠惰、自甘無藝無能、無精神無希望之人。懷競爭心者。多爲平生處事勤勉、多才多藝、精神氣魄充實、前途大有希望之人。故競爭心實爲活潑雄壯之精神。人生最可寶貴者。諸君幸勿學小兒女態。懷嫉妬之念。惟以競爭心列身於社會之舞臺上。奮戰而博勝利。好男子豈可落人後哉。

十八　不平爲心之害蟲

花蕾被蟲害者。不能開美麗之花。青年諸君。今正細雨鳥聲中含苞欲吐之花蕾也。然愚昧之不平。實爲最惡毒之害蟲。此害蟲一經侵入諸君紅芽初透之心蕾中。則希望之蕊。立卽被其食盡。花亦不開。實亦不結。枝葉亦不茂盛。終至成爲枯木。如此不幸之青年。卽變爲無希望無勇氣。爲不平之俘虜。其心力弱者。卽以漸萎縮。以至滅亡。心力强者。因害蟲之營巢於心中。而益逞其惡性。忍心害理。無惡不作。終日營營。無非欺人欺己之事。忍耐之毅力甚缺乏。失敗之歷史甚豐富。不論何地何事。皆無成就之希望。在社會上爲毫無信用之人物。幸福棄之。災厄附之。苦惱困窮至於此極者。世頗不乏其人。反是。當青年時代。遇有害蟲來侵我心。立卽掃除淨盡。不留餘孽。時刻勤勉。自修實力。以待時機。迨東風來而花開。終成爲幸福圓滿之人。爲有光榮之生存者。終生享愉快享名譽。而得保有其天年。乃自然之數也。此實爲青年諸君最安全之處世方針。

十九　不平與急進主義

愚昧之不平家多抱急進主義。絕無抱漸進主義之人。抱急進主義者。乏大器晚成之勇氣。無眞不平家之資格。而爲局量狹小之人物。無論舉辦何種事業。不求完備。惟望速成。然而以極

簡易之手段造成之物。而謂其堅固堪以耐久者。未之有也。青年諸君思之。抱急進主義者之爲害。不僅此而已。凡如此之人。其心常急切。不論經營何事。皆不能舉充分之成績。且多半途失敗者。彼見他人辦事。有充分之準備。依正當之順序。以漸進行。得收功效。不知研究。絕不自承其不注意無秩序之咎。而反嫉妬他人之成功。如此之不平家。祇知怨世羡人。歎我生之不幸。甚且肆口謾罵。瀆及天神。而細察其原因。皆在於欲速不達而已。夫世間無論舉辦何事。皆各有其必不可少之預備。欲圖省便而速達我心所欲達之目的。必無是理也。徒急於心。而無實際。其難以貫徹其希望。與無舟不能渡河。無車難以運重。一也。不爲預備。而欲直收其所希望之功效。卒至於失敗者。猶無舟而強欲渡河。無車而強欲運重。其溺也顛也。皆爲可以逆料之事。非出於不幸也。吾人旣懷渡河運重之志。則不可不預備最關緊要之舟與車。然舟與車非倉卒所可致也。於是又須設法以致之。此爲求學立業進行之正路。無可設法規避者。抱漸進主義之人。莫不經由此路。故其過失少。悔恨少。而失敗亦少。青年諸君所當取法之處世方針。卽漸進主義也。世事有不得不急者。有斷不容急者。要當各視其情形如何耳。

二十　不平與失敗

世俗之所謂不平。大都胚胎於失敗。失敗皆由於不注意。不注意由於求事之速成。質言之。皆希冀不勞力而得利益者。此卽神力亦不能助之。總之人世間一切事物。不論鉅細。皆各需相當之準備。卽如食一片之麵包。啖一片之牛肉。決不能坐而致之。此理至爲膚淺。誰不知之。雖然。多數之人。每當辦事之時。絕不思此。常以畏勞之故而不注意。以致失敗。是猶端坐而思麵包之來我口。牛肉之觸我舌也。如是而求其目的之達。烏可得乎。大約日常怠惰成性。不欲自勞其軀體者。多懷事求速成之妄念。以爲如此方足保己身之安逸。不知惟自勞其形骸。孜孜不倦。永不稍懈其種種之準備。至於無已時者。其生平乃眞能保持永久之安全。如斯之人。皆抱漸進主義。其胸中不作忽然名利兼收俄然得成大功之妄想。平日不動聲色。慘淡經營。從事於種種之準備。不敢稍怠。俟準備已齊。機會已至。乃大踏步而出。勇往直前。奏完全之成功。其軀體因而愈見安全。終生爲佳命運之寵兒。反是。畏勞動之人。其生平常不能得安全。遂逞其急進主義之思想。欲急劇成事圖功。以冀此身之安全。然大廈非成於一日之功。徒有其思想。並無其事實。平日自甘於惰逸。一無所準備。及至臨事之時。種種弱點。同時發現。所事之事。遂於以失敗。終至成爲愚昧之不平家。自怨自艾。猶不自審其結此惡果之因果何在也。其可憫可嗤。可謂甚矣。青年諸君可不思之。

二十一　不平與短慮

短慮者。失敗之母也。方年少氣盛之時。祇任意氣。毫無閱歷。

往往藐視一切。自謂徒手足以碎巨石。迨至實行。無不失敗。青年諸君。不可不思。雖至微細之果核。亦不可以徒手碎之。況巨石乎。無論何種之事物。苟欲鬬之。不可不用相當之器具。諸君將來立身於斯世。而欲成就一種之事業。必當先強壯其實力。充足其元氣。臨事之時。尤須充分用其智與力。依一定之次序。守一定之時期。不得過緩或過速。則庶幾乎有成功之希望。否則無論何人。決難成就事業。但血氣盛旺之人。每以守正當之次序爲困苦。恆欲破其秩序。一氣成事。宛如不攜器具而向目的物狂奔猛進。絕不思其將用何法以取得之。此種無謀之輕舉妄動。亦欲以徒手碎巨石之類也。苟有常識之人。決不出此。凡心性燥急之人。一旦所事失敗。立卽牢騷怨憤。並嶄喪其所謂捲土重來之勇氣。短慮之效果。不論及於如何境地。皆有損而無益。不論經營何種事業。皆失敗而無成。短慮者。使己之能力致於低減之媒介也。以如此之性質。立身處世。其事後之悔悟必多。故青年諸君。將來期望立身於社會。而爲大人物者。須常涵養其氣概。放大其眼光。從容不迫。以從事於所業。男兒之胸襟。須寬仁大度。若大海之汪洋。流無巨細。皆納而不拒。當事之際。不急迫亦不屈撓。試觀彼能徒行千里之程者。決無急急求速達之狀。而終能達其目的地。青年之立身於此世者。不可不如是。血氣盛旺之時。軀體往往爲血氣所驅。使最易罹短慮。如河濱奔流無定之小石塊。時時由此灘轉輾於彼灘。無暇生苔蘚之類。吾人每見少年之人在某處從事一種事務。席未暖而忽轉至他處。另辦他種事務。其故由於毫無抵當社會激流之力。稍遇困難。或見異思遷。輒變其宗旨。自此以往。永遠漂流無定。終至一事無成。青年諸君其識之。短慮之害及吾人之一生。其烈也如此。則於處世之方針。又烏可以不慎。

二十二　不平與無氣力

凡身有藝能而無發展之之勇氣者。其結果每成爲不平家。而去眞不平家尙遠。其人常悠悠忽忽。以送其生涯。夫世界之事業。無不賴勇氣以成之。故所謀之事業之成敗。祇須於其人元氣之充實與否卜之。諸君如有所爲。必先熱心於其事。忠實於其事。譬如以劍殺敵。人當知劍不過爲殺敵之媒介。其主動則在其人之元氣。若以劍爲主動。以爲此手一執此劍。敵必身首異處。則誤矣。經營事業於此世者。亦同是理。藝能者。不過爲殺敵人媒介物之劍耳。能充分活用之以達其目的否。仍在其人之元氣。所謂元氣者。不外精神氣魄之充實。若誤解其理。以爲僅僅卒業於學堂。學畢預定之科目。卽能立身。則何以異於手一持劍。以爲敵人首級卽時墮地之謬見哉。故此身既得藝術。當再加以精神氣魄之充實。努力奮進。始得謂爲有光明之人物。世間無藝無能之人。成愚昧之不平。固無論已。而身有藝能者。因乏氣力之故。其結果亦與若輩同。可不悲哉。

二十三　不平與忍耐力

忍耐云者。卽指人心之抵抗力而言。事之成否。全在於抵抗力之强弱。抵抗力弱者。稍遇困難。輒元氣沮喪。事事退縮。如航海於大洋之中。偶遇風浪。輒驚悸失色。則不遭覆沒者鮮矣。至忍耐力最强之人則不然。每至困難之時。愈振其精神。與之奮鬬。知進而不知退。且事之成功。往往在於分秒間之困難。能勝此分秒間之困難。而不爲所屈服。斯奏功矣。當此將成未成之際。其身體之疲勞難支。實爲最甚。故至易屈服而盡隳其前功。然其所以能忍耐者。惟自恃其心之抵抗力也。欲不費其血汗與氣力。世界豈有能成之事業。忍耐歟。忍耐歟。世間何事不藉君之力以成。然而忍耐之程度。亦高下不一也。例如人人所能忍耐之事。決不得謂爲眞正困難之事也。人所不能忍耐者而我能忍耐之。始得謂爲眞正之忍耐。必如此而得爲水平線以上之人物。爲前途有希望之人物。

二十四　對於職業之不平

博士霍克生曰。凡對於自己之職業。(不論如何之職業)而存「此爲至高尙之職業」之想者。在此時其人必不爲飢餓所迫之人云云。此實吾人所當服膺之言也。大都對於自己之職業。而存蔑視之心者。其原因有二。一爲利益太少。一爲趣味缺乏。然利益與趣味所由發源之點。則在熱心於己之職業。忠心於己之職業。無論職業如何狹小。若常熱心從事之。決不使其人之勤勞。歸於烏有之地。而對於職業之愛情自然起矣。趣味自然生矣。利益之產出。自然加增矣。令其人富。令其人愉快。令其人之地位增高。令其人之前途圓滿幸福。皆無容疑義。此亦必至之事實也。然而世界多數之人。則不思之。先就一定之職業。以爲其出世之順序。稍不滿意。輒以爲「如此之職業實不足取之職業也」。於是就業之初。卽不熱心。而愛情更無從發生。趣味因之缺乏。利益因之不產。乃拋棄其職業而更從事別業。此實失敗之一大原因也。靑年諸君。請再三熟思之。假令吾人選得一極高貴之職業。而不自奮自勵。對之費多年之勞苦。則於我身有何益乎。假令我所營之職業。雖極其卑微狹小。而我之心理上則以爲「世上必無更美於此之職業」。尊敬己之職業如神聖。卽夢寐之間。此心亦縈繞於此職業上而不能須臾相離。如是孜孜不倦。縱遇一二困難。決不因以屈撓。熱心奉此職業。經過幾多歲月。雖初次經營時。不見如何之進步。至此時愛情自起。趣味自生。利益亦漸次加增。夫玉必經磨琢而始生光澤。吾人對於己之職業亦然。必以熱心勤勉二者摩擦之。而後始生趣味。產利益。以此爲農夫宜。爲商人宜。爲藝術家亦宜。爲軍人宜。爲敎育家宜。爲醫生宜。爲宗敎家宜。更小言之。爲豆腐工人宜。爲巡査宜。爲小使宜。除匪徒與乞兒外。無不宜者。凡人既就一種之職業。當卽認爲自己之天職。以耐久之性質。不屈不撓之精神。經長時期摩擦之。未有不放異彩者。然心中抵抗

力薄弱者。即缺乏忍耐力者。無論就如何高尙之職業。稍遇困難。立即退縮。必難望其具有百折不回之勇氣、長從事於一定之職業、集注全身之精神於職業、摩擦至放光彩之時期。遂至終於無趣味無利益之境地。乃從甲業改就乙業。從乙業改就丙業。從丙業改就丁業。轉輾遷移。而徒送其生涯。其所獲得者。一生失敗之歷史耳。余敢正告青年諸君曰。諸君將來得有機會。就一定之職業。宜即以此職業爲自己之天職。日夜尊敬之愛護之。不屈不撓。以恆心摩擦此職業。萬一放光彩之時期稍遲。不可即因之而厭棄之。當猛然煥發眞正之一大不平。先考察己身對於職業之過去之手續。究竟有無缺點。如査得己之行事。果有未滿足之處。則更當奮進以滿足之。如是必不久而有成效。凡經多年從事於一定之職業。而奏效遲緩者。必因營業者未曾用其全力。有以致之。斷非職業之咎。而世人每遇如此之事。絕不反省諸己。遽斥爲不足取之職業。此之所謂不平家。非眞不平家也。夫多年從事於一定之職業。而毫無成績可觀。此非由於我之未盡力而何。當此之時。惟有反省自己以前之所爲。調査其原因。追原因既得。極力猛進。則機會漸熟。此職業自能引導我身於幸福之境。而變爲樂觀之態度。此實至明之眞理。無容疑義者也。

二十五　對於自己之不平

世俗所謂不平家。無論何事。皆懷其所謂不平之思想對付之。其對於他人。固常懷其所謂不平矣。而對於自己亦然。此等人對於自己之不平。常曰。「嗟乎。我何至如此無才。如此無錢無藝。無汲引我身之良朋。嗟乎。我何至永遠落於此不幸之深坑中而無跳出之時乎。世上人人皆榮幸快樂。惟我一人獨長沈淪於苦境。此生亦復何戀。直爲此肉體所累耳。」此等人往往自蔑視其軀體。怨恨自己。謾罵自己。自己對於自己。抱鬱鬱不平之念。如此之不平。其結果惟使本身日益薄弱而已。夫既自知其才鈍。則自憤自振以銳其才。此不平自然消滅矣。例如常因貧乏而受他人之侮辱。則祇須積勤儉貯蓄之功。成爲富者可矣。常因無藝能而招他人之輕蔑。則祇須勤力求學。成爲有藝能之人可矣。以不得良友爲憂。則當鑑於「無爲無能之人必無益友」之諺語。自造成其可得益友之資格可矣。恨此生之沈淪於苦境。則一一研究其因果。棄惡行善。去非取是。以致此身於圓滿幸福可矣。若歎他人皆榮幸快樂。而我獨沈淪於不幸。則詳細推求他人所以致榮顯己之所以不幸之根源。心與口自相問答。而求其明白曉暢後。直於是時。憤發其心胸之大不平。以不屈不撓之精神。刻苦精勵。以造成偉大之人格。要求心與力之平均。成就種種之事業。於是意想之中。前者之自怨自恨之念頓去。而忽有「此世界誠極樂之世界」之觀念。乃悉變其曩者自蔑視其軀體之心。而爲自己尊重、自己贊歎、自己愛悅、直抵於有名譽有光明之極樂之境界。由此觀之。男兒立身於天地之間。豈復有可憚之事。此即安慰不平之最善良之方法也。願青年諸君。

常高尙己之人格。堅强己之志願。確定己之主義。與世奮鬭。雖一人之力。似微弱已甚。果能罄其所有。專注於一種事業而不他鶩。則其力亦至偉大不可思議。具此偉大之力。更加以堂堂正正之心胸。百折不撓之精神。如火如荼之元氣。猛進力攻。世豈尙有不成之事乎。

二十六　對於雇主之不平

此亦青年往往懷抱之一種不平也。其對於雇主抱不平之時。常以爲「我勤懇於職務。於今已數年。而薪水終不加豐。地位仍不升進。由此觀之。恐將終無望矣。」是言也。驟令人聞之。似亦有理。但細究其實際。亦無非世俗所謂不平而已。在己一面。以爲有功不獲賞。心有所不悅。亦出於人情之常。惟我則自謂勤奮三年。實有莫大之勞績。而在雇主一面。則以爲此實被雇人當然之義務。不足引以爲功。此亦出於人情之自然。不能以責雇主者也。抱對於雇主之不平者。又當以爲「主人之物。我未嘗私取一文也。勤務之時間。我未嘗偸逸一刻也。而主人乃如盲人。未嘗有絲毫之酬報。」此爲不明事理之怨言。夫不私取主人之物。不偸逸勤務之時間。此皆當然之事也。若私取主人之物。是盜賊也。主人既給與一定之報酬。而乘主人不見之時。不爲所當爲者。是曠職之惰人也。是以一文不苟取。一刻不偸閒。爲被雇者當然之事。如欲以此爲優點。即希望主人給與一定酬報以外之報酬。是甚無謂之要求也。夫果以一人之力。能兼數人之工作。在雇主前勤於執業。經二三年之久而不稍懈。其雇主全不以爲有功。則謂主人爲無目者。亦屬情有可原。然世界被雇之人。果有能鼓其勇氣。勉勵力行。至於如是之境地者否。其多數之人。大抵不能精勤忠勵。而徒知對於雇主抱不平之心。實可謂無謂之甚者。在稍備常識之主人。見其雇人忠勤治事。歷久不衰。斷未有不設法以寵榮之者。縱爲主人者果無常識。無論其雇人如何勤奮。皆熟視無睹。誠可謂之無目者。然而社會決不肯長放棄如此有熱心之勤勉家。而置之不顧。必有賞識之而重用之者。則其人之勤勞。雖不得雇主之酬報。而得社會之酬報。仍不虛矣。故青年諸君。所當覺者。非社會對於我之酬報如何。而在我之究竟得爲偉大之人物與否。青年諸君。誠能養成有價値之人物。則必能得相當或過分之報酬無疑。

二十七　對於社會之不平

無實力之人。求生活於社會。不能如願以償。往往直歸咎於社會組織之不完全。以致憤世罵俗。悻悻不平。此亦一種之所謂不平。夫今日之社會。未得謂爲充分完全。固如此輩之所言。然是語由求生活而不得者之口所唱道。則實際又不能承認之。蓋無論社會之組織。如何不完全。苟其人之才。果堪重用。社會未有不歡迎之者。且社會時時向各方面求有爲之人才。而特患應者之太少。故妄責社會組織不完全者。必爲未造就自己之才能之人。是所謂不平。非眞不平也。不然。則既經發見社會

組織不完全。身爲男子。何不發其大不平。跳入社會之中央。首先倡始改造國民之性格。宣傳大福音於衆民。以謀社會之改善耶。至於徒責社會組織不完全。而不能以身當組織社會之任者。試一問己身之重量。卽可知己之無此資格矣。如此之人。猪因己之才能缺乏。無處置己身之道。而平日不勤勉之咎。又不肯自承。於是怨世尤人。歸咎於社會。此不平之聲。將欲出口之時。宜先問己之實質如何。深究所以不容於世之故。一經探得其原因所在。則幡然改圖。捨棄旣往之我。而造出前途多望之我。入於有光明之新世界。成就種種之藝能。而爲社會所屬望之實行家。如是。則社會必歡迎之。蓋社會如大鐘。視撞者之力如何。而其音響有高低之差。然撞鐘須用撞木。若以空拳撞之。則鐘不鳴。惟覺手之痛。今以空拳撞鐘而不鳴。因誣此鐘爲不完全。得乎。人之對於社會。亦頗類是。己無立身之實力。致難求生活於社會。直謂社會組織不完全之害。是猶無撞木而以空拳撞鐘。因鐘不鳴而謂爲不完全之鐘也。不咎己之無撞木。而咎鐘之不完全。有是理乎。必用極粗大之撞木。再四撞之。而鐘終不鳴。始得謂爲眞正不完全之鐘。必此身眞有堪應用於世之藝能。又爲眞正熱心之實行家。求生活於社會。而社會不給以何物。始可謂之社會組織不完全之罪。然而如此人才。社會決不棄之。故知社會不容我之要求。必因我之實力不足。決非社會組織之不完全。一如空拳撞鐘而不鳴。因於手無撞木。決非鐘之不完全。則無謂之不平自免矣。今日青年諸君之急務。在先成就己之學力與人格。迨實力充足之後。則所有要求。無不見許於社會。斯時不平亦卽消滅。而發生快樂矣。諸君不見世界之眞不平家。無不爲養成己之實力起見。而日夜忙迫乎。希臘古代大哲學家畢達哥拉士氏 Pythagoras 曰。世如油。人如燈心。誠哉其言乎。我幸而得爲燈心。則自然燃著而放光明於斯世。我身四周之明暗。視我之得爲燈心與否而定。否則油雖豐富無益也。望青年諸君一思此言。

二十八　對於朋友之不平

在社會上往往聞有此不平之聲。此亦醜聲也。人人宜愼其口而不令發此醜聲。諸君常聞人云。「我之遇彼甚厚。始終如一。而彼乃屢以冷淡相報。」此亦所謂不平之聲也。氣量之狹小如是。非男子所宜出。若果有懷如是之意見。而向人披露者。其人決非爲善之大人君子。乃錙銖必較之小人也。誠以爲善爲至樂者。祗以他人心中能因我而得快樂爲樂事。其餘非所知也。至於報答之有無。固毫不存此思想。然在卑鄙之小人。則雖一茶一飯之微。亦必牢記於腦裏。以待酬報。故其施小惠於人也。其目的並非樂於爲善。而在求異日之報酬。則其胸襟之陋劣。可惡可卑。亦可見矣。此種人決無高尙之人格。偶爲他人効微勞。則長記其恩於心中。非得極滿足之報酬。使所受過於所施。不能取消此意念。苟受其小惠而不報酬。則必遭怨恨。且將此人之舊事。布告他人。極力設法以中傷之。世之卑劣之行爲。未

有甚於此者。蓋其目的原非爲善。而實在售恩。凡如是心胸狹小者。一旦困窮。必向其向所曾經市恩之人。要求諸端。若所要求而不遂。則胸中滿貯所謂不平而歎曰。「世無有天良之人。我之於彼。曩曾盡力効勞。所以助之者良非淺鮮。今我自身受困矣。彼乃置之不顧。可勝歎哉。」殊不知男子之本領。不在依賴他人。而在獨立自營。大人君子。決不如此。立於人世間。專爲利益於人之人。而時時爲他人盡力。祇求目的得完全達到。心中覺無限之快樂。以能以己力援助他人爲最滿足之事。此外無他求也。大人君子。旣助人後。且遠離其人。永不憶及其事。是等人之胸中。惟知我所恃以相助者惟我。決不依賴我以外之人。男子之所以爲男子。其眞價全在獨立自活之氣。橫行闊步於社會。謀人類社會之幸福。不屑乞憐於他人。而低頭於他人之前。所知者。惟仗一己之力。經營種種事業。轉不幸爲幸福。是爲有眞智眞勇之一大不平家。爲社會所不可少之人物。施惠毋念。受恩莫忘。美國斐臘得爾斐亞之一大慈善家琰石雀巴氏。亦有此語。必如是而後其人始得數多之友朋。若一茶一飯之微。亦錙銖必較者。必不能獲得友朋。故友朋者。能使自己對於社會之勢力益加强健者也。不論何國。有能舉全國國民。皆爲己之親友者。其人之勢力必偉大。舉全國國民皆爲己之仇敵者。其人在社會上必不能有所作爲。人之不可無友。猶船之不可無水。語有之曰。「吾人每日必須爲不論何人行少許之善事。」此卽强健此身之勢力之最善良之方法。亦卽造成數多良友之道也。誠不云乎。「惠及他人者。非專爲他人。」卽爲他人而行善。所以造成數多之良友。以强己之勢力。而決非僅爲他人也。蓋其自然之結果。無不至此。彼鄙吝之人。行微小之善事。急急求報酬者。實爲至卑劣之行爲。如是之行善。各另有其目的。可稱之曰僞善。凡行僞善而求速報者。不但所希望之報酬不可得。往往反生仇敵。招致一身之災害。苟稍有良知之人。每事必當反省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其待人接物。處處從親切忠實一面着想。至他人心中滿足爲度。而在己則並無所求。歷久如此。則其效果之發現。如有水而地自潤澤。人必以我之德行爲高尙。因而服我懷我尊敬我。以我爲親友益友。能如是。則我已樹一大勢力於社會。此身日益榮顯無疑矣。

二十九　對於家族之不平

世上往往有對於家族之所爲。而心中甚懷不平者。此亦至可恥之事。明達之人。應當反省自己日常之行狀。而益自勵者也。抱此種不平之人。其胸中則謂「己則每日勤勞操作。以謀我之一家之幸福。我之家族。乃不與我爲協同一致之運動。而各任其意見。各行其所是。欲謀一家之幸福難矣。」如是之見解。驟聞之似非無理。實則亦不過一種之所謂不平而已。家族果不與我一致而勤勞操作。則我一人當首先自己勉勵。自己精勤。以爲之倡。黎明而起。夜靜始息。時時振其元氣。雖經五年十年之久。猶如一日。精勵之氣。毫不因時久而退縮。能如是。則

家族必爲我所化。與我取一致之運動。須知力弱之火。必不能熔鐵。薄弱之行。必難以化人。其理相同。必以烈火焚山之勢。自相勉勵。五年十年。專心一意。謀一家之幸福。能如是。則懦夫亦可成大業。其動輒怨人者。心思甚拙劣。非男子之所當爲。如因家人之怠惰而自失其勇氣。愈陷一家於非運。則非有風骨之男子所當爲也。不能以獨力支持一家者。焉能於社會有所作爲。苟無此抱負。無此實行力之人。則雖家人力助之。亦無益也。以如此無能力無氣概之人爲家長。其家必不幸。不得榮顯於世。英諺有之曰。「水手之舉動在船長」。然則對於己之家族。漫嗟困苦者。卽自怨其身體之人。非愚昧之不平而何。吾人每對於己之家族而抱不平。卽須自檢其行狀。必有所悟。而謀所以致幸福於我家族之方法。譬如桶中盛水而漏。徒咨嗟歎息。而不思修繕其桶者。自爲無心之人。人苟有心而勤勵。世界安有不如我意之事哉。

三十　對於失敗之不平

社會上此種不平之聲浪亦頗高。凡抱此種不平者。大都以爲「他人歷經困苦。終奏功效。己則無論如何。終屬一事無成。長處此惡劣境界之中。復有何望。」如此之人。大抵見事太易。以爲一舉手之勞。不論何事。無不立成者。諺有之曰。「花之開非賴一夜之雨露」。則無論何事。欲賴一朝一夕之辛苦以成之。甯有是理乎。果使花開祇須一夜之雨露。成事祇須一朝夕之辛勤。則世之經營事業者。不必工夫。不必勞苦。並忍耐力亦無所用之矣。總之經驗實成業之指導。失敗爲成功之母。無經驗之智識而事直成。不經失敗而直能悟成功之祕訣者。爲世之所無。欲強世之所無者而自我實行之。欲以極微細之力。成能如我意之事業。迨不獲如願。則直歸罪於運命之惡劣。幷失其再起奮鬭之勇氣。如此乃自弱其身者之所爲。永不能領會人生成功之快樂。卽所謂不平家也。有爲之人。決不如此。若遇失敗。立卽凝靜其心。查究其所以致失敗之原因。迨旣尋出其眞正之原因。則更鼓其勇氣。將足以助成其事之種種事物。一概預備完成。然後依正當之方法而再試之。再試之後。事猶不成。則益穩靜其心。以正當之智力。判斷其所以不成之原因。更提其一身之勇氣。完成應預備之各事。甯有餘而毋不足。乃平心靜氣而更試之。其結果若仍不能十分滿足。則再照上述之順序行之。不屈不撓。恃其堅忍之心。進行無已。必成而後已。圖事之人。苟能如此。則所圖者雖未必卽成。然每失敗一次。改革一次。則其進行之路。必較前更近目的地一步。所慮者。因失望而止步。否則決不慮其事之無成也。不信此言。可觀古來立大業之偉人陳跡。凡在社會上立業者。不論屬於何階級之人。無不以其勇氣。當其所事。若僅僅試過一二次而不成。卽因之氣餒心灰者。是皆水平線以下之人。安能致此身於圓滿幸福之境域乎。青年諸君。其深思之。

三十一　對於地位之不平

此種不平之聲。吾人亦常聞之於青年之口者也。其言曰。「使我得處於甲之地位。則可大發揮我之所擅長者。而成絕大之事業。今處此地位。不能發揮我之特色。誠所謂英雄無用武之地。可勝歎哉。」此亦所謂不平家之言。然眞不平家。則不敢作此言也。雖如此之事實。世界非絕然無之。然亦偶有之耳。譬如賴人力而升木之犬。轉瞬即墮。賴己力以升木之猿。則跳躍於林中。從不墮下。凡無實力賴一時之僥倖以登較高之地位者。必不能經久而安。然有其實力而自高其地位者。決無是憂。賴一時之僥倖而占高地位者。從大人之眼光觀之。祇見其可憐。不見其可羨。見而羨之者。小人也。然今日之世界。優勝劣敗。自然淘汰之勢甚盛。無資格之人。賴一時之僥倖。得升至身分不相應之地位者。實屬僅見。世間豈容屢有此等僥倖事哉。凡年少氣盛者。其氣概必極盛旺。視世人皆碌碌。而自以爲一代之大事業。皆荷於我一人之肩上。大有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之氣概。然此氣概決非惡劣之氣概也。實可視爲青年諸君之生命。若青年而無此氣概。祇可謂之年齡上之青年。其精神已萎頹。其元氣已衰敗。不復爲眞正之青年矣。如此毫無活潑氣象之青年。將來置身於奮戰苦鬬之社會中。必無事可成。然而此種青年時代之勇氣。宛如藥品中之嗎啡。若濫用之。必招不測之危險。青年時代。往往因此勇氣之豐富。而有恃無恐。視世人皆不足道者。於是謬見遂從此發其萌芽。自尊自大之心太重。不暇細心考察。往往不能正當認識他人之所長。而直以愚人目衆人。其不平之心。以爲「彼無能之奴才。乃立於今日之地位。是何異置荷花盆於金板之上。身分未免太不相應。苟以我立於彼之地位。必有一番驚天動地之舉動。今我所處地位太低。不復能有所作爲。此非我之過也。」自是以甲之地位爲不足有爲。乃去而就乙。旣又去乙而就丙。去丙而就丁。宛如年少之娼妓。自恃其色之盛。牽由己意。東奔西走。不一定其行止。卒至年長色衰。見絕於社會。乃流離失所。追思往事。如過眼之雲烟。豈不悲哉。故此等實可謂一種之青年病。青年之罹此病而日疲煩悶者。世頗不乏其人。此病之原因。皆原因於觀世觀人之不能透切。一則由於處世之日月太淺。一則因讀書太少。毫無修養。以矜自大心過强而已。蓋社會之中。事極複雜。各有所長。各有所用。不能以執一之見權衡之也。所可貴者。先養成己之忍耐與雅量。遇有不平。輙反躬自省。且自勵而求達其目的。約翰和爾氏之言曰。當時時令此心安於目前之地位。多操作而少妄念。誠哉是言也。

三十二　對於名利之不平

此種不平之聲。亦頗喧騰於社會。其所抱之意見。恆以爲「人皆早揚其名。而己獨不聞於時。吾之學識。固未嘗較人有遜色。而結果乃如是。可謂無公道之世界矣。」又以爲「人皆各自成立

產業。享高等生活。而我乃永遠貧乏。可歎可歎。」是等皆謬誤之見解。世上雖不無僥倖得虛名發大財之事。然不能舉以爲例。凡見他人勝我先我而成名獲利者。當求其所以致之之故。追其眞原因旣經發見。當發眞不平。對於己之心身上。愈加修養鍛鍊。不屈不撓。向前進行。則不獨能及彼人。卽更進而凌駕其上。亦甚易易。又見他人之卑於我者。當除去其倨傲之念。仔細硏究其人之實力。往往能發見其人勝於我之點。能如此平心靜氣。不卑不抗者。必能自己修養。自己磨鍊。以博將來最大之幸福。大凡無足以成事之元氣者。最易萌嫉妬心。嫉妬者。卑劣之念也。有嫉妬心之人。必不足以成大事。無此卑劣之念者。每見己有不如人處。必自信己之果不及人。奮發其精神。修養其實力。忍目前之勞苦。思將來之幸福。至於羨他人之成就。怨自己之失敗之思想。固毫不萌於胸中也。無猛進之元氣者。則大不然。見己有不如人處。必不自信己之果不如人。因之毫無發奮圖强之精神。心身全無所恃。而失望自怨之心生矣。一方面羨他人之成就。一方面悲自己之前途。不復有修養鍛鍊其心身之勇氣。其原因皆由於嫉妬心。存嫉妬心之人。實卽自欺之人。非堂堂男子所當爲也。

三十三　不平之裁判

從社會上各方面硏究之。凡抱不平者。其多數皆係愚昧之不平。推究此不平之原因。皆在於自己不爲正當之勤勞。譬如經營一

種事業。在己以爲已充分勤勞。克盡厥職。然實際尚未達於足以成就其事之程度。凡已盡力而未見效力者。皆各有其原因在。尋得其原因而補救之。是則存乎其人矣。人不可以無不平。無不平之人。進步發達已停止之人也。人又不可爲愚昧之不平。愚昧之不平。亦進步發達已停止之人也。每遇不平起。當直訴之於我心。而公平裁判之。如判得其不平係愚昧之不平。當卽翻然猛省。以實行之力。蹶起奮勵。邁往獨行。振起一身之精神。開拓前途多望之新天地。此固爲最正當之辦法。若判得其不平爲眞正之不平。卽因心與力之不平均而起者。則宜培養其實力。以求其平均。自是漸次進步。制勝眞不平。以達於有光榮之境界。愚昧之不平。能令人愈無能。眞正之不平。能令人愈發達而愈進步。蓋人之有不平。卽爲其人之思想。其人之大小高下。可據其不平而推測之。卽其人對於社會之生存的目的。滿足的希望。亦可因其不平而知之。此人所以不可無不平也。然人亦不可徒有不平。若徒有不平。而無行之之實力。則終陷於愚昧之不平耳。勤奮不息之人。其不平漸次自然增大而無害。徒有膨大之不平而少實行者。終身因不平而煩悶苦痛。卒至一事無成而後已。要之不平爲立志之動機。人若心中忽起不平。卽當公平裁判。遇眞正之不平。當速使破裂。遇愚昧之不平。當預防其破裂。蓋眞正之不平破裂。能使其人之程度增高。愚昧之不平破裂。則令人品質低下。變爲酒色之徒。爲自暴自棄之獲。任意隋落。不知所止。其實例頗不乏人。青年諸君。尤

當引以爲戒。

三十四　如何而能得滿足

如何而能得滿足。此人人所欲知之問題也。然解釋此問題。則人人能之。能實行者。殊爲罕見。是固無待吾人之明言矣。總之欲得滿足者。其最緊要之祕訣。在忍耐目前之小不平。而向將來之大不平。猛烈攻擊而已。不能忍耐目前之小不平者。必無得滿足之希望。忍耐力愈强者。所成就愈大。古之聖賢豪傑。莫不皆然。且處世之要訣。不獨忍耐而已。一面忍耐。一面即依極正當之順序。勤奮力行。以達最高之目的。德國史學家蘭該氏 Ranke 曰。巨流始於一滴之水。偉人始於微末之行。此誠可味之言也。世間無論如何之偉人。決無自初即得滿足從未遭遇不平者。凡偉人之一生。不但遭遇小不平。必遭遇無數之大不平。始能得最後之勝利也。故凡偉人。無不以克己自制爲學問。

三十五　安慰不平之法如何

以安慰止不平者。非眞智眞勇之人。胸中起不平時。直自奮實行。無論如何。必制勝之。而終成爲滿足之人。如是。始得謂之眞智眞勇之人也。然是又非常人之所能。於是不可無安慰不平之方法。無此方法。則人將因不平而煩悶苦惱。此心終身不得有一日一刻之安。無分毫人生之樂趣矣。吾人生存上之必須有安慰不平法。猶燈火之須油。草木之需水分。其關係之密切爲如何。胸中有安慰不平之方法。則生存於斯世之幸福無量。故人心之滿足與否。與身分之貴賤上下無關係。與財產之有無多寡無關係。全在此心之能否安慰自己而已。在知足者。雖貧苦萬狀。亦得悠然自營生活。而不覺其苦。不知足者。雖全世界陸地之富。爲所獨有。猶覺其不足。君不見夫上古哲人達華寶尼士。有一桶而已足。亞歷山大王。視世界爲甚小乎。由來人類之本能。乃極力進步發達。惟力求其膨脹。而不知所底止者也。故常得隴望蜀。靡有已時。天下無論何人。莫不希望此身之永遠發達向上。決無希望己之墮落失意者。於是普天之下。惟聞不幸不平之聲浪。而鮮聞有滿足之聲者。但人力有限。欲望無窮。欲以區區有限之力。滿彼無限之欲望。難矣。故談佛學者。往往欲抑制消滅人生之欲望。移其欲望於精神界、靈魂界。唱解脫之說以救其弊。然在遺世事於不問之隱士。研究此種哲理。固甚得也。若青年諸君。身負重大之天職。須發揮人類之本能力者。專心研究此種哲理。則大非所宜。但亦不可不略知其一二。世人每欲以有限之力。盡成無限之事業。以致一無所成。與彼自甘暴棄者。得同一之結果。此即過猶不及之謂也。稍知此種哲理者。可免此弊。蓋是種惡結果。全由於不知足。由此觀之。『知足』之名詞。實爲不平病之清涼劑。凡抱能力以外之慾望甚盛。而肢體將被其驅遣時。熱度太高。勢且自焚。當急服此清涼劑一服以解之。夫年富力强之人。正當有爲

之時。固不宜枯寂消沈。如老僧之入定。惟逞一時之意氣而濫用其銳進。恆足以喪身敗事。而貽悔於無窮。語有之。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胸中懷抱。雖欲將他人行百步者。己則併爲一步。然在實際一方面。不得不逐步進行。此乃安全成事之順序也。知足之人。卽克己自制而實行不平安慰法者。臨事之際。不急不怠。依一定之順序。逐步進行。縱遇困難。亦不屈撓。而不知足者。卽不解不平安慰法之人。則無各種之預備。徒欲速成其事。身體爲慾望所驅使。欲以一步抵他人之百步。舉凡社會所尊崇之人格。如信用、勉勵、忍耐、節制、誠實、獨立、等關門。一概飛越。而欲毫無憑藉。徒手博得偉人英雄之名譽。危哉危哉。此爲意氣過盛之青年諸君之通病。而知足者。實爲對此病症之妙藥也。但青年諸君。切勿誤會此知足二字。知足云者。並非甘於小成之意。其主要之意義。卽謂「與其好大喜功而反有損於事實。孰若先完成其小功。依次進行。毫無過失。而達於大成。」但無忍耐力以濟之。則每有中途停止之虞。此不過爲一時的勉勵而已。不足以成大事也。人生斯世。歲月能有幾何。應爲之事。不知凡幾。故處事之時。萬不容稍事延緩。要之處世之道。在於忙中有閒。（意卽極忙之中、辦事仍有條理、）不平之中。貴乎知足。知足之中。仍有不平。然知足實爲此心之清涼劑。人人當置此妙藥於懷中。偶服一劑。則不平不滿。同時消滅。精神爲之一爽。知足之人。雖衣食不足。形骸勞苦。仍不減其天然之樂趣。不知足者。雖有陶朱之富。宮室車馬飲食之奉。亦常煩惱怨恨。故能自滅其苦而多取快樂者。謂之智者。反乎是者。謂之愚人。然則滅苦而增樂。其方法究如何。是無他。先就其正當應受之苦。而勇躍盡受之。則樂爲苦之結果。應得之樂。自然自彼而來矣。世人不知此。皆欲先得樂。不久樂盡。而苦乃來攻我身。此亦必至之報酬。自求之惡果也。世俗所謂不平家。皆不知足。其結果大都如此。至於眞不平家。皆極知足。甯先茹苦而後得樂。每遇幸福之來。輒加意愛惜之。求其能保持長久之道。例如貯金於銀行。積信用於社會。皆知足之結果也。知足之人。必寶貴其幸福。愛惜之。貯蓄之。而不敢濫享稍許。世人往往因知足而悟安慰不平之方法。凡能按步就班。經營事業之人。其心必平和甯靜。從容不迫。俗之行動雖緩。然專向一方向前進。不拋棄片刻之時間。終能達千里之遠。大樹成蔭。非朝夕之功。其生長極遲。偉人之所以成偉人。亦甚遲緩。大海成於滴水。大陸成自塊土。其成就之速率。大都極緩。所恃者。不停止進行。不虛靡時分耳。凡能成大器之人。心地極明。於處世之道。無所不知。處理各事。緩急適中。反乎是者。心性燥急。所爲之事。迫不及待、至其結果。往往如摘未成熟之果實。徒勞而無功。惟增其煩惱而已。此實自誤之甚者也。

不平安慰法。有消極的與積極的兩種。若此身雖貧而心境則富。地位雖卑而心志極高。在他人以爲不平不滿者。在己能順受之。隨遇而安。天下無不可處之境遇。皆所謂消極的不平安慰法。

非有為之青年諸君所當用者。青年諸君所當知者。惟積極的不平安慰法。

何謂積極的不平安慰法乎。曰、常懷鐵心。Iron will 卽強固之意志。Strong will 鐵心能令人奮鬭。奮鬭之功效。能舉困難苦痛災厄損失煩悶憂愁等、凡所有人生之障害。足令人久淪於不幸之境遇者。而盡掃蕩之。因之開拓圓滿幸福之新天地。夫男子仗一己之力以開拓新天地。實人生之快事也。故奮鬭卽為積極的不平安慰法。亦卽吾人立身之祕訣也。

（已完）

宗教科學並行不悖論

趙修五（徵文當選）

洪荒初闢。原人首出。榛狉渾噩。茫無意識。出作入息。鑿飲耕食。芸芸以生。泯泯以滅。民咸優游於大道之中。夫固無待為教也。而教亦莫由而立。洎夫機心作。渾沌鑿。陰陽相盪。剛柔相摩。物競於前。天擇於後。一爭一擇而吉凶生。吉凶生而禍福著。禍福因緣。遞嬗無已。生人大苦。至於此極。有聖人作。為之說法。辨之以善惡之途。誨之以仁義之旨。道在反天行。泯物競。維持道統以弭亂爭而已。迨其究不可能。始乃莊嚴天威。棒喝羣聾。天國極樂之諦誘於前。地獄苦海之傷怵於後。務表其救世之熱忱而後已。此自古本天立教之家之隱衷也。嗚呼。斯亦不得已耳。然而大道無名。名斯滋弊。宗教原以救世。而後世因之以亂天下者。比比皆然。試披覽歐西歷史所載宗教上之戰爭。又豈忍卒言哉。此宗教之所以為世詬病也。但物極必反。事甚必更。天演公例。無可解免。故當中世末期。以迄近代。宗教日益退敗。科學愈益發明。推陳出新。層見迭發。實現理想。利賴羣生。倍根陸克諸賢闢其蹊。斯賓塞赫胥黎羣儒引其緒。地動日靜之說。歌白尼而後愈益確。人猿同祖之義。達爾文而後愈益明。宗教家所謂摶土為人、咒日作晝、云云者。不啻齊東野人之談矣。雖然。天道變化。不拘故常。人心偏頗。時有執著。泥一法以馭之。未見其可也。科學之為用雖廣。然不善其術。則勢必至人品卑劣。長拜金之頹俗。道德破壞。啟慘殺之惡根。仁讓樂羣之風衰。而欺奪詐偽之習成。羣品坐是而退化。人道因之而大乖。究其流毒。正與宗教等。係心世道者。其亦加之意歟。我國近十餘年來。學步西歐。彼土科學。漸次輸入。青年子弟。頗嚮往之。一矯前此虛憍幻妄之弊。洵云善矣。但默窺社會情勢。其崇拜科學。幾入迷信之一途。遂致人品齷齪。世風澆薄。古聖賢之遺訓格言。既弁髦視之。而文明之法律。又未曾布行。私德公德。蕩焉掃地。國民之道德。日就墮落如是。則國家將何恃以為存。嗚呼。危矣。

聊具數言。敢告舉國之迷信科學而不顧德行者。

科學之種類雖繁。大抵可分二類。曰心的科學。曰物的科學。心的科學者。研究精神界之學也。如心理論理倫理等是。物的科學者。研究物質界之學也。如理化生物等是。茲就二者互相證明。則有以見夫世俗之偏執者爲大愚矣。夫科學者。吾人意識所能及之學。而非意識以外之事也。然欲意識之及於科學。則必有研究科學之要具。故耳聞也。目擊也。鼻嗅也。舌味也。手觸也。如是等等之器官。皆研究科學之要具也。苟無此等器官。則科學莫由以研究。而世俗所謂科學者。大抵皆由此等感官以收得者也。但此等感官。果足恃乎。斯不得不討論及之。」

嗅覺　瓦斯體之細微分子。飛散空中。隨氣流斷續輸送於鼻腔內。着其粘膜。感覺嗅神經。傳諸大腦。而嗅覺生焉。所感適應者曰香。不適應者曰臭。故物質之香臭本無定。惟視與鼻內組織之適應與否耳。有一物於此。同時同地。甲感爲香可也。乙感爲臭亦可。丙無所感而香臭莫名焉。亦無不可。例如糞者。人所謂臭。而狗彘則未嘗以爲臭。且或感而香焉。未可知也。然則香臭之存乎主觀而不在客觀也明矣。

聽覺　凡物體振動。則四圍空氣。必生波動。此波動入於耳竅。衝擊鼓膜。復經中耳之小骨。達於內耳。以傳播於蝸牛殼及半規管之水液。而水液中之纖維。亦振動而起共鳴。以刺激所分布之聽神經。而致之大腦。是生聽覺。故吾人所聞之聲音。非外物之原聲。乃隨外物而起共鳴於耳內之聲也。同一聲音。同時同地。甲或以爲強。乙或以爲弱。丙或以爲高。丁或以爲低。甲乙聽之。或生快感。丙丁聞之。或生不快感。蓋人人之聽覺不同。而心情亦異也。脫使吾人耳內之組織大變。則外界聲音之調與度。亦應大變。例如患耳聽者。聞蟻鬭而疑牛是也。況吾人聽官所感聲音之範圍。亦有限制。凡物體每秒振動十六次所發之聲音。卽爲最低之音。下乎此者。則不聞焉。每秒振動三萬六千次（或云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次）所發之聲音。卽爲最高之音。上乎此者。又弗聞焉。宇宙間聲音之高低無限。而吾人之聽覺有窮。以有窮測無限。斯奚翅坐井觀天哉。

視覺　光線由瞳孔入。以刺激眼底之網膜。由分布網膜之視神經。傳之於腦。是生視覺。視覺所辨別者。光度與色彩也。光度最強者曰白色。最弱者曰黑色。黑白之間。有灰白色數多階級。分析太陽光線。可得七色。卽赤橙黃綠青藍紫是也。由物理學之研究。謂光線由以太之振動。而振動最少者赤色。赤色以下之色。不得見也。最多者紫色。紫色以上之色。弗能視也。由是則視覺之無定準。灼灼然矣。又況吾人所視爲外物者。非其本體。乃網膜上之映像耳。網膜細胞。分主各色。何種有病。現何色盲。故同一色也。甲認爲碧。乙感呈朱。朱碧二色。不得同時而現一物。理旣明矣。然則光色之辨別。由於視官。假令吾人視官大變其構造。則一切外物。應呈異狀。有斷然也。」

味覺　食物入口而溶解。着於舌面之乳頭。以激刺末端神經。而傳諸大腦。於是味覺生。是知味覺起於乳頭。乳頭之性質。

時有不同。卽味之感覺。亦屢變互異。故饜飫之後。雖膏粱珍羞。不足悅其口。枵腹之際。雖藜藿菜荳。不必厭於心也。飢易爲食。渴易爲飲。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其味。豈不然哉。

觸覺　觸覺者。乃全體觸神經受激刺而生者也。分之爲壓覺與溫覺。壓覺感軟硬精粗輕重等激刺。溫覺感寒暑溫涼等激刺。此等感覺。因人之氣質習慣境遇而不同。熱帶之人。乍到兩極必難處。寒帶之人。偶居赤道必不堪。此其一例也。

夫吾人之意識。雖千端萬倪。而原始之過程。則端在感覺。感覺因官而存。亦緣官爲變。如上所述。較然甚明。今再進一喩。以反應前說。不愈明乎。有動物於此。其感官之構造。逈殊人類。而所感外物之性質。亦截然不同。且其感官。或爲眞宰所特賦而一般人類所缺如者。則其所感外物之性質。色耶。聲耶。香耶。味耶。抑觸與法耶。雖萬刼後猶非人類思議中事矣。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道此意歟。今姑置此而論彼。則見吾人由感覺而知覺。由知覺而觀念。觀念萃集。斯生概念。定二概念之關係曰判斷。表二判斷之干涉曰推理。推理之結果。非所謂最高無上之原則。而凡百利用之基礎乎。殊不知其發軔之程途。(卽感覺)確否無定。而所恃以爲判斷推理之資。眞僞難知。借曰確矣眞矣。亦不過僅適人類現時當境之利用。而究非普徧法界之大道也。是故物質科學。非有萬能全通之性質。不過天壤間學問之一部分耳。玆言其學問之限界。並涉及他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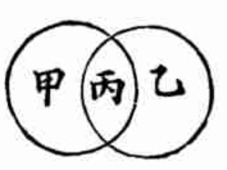
近世工化學者。聚數種元素而造成雞卵。其形性未嘗異也。然不能孵化以生雛。又有妙其術者。則合種種物質。鑄成人形。其官骸亦猶人也。然不能思慮以云爲。夫物質未或缺。而作用或不備。化學非不精。而生理有未明。然則生物體除化學上之元質外。必有物焉爲之主宰。而後乃能運神搆思。應機隨化也。其物惟何。言人人殊。或曰靈魂。或謂元氣。或云虛無本體。或言不生滅性。其爲說雖異。而指歸則同。天人相與。宣聖有傳。凶吉禍福。歷歷有徵。天下固無無果之因。亦無無因之果。淺學不察。遂謂天下之大。盡在吾學若名數質力諸科中。(名數質力悉遵斯賓塞例)吾學之外。不應有他道存焉。嗚呼。其亦不思甚矣。夫偏重物質之學者。未足爲病也。卽謂天下除物質學外無他道。不過爲固陋之庸人。亦無甚害也。獨至因此而遂敢於爲惡。悍然逞所欲爲而毫無顧忌者。則未始非社會之蟊賊。而大亂之本也。帝天靈魂之說。雖或無徵。而近世所謂遺傳種姓之義。果可斥爲盡妄不足信也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其道。生學旣揭其所以。(如生理學進化論之類)羣學復闡其來由。正負適抵。不爽毫釐。鴻鈞旣轉之後。彼蒼固未嘗施設其間。特懸自信之格以運化。一任衆生之施爲以自食所造已耳。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善惡彰癉。遲速有時。徑而顯者世或知。而紆且幽者則莫能明。亦深足悲矣。且唯物派之巨擘斯賓塞爾有言。宗教之精義存於幽。幽故稱神道。神道者。終古不可磯滅者也。特質文代變。畦畛日減耳。然則以斯賓氏之賢明。猶且不敢絕棄宗教。而世俗之學斯賓氏

者。反與師說正相左。則又何也。

斯賓氏又言。疇人實測天行。知有不增減之通攝力矣。而問通攝力以何者爲之因。與其所以攝世界諸塵以推行是者。彼將默然無以對也。於是則謂之以太。似於所以推行者有可言矣。而更問以太何因而有。與其所以爲性情者。彼又茫然無從以致思也。又云。不可思議者。宇宙萬物萬事之歸墟也。道之所通者。雖日以宏。而是不可通者。終有在也。夫宇宙之大因。究莫能明。而一切之眞理。或有時而廢。取譬索證。初不在遠。觀於催眠術之效能。其亦爽然自失矣。現世精催眠學者。運用其術。可使被催者之意志。悉聽指揮於施術者命令之下。而且屏棄空間時間一切眞理原則於無何有之鄉。而獨展其妙術。嗚呼。其究本何理以爲創。而乃神奇若是乎。物理歟。化學歟。天演歟。進化歟。豈果足以範圍一切揭盡而無餘耶。力學言地攝力。而被催者。乃能懸立兩間無據倚。(懸空直立、足無所履、手無所支、周身無所恃、)化學言物性。而被催者可以擊竹敲籐而生火。距離千里也。可遣魂游而神往。身心統一也。每致前後若兩人。噫。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一切離明有非有。萬象莫測眞與幻。苟無所執。隨在淸淨圓融。一有所著、無往而非障礙。人品之所以高下。政俗之所以隆汙。國命之所以修短。羣誼之所以進退。道在嗔癡貪三者之擒縱而已。勿謂宗教之百害無一利。科學之百利無一弊也。

夫吾人幼習聞、長慕拜、心焉嚮往、尊爲大成至聖者。非孔子歟。孔云。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又云。陰陽不測之謂神。

然則神之爲物。乃超乎萬類之上。而不得以律萬類者律之也。孔云。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然則宇宙間一切變化之法則。神司之歟。天命之謂命。天命是畏。孔子聖人也。猶且不敢褻天而誣神。而鄙夫俗子之習科學者。間或一知半解。則芻狗一切。儼然有宇宙在握之槪。任其道而行。勢不至小人無忌憚。患得患失。靡所不至而不止。以若所爲。而望其有補國家。是猶薪焦種之出芽。迨必無之事已。或曰。子言過矣。人類固不能舍物質以爲生。而爭存之道。尤賴物質以爲資。耳止於聽。心止於符。道在利用厚生已耳。如是喋喋胡爲者。曰否否不然。夫予爲斯論。非斥物質之學而不言也。乃有以證明物質之學之限界耳。非黜利用厚生之道而弗講也。特痛夫世俗之不善利用厚生耳。學問之界說彌明。則利用之途。亦彌宏而愈精。科學宗教。並行不悖。以圖明之。斯曉然矣。如圖。甲部。科學之立脚地也。乙部。宗教之立脚地也。丙部。則甲乙之交會點。而催眠學及中國之術數陰陽災異諸家之學之立脚地也 二者各不相掩。而且相得益彰。宗教言不生滅。而科學有勢力不滅物質常存之定律。宗教言果報。而科學有遺傳種姓之原則。斯豈悉得目爲偶合耶。嗚呼。神州陸沉。不絕一線。黃農貴胄。於焉淪亡。彼蠢蠢鹿豕者。既弗足論矣。而狡黠之徒。猶復攘熙自營。詐僞相尙。人心將死。國魂垂逝。孔孟不作。陸王已去。世甯有悲智兼大普度衆生之君子乎。不禁拭目以望之。



性近習遠之說以生理學上腦髓脊髓之作用解釋之

金鍊（徽文當選）

嗚呼。智愚賢不肖之判。雖曰賦稟不同。豈非習慣使然哉。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此說於性理學上固然。於生理學上。亦何獨不然。夫智能中樞。職司判斷辨別。判斷者。判斷其爲善爲惡也。辨別者。辨別其何者爲善何者爲惡也。此判斷辨別二作用。則人人之所同具。無智愚賢不肖一也。故曰性相近也。脊髓爲反射中樞。每易釀成習慣。習於善者。腦固得以資其助。習於惡者。腦反適以濟其奸。何者。反射不能自動。動亦不能自靜。其所習成之善惡。一視動靜之者之善惡以爲斷。而動靜之者之與外界相感者。莫如視聽中樞。視聽中樞。不能使感我者之有善而無惡也。惟智能中樞。爲能知其善而深入之。知其惡而擯出之。若已不能出入之。而必待他人焉以强勉之者。則教育尚焉。由是而卽以此深入之記憶。傳動言語神經。則爲善言。傳動運動神經。則爲善行。如是成爲習慣。卽所謂舜之徒也。若失教育者。於善或失出之。於惡或失入之。如是成爲習慣。卽所謂蹠之徒也。故曰習相遠也。彼小兒之腦。尚未發達完全。於判斷辨別之間。不能精審。故宜輔之以家庭教育。及長。則外而與社會相交接。閱歷既深。智識漸啓。內而腦髓亦隨之發達。是以善惡二字。雖愚夫愚婦。亦可與知。然如亂臣賊子。非不知忠孝之爲善也。而所爲與之適相反者。則習慣使然也。此國家所以有刑故之重典。而聖人所以不尙無過而勇改過歟。改之云者。卽腦髓之能力。足以命令脊髓者也。若是。則又非先施教育以强腦髓不爲功也。教育既施。腦髓斯强。而反射作用於以良。腦髓正於上。脊髓順於下。動得其中。而其習遂臻於賢智。否則冠履錯置。太阿倒持。動輒乖方。而其習遂流於愚不肖。彼愚不肖有時未嘗不自知其過也。其如腦髓之終受制於脊髓何。彼賢智有時未必無小疵也。所幸脊髓役服於腦髓。終能自補其闕耳。由是以證性近習遠之說。誠有不易之理也。吾人往往見教育不完全者。積許多無意識之舉動。以養成惡劣之習慣。而孰知其悉由於腦髓不發育之故哉。嗚呼。習慣常起於忽微。愚不肖多誤於不學。於彼脊髓乎何尤。

動物與催眠術

譯日本時事新報　王我臧

催眠術可施於動物。十數年前。已有人知之。雖間有行者。然動物不能容受暗示。故不能即名之爲眞催眠狀態。吾人所實驗者。不過見其能全身能硬直。靜止不動。遂推定能施行此術耳。」發見此現象。以達耐修恩達氏爲最先。達氏於千六百三十六年。曾使雌雄雞數隻全身硬直。又佛里特里基爾巴氏。爲首先以科學試驗此問題之人。佛氏於千六百四十六年。執雞數隻。合其足而縛之。置於地上。從其嘴起。以白粉畫一直線驗之。雞遂陷於完全不動之狀態。

牝雞可使其安坐窠中不動。盡人皆知之。用此法亦可代催眠。試將雞首置於其翅之下。前後左右徐徐動搖之。雞即眊眠。即使忽爾覺醒之時。亦安然不動。靜止於窠。

回回教之托鉢僧。能以音樂震毒蛇。且能使其模仿種種動作。惟此翟弄蛇之人。大抵皆先將蛇牙去之。故不至爲害。

刺激神經。使動物之身體硬直。猶之種魔眊作用。動物對於他動物。亦能行之。蛙及小鳥等。爲蛇所弄。忽如醉如癡。入魔睡現象。此作用安知不能收完全之效。據在某處之實驗結果。置百隻之蛙於箱中。因蛇之魔眊作用而入魔睡者。祇有六隻之蛙。其餘之蛙。尙未爲蛇所捕。業已狂跳矣。雖然。以非常恐怖之結果。必然發生之魔眊現象。與因神經壓迫而生之全身硬直現象比較。雖前者微有暴亂。然亦可作爲類似之現象觀也。」

捕鴿之時。對鴿直行。則殊難捕之。倘環鴿而行。則極易入手。此現象亦可謂之陷於催眠狀態。即其時鴿已眩暈也。

一切動物。皆可以注視或動作等手段。使其溫良柔順。雖極烈如虎。亦不難控制之。

與因刺激神經而起之全身硬直現象同樣之現象。在動物。可於假死之狀態見之。

各種昆蟲類蜘蛛類螻蛄類。方其驚愕之瞬間。雖陷於全無感覺之狀態。及激動的原因一過。則立即回復其本來狀態。

關於假死。再有興味者爲蛇。實際有無假死。迄今尙無定論。

動物之全身硬直狀態。可因單調刺激或壓迫某特種神經之手段而起。施行此術。有時極易奏效。有時又甚難。大抵大動物皆不能施此術。以彼等於行術之初。能極力抵抗故也。

用因知覺機關之平衡喪失而生之禁止作用。則殊易使雞犬蛙蛇蜥蜴蟾蜍等物全身硬直。

倘有施行刺激與壓迫之適當機器。雖牛馬等大動物。亦能使其直身硬直。

使蛙及蟾蜍全身硬直最易。倘欲繼續實驗。能使其於長時間之內。保持此狀態。

觀於此。可知動物非必不能施行催眠術矣。雖然。動物之全身硬直。爲最有趣味問題。大有補於人類催眠術之研究。亦今之學者所同認也。



攝影術發明之略史及現今之方法

（續第六號）　禁止轉載

主用海特羅雞伞之顯影方。共五種。前已述其二種。其第三種　為濃厚之混合液。便於旅行備用。如貯藏之瓶加塞嚴密。可長久保存。配合之法。即

海特羅雞伞	Hydroquinone	六克
亞硫酸曹達	Sodium Sulphite	四十克
炭酸鉀	Potassium Carbonate	五十克
清水		一百五十立糎

先以亞硫酸曹達溶於水。次加海特羅雞伞。後加炭酸鉀。用時。取清水四倍或六倍稀薄之。欲其顯影甚速。加水一倍亦可。如乾片感光之度已忘。宜先用和水頗多之顯影液。倘若影不能顯出。再加漸濃之液洗之。又在嚴冬。覺顯影液之藥力不易選發。溫以微火。使略略溫和。即無此弊。

第四種　為海特羅雞伞分貯之加速顯影液。

甲液

海特羅雞伞	Hydroquinone	十克
黃血鹽	Potassium Ferrocyanide	一百二十克
亞硫酸曹達	Sodium Sulphite	四十克
清水		九百立糎

乙液

苛性曹達	Sodium Caustic	一百克
清水		二百立糎

此二液各貯於瓶。用時。取甲液六十份。乙液六份。再加溴化鉀一份和水十份之液數滴。顯影時。越三秒乃至五秒或三十秒乃至四十秒。影即顯清。有時用此顯影液而生暈霧。應多加溴化鉀之液。或加與顯影液同量之清水。

第五種　（分貯液）顯影較前種尤速。最便於旅行之用。

甲液

海特羅雞伞	Hydroquinone	一百五十四格林
亞硫酸曹達	Sodium Sulphite	四百六十九格林
黃血鹽	Potassium Ferrocyanide	三百八十五格林



清水　八盎司

（註）先溶亞硫酸曹達於四盎司之水中。又取四盎司之熱水。以溶海特羅雞令及黃血鹽。迨其溶化。以二者相和卽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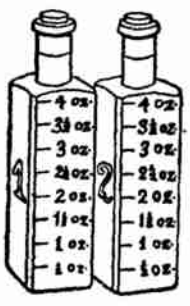
乙液

苛性曹達 Sodium Caustic　四百六十九格林

清水　三盎司

（註）如欲以苛性鉀 Potash Caustic 代苛性曹達。取苛性鉀七百七十一格林。溶於四盎司之水中亦可。

右二液各貯於瓶。用象皮塞緊杜之。可長久保存。尋常用法。取其等量相和之顯影液一份。再加清水三十份。若用於感光過度之乾片。取等量相和之顯影液一份。加清水六十份。又有用於瞬息攝影法者。每以等量相和之顯影液一份。加清水十份。



貯藏藥液之玻瓶

用此液時。皆宜加溴化鉀一份和水十份之液數滴。其中配用之苛性鉀等鹼性極强。夏日用之。恐乾片之藥膜融脫及橋起。影已顯淸。洗以水。卽浸於檸檬酸鉀 Potassium Citrate 之飽和液（飽和液卽藥物溶於水中至不能溶爲度）中。約五分鐘或十分鐘。自然漸漸堅固矣。

主用愛克奴真之顯影方　（凡二種）

第一種　（分貯液）

甲液

愛克奴真 Eikonogen　二十五克

亞硫酸曹達 Sodium Sulphite　一百克

濃硫强水 Sulphuric Acid　八滴

清水　一千五百立糎

乙液

結晶炭酸曹達 Sodium Carbonate (Crystal)　一百五十克

清水　一千立糎

此二液分貯於瓶。用象皮塞緊杜瓶口。用時。取甲液三份乙液一份。更加溴化鉀一份和水十份之液數滴。

第二種　（混合液）備瞬息攝影之用。

愛克奴真 Eikonogen　二十克

亞硫酸曹達 Sodium Sulphite　一百克

炭酸鉀 Potassium Carbonate　四十克

清水　二十一盎司

此顯影方亦有用乾法者。將前列之藥物。較準分量。拌和平勻。不和於水而封於瓶中。用時。取其若干。和清水溶之。所配清水。仍照其比例計算。

主用密多爾之顯影方　（凡三種）

第一種　（分貯液）顯影力頗强。便於瞬息攝影。

甲液

密多爾 Metol 十克
亞硫酸曹達 Sodium Sulphite 一百克
清水 一千立糎

乙液

炭酸鉀 Potassium Carbonate 一百克
清水 一千立糎

此二液各貯於瓶。用時。取甲液六十份與乙液二十份相和。再加溴化鉀一份和水十份之液數滴。此液功效甚速。乾片浸此液中。約越二三分。影即顯出。初呈灰白色而薄。須再浸之。至其恰好之度。然後提出。洗以清水。若乾片一遇此液。影即顯出。模片必薄。當增添清水減少炭酸鉀。例如甲液六十份和乙液十份再加水二十份即得。

第二種 (分貯液)與前種略同。唯乙液則用結晶炭酸曹達為異耳。

甲液

密多爾 Metol 十克
亞硫酸曹達 Sodium Sulphite 一百克
清水 一千立糎

乙液

結晶炭酸曹達 Sodium Carbonate(Crystal) 一百克
清水 一千立糎

此液之顯影力。雖較前方之用炭酸鉀者略緩。用於瞬息攝影者亦甚合宜。

第三種 (混合液)

密多爾 Metol 二十五格林
亞硫酸曹達 Sodium Sulphite 二百格林
溴化鉀 Potassium Bromide 二格林
結晶炭酸曹達 Sodium Carbonate(Crystal) 二十五格林
清水 八盎司乃至十二盎司

貯藏此液之瓶。宜用象皮塞緊杜之。以防變性而失功效。

主用挨彌陀之顯影方

挨彌陀之顯影方。大概為混合液。此一種為現在所通用者。不用強鹼性之炭酸鉀等。便於夏季顯影。用於薄羅買特紙 Bromide Paper。尤覺合宜。

挨彌陀 Amidol 二十五格林
亞硫酸曹達 Sodium Sulphite 二百格林
溴化鉀 Potassium Bromide 二格林半
清水 八盎司

貯藏此液。須用有象皮塞之瓶。新調者。顯影至十秒或十五秒鐘。影即顯出。不久即完功。且顯出之模片。色黑紋清。習攝影術者此法不可不試。又用過之舊液亦可用。但其力稍薄耳。

主用密多爾桂拿爾之顯影方

此係最新之顯影方。亦混合液也。密多爾桂拿爾之製法。見卷末之藥物功用略解。

密多爾桂奴爾 Metol-Quinol　九份
亞硫酸曹達 Sodium Sulphite　六十份
清水　一千份

此液可久貯數月而藥性不變。欲其顯影更速。加炭酸曹達五份和水四十份之液少許。欲其顯影緩慢。加溴化鉀一份和水十份之液數滴。用此液顯出之影。影紋黑色而清晰。施於薄羅買特紙等。則成績尤佳。

●**模片加厚法**　除前章所述之昇汞法外。尚有二種。

鉛劑加厚液　用此液加厚之模片。則藥膜頗厚。然信用之者。不及昇汞法之廣闊。

硝酸鉛 Lead Nitrate　四格林
醋酸 Acetic Acid　十格林
赤血鹽 Potassium Ferricyanide　六格林
清水　一百方糎

用時。將模片浸入此液約十分鐘。使變白色。洗以水。浸入硫化錏之液。復變黑色而以清水洗之卽得。

鈾劑加厚液

甲液
硝酸鈾 Uranium Nitrate　一克
清水　一百方糎

乙液
赤血鹽 Potassium Ferricyanide　一克
清水　一百方糎

此液宜各貯於黃黑色之瓶。或置於暗室。用時。取甲液五十份。冰醋酸 Acetic Acid (Glacial) 十份乃至十二份。乙液五十份相和。置於盆中。以水洗淨之模片。浸入其中。執盆動盪。見模片漸變爲黑黃色或赤色。至其恰好之地位。取出以水淨之。如覺有一部嫌其太厚者。用水洗淨之後。紙收其水。卽以毛筆醮淡薄之阿摩尼亞水染於欲薄之處。少息。更以水淨之卽得。

●**模片減薄法**　除前章所述之赤血鹽法。更有二種。

碘化物之減薄液
碘化鉀 Potassium Iodide　一份
次亞硫酸曹達 Sodium Hyposulphite　二十五份
清水　一百份

此減薄液。變化力緩慢而均一

綠化物之減薄液
乾燥之綠化鈣 Dry Choride of Lime　二盎司
炭酸鉀 Potassium Corbonate　四盎司
清水　四十盎司

先取綠化鈣置於三十盎司之水中。又取十盎司之水以溶炭酸鉀。此二者。混和沸煮。濾取其液。用時。取濾液一份加水五份。以浸模片。追模片漸薄。至其恰好之度。乃提出以水洗之。

●**洗去模片之黃斑法**　乾片顯影不合法。每生黃斑。可以下列之液洗之。

明礬之飽和液　十盎司

鹽强水 Hydrochloric Acid　四分之一盎司

用時。以梘片過定影液後入此液。黃斑自能退去。

●印像法　種類頗多。現在以白金紙之印像法爲最通行。此外尚有種種。略記其常用者於下。

●蛋紙印像法　此法雖舊而成績頗佳。蛋紙。卽洋紙上塗有蛋白及綠化物者。有淡紅色、白色、等種。其性皆同。用時。須染於硝酸銀液中。令生綠化銀以賦其感光性。硝酸銀之配法。卽

硝酸銀 Silver Nitrate	十五克
火酒 Alcohol	七克
淸水	一百二十克

液中添火酒之意。欲令蛋白紙面不生氣泡。每當染紙一次。又須添硝酸銀少許補其缺。如用液體表（液體表係玻質所製浸於硝酸銀液中查表上之度數卽可知液之濃厚）準之尤妙。染蛋紙時。擇一無强光之奧室或燈下。傾硝酸銀液於磁盆。以裁開之蛋紙。光面向下。浮於盆中。不使有氣泡粘着紙面。有則以玻璃條掠去。越三分鐘。提起蛋紙。懸於暗處。紙尖溜下之餘液。仍以盆受之待乾。在一二日內卽宜印像。不能久藏。故蛋紙之染硝酸銀液。當隨其所需者而染之。

（註）　硝酸銀液忌有酸性。若以青色試紙（試紙西名立低莫司紙 Litmus Paper）觸之呈赤色者。卽含酸性之證。可取炭酸曹達一份和水十份之液數滴。至靑色試紙不變赤色爲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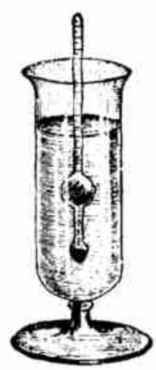
曬印時。影宜略深。印畢。以淸水加食鹽少許浸之。迨紙面發生之白霧洗盡。乃用下列之鍍金液調其色。

甲液

硼砂 Borax	四十格林
淸水	十盎司

乙液

綠化金 Gold Chloride	一格林半
淸水	十盎司



測量液體表

此二液各貯於瓶。如不用硼砂而以燐酸曹達 Sodium Phosphate 代之亦可。用時。以甲乙兩液等量相和。傾於放入像紙之磁盆動盪之。初顯赤褐色。至變爲黑紫色。乃提出用水洗淨。依白金紙之定影法定其影。

蛋紙之鍍金液。尙有數種。皆宜先調綠化金之液。後依下列之方擇其一種而用之。

綠化金液之調合方

綠化金 Gold Chloride	一管（重十五格林）
淸水	一百克

第一種　調色呈紫褐色。須前一日配合候用。

醋酸曹達 Sodium Acetate	三克

綠化金液　十克
清水　四百五十克

第二種　調色呈黑紫色。配合後即可用。

重炭酸曹達 Sodium Bicarbonate　三克
綠化金液　十克
清水　四百五十克

第三種　調色帶紅紫色。配合後即可用。

炭酸鉀 Potassium Carbonate　三克
綠化金液　十克
清水　五百克

第四種　調色呈褐紫色。配合後即可用。

硼砂 Borax　二克
醋酸曹達 Sodium Acetate　二克
綠化金液　十克
清水　三百六十克

●純白金紙之印像法　純白金紙 Pure Platinum Paper。共有二種。一光面。一糙面。用時。裝入曬印夾中。勿遇強光。曬印夾及夾中所墊之紙。均宜十分乾燥。使在弱光中曬至影像隱約可睹即得。而以下列之液顯其影。

草酸鉀 Potassium Oxalate　七十克
燐酸鉀 Patassium Phosphate　十七克
清水　十四盎司

此液可長久保存。應令其略帶酸性。加草酸 Oxalic Acid 六十格林。又若無燐酸鉀。則以燐酸曹達亦可代。但最好用燐酸鉀。即可用時以此液一份。配清水一份。在弱光之暗室或油燈下。將像紙浸入配成之液。影已顯畢。以水洗之。浸於鹽強水 Hydrochloric Acid 一份和水八十份之液定其影。定影畢。洗於水。陰乾以待裝裱。

●哥路弟恩紙之印像法　哥路弟恩紙 Collodion Paper。有光糙二種。曬印之色須略深。曬印時則在陰光處緩緩曬成。若模片甚厚者。可直在日光下曬之。調色時之前。洗以水約十分鐘。水須屢換。此紙之調色。雖可用各種通行之液。惟欲用法簡易調色優美。可依下列之液擇其一種而用之。

黃金調色液之配合法　調出之色。或紅或褐或紫。

綠化金 Gold Chloride　一格林半
硼砂 Borax　四十格林
清水　二十盎司

此液宜在半點鐘前配合。用時。覺像紙變色甚快。須加清水。反之。須加綠化金少許。調色畢。用清水洗淨以待定影。

白金調色液之配合法　調出之色。或爲暗青。或爲暗綠。像紙曬印之色。應比用綠化金調色者更深。

綠化鉑鉀 Potassium Chloroplatinite　四格林
檸檬酸 Citric Acid　四十格林
清水　十盎司

此液在半點鐘前配合候用。調色畢。用清水洗十分鐘以待定影。定影液。須新合者。用次亞硫酸曹達一盎司和水十盎司。像紙浸入定影液約十分鐘。若選用白金調色液者。其定影液中應添炭酸曹達二十格林。定影畢。洗於流水中約二小時待乾。以候裝裱。

●燈光紙之印像法　燈光紙 Gaslight Paper。藉燈光曬印影像之紙也。質有光糙之別。共數種。有一種。製成明信片。可印像以贈親友。此紙在煤氣燈及油燈下。隔離四五尺無直光相照處。卽可展開紙包。裝入曬印夾。曬印時。如模片不甚厚。取已裝燈光紙之曬印夾。置於平常煤氣燈近旁。離燈六寸許之處。使感光約三十秒鐘卽得。或在白光煤氣燈及電燈與油燈下。其感光時之久暫。須視其光之大小、與離燈之遠近、及模片之厚薄、而斟酌之。初學者。可取此等印像紙。截取一條。先試其必須感光幾何。自能定準其感光合宜之度也。

燈光紙曬印後。紙上並無影像。與乾片之感光同。可就下列之顯影方中擇用一種以顯其影。

挨彌陀之顯影方　此液顯影後。貯之可爲後日顯影之用。用至全變黑色而無力者爲度。

挨彌陀 Amidol	二十五格林
亞硫酸曹達 Sodium Sulphite	半盎司
溴化鉀 Potassium Bromide(一份和水十份之液)	四十米尼姆
清水	十盎司

又有一方。其主要品爲密多爾與海特羅鷄奴。功用同前。用過之仍液。亦可連用數次。

密多爾 Metol	五格林
亞硫酸曹達 Sodium Sulphite	半盎司
海特羅鷄奴 Hydroquinone	二十格林
結晶炭酸曹達 Sodium Carbonate (Crystals)	半盎司
溴化鉀 Potassium Bromide(一份和水十分之液)	十米尼姆
清水	十盎司

影已顯出。用清水洗淨。浸入次亞硫酸曹達一盎司半和水十盎司之新配液定其影。約十分鐘。或謂此定影液中。宜再加異性重亞硫酸鉀 Potassiu n meta-bisulphite 一百二十格林。定影畢。用流動水洗一小時。顯影及定影時。手指及器具等均宜清潔。

○附惠羅克司紙之印像法　惠羅克司紙 Velox Paper 多產於美國。紙面有光糙。感光性有快慢。共數種。亦燈光紙之一類也。其用法亦與燈光紙相同。

●薄羅買特紙之印像法　薄羅買特紙 Bromide Paper。一名溴化銀紙。以紙面之光糙與感光性之快慢。共分七級。一曰S.S.者。面光而性慢。二曰S.R.者。面光而性快。三曰R.S.者。面糙而性慢。四曰R.R.者。面糙而性快。五曰P.M.S.者。爲白金糙面及全糙面。六曰C.S.B.者。爲炭面而性快如P.M.S.。七曰G.B.者。爲糙面而性快同前。

此紙之感光性慢者。宜於接觸印像法。Contact Printing (卽裝



由瞬息攝影法所得之水景

入曬印夾而與模片面相接觸之印法也）及日光放大法 Enlargement by Daylight。感光性快者。宜於燈光放大法 Enlargement by Artificial Light。至於紙面之光糙。各人所好不同。大抵欲印成大像。選用糙面者爲佳。而用P.M.S.者。則較合於美術上之觀念耳。

曬印而行接觸法者。將原封之薄羅買特紙。從暗室或黑帳中裝入曬印夾。依燈光紙之曬印法印之。如所用之燈光爲尋常魚尾形之煤氣燈。且其模片不甚厚密。其感光之準則如下。

慢性紙　離燈四十八吋。感光時約四十秒。

P.M.S.紙　離燈四十八吋。感光時約二十秒。

快性紙　離燈四十八吋。感光時約十秒。

此感光準則。但示其大略而已。實在用之者。隨燈光之强弱、距光之遠近、及模片之厚薄、善爲變通焉。曬成之像紙。仍無形跡。宜就下列之顯影方中。擇其一種而用之。

第一種　密多爾之分貯顯影方

甲液

密多爾 Metol	五十格林
海特羅雞奴 Hydroquinone	二十五格林
亞硫酸曹達 Sodium Sulphite	一盎司
清水	二十盎司

乙液

結晶炭酸曹達 Sodium Carbonate (Crystals)	一盎司
溴化鉀 Potassium Bromide	三十格林
清水	二十盎司

此二液分貯於瓶。用時。取二者等量相和卽得。顯影後之舊液。亦可連用二三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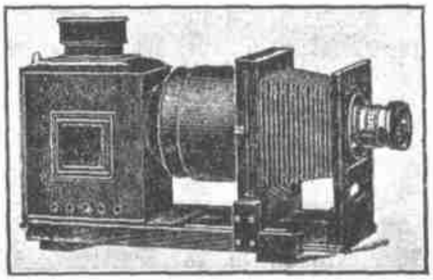
第二種　挨彌陀之混合顯影方　配合之法。與燈光紙所用之挨彌陀顯影方相同。

顯影既畢。用水洗淨。亦可依燈光紙之定影法定其影。更以流水洗一小時。任其自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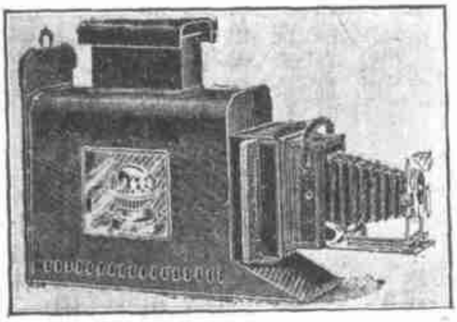
○附放大法　此由小形之模片。放成大像之法也。對於接觸印像法而言。則謂之射影印像法。共有二種。一爲日光放大

法。一爲燈光放大法。
燈光放大法　須備放大燈（或用鏡箱後加適宜之登匣亦可代用）一具。宜在夜中爲之。先擇一合用之小室。閉其門窗。置放大燈於桌上。（此燈前有鏡頭後有燈匣可與幻燈同用）拭淨燈前鏡頭。整理匣內燈燭。鏡前置一有脚之屏門。屏上張

尋常鏡箱代用之放大燈



手提鏡箱代用之放大燈



一白紙。燃其燈。使火焰漸旺。（如火焰驟旺則鏡頭感熱易於碎裂）屏上卽現一圓影。乃以模片使藥膜向外。倒插於鏡頭近旁之孔。（放大燈插入模片之孔大抵祇可容四寸片者故放大用之模片多用四寸片製之）此模片之影。已放大而落於屏上。欲像大幾何。卽移屏退後幾何。如覺現像不清。則迴轉鏡頭上之螺旋以配準光距。記明屏上放大像之地位。乃閉鏡蓋。此時室內不宜有白光。取薄羅買特紙一張。裁成所需之大小。令紙上藥面向外。用留針釘於屏上前記放大之地位。勿使縐摺不平。乃視模片之厚薄及燈光之強弱。籌準感光之速度。（初學者最好以薄羅買特紙之小片試之試法見下）以啓鏡蓋。感光畢。收取屏上之像紙以待顯影。

（註）　薄羅買特紙。性與乾片同。感光後並無形迹。須用顯影液顯其影。至定影後始可見白光。用時尤須留意。器物務要清潔。○探試放大感光度之法　放大燈之裝置已畢。而屏上尙不釘薄羅買特紙以前。先取薄羅買特紙一條。闊約一寸長約一尺。釘在屏上。用黑紙蔽其下端四分之三。開取鏡蓋。感光約二分鐘。卽閉鏡蓋。將已曾感光之處以黑紙蔽之。更以其下面所餘之三個四分之一。俱依上法使各感光。逐減其半分鐘。此紙一條。感光分四次。第一次二分半鐘。第二次一分半鐘。第三次一分鐘。第四次半分鐘。迨顯其影。便知此模片之厚薄及燈光之強弱以感光幾何爲最宜。彼放大法習練已久者。不必先以小紙試之。一覩其模片。卽能定其感光之速度矣。

放大之顯影液。可就前述之二種中擇其一而用之。若像紙長十四寸闊十一寸。大約取顯影液二盎司已足用。餘可類推。惟顯影及定影之盆。須較大。取洋鐵製之。外髹生漆。卽合

用。價皆不貴。影既顯出。定其影。（既作定影用之盆當記明勿供顯影之用）由是製成之影像。概呈黑色。如欲改變爲他色。則有數法。列於下。彼由接觸印像法所成之影像。亦可照此改變其色。

●薄維買特紙之調色液

第一種　醬色法

赤血鹽	Potassium Ferricyanide	十格林
醋酸	Acetic Acid	四特拉姆
清水		十盎司
硝酸鈾	Uranium Nitrate 一份和水十份之液	二特拉姆

像紙既定影。以前述之調色液浸之。此液合成後。祇能停隔半點鐘。不能久藏。迨像已變爲醬色至紅色。用清水洗之。去其黃色。如久洗又恐其色太淺。洗至恰好地位爲度。至於像紙之影。亦不宜太深。因此調色液有加厚之功也。

第二種　紅色法

重鉻酸鉀	Potassium Bichromate	二十格林
鹽强水	Hydrochloric Acid	二特拉姆
清水		十盎司

定影後之像紙。洗於水。浸入此液。其影像漸漸變淡。待洗去其黃色。又用

硫銻酸鈉	（一名修立撥氏鹽Schlipp's Salt）	十五格林
清水		一盎司

洗之。卽變紅色。用水洗淨卽得。此液又爲加厚液。像紙顯出之影。亦不宜太深。

第三種　靑色或紫色法（其色可永遠不退）

甲液

綠化第二鐵	Ferric Chloride	一兩
清水		十兩

乙液

赤血鹽	Potassium Ferricyanide	一兩
清水		十兩

丙液

草酸鉀	Potassium Oxalate	一兩
清水		十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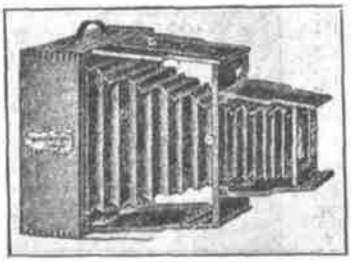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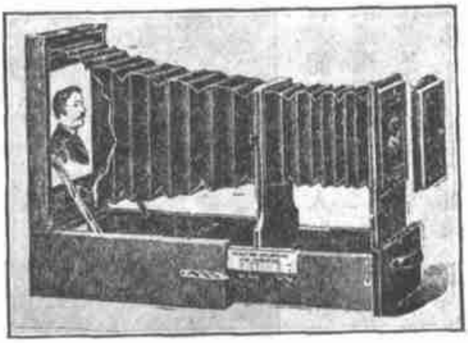
攝影用之留針

像紙既定影洗於清水後。用此液洗之。用時。取甲液與乙液相和。至不生沈澱爲度。又加丙液。卽變藍色。如變色太快。加以清水。其性便緩。像紙洗於此液。再用鹽强水二份和水百份之液洗之。則影像愈覺清晰。如欲像紙變爲紫色。洗以阿摩尼亞水一份和水九十九份之液卽得。

●日光放大法　藉日光而不用燈光。當在白晝爲之。先備一合宜之暗室。一方壁間開一小窗。另有放大器。形如放大燈之缺燈匣者。密蔽於小窗。不使有隙光旁射而出。在窗外再

日光放大之特製器(二種)





配一返光鏡。折入日光映之。其手法與日光放大法相同。又有一種日光放大特製器。構造如鏡箱。可以摺疊。前有鏡頭。後有承影之底框。惟鏡頭前面又有暗腔及插入模片之前框。用時將模片倒插於前框中。日光過模片成影。映入鏡頭。則現放大像而落於承影之底框。推動暗腔。配準光距。閉其鏡蓋。以薄維買特紙不令見光而置於底框。開鏡感光、及顯影等。均如前法。用此器放大。不必備合宜之暗室。頗便於攜帶。然其放大之像。祇能以底框之大小為限。使欲放成極大之像。底框亦須甚大也。

(未完)

論鮮果之滋補力

譯紐約體育雜誌　甘永龍

鮮果之名。就世俗通用者而言。所以指植物之一部分。卽種子之四周。包以有漿汁而可飲啖之果肉者也。然自植物學家觀之。則此界說者。殊未允當。蓋堅果雖無漿汁。亦為鮮果。其他多種之產品。不合於本說範圍者。亦未嘗不可稱為鮮果。況依此界說。則黃瓜冬瓜紅茄之類。因當稱為鮮果。而吾人平日固目瓜茄為蔬菜。不稱為鮮果也。雖然。此等界說。縱不能登於科學家之堂。然為常人說法。固已足以表意見而資領會矣。

今姑再以科學名辭一述鮮果之成分。鮮果之成分。曰水。曰蛋白質。曰脂肪。曰酸。曰炭輕化合物。曰細胞膜質。(卽窩留路斯。)曰礦物質。曰油。油卽使之具有氣與味者也。除蛋白質與脂肪之外。其餘成分。皆各具有療病之性。且各成分旣氣味芳香。足快朶頤。則健者病者。皆樂於飲啖。而其療病之功能。亦因以增長。顧此等成分。間有至極纖浮。為化學家所無從施其分析者。然使援物為例。則彼煤油所含之質料。其味怪惡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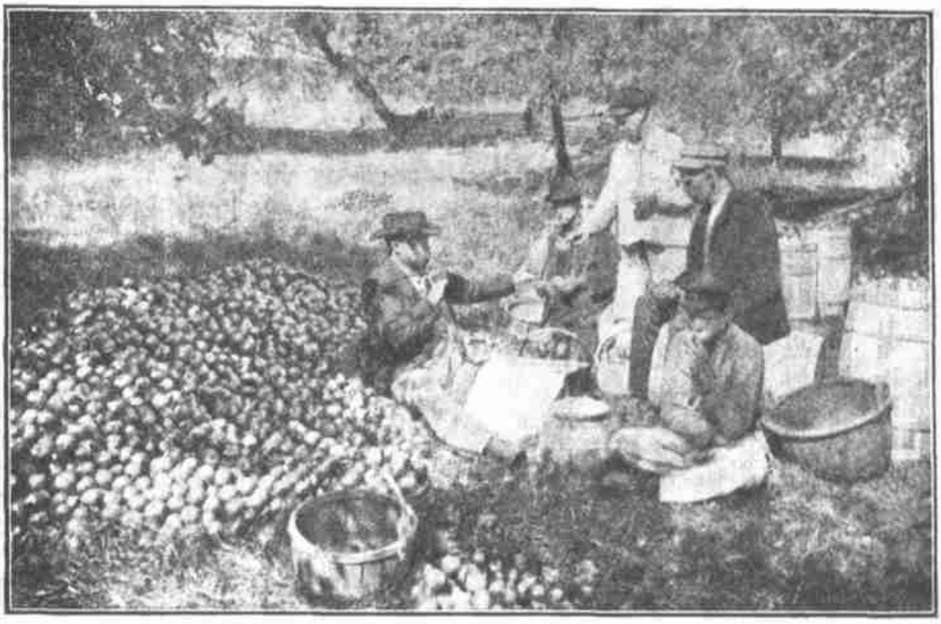
不可嚮邇者。卽此等成分之副本也。是不可謂非大奇矣。

鮮果之汁。其所含者爲充滿炭輕化合物及他種成分之水。然鮮果療病之力。又不僅限於其汁。他若細胞膜質。亦爲恢復病體扶助健康之要品。俟後文續論之。



美國加利福尼亞之果園

鮮果所含成分。一經吾人下咽後。能立卽運行入血。無煩消化機關之過問者。惟糖質而已。然蔗糖則又不然。凡食甘蔗者。其糖質必重勞胃腸腎三者之運化。是以鮮果富於果糖者。於二種病人爲最宜。卽患胃弱症與尿淋症者是也。鮮果之中。又有



美國法壽蘭地方之採果者

以一果而兼具有果糖及蔗糖者。如蘋果、杏梅、波羅蜜等悉隸此類。

鮮果所含之礦物質。分量雖甚細小。然療病之功則極大。所謂礦物質者。大都係輕養化鉀或鐵或燐所成。或和之以葡萄酸。或和之以檸檬酸。或和之以蘋果酸。而成有機鹽。入於血分。最易同化。而又極有裨益者也。

今試以普通語釋之。此鹽一入人體之後。即化為炭酸鹽。因以扶助血汁。使益增其鹼性。而同時又抵制溺內之酸。俾不至於過多。蓋人血含酸過多。則數種之病。即因之而起。夫血為養命之源。而鮮果之鹽。一若是以恢復血中之分量。俾所含不至於畸輕畸重者。

又醫家有所謂土鹽"Earthy salts"(即土金屬鹽類)者。鮮果中獨無之。此為鮮果之特性。而大足以引起人之注意者也。此等土鹽。為數種病人所大忌。即如患粉質瘤者。以脈管內膜變為脂肪之故。遂發生此症。若用土鹽。則勢且愈劇。所以醫家對於此等病症。必令病人恣食鮮果以代穀類。蓋以五穀之中。多含土鹽故也。



德國人採蘋果而運於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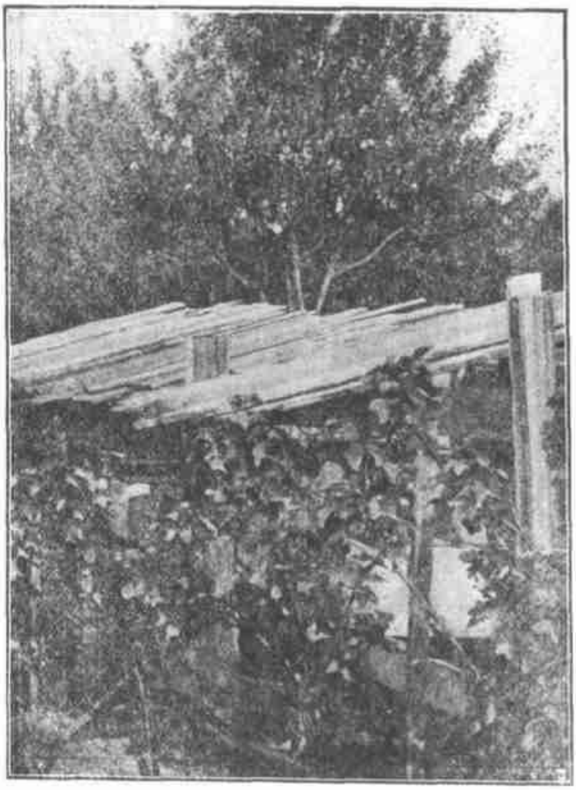
鮮果就熟。則其酸質之分量漸減。而糖質即隨之以漸增。此即熟果甘於生果之理由。鮮果之中。亦有一經煮熟而其味變酸者。如杏梅即其一例。此則以既用火力。即不免受化學之變化。由此可知熟食不如生啖。況生者具有療病之性能。若一經入鍋。則此性全失矣。夫糖果醬及罐頭果品等。既極可口。亦極滋補。然欲食鮮果以代藥餌。俾盡其療治之功能。則自以食鮮者為得當。至於生摘之果。則食之足以損壞腸胃之感覺或功用。蓋含酸太多故耳。」

細胞膜質。居鮮果成分之大部份。其於臟腑有直接奮興之功用。鮮果之所以能致輕瀉者。實即以此。凡大便祕結者若日食鮮果。持之以恆。其為益殊非淺鮮。況鮮果與人造之瀉藥不同。既無停劑時宜渡馴復祕結之弊。而其作用又至為和平。斷不至如藥餌

之猛烈。倘食之而致腹痛或別種腸胃之病。則其所食者必係未熟之果或不新鮮之果也。

今試就鮮果之較為通行而習見者。一述其療病之功能。橘類之中。如橘、如橙、如檸檬、如佛手、如柚子、如香櫞、等。其皮內及花內均含有一種輕浮性之油。皮內之油。即滋味之要質。而花內之油。則所以使其芳香撲鼻者也。茲二者均具有奮興力。故並足為藥材。然橘類中之最要而最著者。為富於酸質。而尤以檸檬居首。

橘類之酸。功用甚大。凡患不消化及感冒症者。以水沖和而徐徐啜之。則足以增口涎發生之力。因以已病。以橘酸治風濕症。尤見特效。凡患膽汁過多者。或生黃疸病者。亦均以此酸為調劑之劑。其功用甚為顯著。總之各種皮腐病中。往往有以檸檬酸投之而其應如響者。從前操海面業之船役及水手等。最易患血枯症。死於是者數不知其幾千萬。然自檸檬酸為日食之一部份。永著為例。此病乃絕跡於航業社會矣。檸檬鮮健之性。食之令人豪爽。世多已知之。無俟贅述。凡患熱病之人。飲以檸檬水。不特可為解渴之飲品。且足為驅熱之良藥。即患尿淋症者。飲之亦甚宜。生長溫帶之遊歷家。倘能多用檸檬或香櫞之汁水。則可以不染熱帶中之熱症也。」



美國人之葡萄棚

蘋果、生梨、木瓜、三者。與薔薇同科。科學家稱曰薔薇科棠梨屬。蘋果一物。往往較他種鮮果。發生為廣。美利堅又世界蘋果最盛之地也。凡成熟之蘋果。取而生啖之。細嚼之。其有利於積食或不消化之症者甚大。英國彈文省 Devonshire 有一專療積食病之所。其名曰積食病蘋果療治院。"Apple-cure" establishment for dyspeptics 所謂蘋果療治者。凡患積食病者。一入其中。均得恣啖蘋果以為療治之方也。又皮腐症及為皮腐症所引起之他症。其醫治之品。雖不一端。而日食蘋果。乃其醫治品中之最重要者。以蘋果與生梨同食之。則可以致輕瀉。方早膳之先。進新鮮蘋果汁若干。

可以止大便祕結之病。

生梨除上述之功用外。若胃力薄弱者食之。檸檬果爲尤宜。蓋以其易於消化也。木瓜一物。食者大都在風乾或醃製之後。以其收斂之性過劇也。歐洲田野之人有出血者。恆切生木瓜敷於傷處。藉資收濇。

葡萄療病之功。久經試驗。爲世人所公認。觀於葡萄籐爲治病者所樂稱。則葡萄果之功效。卽從可知矣。(按西人以葡萄爲滋補品)

香蕉所含小粉。較他種鮮果爲獨多。有大便祕結病者。食之宜加愼。勿過多。若無疾之人。則啖之甚有益。

無花果富於炭輕化合物。而所含細胞膜質。亦較他果爲多。惟其多含細胞膜質。故極有致瀉之功。卽枸子亦然。

桃、黃梅、油桃三者亦極有洩瀉之功用。

梅、李、青梅等果。其功用亦與油桃等相似。又有櫻桃一類。其所含細胞膜質尤富。最有影響於排洩機關。

據科學家所證明者。謂波羅蜜含有一種物質。能於腸部助食物同化之力。夫食物之同化於腸部。其與胃內消化作用。自截然爲二事。要不待言。然此消化作用者。其最後及其最重要之一部分。仍賴大腸爲之耳。設腸部有未盡同化之處。則疾苦卽因之而出。吾人類所患病症。大抵發生於大腸。蓋食物入於腸內。苟所化未盡而因以壓擠。則雖欲不病。安可得也。此腸部之所以必須滌淨。而波羅蜜卽滌腸之妙劑也。證諸事實。凡波羅蜜夥多之地。其居民又常啖之。視爲日食之一部分者。則向所謂腸病者。患者甚鮮。或竟不知腸病爲何事。惟波羅蜜含有蔗糖。故患尿淋症者不宜服食。此外則均有益而無損也。



美國小孩之採桃

西瓜冬瓜。所含燐酸甚多。食之於腦髓及腦系二者極有功用。卽患肝病者食之亦良佳。

桑葚、楊梅、覆盆子。以及其他漿果等。多富於酸及細胞膜質。故爲淸血及致輕瀉之品。

鮮果之皮或外衣。間有苦澀者。是以取用之先。宜剝淨之或洗滌之。

紙器時代

譯巴黎普通雜誌

朱友芝

世間輕薄之物。莫片紙若矣。孰意此輕薄者。乃可堅之使敵鐵石耶。變柔者而使之剛。亦近世新工藝之絕可驚異者矣。

去年法國巴耳威爾君。於理科學報中。曾言彼得一紙造之短衣。爲新歲贈品。權之得四十五格蘭姆。納之衣袋中。備禦寒之用云云。諸公意中當謂作書札捲菸草裹物件。紙之爲用如是而止矣。抑知紙惟能充衣服之原料。乃所以爲奇妙耳。

或曰紙何以能護體溫。不知能護體溫者莫如紙。觀於利用舊報紙者。可悟此理。彼獵者恆以報紙裹其足。有時猝過大雨。則以紙護其胸部背部。以防感冒。而倫敦之乞兒。夜間露宿。常用泰唔士報紙。擁蔽全身。此身如在被窩中。報紙之利用如此。不甯惟是。冬季則撕紙成條。裹其足以代襪。其溫煖不減羊毛布也。

由此而觀。則以紙爲衣。其理不難了解矣。利用之道。但在使之不易破損而已。試取紙浸硫强水中。約一秒時許。出而洗之暴之。及乾。則紙質堅韌。雖兩人盡力拉之。而纖維不斷也。」諸公思之。彼運動家。以此等紙造之中衣兩三襲。或裹褲及半臂等。得一護夾藏之。已足隨氣候之差異而取用焉。其輕便爲何如耶。現今紙衣之價。半臂値價二佛郎八十生丁。圍巾一佛郎。襪一佛郎五十生丁。襯褲中衣各十佛郎。手套三佛郎。尚有靈巧之被囊。眠時可蔽全身。於項間結束之。旅行家投宿客店。若慮被褥不潔。可用此以防沾染。凡此等紙衣。可輕輕洗滌之。一件可用一月。過此則須更易矣。

他日氣界旅行之舉。如今日自行車之盡人能乘也。則此等紙衣。其需要之繁可想。氣界愈高則愈寒。御飛船而上者。安可無此等溫煖而體積狹小之衣耶。

地球上以紙工藝著名者。首推日本。蓋數百年於此矣。其稻藁所造之紙。堅韌異常。紙貨則有各種之扇。雜色繪畫之衣。拭巾每十二方。價一生丁。既用卽棄之。此外如紙燈、日繖、雨繖。不一而足。然此皆不足異。所異者。以紙爲廚具。如紙勺紙鍋之類耳。

夫爨食之具而以紙爲之。甯非奇事。雖然、無奇也。諸公試以紙摺成一匣。旁綴四線。以備懸掛。灌水其中。置於酒精燈上。久之水沸。雖熱至百度而紙不灼也。此等物理學之試驗。盡人能爲。雖童子亦優爲之。然而紙鍋之發明。則由此生焉。彼靈巧而短小之日本人。卽藉此理以造鍋爨飯。熬以緩火。令徐沸。所當留意者。勿令鍋涸而已。

曩者日俄戰役。彼黃色軍士。卽用此種紙鍋及紙造之被囊。行裝之重量大減。日之所以勝俄者。全在輕捷。此亦其制勝之一

4、

端也。

以上所言。皆利用片紙以成器物也。今試任取紙若干葉。和以水。搓碎之如油灰然。傾入模中。可任作諸物形矣。待若干時卽乾。物卽脫模而出。凡用此法製造者。須備器模。模以不易解散之土爲之。等於鎔鑄石膏及青銅所用之模。物分數件者。

其模亦分數件。乃浸紙於水。入膠少許。搗以木杵令勻和。傾入模中。而打包刷印之廢紙。可造出精良之模範品矣。

近時賤價之耍貨。用此法造成者。指不勝屈。如瓶盒、筆牀、糖匣、衣服之類。皆施以彩色。塗以油漆。他如劇場附屬品。及盆頭燭臺之類。比比皆是。

然此猶其粗焉者也。其尤精緻者。則如諸公於衣鋪窗前、所見冠服翩翩、笑容可掬之神像。又如裝檠人裝配動物身上之頭顱。(外蒙鳥獸眞皮、入之以檠、令肖眞形、其頭顱則以紙料爲之、)又如講習理科所用之全體模型。及人類動物之頭顱。皆此類也。」一葉之紙。弱不禁風。累之至於三四葉。則弱者强矣。寓言有曰。細枝一束。枝枝而折之。則應手而斷。合一束而折之。則否。此以喻羣之强於獨也。彼積累衆紙。擠壓之使黏合而生大力者。卽是此理。

今人旅行所用之便杖。卽有以此法爲之者。富愛君嘗以此種便杖示予。而言其製造之法矣。法以細鐵杆爲中心。貫以吸墨紙圓片。必用吸墨紙者。因此紙黏力較强也。遂用螺旋及箝壓之。旋貫旋壓。雖不用膠。而衆紙黏合。密切無間。乃付磨工磨之使滑澤。約三四千紙片。可成尋常便杖一支。磨已。入模中。同時以强力之壓機壓之。更烘以火。溫度以八十度爲率。惟烘時必夾以鐵片。防其撓屈而變原形也。諸工已畢。然後塗以光澤之漆。使不滲水。此種紙杖。其堅可敵陶瓷木石白鉛等原料也。

其他日用器皿。如盤、桶、漏斗、牛乳瓶、墨水瓶、以及攝影所用洗盤之類。皆有以此法爲之者。

論其銷路之廣。則自重值之製造品。以至賤價之衣紐。在德法二國。價額年達數百萬。惟壓榨之機。造形之模。以及塡塞空隙所用鋼製之楦頭。(如鞋帽匠所用之楦頭、)且每一物件。必有一種機器。其價恆値數千佛郎。然價値雖昂。而由此所得之產物。則生生不絕也。

歐洲此種工藝之大工場。其一在法國之本磨松。有工人八百名。其二在德國。各有工人千名。其產物則日新月異。膽有已時。有思以此作電報線杆及假齒者。有思以此作大桶及尸棺者。

此外尙有二用度。一則編而用之。如賤値之草帽。有用染色之紙。編成螺旋形。上帽胎而爲之者。一則紡而用之。紡之如棉紗。織之爲襪是也。

紙之用可謂宏矣。雖然、未已也。依上法而用壓水櫃壓之。加以十倍百倍之壓力。其所得者。爲壓堅之大紙塊。其堅可敵鋼鐵與花岡石。更烘以四十八點鐘之火候。則堅莫與京矣。

用此種紙塊造成之器物。層出不窮。如鋪街之磚。無石之磊砢。

而堅固則勝於木。或以造馬蹄之鐵。而黏之以膠。或以造蓋屋之瓦。凡此數者。美國皆已試行。頗著成效。而芝加哥之技師。竟以此種紙塊。造成一自行車。若汽車之輪。則美國於一八六九年早已有之。乃用裸麥藁所造之紙。壓成旋磨形。彫琢成輪。施於汽車。疾馳而無聲。不如尋常汽輪之聒耳可憎也。惟輪廓必包以鋼。免與鐵軌相磨擦。美人視爲華貴之品。凡頭等客車。用之者甚夥。計所歷行程。達五十萬啓羅米突。則鋼廓不堪復用。而紙輪則依然無恙。歐洲曾仿行之。後因銷路不廣而止。歐美相形。歐人又落後一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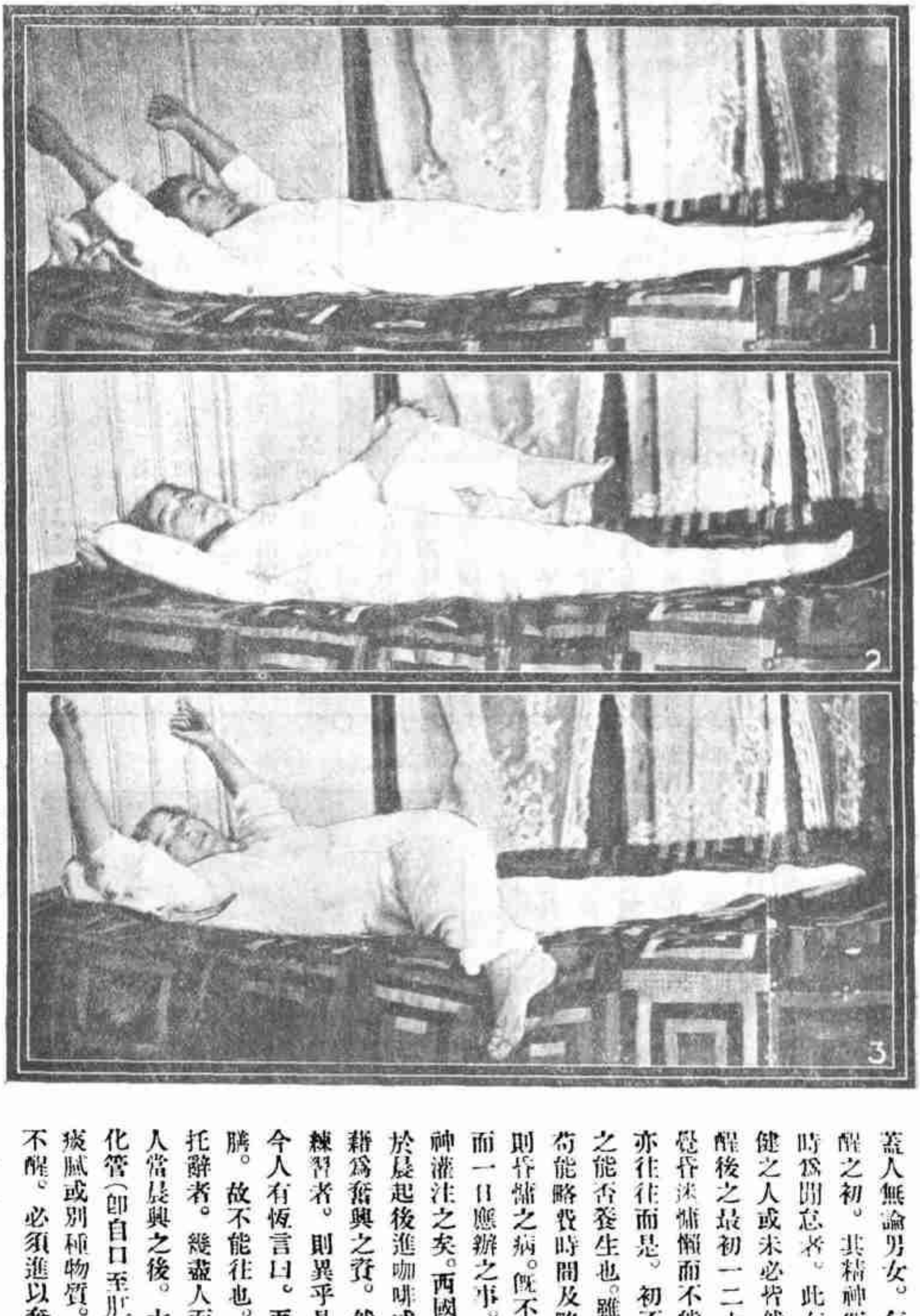
雖然、紙之用猶未已也。卽屋宇亦可以紙爲之。日本之紙屋。吾人所知也。島地爲火山所構造。歲有地震。紙屋者、取其傾塌而不致傷人也。其法編竹爲格。竹與竹相銜接處有槽。地震時能彼此相讓。格間障之以紙。以代牆壁隔板之用。此法約有三弊。屋主一出。盜賊易於攔入。一也。易肇火災。二也。僅隔一薄紙。鄰居者不必耳屬於垣。而無聲不達。三也。若我所言紙屋者。則異於是。亦以壓堅之紙塊爲之。割切整齊。密合無縫。尤妙在不易着火。蓋此種紙塊。既可塗以油料。又可塗以矽酸鹽類。使不易解散。又可加以化學質料。令入火不燃也。至於阻遏聲浪以杜言語之漏洩。則不待言矣。地板几案之類。亦以紙塊爲之。地板滑澤而無孔。塵埃細菌。無容身之地。於衞生上大有裨益。几案之類。其裝嵌磨琢之工。一如木材。卽火爐亦可以紙塊爲之。惟當設法使耐火耳。俄地氣候嚴寒。得此種紙屋。大可以殺霜雪之威。那威已有紙造之教堂一所。可容二千人。其鐘樓亦同一原料也。美國恩奇納林雜誌。頃言某建築師。擬在紐約建一紙材之戲園。其圖稿已具矣。法國某日報。亦有用此種紙塊建造某教堂之議。其紙塊當漬以凝結之牛乳與卵白以拒水濕云。

若夫斵之而尤有奇趣者。則以之爲軍用之火器是矣。談火戲中之花礮。能用多量之火藥。發放藥彈火箭。夫人所知也。至於以紙爲軍用之礮。則德國於一八九七年早試行之。炸彈出而礮無恙也。此種紙礮。當用紙五層。與鋼五層相間爲之。自無炸裂之虞。雖不如鋼礮之經久。而輕便則遠過之矣。綜之。紙之效用。年盛一年。非復吾人意想所及。但恐產紙無多。原料不足以供製造耳。

睡醒後臥牀中之練身法

譯美國體育雜誌　甘永龍

本篇爲約翰霍金氏 John R. Hawkins 所作。卽圖畫亦其所手繪。記者以其不特有益於普通之男婦。卽凡善於攝生而身體已達於健康之境者。亦當視茲篇所述。爲不可多得之良法。爰急略加詮次。而刊布之於本雜誌。



睡醒後臥牀中之練身法

蓋人無論男女。每當逐日睡醒之初。其精神罕有不較平時爲閒忘者。此在體氣極康健之人或未必皆然。然當睡醒後之最初一二小時間。恆覺昏沬慵懶而不能遽振者。亦往往而是。初不問其平日之能否養生也。雖然。患此者苟能略費時間及略加練習。則昏慵之病。旣不難於祛除。而一日應辦之事。亦可以全神灌注之矣。西國風俗。往往於晨起後進咖啡或茶一杯。藉爲奮興之資。然吾之所謂練習者。則異乎是。今人有恆言曰。吾尙未用早膳。故不能往也。其以此爲托辭者。幾盡人而是矣。吾人當晨興之後。大都以爲消化管(卽自口至肛門)中含有痰膩或別種物質。故至昏沉不醒。必須進以奮興之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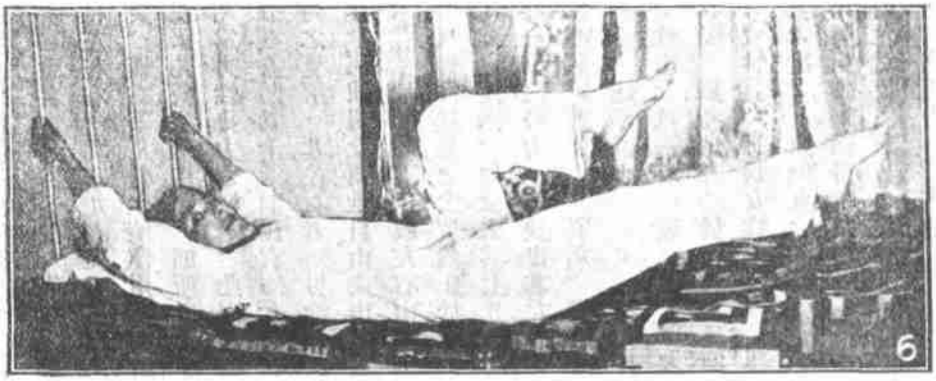


然後可以祛睡魔。因此而有進咖啡一杯者。既進之後。乃稍稍整襟於室中。直至早餐既用。始出而視事。其早餐之食品。亦大都爲奮興劑。胃內毒質。以此被流質沖淡。而沉迷無力之病。遂逐漸屏退焉。作者（約翰霍金氏自稱）未讀體育雜誌之先。以爲頭痛及神思倦怠二者。乃未食早膳及咖啡而遽出視事者必至之結果。吾既蔑棄常理。則此等懲創。爲吾所應受。然而太古之民。必須自出獵食。彼何嘗先進早餐而後外出耶。即謂吾輩生當今日。萬不能如太古人民之所爲。則操練法之有步驟而可常用者。固吾人所不可少矣。」所謂操練法者。循是而行。則晨起之後。無論已未進早膳。而一日之計。終能因此得正當之發軔

所最要者。則在盪滌全部消化管中之宿垢。俾未盡之渣滓。盡行潔除。本篇所述之操練法。即所以資盪滌或潔除之用者也。操練之法。雖分數步。而其惟一之目的。則在蠲除及奮興吾人之臟腑。



當睡醒之初。自覺所睡已足。即在榻上將肢體挺直。行極深呼吸數次。然次數不必過多。行時務須令胸膜緊迫於胃部。此項操練。足以顯出汝胃內有平日所不甚觸動者數處。一旦觸動之。則隱隱作痛。然深呼吸行至七次或八次。則痛即漸減矣。是時而汝之睡魔已盡祛。神氣已全醒矣。於是進熱水若干。水須沸熱。苟能勉強吸飲。即須取而飲之。設最初一二口。以太熱而不能下咽。即不妨唾去之。然後再進數口。仍返榻上。至此當行盪滌法矣。蓋欲出而辦事。有清健之精神。則不特面與手當



滌之使潔。卽胃部亦應滌潔。而玆之盪滌法。卽所以滌胃者也。照第一圖仰臥榻上。將肚腹收放漲縮。此卽所以使胃內無處不遭盪滌。而同時水在胃內運動之聲。聽之頗晰。然無庸驚駭。胃之有聲。不過示其中之含有氣質耳。迨漲縮既久。則聲亦漸減。此示胃內之氣質。亦已漸就消滅也。漲縮之法。可行二三分鐘。或再略久亦可。此項練法。初時雖稍覺艱難。然習慣之。則亦不覺其可異矣。

於是行第二圖所繪之操練法。以兩手抱一膝。抱時。仍行腹部漲縮法。行至一分鐘許。卽換一膝而抱之。抱時。其練法及時間亦如上。至第三步之練法。其姿勢可參觀第三圖。法以兩手握牀頭鐵欄。握定後。卽將左腿交於右腿。左腿漸伸漸進。而腰卽隨之扭轉。同時仍須將腹部漲縮法練習不已。迨左腿所及已遠。力不能再進。於是將右腿交於左腿。悉照上法試行。如此。既可以振起脊柱。復可使胃部盪滌法愈臻便利。是交股法之大益也。

第四步之操練。亦須手握牀欄。將兩足竪起。俾高臨於頭上。如第四圖之所繪然。既而將兩足放下。放下後。務須挺直。如第一圖之所繪然。於是再將兩足竪起。俾臨於頭上。然須較初時高出六英寸許。如此一起一落。待足趾能達於最高度。如第五圖所繪者。方爲合格。倘於一起一落之間。欲略行停止。俾得繼續練習其腹部漲縮法。則尤善也。

第六步之操練法。不過將兩足迭相起落。務極速捷。如在道上奔馳時然。此法儘可連續行之。迨疲憊始已。於是再行最初時之深呼吸法。以爲全功之收束。則其益更大。而全日治事之精神。不患其有委靡之歎矣。

男女兩性自由產出法

譯日本新公論　蓬仙

余任獸醫者有年。自十年前曾購犬三百二十三頭。悉抉出其睾丸。可得奇異之結果。動物之睾丸。爲繁殖之根元。無待余言。據某統計家言。睾丸之爲物。在左者爲女性。在右

者爲男性。余於是異想天開。思一驗其說之確否。余所試驗者爲犬。然在人當亦信其同然。凡病睪丸炎者。無論其在左在右。其睪丸必失生殖作用。就人類言。若在左者病睪丸炎。僅右睪丸營生殖作用。其所產者僅爲男而不爲女。反之。僅左睪丸營生殖作用。則所產者僅爲女而不爲男。

假令其全體爲十。則在右睪丸爲七。左睪丸爲三。是亦由實驗睪丸爲男性勢力之標準。此固不言而自明。然余以爲男性勢力。而得之見解。其在右者爲男性。在左者爲女性。抉其左右任一睪丸。可使男女兩性自由產出。欲使惡犬柔順。則抉出其右睪丸、或抉出其左睪丸、或左右兩者悉抉出之。則能變其猛惡之性質。又雖非猛烈之犬。然比於尋常之犬。稍不柔順者。則由右七左三之比例。如欲去其七分之勢力。則抉出其右睪丸。如欲去其三分之勢力。則抉出其左睪丸。能自由變犬之性質。在人亦然。若抉去其睪丸。能使變爲女性。惟其變更甚緩。男性勢力。逐漸減少。在犬約經六月。全失其男性之資格。凡本爲男性者。欲一旦使變爲女性。本非易事。必其經時漸久。方能收效。畿島地方。於牡鹿交尾期。抉出睪丸。翌年其角不生。其容貌性質。悉爲女性。因睪丸抉出。遂失其男子性質。角亦受其影響。其實例也。

此事皆由實驗而得。在學理上無若何之研究。古時牧畜家。每應用之。牧畜業者。欲得牡牛。則於交尾之期。曲牡牛之尾於右方。可生牡牛。若曲其尾於左方。則生牝牛。卽此理也。

水底大山之新發現 譯泰晤士報

金　鍊（徵文當選）

新南威爾斯某會之會長。於距悉得尼五十英里內。新發現一山。卽沈伏於海底之大山是也。由理想推知爲已熄之火山。其頂在海面下五千七百六十英尺。該發現家曾謂。由此問題。而知彼等實居於一極大山脈之巓。其山脈之大。可比於世界上任何大山脈。若其地海水能再如以色列人時之乾涸。彼等卽可俯視此大山脈之邊際。幷可循此處海底電線之路。而徒步至新斯蘭矣。此種發現。實根水師之海面圖眞實考察而得之者。夫新南威爾斯之海岸。趨向海者約二十英里。地學家所謂大洲之沙灘也。於未抵原海底時。其外側驟成一極深之傾斜。悉得尼某報。曾載該發現家之言以證明之。謂此傾斜底之深。設移植安第斯或喜馬拉耶山於彼處左近之海。則雖其最高之峯。尙不能觸及水面船身也。此大山。自海底及此大洲沙灘側面之中間。始向下傾斜。其上則向此傾斜而直立。悉得大學敎習華爾諸夫。亦曾用精密之測量法以考明之。後卽以華爾諸夫名之。其所以能斷定此山爲已熄之火山者。實因沿新南威爾斯海岸。有許多罅穴。其中時貯有已熔之火山石。由視察及計算。而證明此種罅穴。俱聚於海外之一處。且與此新發現之大山。極相鄰近。前數年時。悉得尼港灣沿岸。有用採掘器以探煤之方向者。其罅路掘

至一千一百英尺之深。而知其煤悉已燃過。後遂確定為此種火山石罅穴之異確痕迹。該發現家又用云。沿新南威爾斯海岸之水。為一種熱潮流。其勢頗張。可比諸一種海灣之潮流。設自悉得尼向東游行。初行時法倫表溫度祇有五十五度。尚可衣大衣。迨行一二小時後。法倫表已升至七十度。而必欲解衣納涼矣。又熱流之痕迹。亦曾於近悉得尼之海濱得之。其地時見有奇物如浮石及人形之蚌珠等。係來自熱帶之熱流。其速率約每小時行四英里。先時新基內亞與苦因士蘭。本相連屬。且各小島互相連接者。亦復不少。推究將來。於古語相傳之海底大洲。可引起許多著名之發現。如太平洋中。新基內亞島、斐支羣島、及新喀里多尼亞島等。均可推知為此大山脈之系矣。又有以長三千英尺之繩。繫以海底捕魚器。而獲一種潛伏水底之動物。形略似蝦。其生命實生息於介殼中。又有數種魚。或有鼠尾者。或有巨大之目者。或則其目已盲不能行者。又此處海底成平面者極少。非若英倫羣島至那威間。有潛伏水底之大平地也。故澳大利亞等處。實不適於捕魚之業。雖有業此者。終不若歐洲北部之盛耳。

海底槍之新發明

譯泰晤士報

金鍊（徵文當選）

沒人之工作於海底也。其禦水中惡獸之襲擊。惟特刀匕而已。然以武器不良。致用不廣。善沒者雖能疾升水面以避禍。而每不能無傷身之虞。亦沒者之一大恨事焉。格羅勃爾者。德之泅師也。近曾殫精竭慮。利用水力。以製成一新奇之槍。泅人遂得防護無虞。咸蒙其福。所謂海底槍是也。其射擊也。不藉藥彈。於槍中噴出一股急水。其擊力不亞子彈。有三千氣壓。能於水中洞穿甚厚之鋼板。種種要件。均能裝置完備。槍身則包以橡皮。而分數節以製之。以殺水之反力。而其厚亦足抵射擊時水之爆散力。據云。此槍不僅可抵禦水族之襲擊。并可用以轟毀水中小容積之物質云。

量智機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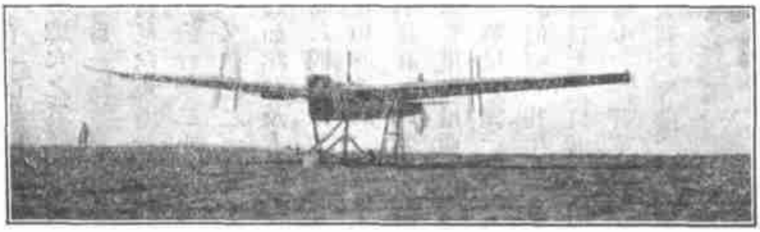
倫敦有約翰葛雷 John Gray 者。新發明一量智機器。機器中有五色之光。流動至速。令人注視其中。而察其人之耐力。耐力巨者。必迂頑固執之人而非智者。耐力小者。智力必巨。凡能隨機應變之人。耐力必不甚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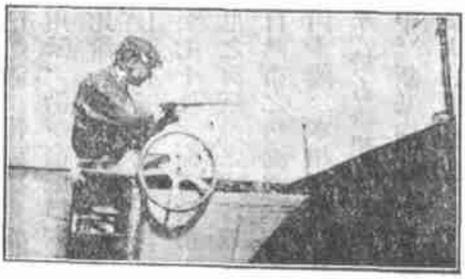
量智力之機器

飛艇獵禽

飛行家漢般勒遜。Herbert Latham 近以飛艇獵禽。爲飛行界別開一生面。勒遜之艇爲單葉飛艇。名杏東乃脫。Antoinette 勒遜顯某獵會之招。攜槍上騰。遙見有野鴨一羣。疾飛於前。急進及之。發槍斃一禽而歸。當發槍之際。勒遜不以手執駕艇機捩。事至危險。飛行界中人。均謂駕飛艇者釋手。而艇仍得不墜者。惟杏東乃脫一艇而已。



獵禽用之單葉飛艇



勒遜之啟行

不需火柴之紙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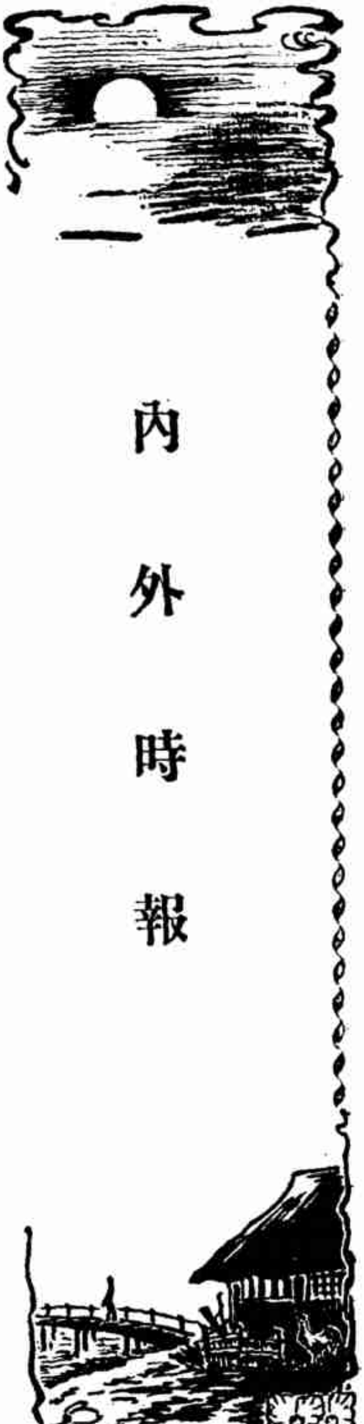
倫敦西區一煙商。新發明一種紙煙。燃時無須有火柴。煙頭塗藥。而紙煙匣邊亦塗藥。劃煙於匣邊。如劃火柴然。煙即燃矣。倫敦人以其便利。均樂購之。於是煙商之肆。利市百倍。

世界最巨之居屋



寄居一百七十五家之巨廈

紐約新建一至世界最巨之居屋。高十四層。價值美金三百萬元。全屋可容一百七十五家。每家有九室至十二室不等。小兒女之游戲場。亦即在屋中。居人之登樓下樓。則用升降機器云。



國民程度問題 錄時事新報

人有恆言曰。家必有賢父兄。而後方有佳子弟。誠以子弟受教育於父兄。父兄賢。乃有良教育。良教育之結果。而佳子弟出焉。今若持是以例政府與國民。曰。國必有良政府。而後方有良國民。則大反乎論理之例矣。何也。野蠻專制之世。容有政府陶鑄國民之事實。而立憲開化之國家則無之。蓋今世界之良政府。皆其國民所督促而成。故國民程度不足。而欲其國有良政府者。是緣木求魚。南轅而北其轍也。

吾國今之政府。視十年二十年以前之政府。有進步乎。人人皆知爲有進步矣。(所謂進步者、專指政治之智識及手段而言、)試問今政府之進步。果以何者爲之因。固人人皆知爲國民督促之力。及外患所逼成也。據是以觀。則今日政府所以有此程度者。實國民先有此程度有以致之也。雖然。前此國民程度之高出於政府而督促其改良政治者。皆中等社會之國民也。國家而僅有中等社會少數開化之國民。則可以久久監督其政府。助成立憲之政。則彼埃及波蘭印度朝鮮。曷嘗無優秀明通之士大夫。其所以不免於亡國者。卽乏多數之下等社會具有常識已耳。蓋前此官民隔膜。政府不能深悉國民之內容。一旦有少數之中等國民。對於政治。倡反對之論。陳改良之方。政府方以爲多數之民意如是。不可拂也。乃漸容其請。改善政治。及至規模粗立。機關漸備。政府日出與國民相見。乃知向之所倡導囂囂者。不過中等社會少數國民之所爲。而其大多數之下等社會。仍蠢然頑然。一如其故。於是政府乃生其輕藐之心。而向所改良之政治。遂日就於廢弛。或虛設名號。以應國民之求。而塞其口。舉無有眞心誠意於其間。此年來吾國政治之現象。無容諱也。

夫倡導政治之改革。不能不以中等社會爲先鋒。而助成憲政之進行。不能不以下等社會爲根本。吾國今日之下等社會。亦太無常識之甚矣。遠者不論。卽就近日觀之。如甯波鎭海一案。鄉民因抗捐咬斃自治鄉佐。並毀學校。如何容一案。鄉民聚衆至逾萬人。拆毀兩校。及自治公所教堂。搶毀紳商無數。而河南省城。亦有因捐罷市之事。夫自治爲憲政之根本。而自治又不能無費。其費又不能不取之地方。各地抗捐風潮。雖亦難免勸者之措置不善、及衙役等之唆使。而人民不知尊重自治盡納捐之義務。則其通病也。甯受官吏之誅求。差保之訛詐。而自治公所之員紳爲有禮之勸告。則悍然不服。是故甯波陳德興之搶案。人民咸以絞罪爲太輕。鄂省帥洪勝之命案。屍親亦以絞罪爲故縱。法堂不設刑具。則譁然捽毀審判之廳。庭丁不執鞭笞。則羣然毆辱檢察之吏。以如此不明理法之庶民。而謂可與共襄憲政之進行。宜其無效也。今之談政者。鮮不曰。政府苟一旦而改造。親貴內閣之制。苟一旦而取消。憲法苟一旦而頒布。國會苟一旦而成立。吾國行將立强。雖然。吾試問果如所期。則自治辦乎。法律更乎。無自治。則憲政之根本失。無新律。則憲政之精神亡。顧一言自治。則不免抗捐咬人之風潮。一行新律。則不免輕法藐官之舉動。然則下等社會國民之程度一日不進。是憲政終無早日觀成之期。卽政府亦有孤掌難鳴之慨矣。是故以記者之意。今日中等社會少數開化之國民。當稍移其注視政府之眼光於下等社會。盡其開發誘導之能。如多設宣講所。多編有關國民常識之書。力培下等社會之程度。下等社會之程度高。他日憲政進行。方無梗阻之患。不然。將來憲政中。彼下等社會誤認爲病民者亦多矣。調查戶口也。淸查田畝也。印花稅也。所得稅也。營業稅也。徵兵也。土地之公用徵收也。軍隊之戒嚴處分也。斯皆他日應行之文章。何一不足以與大亂。倘因立憲而轉致亡國。則政府且將以無罪爲辭。彼下民更無可責。然則尸其咎者。非中等社會之縉紳士大夫乎。

都察院改廢問題

賀紹章

新官制將近發表矣。都察院應存乎廢乎。近聞有主張改爲行政審判院者。果適當否乎。此極可研究之一問題也。吾人以政治的眼光觀察之。敢先下簡單之答語。而復申其說如次。

都察院者。專制政體之寶物。而立憲政體之棄物也。政體既由專制而進於立憲。卽都察院絕對的當撤廢之。而不能容有改之一說之餘地也。

(一)約言都察院爲專制政體之寶物。

吾國政體專制垂數千年矣。而都察院者。卽此政體之孕兒。卽不能不與此政體共其生命。故專制政體一日而存也。都察院卽不能一日廢。語其作用。約有三端。

(甲)都察院足以限域君權也。專制之國。賢聖之主不世出。而昏暴之主。亦不世出。據歷史之所詔示者。則什九皆中庸之主耳。中庸之主。論其材豈足以爲惡於天下。然以其

所憑藉之君權爲絕對無限。其勢常至於去善遠而趨惡易。有言官使當繩糾之責。則中主有所匡正而得開其向善之機。庸主亦有所忌憚而不敢縱其亡等之欲。故都察院之制。謂爲救專制政體之窮可也。

(乙)都察院足以糾察官邪也。人主既挾其無對之尊。與無限之權。以奔走天下。天下即假人主所以奔走之者以各私其私。夫天下誠無不恤其私之人。然立憲國之官吏。私利之外常兼有重法律惜名譽之意。而在專制之國。上所以爲招者。利祿也。榮寵也。不可測之喜怒也。下所以爲報者。營求也。順從也。得失之計較也。上下相蒙相市。直不復知法律爲何物。名譽爲何事。國家之危險。有逾於此者乎。爲排去此危險。於是不得不厲行其糾察督責之術。使奔走而來者。咸惴惴焉恐救過免禍之不遑。而後忞非望、冒不韙、之行爲。乃因有所不便。而遂有所不敢。都察院之制。卽本此意而使當糾察督責之專任者也。

(丙)都察院足以通達民隱也。國有輿論。乃必在政法修明而後。若處專制政體之下。有何民論民議之可言。幾有不便於民者。訟言之不敢。則怨咨而已。不然。託爲諷謠以抒抑鬱而已。又不然。則忞爲橫決而已。至於橫決。則雖專制之威力。有時將失其所恃。善爲治者。務兢兢於未至橫決之前。使時時有以宣達其幽隱。此又不能不以都察院是賴也。

如右云云。專制政體之不可廢都察院。其作用亦概可見矣。溯其沿革。則肇自成周。歷秦漢唐宋。代設專官。使司言責。雖侍御臺諫。名稱不一。而職責惟均。至明代更名都察院。我朝因之。而都察院之特權。則較重。觀天聰十年之上諭有曰。『都察院直言無隱。卽所奏涉虛。亦不爲罪。』歷聖相承。罔弗率由。直至今日。御史尙擁有不負責任之彈劾權。此不可謂非吾國數千年政治史上之一特色。然亦足見吾國專制政體。所以不至流於極端之專橫者。非無因也。謂爲寶物。不亦宜乎。

(二)曷言都察院爲立憲政體之棄物。不今中國非將由專制政體進於立憲政體乎。夫稱某某政體者。不過一標名耳。實際上所以運用此政體者。則專在機關。機關之組織。完否猶是第二義也。而以能貫澈憲政之精神爲首要。今且不先論都察院之制。與憲政精神相背馳。第問都察院舊時之作用。尙有必要否乎。吾恐卽欲窮搜絲毫之理由。爲保存都察院作辯護資料。而亦終苦於不可得矣。試縷述如次。

(甲)謂將以限域君權乎。專制國君權。嫌其無限。而立憲國君權。則不妨無限。以立憲國之君主。不負責任。不能爲惡故也。既不負責任。不能爲惡。又焉用言官之繩糾爲。夫人君至幷繩糾而可以不用。斯眞合乎神聖不可侵犯之旨矣。故立憲國而有都察院。非所以尊君權也。

(乙)謂將以糾察官邪乎。專制國之官吏。知有私利而不知有法律與名譽。吾旣言之矣。而其地位。其勢力。又可以爲

所欲為。若夫憲政之國。官權既有限域。於此限域內之行為。所以監察之者。其耳目又衆且多。則雖欲為惡。勢亦有所不使。又況官人者惟量其所能。既不至有儌倖苟且之習。服官者祇用其所學。自無不有淬厲向上之心。奉公守法。無意外之希冀。亦無意外之恐慌。人非甚不肖。又孰肯不兢兢自勵。而甘見擯於有秩序之社會耶。故雖不能謂立憲國絕對無違法之官吏。然比較的終覺其數量之減少。即使有之。以少數之言官監察之。與以多數之民論機關監察之。其得失又何如耶。

(丙)謂將以通達民隱乎。吾既謂專制國無輿論矣。可知立憲之國又無所謂民隱。何則。立憲政治者。輿論政治也。言論自由。有憲法為之保障。參議國政。有國會為其機關。尚有何隱之不達。而煩朝野遠隔之言官代其喉舌耶。蓋視專制時代。望君門其若天。懷欲陳而無路。其情形迥不侔也。

都察院之不必要。既如此矣。然吾以為果存之無益也。而亦無害。則以有歷史上沿革之原因。姑仍其舊。亦似未為不可。若禮部之改為典禮院。吾人未嘗不承認之也。而無如從政治上觀察之。都察院之制。實與憲政相背馳。有萬萬不可存在者。語其顯而易見者。則

(壹)與責任內閣不並存也、立憲國之有責任內閣也。其責任孰問之。舍代表輿論機關之國會。無有能問之者。故內閣大臣之進退。名義上雖操之君主。而實際上內閣大臣決不可不得國會議員多數之信任。大臣而不見信任也。國會即得彈劾之。此實為立憲國大臣責任法之通例。假令國會成立矣。而都察院尚存而不廢。是一國之內同時有二種彈劾機關。(若現時外而督撫將軍監司大員內而御史與三品以上實缺京官無一不有彈劾權而絕無限制之條例又當別論)為國務大臣者。既對於國會負責。又不可不對於都察院負責。非惟都察院全部也。更對於御史之各個人。亦不可不一一負責。大臣之政綱。為國會所承認者。或為都察院所否認。為都察院所承認者。或又為國會所否認。大臣之地位。既不得保障其安全。更復有何術以勵行其政策乎。故不去都察院。決無有責任內閣之可言也。

(貳)與國會不並立也、國會以監督政府為惟一之專職。惟其獨專也。所以獨重。若有國會而復有都察院以介乎其間。無論如現今之都察院。無畫一之院規。而上奏之條項。又無限域。其弊必至因彈劾權之濫用。或以惟一彈劾機關之國會。轉被都察院彈劾矣。上年資政院被劾之笑柄。安見不再演於國會成立以後。即使為之明定權限。然立憲國完全之監督權在國會。吾即欲割裂此權。以分配於國會與都察院之間。又豈為事實之所能許乎。即更作一假想曰。能。而如此無法規、無組織、尨雜棼亂、紊無紀序之都察院。其本體已決非能生活於法治國之下者。彈劾之發動。不以機關

全部之意思。而以御史個人之名義也。彈劾之事項。不求有確實之憑證。而可以風聞影響之事入告也。至其所陳說。喜爲危言莊論。以聳人聽聞。而去實際則甚遠也。好許論人之心術邪正。而無當於政見之實施也。此猶就臺諫中之錚錚者言也。若夫以攻訐爲戇直。以吹求爲明察。或利用其地位以弋譽。或不惜爲有力者所嗾使。甚且有迎合趨附。以媚權貴者。有因以爲市而罔奸利者。亦證之事實。不可爲諱者也。是卽使吾國長此專制。而此都察院舊制。亦已非從根底上打破不可。況乎與時代制度之精神萬萬不相容又如此者哉。

(三)曷言都察院當絕對撤廢而不能容有改之一說。

都察院既與時代制度之精神不能相容。則撤廢之。可無疑矣。而乃有改爲行政審判院之一說。何哉。推說者之意。亦知行政審判院之不得不設矣。且知都察院之不可復存矣。夫審知甲之必當設。則發生一新機關可也。知乙之不可存。則消滅此舊機關可也。

今日以都察院改爲行政審判院。於應消滅者。賓其實而別錫以名。於應發生者。獵其名而不問其實。將以之爲調和新舊存廢間之一方便法乎。夫陸居者習馬。一旦適水。則不能不廢馬。而別製舟。謂馬何可廢。以馬改爲舟也可。非狂囈不爲此。然則主張以都察院改爲行政審判院者。獨非狂囈之類乎。蓋凡所謂改者。必其事物之本體爲同類者。或於其中一部分。有不適用。於是乎稍爲改變之。如琴瑟不調。改弦而更張之是也。然不聞欲以琴瑟改爲鐘鼓爲笙簧也。都察院與行政審判院。其機關不同。其職掌權限不同。乃至其需用之人物。應用之學識。皆截然不同。猥曰改也。凡憲政所應有各機關之名目。又何一不可以吾之舊機關改充之。嗟乎。吾深痛夫吾國迫於外侮。鑒於時勢。既知非立憲不足以救亡。而立憲又非改官制不可。乃一誤於因循。再誤於粉飾遷就。一切無所振作。無所奮厲。所日日表見以號於衆者。祇見某署改稱某。某官改爲某而已。然則都察院之改爲行政審判院。又安知不卽現於事實。吾之斷斷焉不嫌辭費者。無乃無補於實際。而適足以貽大方笑乎。雖然。來日大難。欲不言又豈可得耶。豈可得耶。

論美英公斷條約 錄民立報

自四國借款成立與日英盟約改訂以來。世界之國際政局已大變化。識者皆謂。自是日美將益交惡。日英將益反目。美英將益趨於接近。蓋以關於極東問題。美國亦參列爲競爭之一員。而其利害關係上。已不能不斥日而親英也。果也據最近外報所傳陽歷八月三日美英二國遂有締結公斷條約之事。

公斷條約全文共七條。第一條第一項卽開宗明義規定應付公斷之事項。其文曰『兩締約國之甲國。對於乙國所提出之條約上事項。或基於他種權利。而常存於兩國間之事項。若有不能依外交手段處理之爭議時。苟其爭議可用法律之準則。與國際平

和處理之主義、及公平之原理、以爲決定。且性質上不妨付諸公斷者、須付海牙常川公斷所。或特別協約所設定之公斷所。公斷之。」其範圍較普通公斷條約所規定之事項。（應付普通公斷條約之事項有二、一國際爭議中不含政治上利害之事項、一法律問題中不關國家名譽與重要利益之事項、）甚爲廣汎。蓋爲全約之根本。其餘第一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公斷之手續與締結特別協約之條件。第二條以下。規定共同調查委員會之組織權限等。亦完成本條約之精神者。聞美英政府已經簽押。此後惟俟美國上院與英國皇帝之批準公布。綜觀此約之主意。蓋欲以國家間一切爭議。經當事國合意而悉付諸公斷。卽關於國家之名譽與存在者。亦不除爲例外。所謂總括的公斷條約者。卽是之謂。美英二國間而成立此條約。則此後二國如有國際爭議之事。不必訴諸武力。而可得平和解決之法。質言之。卽美英二國此後將無有戰爭之事。自平和主義出現以來。世界各國往往締結普通公斷條約。極力維持世界之平和。然皆止於部分的。而未嘗總括一切國際爭議。千八百九十八年美英二國嘗有總括公斷條約之交涉。然亦未及定議而止。乃至今日。二國忽有此總括公斷條約正式成立之舉。開弭兵之先河。爲大同之前導。其有資於世界平和之運動甚遠且大。誠可謂國際上之一大進步也。

就外交關係之形勢言之。則此公斷條約者影響於世界之外交政局。實非淺鮮。而直接及於吾東亞之影響則尤甚。何者。自日俄戰局告終。日本利用日英同盟之勢力。以經營滿洲。陽揭領土保全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主義。而陰行排他的獨占政策。且張牙舞爪。有擴張前進之勢。於是美人近來欲殖經濟勢力於極東者。乃不得不起而唱異議。英人者。與美爲同民族之國。而在極東之經濟勢力。且先美而扶殖有素者也。故美英二國往往互相提攜。以對抗日本之舉動。前者新法鐵路修築之計畫。錦愛鐵路修築之計畫。滿洲鐵路中立之提議。皆其見端也。今歲四國借款成立。滿洲之財政實業諸權利。幾悉爲人所壟斷以去。而爲之主動力者。則爲美國政府。而英人亦極力助成之者。日本以此借款條約。大有妨害於己國之勢力。因擇該條約第十六條所許與四國之繼續投資優先權。及與華人合同企業優先權之文。抗議於四國。聞四國中美國尤極力排斥日本之抗議。此可見日美交惡。已有固結不解之象。英人恐日美二國之衝突。終不能免。而不得不謀抑日助美之法也。乃於前月正值日本抗議四國方急之際。突然以改訂日英同盟條約之事。迫脅日本。日本慮不徇英請。將全部決裂。則忍氣吞聲。一依英人之提議。而實行改訂。計其改訂之要點。只有加入第四條之一端。卽言如締約國中之甲國、與第三國締結總括的公斷條約時、則該公斷條約有效期間、甲國不得因此同盟條約與該第三國交戰是也。當提議改訂盟約之前。美英二國。已早有締結公斷條約之商議。此第四條之加入。蓋卽預爲美英公斷條約之地步者。故日英盟約改訂既終。美英二國不能不使公斷條約正式成立。亦大勢推移所必至者。推改訂同盟條約與締結公斷條約

之意義。將來日美若果有開戰之事。英國執新盟約第四條爲理由。必不能出兵助日而敵美。蓋意中事。而推所以改訂同盟條約與締結公斷條約之原因。英國必確有所見。以爲今日苟不取消出兵助日敵美之義務。則將來必有實行出兵助日敵美之實事。美國亦必確有所見。以爲今日苟不使英國取消出兵助日敵美之義務。則將來必遭英國出兵助日敵美之危禍。換言之。卽美英二國。皆確然覺悟日美戰爭之必不能免。乃不得不合謀以釜底抽薪之法。對付日本焉耳。是故美英公斷條約者。可謂爲對日本之消極的同盟條約。乃經濟的侵略派連合之成功。武力侵略派孤立之揭曉。而國際政局推移之一新紀元也。不特此也。美國以公斷條約形式。締結消極的同盟之計畫。除英國外。對於其他之强國。亦嘗試行其手段。當美英交涉開議之初。美國務卿諾庫士氏。曾以締結公斷條約之事與德國交涉。未及有定議而中止。將來其進行如何。尙不可知。其後未幾。諾氏又提議於法國。法國政府則欣然允諾。聞美法總括公斷條約。已與美英條約同時簽押。各國輿論之議此形勢者。皆謂美國提唱此主義。爲世界人類所歡迎。不幾必使世界外交形式一變。各國之愛平和者。與夫善用外交操縱離合之策者。皆將依此公斷條約之形式。以實行其方略。如俄國之諾威烏勒米亞報。且盛唱英俄亦當締結公斷條約之說。歐洲各報。且傳言德法公斷條約。已經成立。驚爲怪事。美國各報。甚至謂西衙等國。亦與美開議公斷條約事。此等道路之言。雖大半不能合於實事。然美國所提唱公斷條約之主義。風靡一時。幾如蘇秦之合六國結從約。其政策有可期大成之希望。則不可掩之實事也。夫英俄間與德法間及其他各國間之公斷條約。今日尙未成立。固不具論。美法公斷條約。旣經簽押締結。則所以影響於美英公斷條約而爲之增長其効力者。亦非淺鮮。法國者。英之協商國俄之同盟國而德之世仇也。近來以俄德相親之故。有不快於俄之傾向。玆旣與美接近。則恃美英之勢。將益與俄反目。關於歐洲及近東之問題。苟無他變故者。當必使俄益親德而遠英。（現已有其事實當另著論）弛緩三國（英法與俄）協商之關係。關於極東之問題。當必使俄法同盟前此擴張於極東之效力。（千九百二年事）漸趨於薄弱。俄國者。自第二次日俄協約成立以來。與日本有利害與共之關係。而日本極力連合之以分據滿洲者也。俄法同盟在極東之效力旣薄弱。則日俄雖連合而不能得法國之助力。其勢當不至大盛。夫以美法二國之接近。乃能直接使俄國西則失英法之歡心。東則忘讎忍恥以聽日本之利用。間接使日本僅得倚賴瘡痍未復之俄。以抵抗經濟的侵略派中堅之美。則其效力能助美英連合以對付日本。使美英締結公斷條約之效力。必至益加鞏固。非五尺童子皆知之事乎。噫。數月以來。美英二國之成功的外交。可謂全盛時代也哉。

自今而後。吾意美英二國。旣覺悟日美戰爭之必不能免。必益汲汲焉從事於豫備。美英二國間之求心力愈近。則日美二國間與日英二國間之遠心力愈速。而日俄二國間之求心力愈益加大。

且日本以尚武好戰喜勝之民族。突遭欺弄。失有力之同盟援助。尤必老羞成怒。臥薪嘗膽。以圖孤注之一擲。十年之後。機會一熟。美國以英爲後援。日本以俄爲左臂。各逞雄略。相見中原。正其時耳。嗚呼。觀於旅順大連之租借期限只有十二年。美國巴拿馬運河之開通。與太平洋岸軍港之完成。日本京馬廣軌鐵路之竣工。與海陸軍備擴張案之實現。大都亦不出十年內外。世界之形勢。不從可知乎。晨雞一聲。天下將曉。吾於美英公斷條約之締結。不禁有無窮之感也。

或曰。此次美英公斷條約。雖曰總括的。然約文第一條規定應付公斷之事項。有『性質上不妨付諸公斷者』一語。其意實對於礙難付諸公斷者而言。既有礙難付諸公斷之事項。則將來必不能盡付公斷可知。是總括的效力。猶不可謂爲完全。又末條謂本約將來若有一國以文書通告廢棄。則經二十四月後。即失其效力。推其意。將來甲國若因他原因而不得不與乙國衝突時。直可預計時期而爲廢約之通告。是所謂維持平和者。其效力亦非永久可恃。且美國上院。近聞非議此條約者不鮮。將來或不批準。或加修正。亦未可知。安見此條約絕對的爲美英二國之平和保障乎。曰。是不然。吾固言之矣。美英公斷條約者。消極的同盟條約也。蓋其形式雖爲平和的運動。其實質則仍爲外交的策略。美英二國。非眞有維持平和之意。不過欲薄弱日英同盟之效力而然。故其約文之內容。不有絕對的意義也。美國上院之非議此約者。亦非根本的反對此約之主義。不過對於條文有不滿之處。昨據外報所傳。蓋將削除共同調查委員會之規定。是其終必批準此約。又可知矣。美英二國締結公斷條約之意義。及其連合以對付日本之策略。豈得依此等無關宏旨之細故以爲觀察也耶。

嗚呼。吾不知國於東亞之大陸。且忝爲滿洲之主人翁。而將來必不免投入於日美競爭之漩渦中者。對此又將何以爲情也。

貴州南龍橋土司安健勸滇蜀桂黔諸土司文

錄民立報

僕。貴州安順郎岱廳屬之長官司也。幼不遜弟。長而無述。食粟而已。每念慈親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蓄無用之臣一言。未嘗不撫躬自悼。彷徨終夜。懼先人之祀。將自我而斬。而清政府胙土分茅之恩。不得與河山並永也。當甲辰乙巳之交。林侍郎紹年撫黔時。嘗請咨赴日本留學。以性懶散。致遲遲未果。今歲仲春。由京東渡。考查夫彼都人士之納身軌物。各安其生。各遂其性。益恍然吾國衰弱之所由然。又進而觀其所謂華族者。貧者除俸給外。無地立錐。富者所入年數百萬。而兩者之間。各安其分定。從不聞有紛爭詬誶之事。王侯子弟。當就學之年。與牛醫兒菜傭子一例出外就傳。不聞有驕淫矜誇敢自放廢者。記曾於故紙堆中。拾得去歲殘缺新聞紙一則。云執政某公爵。性嗜柑。有園若干畝。悉種柑。手自培蘖。收租吏賦之過當。某怒曰。乃公從政之暇。手胼足胝。僅得此柑。汝等乃忍箕斂

之耶。法不可撓。納稅如律可也。若此者。不又見雖貴族不敢自外於法耶。如此種種。實足爲吾土司諸同胞矜式。僕本擬暇時搜集見聞。少有陳述。以爲吾四省同胞告。不謂諸同胞之自絕於天。竟有如近日轟傳云。我四省土司同胞。將聯合乞保護於法國。以抗淸廷改土歸流之政策者。遍載各報。不得謂全屬子虛烏有之事。意者吾四省同胞。悻悻然怒淸政府之撫御失策。又惑於爲虎作倀一二漢奸之言。乃冒昧有此成議耶。吾獨怪吾四省同胞中。竟無一二老成深慮之人。徹前徹後。通盤合算。一決利害。乃坐聽浮薄叫囂者。一唱百和。明目張膽。躬蹈傾宗覆家之禍。將先代數千年之禋祀。子孫無窮之富貴。孤注一擲。不忍小忿而陷大惡。速全國分崩離析之禍。如今日者。無亦傳之非其眞耶。耿耿杞憂。非言可喩。願就愚見所及。爲諸同胞策之。如大錯已鑄成。則繫鈴解鈴。能發能收。挽救之術。又甚易易。如本無是事。只各報之記載失實。則芻蕘之言。於勸孝勸忠之旨。不無少有涓埃之助。仍願諸同胞一俯聽之也。」就諸同胞之意計中。實有五惑三謬見。敢推心置腹。披肝瀝膽。一一解析而明辯之。何謂五惑。曰土漢之成見。主客之臆斷。種族革命之錯信。官吏之凌暴。自身之不能自存活。幾幾乎有日趨衰亡之勢。五者相因。乃生三謬見。一、中國必不可救藥。不如舍舊謀新。二、外人招徠如恐不及。必不奪我世守之地。三、有所憑藉。積不能相容之宿怨。可以報復。種種夢想。如環無端。庸非今日唱乞援主義者之所最主張哉。漢人本恢恢有容。

必不自矜其種姓。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吳越秦楚。在未通中國以前視之。與長狄陸渾。究有何別。且自五胡擾晉以後。卽大姓如張劉王趙。亦且夷漢各半。未聞漢人曰。某某羌出也。某某氏出也。宜不得冒我姓字。可知同化於漢人者。漢人決不異視之。吾人數千年宗教風俗。都混合無迹。且雜居羼處。禍俱無猜。數千年來。卽眞有土漢之辨。亦當消化無迹。況乎所謂土者。稟姓受氏。孰非黃帝堯舜之子孫。特當日遠殖蠻荒。聲息隔絕。中原文物。日趨不變。而鄙陋在夷者。故步自封。遂覺獉獉狉狉。隔閡於文化之外。自成部落。秦漢而降。漸通中國。京華冠蓋。何一非蠻夷大長之伯叔舅甥。年湮代遠。譜系無存。羲軒之後。且降爲輿臺。又何怪不學無術者之蠻夷戎狄視我哉。夫九黎三苗與防風氏。尙俱爲神農之後。莊蹻王滇。順金沙江而下殖於蜀。凡滇蜀土司。氏族雖繁。同顓頊之一脈。象封有庳。西南移殖。在廣西爲岑田龍諸氏。在貴州爲奢爲安爲余爲沙諸氏。派別雖殊。溯源則一。博蒐載籍。固有蛛絲蛇迹之可尋。漢不異視我。而我自惑於諸不經之談。不識古昔人種移殖之原。妄存畛域。自生隔閡。翹然立異於匪寇婚媾之漢族。牢守不破。此惑者一也。吾屬世受國恩。采邑所入。或比大郡。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襁褓之中。便邀爵命。除今帝室天潢之親。及古聖先賢、與夫勳臣之胄外。卽當屈指吾儕。彼周秦漢晉。宗祉一屋。其孫子便下儕齊民。反是吾人以祖先效順之蔭。蟬遞至今。削地除封。未嘗有聞。雖康熙時。亦曾以鄂文端之

建策。改土歸流。然特欲統一事權。非必奪我恆產。令陷饑寒。今清廷之所議。亦仍爲此羈縻界。犬牙相錯。强鄰迫處。易起紛爭。設流官使責成有歸。正所以保全吾等。豈曰貪我所有哉。」中國地大物博。東三省爲其起基。歷代冠劍之所藏。時局所迫。尙不得不俯許互市。而謂棄文舒而誕敵興乎。或於彼客我主之說。拘牽土地世守之義。棄順效逆。祖先有知。其恫其怨。曷其有極。夫滇蜀桂黔。在吾祖先。不過有優先移殖之權。比六朝五代偏安割據。尙有慚德。甯足妄比一統受命之王。納地入款。已多歷年。世其圭勞。本屬無二殊恩。而云鳥則擇木乎。此惑者二也。漢族中少年。嘗唱革命排滿之言。卽就彼所謂種族革命者。亦第以翹異於漢族之滿人。不以平等相待。乃積不能平。而有此不擇之音。若吾人同化有年。宗敎語言。起居服食。都無差別。而謂不嫉視異言殊敎回藏諸族。漢族乃嫉視我乎。且我等卽受漢族排斥。當自思所以招之之道。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可以反面思之也。不容於鄰其有容之漢族。而謂緜邑奔去。能見容於言語不通、嗜慾不同、宗敎信仰、相背而馳、皮膚毛髮、一見判然、驕夸凶暴、疾視黃人、之碧眼黃鬚兒乎。弓藏狗烹。恐不必待鳥盡兎死之日。殺汝璧將焉往。不能不代爲寒心矣。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倒行逆施。所以速禍也。摭拾浮言。不思實際。切身利害。乃決於浮薄叫囂之一言。此惑者三也。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匪今斯今。振古如玆。惟吾儕土司。則積習尤甚。隔絕朝市。遠在遐荒。目不睹宮闕廷廟之壯麗。身不接冠冕搢紳之雍容。耳不聞淸廟明堂之和樂。嚾然自得。惟我獨尊。夷女蠻童。歌舞滿前。田夫野老。匍伏上壽。意氣之豪。幾謂漢家功德與我孰多。土地與我孰廣。夜郎王口吻。不獨吾黔中土司。得其嫡派眞傳已也。驕奢淫佚。不能閉門爲樂。而同類之誇多鬬靡以起。浸假而因嫉生怨。浸假而因怨成仇。械鬬爭殺。時有所聞。微特干國之紀爲不忠。卽戕賊同類。身陷刑戮。亦爲不孝之尤。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官吏殘虐。只能荼毒細民耳。如吾輩儼然巨室。使束身自好。納於軌物之中。將如何者。己觸法網。自然獄吏爲尊。地方官有詰姦禁暴之責。其居毒摧殘我。非居毒摧殘土司。乃居毒摧殘罪人也。法不可讎。讎法。是讎國也。雖土司中。不少矩行規步奉公守法之人。而一二不良之官吏。牽舉一以例餘。藉端凌虐。則亦由懷璧之故。所謂澤麋虎皮衆射之的是也。不思世荷國恩。負屏藩干城之責。終日飽食煖衣。無所事事。爲粟之蠹。爲木之蛀。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苟內自訟。當愧汗淋漓。又何暇怨人。而乃睊睊於執法之吏乎。此惑者四也。衣租食稅。坐擁厚貲。甚或苛斂其佃人以實其橐。夫不知稼穡之艱難。又多行不義。有悖入之貨。自然易流入驕奢一路。一人倡其先。競相模仿。以有限之蓄積。供無底止之揮霍。爲不疾而用不舒。窮絀亦自然之勢已。歲歲支絀。已駸駸乎有五月賣絲六月賣穀之勢。一遇水旱偏災。或吉凶慶弔之事。下無以徵佃民之納賦。上無以應官府之催科。

內無以支家人之生活。外無以給朋從之酬酢。而表面裝潢。亦既有年。由嗇而豐者人羨之。由豐而嗇者人將笑之。中乾而外愈不得不強。賣田鬻屋。千瘡百孔。久之習若固然。遂至一燕會一祭掃之微。亦必舉債。子母累累。不恤舉歷世遞承之產以付債家。生活既窮。又習慣驕惰。一腔悲忿。不思所以致此之由。悉緣自取。而遷怒於乘勢剝削我之客族。此惑者五也。一二留心時局者。眼光渺小。不足與言彰往而察來。本其齷齪不合之主觀。一切所見。悉覺非是。不必有厭世之心。而不免有厭中國之心。列子不云乎。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抇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視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志熒於內者。形惑於外。事物之眞相。遂與所觀察者相背而馳。今吾四省土司中。不有強作解人。自謂能了然於現世大勢者乎。據彼所見。豈不以呴呴禹句。必無再振之望。三四年或五六年。便當任人分割。與其事後而作亡國俘虜。無如幾先而爲識時俊傑。臣僕安往而不臣僕。小國之一。何如大國之三。即無改土歸流之議。尚將去汝適彼樂國。況復有詞可託乎哉。舉地外嚮。中國鞭長不及。旣不思追亡。彼人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以勸來者。宜善撫我。不慮不指河山以爲盟。俾勿隳先烈。即不敢望陳敬仲鳴鳳之占。亦決不至有臧孫辰騰鶴之遂。中國官吏。即嘖有煩言。亦不懼其索逋求叛。縱令索之求之。彼人亦必振振有詞。爲我庇護也。苟若此。不但服屬於弱小之恥可雪。即積年與客族積不相能之仇怨。亦可恃強援以報之。梟盜可備。宗祀不斬。仁也。時可而動。義也。捨弱事強。禮也。轉危爲安。智也。約成乃行。信也。有此五者。何憚而束手坐待清廷之剝奪我土地人民。不思一爲變計哉。則因三謬見之蟬遞相承。一誤再誤也。夫千足之蟲。死而不僵。狡狗之肉。雖死猶諂。治亂興衰之數。何國蔑有。強鄰相厭。便被并吞。則世界當早成大一統之國。無復角立競爭之局。況中國四千餘年文明之歷史。四萬萬餘偉大之民族。果衆志成城。牛雖瘠。加於豚上。勝敗之數。豈云未可逆覩耶。特今者値新舊過渡之期。百事草創。黠者因緣爲奸。愚者所見不遠。行政方針。不無少有謬誤之處。然謂其欲爲善政而不能。則可。謂其故爲不善之政。則不可。今之改土歸流之舉。謂清廷有意督過土司。或竟欲驅除土司。得耶。

徒以一二淺慮貪功之人。懲於某土司之桀驁抗命。遂以爲四省土司悉如某也。知其一。不知其二。率爾入告。而清廷遽信。不了了於歷代建置土官之所以然。第見鄂文端行之於前而有效。我仿而行之。我亦一鄂文端也。拓土。美名也。設官。大利也。豈曰以固吾圉而已。委東北數千里之地於虎狼者。拓西北數千里之地於羈縻郡。雖曰得失不償。亦聊以解嘲而自慰也。不知流可盡歸者。鄂文端當日。何不作一勞永逸之計。在昔不可。而今則可。今者疆吏之明幹。有賢於昔耶。樞臣之操縱。有巧於昔耶。清廷之財力軍威。民人之安擾效命。有加於昔耶。何

不一一絜短較長。猝欲悅以犯難也。此所謂欲為善政而不能也。然而濟濟盈廷。謂秦無人。是固不可。吾知四省土司同胞之將挺而走險。一二老成碩望之達者。靜察大勢。知此舉之非出萬全。力圖善後。以免一言喪邦之禍者。必有其人。和衆而善鄰。柔遠而綏近。擇去其大甚而已。積習非一朝可革。美俗非一蹴可幾。勢之來之。教之誨之。土司雖頑梗。亦具人心。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平情準理。相見以天。安見斤斤內訌者。不天良激發。化蠢動為蟻附。且移其好勇鬭狠之氣以同仇禦侮耶。疆圉乂安。外甯而後內可治。及是時明其政刑。又何患狼貪蛇毒哉。轉移之間。自足起貧弱為富強。天厭中土之說。甯非大謬乎。則第一謬見可破也。哲種之驕戾。無復人理。其最甚者。厥惟對待異教之人。彼於同種。苟新舊教殊。一見便各欲剚刃其腹。況素相冰炭如吾中土之教義哉。窮而相投。非不撫而噢咻之。然非憐我無告。特利用我以肆其狡焉思啟之志耳。我甘心為之媒囮。已非鬚眉丈夫之所為。況將舉吾數千年祖宗世承之宗教。舍而從彼。倭若敖之鬼。以快為子孫者一日之心。更不可以為人。且棄歷世相依為命、相信以心、好爵久縻之宗邦。而乞哀求納於異言異服之殊族。我即傾心歸附。其如彼之不免疑貳何。炫女不貞。炫士不義。棄甲歸乙者。有時亦可以棄乙歸丙。則叛人以附人者。即所附之人。亦時時疑其又將叛彼也。此可疑之在我者也。彼利於得地。不恤以虛譽誘我。及彼勢力既固。則我將為贅旒。將虢是滅。何愛於虞。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不待智者而決也。此可疑之在人者也。利不百不易器。功不百不改闘。棄相習而就不相習。冒背叛之名。以改顏事仇。將以求福也。福不可必。而禍且莫測。雖甚蠢蠢。猶且不為。奈何為國屏藩為國干城策名天府之吾四省土司。竟聯袂官從。輕身一試也。此第二謬見可破也。夫土司與官吏及客族之相齟齬。咎豈盡在人。譬之百口之家。婦孺繁多。豈能盡免勃谿詬誶之事。要在明達者。知乖戾之氣。非家人之福。遇事善為調停排解。平其戾而釋其矜。協力同心。意見冰釋。久之養成和樂。自然太和翔洽。一門怡怡也。土司以其祖父之餘蔭。爵位世承。采地連阡陌。不能躬為民望。乃斤斤與細民事雀角鼠牙之爭。已屬非是。甚且恃勢凌人。兼弱而暴寡。洎乎觸於法網。或又巧為營脫。固現世世祿之家。積習相沿。不但吾屬土司為然。而土司則獨受其弊。無援於朝。無愛於民。善雖見推。而惡易見怨。彼猶不知。猶侈然自足。不自艾而怨人。不知發憤於學問事功之途。有所建樹。以支天然陶汰生存競爭之局。食其食而不事其事。既辜清廷期望之心。今更伺隙求逞。藉勢以相抗。躬蹈叛亡。對於清廷為不順。虧常敗節。對於祖宗為不孝。速訟啟釁。興戎擾邊。首禍肇殃。諸惡咸具。而云以圖報復乎。此第三謬見可破也。如上所述。吾四省土司同胞。固當知吾人之種種非是。只宜勉自濯磨。以滌舊染而自新。效順守忠。如濟火之助諸葛。秦良玉之平賊。岑猛之助沈希儀。奢香夫人之闢龍場九驛。世濟其美。宣力王家。內勵忠孝之心。

外講治生之策。興學勸工。絕奢去侈。砥節礪行。守法奉公。上副求治之心。下協自奮之力。不惟無過。且亦有功。所謂禦寒重裘解謗自修是也。有以饜疆吏求全責備之心。即有以執好事者喜事更張之口。夫清廷興一議。建一策。非盡能朝令而夕行。要必幾經諮度。幾經審慎。而後見諸實施。改土歸流之是否失策。吾土司等。何必疾劇乞援外人。牽動大局乎。

第以是議爲晨鐘暮鼓。警醒吾人之深省。凡以往之不善。悉改良之。有以自治而自立。則恢復清廷之信用。亦甚易易。土司人也。流官亦人也。土司而不自圖於土司。清廷將腹心任之。而曰是區區者不余畀乎。吾固知歸流之說。對屆實待之期且將作罷論。特患吾土司之不能自振耳。夫安於積習。沈淪不返。清廷卽寬大爲心。一切放棄。吾土司亦將有自歸滅亡之勢。如思自救。則正不必舍近求遠。舍易求難。但時時勉於忠孝。幹國而棟家。則不特足以奉先祀而勿墜。又足以揚前人之烈。而垂末裔之庥。清廷施政。固有權衡。而栽培傾覆。亦適因物而付。何有一定之成心。欲所惡之勿施。旣施而拒。何如未施而防。善防而使人不能攻。何如使人並無攻我之心。吾四省土司同胞乎。何不於根本上求解決。而奴顏婢膝。作病狂喪心之舉。造彌天之孽。釀不可收拾之禍。流毒全國。自禍而禍人也。區區悃誠。敢布腹心。禍福轉捩。微乎危乎。願吾土司中明眼人。平心察之。天下幸甚。國家幸甚。

美國維利德對於中國社會之論 錄大同報

日前蕪湖開演說會。中國政界。自關道以下。莫不後先蒞止。外賓來者亦盛。獨美國駐滬總領事維利德君之演說。於中國頗有密切之關係。爰譯其原詞如下。英國莫安仁記。

維氏曰。中國之所宜注重者。其惟商業乎。中國賤商。自昔已然。與方今各國之重視商界。適成一反比例。不知發達一國之事業。實惟商界爲嚆矢。故世界重商各國。甚至有下議院員可升爲上議院員者。英吉利且以商立國矣。蓋國家之財。藉乎富民。而致富之術。不外貿易。故重視政界之人。而薄待商界之人。實非有國者之福也。吾美凡有才能之人。往往廁身於商界。考耶爾 Yale 學校之畢業學生。入政界者。不過百分之二。餘則多入商界。以商爲强國之要素故也。數年前。有華人某君。囑余(維氏自謂)爲之覓一位置。余曰。余可爲爾於商界中紹介一席之至優美者。某君曰。否否。余忝爲政界中人。若廁足商界。余辱甚矣。敬謝客。由此一事觀之。中國有此賤商之風氣。實於前途大有妨礙。因提倡實業。爲一國最要之事。吾願中國才智之士。首先改革賤商之見解。切勿分別高下貴賤。因國中各界有各界之優勝。務宜並重。如人身之四肢五官。缺一不可

也。

商業以外。工業亦宜注重。中國古者天子親耕。后親蠶。即以工爲國人表率。意至善也。且欲強國之力。必先國民自勞其力。故工無鉅細。有國者皆不可輕。不得目工爲細事。非士大夫所爲。而因之有貴賤高下之別也。再中國試士。輒目爲國求賢。而所貢進者。不外乎讀書之士。搢紳之家。此例即屬不合。夫目爲國取賢。必合全國之人才而取之。豈可偏於一門乎。偏於一門。不但國家受無形之損。而多數人皆抱向隅。必有忌嫉離散之意。反是而於全國中取人才。則賢能輻輳。而國家即受無窮之利矣。惟中國以士爲貴。以工爲賤。故士自士。工自工。所謂負鼎之伊尹。版築之傅說。今不可得而見矣。吾美不然。吾美士子讀書。學費不足。則無論何工。必躬任之。即執輿灑掃之事。亦所甘心。若是者。其可謂之賤業乎。不可也。即吾美大法官。嘗於己之花園中。自爲種植。若是者。其可以老圃例之乎。不可也。嘗非律賓未屬吾美時。其富家之子。入校時不願手書。嘗有家人任之。迨美領其地。爲之顯一最良之模範。而後菲人亦漸化之。余可斷言之曰。自賤自己。不在作工不作工。

婦女裹足之風。實傷天地之和。此爲中國之惡習。余願天足會逐漸推廣。則女界保全不少。十餘年來。中國變法改良。固爲各國所懾服。鴉片之害。流毒全國。中國誠能掃除淨盡。則各事自易下手。至於學界以發達爲要。幣制以畫一爲重。皆中國所宜注意者也。

瓜分之說。尤爲無稽。兩國聯合以宰割一國。古誠有之。今非其時矣。何況中國幅員遼闊。決難分裂者乎。設以蕪湖予美。吾美人亦未必知蕪湖之果爲何物也。

至於中外交涉。方今列國中。頗有數國願扶助中國者。惟懼中國安於自大之積習。使人望而卻步耳。蓋欲得他人爲友。必先有友人之心。未有疑人忌人而人願願交接之者。且中國得外人之力亦多矣。前則茶絲之發達。今則鐵路機器種種之推行。致有醫理之輸入。電燈自來水之製造。推而至於政體之立憲。何一非由外界之交際而來。且各國又有特別扶助中國之意。即於中國危弱之際。而使其安。保其強。此其意固不獨吾美爲然。諒中國明理之士。早已洞悉矣。余前遊香港一年。香港者。人人知爲英所管轄者。似不論何事。英人當獨占優勝。然寓港英人。頗不願與華人涉訟。何也。因駐港法官。不願使人議其袒護本國人而侮外人。而定讞之時。往往反偏向華人故也。即此一節而論。可證明外人於中國之並無他意矣。

閉關自守。不相往來。如秦始皇之築長城。實爲中國偏私之見。且此事爲道德家所反對。中國之書有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

又曰。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用乎孤立無援之國之非計也。且甲國與乙國之文字語言風俗習慣。雖不一律。然心理總屬相同。設今日中國而猶以外人爲疑忌。則人亦必不願交中國。然此非中國之福。可斷言也。

邇來中國各省青年。頗具愛國之忱。可爲中國前途賀。蓋前之華人。有驕傲心。無愛國心。此省與彼省。兩相隔膜。如秦人之視越人肥瘠。漠然不加喜戚於其心。其何以愛國。近則華人省界之見。消除殆盡。愛國熱誠。炎曦勃發。余甚喜中國有是振興之氣象也。雖然。聯合團體。固屬美舉。亦當思有以保護之。華人愛國者多矣。而害國之人亦不少。譬如政界之人。浪費民財。即爲害國。又或藉國之名以發達其私利。或恃己之權以破壞公益。是皆國中之害馬。而人人當驅逐之者也。蓋害國之人。未必定屬於外人。本國人實居多數。本國人果能中正無偏。外人其何以害之。自來國之仇敵。不在外而在內。蕭牆內之危險。比外來之危險實百倍也。總之凡害其國者。無論在內在外。皆宜力爲反對。凡助其國者。無論本國人。外國人。皆宜推誠接待。此固強國之要素也。且所謂自強之國者何。立於萬國之中。能使人崇仰之而已。故凡眞愛國者。不當空言愛國。徒博外人之崇尚。當實有使外人崇尚之功用。亦旣熱心愛國矣。當思何者有利於國而力行之。始足以表其愛之眞。幸勿殺身成仁。徒蹈海而死也。中國志士。哀國勢之衰弱。嘗有刺血作書奔走呼號於海內者。此其人。非不慷慨激昂。然一己之流血。何如免一國流血之爲愈乎。（一國流血不專指兵禍言）是以愛國之人。爲國治事。必求國之病原而藥之。以恢復其力量。以發達一國之事業。使其國永無流血之慘象。而後能盡其責任。至是而他國有不驚訝佩服者乎。未之有也。中國現象。財政尤爲竭蹶。故凡中國人之知理財學而能發達其國之實業者。乃眞爲愛國之人。旣欲發達其國之實業。則知中國勢不能不與各國互相往來。輸入其智識。而後有進步之希望。設有人曰。閉關自治。足以自强。此必爲無識之人。因不願借助於人。與人無害。實足害己。稍有識者所不爲也。故明世界之大勢者。知本國自强。非多得鄰國之協助不爲功。則外交一層。尤宜加意研究。交際親密以後。凡政界法界商界財政界一切之交涉。莫不有彼此之聯絡。彼此之體諒。故中國果存一善與人交之心。則萬國自無不願扶持中國之理。余願中國幸無失此好機會耳。

論審判廳不受理訴訟 錄中外報

審判廳遇民刑訴訟。輒批駁不准。有經駁三四次始准者。有始終堅駁不准者。其批詞非云其中顯有糾葛。礙難照准。即曰情節支離。不能照准。此蓋由行政衙門之習慣而來。而不知不可

行於審判廳。審判廳行之卽大違反司法之主旨也。何則。司法行政未分劃之時代。州縣長官。皆師兼作。視道德重於法律。故恆取無訟主義。以爲多駁少理。卽雞豚口角之釁。可以不擾。誣枉刁唆之事。可以不興。然後民風可靖。民德可厚。審判廳設立之意思。與此相反。其視法律重於道德。以司法爲主。以平情爲貴。故當採聽訟主義。不當採無訟主義。彼此異義。不能相仿。其不可一。司法獨立。根於憲法。故司法權之活動。不能與憲法相抵觸。憲法大綱臣民權利義務第四項曰。臣民可以請法官審判其呈訴之案件。若法官可以任意准駁。人民之得請與否。尙不可知。何謂臣民權利。何謂可以請。更何必揭之憲法大綱。其不可二。一事之訴訟。待數日而後批。批而駁。駁而再訴。輾轉三數次。已將逹一月。幸而得准。人民之失業勞神傷財。不知凡幾。不幸而仍不准。方將悠悠無期。便民之意義何在。保護之意見何在。其不可三。萬物之情。難以意測。天地之大。何奇不有。未傳兩造審判。逆計以爲必不如是。果能盡當耶。抑有不然耶。卽曰能。然再傳兩造而訊鞫之。豈不較見審慎。豈不較見明確乎。且如是也。不經審問質證。原告人已立於敗訴之地位。是書面審理主義也。與法院編制法所規定。並奏定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又大背反矣。其不可四。法官有准駁之權力。訴訟人卽有准駁之計慮。防其批駁糾葛。必揣摩所謂不糾葛者以進。防其批駁支離。必揑飾所謂不支離者以進。是使訴訟人盡匿其情而以僞獻也。是審判廳敎人爲誣也。不獨審判日陷困難。又如風俗何。其不可五。不准理之利益。僅防原告之誣枉。免被告奔走公庭而已。然使其不誣。則原告受損害甚矣。且原告果不實。被告可要求加等之治罪。又可要求訟費之賠償。若原告之不得准理。其損害從何求償乎。其不可六。夫歐美各國審判廳。亦有不受理之事件矣。然如一事不再理也。管轄違也。時效及期間之經過也。親告無之非親告也。要皆關於手續。而爲法律所明定者。斷未有逆料其訴訟情節。以爲却下也。此誠吾國特別之怪象也。或曰審判廳之爲此。蓋因機關未備。審判困難。積壓則恐見譏。清理又苦不勝。故惟有批駁之法。使之不易得訴。或自將中止。或自託公親調處。噫、果如是也。則罪又甚矣。



言情小說

碎琴樓

（禁止轉載）

續第六號



第二十一章　雲郎丐於綠坡江瓊花臨弔雲郎

雲郎覆之以哀札

雲郎之書曰

雲郎何罪。上咸於天。吾父死矣。乃余毒之弗足。又剝我長兄。二月四日。長兄疾歿於廣州寓邸。敬俟舊室。隳毀在茲。天地弗仁。永錫荼毒。悼余躬弗臧。但冀速死。而高堂垂暮。繞室皆雛。朝夕弗遑。哀痛曷極。行且扶櫬旋里。厝於先塋。養母敎弟。弗能學矣。春雨連綿。易生晦疾。伏唯自愛。

雲郎泣告

瓊花泣曰。天耶。天胡厄雲哥。百憂疊來。雲哥烏得弗死。富貴家人。苟當雲哥者。且憔悴弗可自聊。矧雲哥奇窮。又煢煢索居於外。嗟夫雲哥。爲勢殆矣。秋雨檢閱其函。曰。函文良雲哥筆勢。然無印章。盧弗能遂信。瓊花曰。彼驚魂散蕩。天地爲昏。胡能畢具。雖然。姥姥。茲信何來。秋雨曰。有帶笠者。謂自雲哥家來。將此信。語時劉氏至。秋雨曰。茲信乃雲哥者。

謂渠兄死矣。劉氏曰。然。來人已爲我言之。雲哥煢煢。實至可憫。瓊花曰。來人猶何言。劉氏曰。來人謂雲哥至廣州。渠兄已疾。睹雲哥來。甚喜。日夕弗令雲哥去其側。雲哥少。弗審醫理。廣州又無良醫。渠兄疾乃彌篤。易簀時。囑雲哥埋骨於外。郎亟歸奉母。勿復遠游。雲哥抱而大哭。渠兄旣逝。幸有憐雲哥者。力曳雲哥歸他室。閉置之。弗令睹渠兄。又患雲哥獨居。將有他志。輒以人護之。逾數日。雲哥悲乃稍殺。已徧辭所親。扶櫬西矣。特雲哥舟行無儔侶。盧弗能自廣。劉氏語時。瓊花回首向窗。引袖佯拂額。私去其淚。至是忽顫聲曰。阿母。吾意欲適雲哥家。劉氏愕曰。適渠家奚爲。瓊花曰。雲哥疊遭大恤。旣相親戚。又同學作嘉朋。詎不宜往唁。劉氏曰。勿論兒年事已長。例弗宜輕出。就得出者。而雲哥今且未歸。往將何作。秋雨曰。然。就使必去。宜俟殯時而弔。九環曰。姑姑誤耳。姑姑以爲雲哥已歸。故輒欲去。瓊花無語。遽歸榻眠。令九環垂其帳。

維時春老矣。入夜江風猶寒。盧雲冷濕。亦懨倦弗展。亂石陂

岸。刺一孤舟。遠望之。如拳石。舟中隱隱有啼聲。爲塞風所蕩。幽厲如病蜂。斯卽雲郎西返之孤舟也。舟中祇二艙。其一貯雲印柩。一則雲郎臥處。中隔短板。柩頭孤燈如豆。不勝風力。常搖搖欲滅。燈之側。茶盌三列。紙灰散漫其間。輒蒙於盌。故盌茶甚黑。柩之上。破氈覆焉。魏然獨臥艙中。似表柩中人。猶有鎭力者。雲郎獨臥弗寐。輒起。望柩而哭。而柩燈爲風力所撼。輒蕩蕩隨哭聲明晦。或柩中人幽愫。以是慰雲郎者也。嗟乎。雲郎坐哭半夜。柩中人乃不一開。能不浩嘆。雲郎哭既倦。聲漸微。隱隱有異聲。似微波相擊。雲郎停哭而慄。意鬼物來矣。念吾兄且死。神采毅然。且抱吾而泣。今日歸來。胡遂異狀。思至此。膽又陡健。而岸上忽爲人聲。頗嘈雜。江波亦騰沸如羣馬亂流。忽有大聲者曰。茲何船。舟子亟起應之。大聲者怒叱曰。何欺也。語未已。枯蓬上疾作厲聲。似巨梃猛擊。雲郎大驚。亟起。而ゝ盜已羣集艙中矣。雲郎懼而哭。羣盜傾蓬倒篋。徧搜舟中。雲郎且哭且覘。覺羣盜大小不一。有少纔十三四年者。然束帶椎髻。亦糾糾有盜威。器亦弗一。大抵少盜。恆持短刀。少盜雅有仁性。顧憫雲郎。輒叱之曰。毋懼。有所蓄亟罄出之。則易安耳。雲郎悟。盡示以所有。盜裝既飽。乃呼嘯從容去。

盜既去。天亦瀕曉。滋寒。雲郎無衾。則捲席自束。顧席薄而疎。觸膚皮如沍鐵。雲郎大哭。柩燈已爲盜驚熄。柩艙中廓然而晦。雲郎哭聲苟輟。則徐闢盤懸舟中。觸膚皮似牀木。意柩中人果無靈覺矣。脫有靈覺。胡以闃無異象。天明審視。特賸一席。憶篋中猶有斗米。米中有錢。爲數八百。果是物而在。猶堪自慰。審之渺然。嗟乎。雲郎實童騃也。盜所乏者。正此物耳。脫此物而豐。亦何淪於盜。雲郎顧欲劫盜留恤錢米。甯非大愚。盜遯時。舟子尾而覘。雲郎獨居。環顧蕭然。獨有一影。江風拍拍。撼蕩船脣。雲郎體肉飄飄。似神氣亦棄之而遁。斯時百無所賴。轉覺心體怡然。亦不復哭。惘惘似寐。比舟子返。乃知盜固誤劫。初意此乃鴉片船。不知鴉片船已越去半日矣。舟子勸雲郎鳴於官。雲郎弗可。自念孤身萬里。乃與綠林人物競。爲勢殊危。且鳴於官。亦徒勞耳。天下烏有良官。而恤及行道孤童者。舟子語既。自營早餐。雲郎獨坐移時。逡巡起。既登陸。回顧孤舟蕭然。較往日益形悽惻。枯蓬已綻巨角。隱隱見破氈之柩。魏臥艙中。雲郎佇立回顧。似慰柩中人靜臥毋恐。吾行且速歸也。柩中人殆亦頷之。特懍然有鎭狀。雲郎乃悵然自去。

左折爲巨藪所阻。不見己舟。乃俯首自思。覺去此茫茫。更復投身何所。然無論若何。不能終乏錢米。脫舟子仁者。竟餐吾。以及吾居。爲事良便。而舟子獰獰。目光如鬼。又烏能得。獨行及半里。一舟子踵至。手一瓶。云將市酒。乃知此曰綠坡江。去某縣城固不遠。雲郎頓悟。意城中必有大老會所。吾又儒人。哀之當蒙其恤。遂入縣城。曲折數十武。果得團局。雲郎大喜。飾髮介勿投。納辮於懷。隱其端之索。既入。徧室上下。絕無聲

影。末乃於右廊盡處。得小房。房中坐臥二人。雲郎至。傲不爲禮。雲郎審之。室凌穢無潔容。知爲役者居。詰之。乃知此局所實虛設。無定員也。雲郎喪氣而出。嗟夫。雲郎於是乃不得不丐矣。然穰穰途人。亦復誰人恤我。逡巡越數武。忽經一肆。貼號與己氏同。雲郎遂入。坐中一老者。數然方督其僕。見雲郎。異之。將致詰。雲郎已縱聲泣。訴哀苦。老者側顧若弗覺。雲郎潸立良久。老者徐入。出錢五百置於地。曰。孺子去之。我固憐孺子也。然我實不能爲孺子謀。得此尚足活孺子數日。語已。回首飭其僕。雲郎赧然拾錢去。既至岸。遙望孤舟。艙中柩安眠無恙。雲郎滋慟。嗟夫。柩中人睹雲郎返。當亦悵悵寡歡。脫彼能言。必飭乃弟慎勿自淪於丐。然雲郎亦弗遑恤矣。

舟距雲郎家。一日有半。雲郎舍舟而陸。先歸。至家日已暮。利氏方掩戶浴竹霜。雲郎疾趨跪。抱其足而號。衆皆哭。聲達於衢。鄰之人知雪印柩且返。並來慰唁。鄰有九伯。與雲郎親。雖力作。而老成有資望。利氏乃遣雯霞謁之。將議集昆弟以柩歸。九伯曰。汝等謁幾人矣。小雯曰。第謁九伯。九伯曰。我則烏能。吾瞽而病足。且農事又急。胡能遠道。小霞曰。伯伯弗欲勞耳。爲程一日。何關農事。伯伯毋甯弗愛我。小雯急止之。而九伯已怒。怫然曰。我則弗愛。孺子又將奚爲。詎能厲我。孺子妄人耳。以妄人而欲取憐九伯。九伯騃耶。孺子去之。九伯倦而弗暇。不能偕汝語也。小霞大哭而出。歸語利氏。利氏亦悲。雲郎徐曰。霞弟性殊躁。丐人之事。詎復易言。苟弗自泯。胡能行丐。强起自詣九伯。爲霞謝。且泣。九伯乃悅。爲之集昆弟。逾明日。雪印之柩。始歸於室。

雪印雖夭折。然其人婉亮。頗有良交。至是並所親成戾。雲郎不食幾日矣。目滋深陷。痕淚熒熒照人。領肉既斂。顴骨撐現。哀疲弗能久跪。輒猱足而伏。時香煙滿堂。哭聲震壁。忽一女子亭亭素服入。趨靈前。泣而展拜。拜已趨東位。揭帳覩雲郎。雲郎覩之。則瓊花也。雲郎仰而大悲。瓊花嗚咽曰。雲哥已耳。夫何言。雲郎涕泗縱橫。哭而不語。久之。瓊花曰。雲哥。今日之事在汝。汝不自保。亦將奚賴。雲郎又弗答。既而秋雨曳瓊花入唁利氏。儐者止瓊花哀。命坐。爲之治午餐。餐已。日且闌。瓊花徘徊於室。秋雨曰。日垂暮矣。吾途遠。不如先返。九環亦曰。然。行道者必緩之。脛力始能繼。疾行殆矣。姑姑與行。胡知吾等苦。瓊花弗應。逾時許。秋雨又催之。瓊花黯然乃出。辭雲郎。雲郎淚垂於臆。無一言。瓊花遂去。九環復返。以巾授雲郎曰。此佳參。姑姑雖弱。弗食亦已得。命贈雲哥。謂雲哥之體。良宜珍攝。雲郎領之。受而不謝。九環趦趄自去。」

雲郎葬事既畢。稍進粥。又數日。强杖而起。雲郎乃營家計矣。然同懷五人。幷之不足百歲。烏有佳謀。貧已不能讀。雪印資本又盡罄。不復能商。無已則農耳。而薄田不及一畝。耕而熟之。猶不及二月糧。嗟乎。老成宿學之敬侯家。殆終不免於破矣。雲郎侍母坐。相顧不能爲一謀。雯霞雖少。似亦知貧境。

輒傾耳將有所聽。竹霜則弗恤。舉觴既倦。間爲微歌。當此之時。雲郎家男婦六人。有笑痕者。特竹霜矣。利氏曰。弗能爲遠圖。且當恤現在。村之人殆無冀矣。顧弗如往哀而舅。雲郎搖首曰。母不憶耶。父疾時。舅至。吾意其來省父。顧乃索逋。父怒飭之。舅忿然去。故頃者舅家亦無人來。今乃哀之。何可復得。利氏曰。然則洛山可耳。洛山讀書人。當異於恆流。雲郎嘆曰。讀書人乃益危也。父疾時。空者屢。洛山遺半斗米。輒詡於人。謂以斗米恤吾家。吾家乃得活。父疾篤。無藥錢。命我丐之。固弗獲也。語次。一人悄然入。則李家九環。登堂郎笑曰。雲哥樂。母子促膝一堂。體亦健復。詎弗可樂。特姑姑苦耳。手一函遞雲郎。又與一衾。利氏命梅露以座授九環。九環笑曰。否。吾烏敢坐。利氏曰。坐之。吾家貧。殆無謂貴賤。弗類汝家體式滋嚴。雖然。玆函李丈者耶。雲郎曰。否。筆勢弗類李翁。因拆閱之曰。

瓊花頓首。强疾。奉書雲哥足下。死者已矣。生者爲若。足下母老弟幼。何可不自强勉。曩者睹足下之弗甯。欲與爲慰。而悄悄弗能。用是悵悵。堂上且深督責。比日以來。恍然弗知魄之胡寓。然二豎精魄。掌於我躬。驅之亦胡難。特視足下耳。將來錢帛數事。匪以爲賚。特審足下之艱。乃節珍賜。以示私援。絲囊一事。則樓中燕服也。春夏之交。沴氣恆厲。起眠弗可弗節。新起之饌。淡粥爲佳。伏惟珍重。

瓊花頓首頓首

雲郎執書。謂九環曰。姑姑何如。九環躊躇曰。姑姑誠疾。然固無患。强之亦可坐逾一時。雲郎曰。阿翁何語姑姑。九環諱之不欲語。雲郎曰。第言之。姑姑已告我矣。特弗能詳。九環曰。曩者姑姑來。主人固弗知。比歸。乃大斥姑姑。謂姑姑長而弗禮。且自今而後。將弗令姑姑逾外戶之閾。姑姑羞而哭。啼痕猶在耳。强之飯。亦至寡。雲郎泫然。遽起爲覆書曰。

嗟夫。瓊花妹妹。妹妹遂以是疾。我辜伊何。我誠無語恤妹妹。然妹苟弗自保者。我亦終弗能自善也。咫尺萬里。哀之寸衷。妹妹慰我良善。然區區之懷。終弗自釋。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則亦已耳。而暴雨之來。弗可紀極。戶庭几榻。荊棘環生。塊然一廬。逡巡弗欲苟逾一步。茫茫四顧。殆長於此矣。苦我高堂。爰及我弟。無辜蒙譴。浩痛奚如。悠悠蒼天。此恨何極。妹妹喚我。乃如春風襲人。略有生態。嗟乎妹妹。去我何遙也。雅欲爲妹妹頌。顧弗能盡。第中心懸懸。時弗可釋。妹妹審之。言止於此矣。妹妹贈我。我何謝焉。

雲郎頓首頓首

雲郎書畢。授九環曰。吾意悉具於是。請姑姑審之。倘姑姑健者。頻以書來與我。九環受書去。雲郎送之。出門而後返。淚下泫然。利氏徐曰。觀李家姑姑。誠能恤吾家。且其人亦弗惡。雲郎賴曰。母言良然。兒學於渠家。渠頗能障兒。令勿苦。利氏曰。特惜吾家奇窮。弗爾者。吾且遣人試詢其母。能媳吾家。滋適。雲郎嘆曰。玆事殆未易言也。

第二十二章　寶山及玉英遇於珠江遂挈之及青芙東渡

廣州。至繁盛之都會也。江干數十里。極睟弗能盡。舳艫緣伏其旁。萬桅叢樹。如長林。汽船流蕩往來。如戲羣豚。嗚嗚相遙答。小船多美娃。以船多相競。特飾之。以餌來客。浮蕩子弟亦悅。輒趨之。日斜風定。微波摺摺而蕩。船娃之良貿易乃大集矣。船娃有小桃者。至麗。得錢亦至多。長衣至膝。褲窄。僅露其趺。趺白而腴。如其面。趁粉色衣。狀麗絕。不髻而辮。綰以鬆絨。紅色。長幾及地。小桃迎風蕩槳。巨絨乃來去擊其踵。船中有少年客。睨之既久。竊自後掣其絨。小桃不能俯。幾顛。則大恚。回首將詬客。忽轉笑曰。輕薄人乃故嚇我。幾令我顛。我苟顛者。汝則奈何。少年笑曰。汝苟顛者。我必具雞及豚。臨茲祭汝。哭汝以哭吾外妻之禮。小桃羞。則佯慍。舉篙上竿將擊客。客前迫小桃。小桃不能遁。則嬌嗚。其母操後槳。徐曰。何耶。小桃怨曰。陳生乃嚇我。欲致我顛。其母弗應。少年笑曰。否否。渠言弗足聽。渠遶鬼耳。小桃指曰。然。是卽鬼也。少年又前。將撲之。忽有呼者曰。寶山。少年愕而四顧。遙望一小船。由西駛來。掌船者亦小娃。而弗麗。特艙中坐者。乃一佳人。眉目遠睇。雖弗能詳。而豔光團然。至刺人目。衣飾亦整而麗。都時裝。左右篋箱堆積。似甫從汽船卸下者。手杖一傘。絹者也。佳人之後。猶有一人。色亦豔。而年事稍長。呼寶山者。卽出玆艙。少年審之。不覺狂喜曰。玉英妹妹非耶。佳人笑曰。吾喉且嗚破。而寶山哥哥。乃不我答。寶山貴矣。我窶賤人。胡足語者。雖然。甯非天幸。曩吾以人至寶哥家。而文伯謂寶哥已來。吾意寶哥已遠颺矣。乃不謂得遇於此。猝睹寶哥。狂悅。幾如自褫其魄。雖然。寶哥奈何不候我。少年曰。然。玉妹書來。我適弗在。比返。家人又遲遲不我告。迨後知之。玉妹已適淸邑矣。恍惚殊不知玉妹確謀。我行又卒卒。竟先來。然實我家人之咎。語我不誠。假弗遇玉妹於是。各道而馳。則我負玉妹者。將不能自贖。玉英笑曰。寶哥止。往事姑勿論。第議新謀。吾等初來此。殊悵悵。大類迷途之犬。寶哥何駐。能挈吾等。則吾等良有佳儔。昨從汽船來。覩船中羣人。猙獰如獄鬼。恇怯猶留於吾胸。少年悅曰。易耳。吾亦駐旅館。蓋玆館者。誠較其他爲優。價格亦昂。能自異於衆。玉妹弗如借吾駐。有侮玉妹者。吾且擠而拳之。且玉妹仙人。胡可自儕獰鬼。語已。力目玉英而笑。玉英喜曰。華仙約。令吾等期於第一旅館。然則同館佳也。時兩船既切。少年乃踰玉英舟。睨其後一人。亦佳麗。而高髻蟠然。年事在二十以外。玉英爲少年介紹。謂是淸邑陸青芙。其夫與玉英爲中表。玉英又指少年謂青芙曰。此寶山。卽吾恆言之陳家銀生者。年雖少。然貴久矣。彼此皆至戚。渠亦將東游。甯非佳緣。青芙微笑。起與寶山爲禮。淡然潮暈也。

寶山富者也。又少年久貴。貌復韶雅。每攬鏡。輒翩翩自憐。

所居旅館。爲城外第一。臨河沿。寶山居其頂樓南廳之西室。及是。玉英與青芙遂居其東。廳事一榻一桌。數几環焉。榻之中。爲小桌。衣以藏錦。上有磁缾。供鮮花一簇。玉英謂少年之人。無花以養之。則其骨易俗。故寶山思悅之。然缾中花固弗香。特紅豔。廳外爲扶闌。珠江風物。一挹而盡。東西二室。窗皆外向。立扶闌瞷之。可以洞矚室內。時天氣漸熱。寶山窗洞啓不帔。玉英自以女子。特懸布爲窗簾。室燭既炎。自外望之。第覺白光團然。弗能審室中景象。旅館中。樹板爲箱。戶鑰亦至苟。能外鑰而不能內關。特以來往人夥。藉恃以無恐。然亦往往有失物者。故非慣旅江湖。常惴惴懼有失。青芙與玉英偕居。以有伴。寐乃滋酣。而玉英則展轉不能寐。鼓既四轉。案上殘燈已燼。乃朦朧睡去。忽驚醒。聞青芙大呼有賊。急躍起。青芙亦起。玉英燃燭。覺青芙鬢髮蓬然。室門已闢。大愕。時館中執役已畢來。寶山亦出立廳事。遍燭之。賊殊杳然。執役者乃俱去。寶山憤曰。室遂如甕。鼠子乃敢爾。失物幾何。宜檢之。明日之晨。是宜鳴於府。青芙曰。否。殊不失物。寶山嗤曰。固未嘗檢閱。胡乃斷其勿失。青芙赬。不能語。玉英竊指其鬢。寶山笑曰。然則佳盜也。青芙囁嚅曰。幸不曾被辱。寶山曰。特吾等驚覺早耳。不然。汝胡能免。青芙毅然曰。死亦弗辱。寶山笑曰。果耶。且語且目青芙。青芙微笑不復語。寶山笑曰。以吾思之。汝等女子。弱耳。賊胡懼。顧弗如吾楊於門。爲汝等甲而衞。玉英曰。吾等三人。固萍水。非李亦非桃。烏能以汝爲衞。寶山曰。以兄弟名義。顧弗可耶。且吾二人兄弟數年。汝奈何忘之。玉英曰。吾等兄弟耳。且如青芙。髫蟠然且將育子。烏能弟於汝。寶山笑。左右顧曰。有之。玉英曰。何言。寶山笑而不答。第目青芙。青芙乃凝眸他顧。

寶山等三人。東渡者也。自是厥後。行且由野蠻界域。躋於文明。殊弗願有陳迂之習。時旣破曉。玉英與青芙相爲粧。寶山亦歸櫛。櫛已。頑過東室。覩青芙櫛。青芙婦人。在法宜爲髻。而以孤雌少艾。爲髻轉弗良於覩。乃爲辮。寶山至。則擊掌大笑。文明之人。恆以擊掌表其賀忱。寶山欲賀青芙。故擊掌。青芙又赬。徐曰。寶山君旣櫛也。寶山曰。櫛也。吾等男人。爲櫛易耳。弗似女子。蓋女子之櫛。實難呈功。苟一髮弗勻。亦將損其媚態。青芙與玉英皆笑。寶山撫其鑽曰。是玉妹者耶。玉英然之。寶山曰。玉妹表表。如巨珠。顧乃寶茲鑽。亦辱甚矣。玉妹俟之。吾街行。當爲玉妹易巨者。蓋美人寶鑽。正如皓月之於名花。豔豔海棠。苟無月以寵之。何以標其奇麗。青芙然之。玉英笑。佯謝寶山。寶山又謂玉英服。非學者裝。亦當爲製之。俾放洋時。勿爲覩者笑。玉英彌悅。謂寶山者。實多錢而能愛人者也。

早餐既竟。館中人皆街游。玉英乃挈青芙。扶闌遐眺。既而寶山至曰。闃寂若是。吾等弗如街游。玉英悅。青芙獨搖首弗可。玉英笑曰。吾憶之矣。寶山弗解。玉英指青芙。狂笑弗已。青芙怒曰。長大若是。脫已嫁者。三得男矣。乃狂笑如騃童。玉

英前。欲撲青芙。青芙拂之。玉英失足而顚。寶山悅。亟前扶之。玉英始停笑曰。渠將俟華仙來也。有夫之人。胡可與其語。寶山笑。曰玉英。玉英逡巡欲入。青芙曳之。曰。吾輩婦人。良無佳趣。苟出入。必挈以男子。否則爲勢滋危。至若寶山。來去悠然。如雲閒之鶴。寶山曰。汝特玩吾等耳。汝以爲吾等孤。弗如汝有嘉侶。因顧玉英曰。吾語非耶。玉英頷之。青芙笑。忽起。疾入東室。寶山乃肆盼玉英。玉英俯而微笑。顚聲曰。覰我何爲。因舉手。將掌寶山。寶山執其腕曳之。玉英遂狂笑。頃之。青芙自東室出。笑曰。汝等奚爲。二人驚而起。寶山曰。汝亦奚爲。青芙忍笑曰。吾不謂汝等。汝等自慮耳。吾乃謂汽笛之煙。縷縷撲窗中雙燕。因就玉英。附耳數語。玉英大赧。青芙彌笑不可仰。忽樓梯橐橐。爲聲甚厲。青芙愕然停笑。寶山驚。亟歸西室。少須。一少年至。玉英笑曰。華仙來也。表兄。吾等俟汝且久。汝烏能逡識吾居。華仙曰。易耳。居客姓名。悉具號簿。叩之無弗得。寶山啓簾出。覺此華仙者。肥腫殊弗文。于思隱隱繞其頰。寶山悅。趨前揖之。華仙答揖。而愕顧弗已。玉英前爲語其故。華仙悅。亟謝寶山。寶山大言曰。吾輩通人。胡事促促。自今而後。當更作中國新主人。弗爲舊軌所範。且將爲國民擺蕩之。悉納於新軌也。衆然之。華仙尤心折。謂寶山實大通人。其議論超越恆凡。不可幾及。

華仙既至。在理當與青芙合室。特玉英先居。弗便再析。華仙乃與寶山居。然有時華仙入東室。省厥妻。玉英輒起避去。則倚於闌。是時。殘日西墜。猶未夕餐。寶山施施自外至。手一篋。爲狀至歡。遙謂玉英曰。胡獨居。玉英微笑弗語。引手指東室。寶山悟。小語曰。華仙耶。玉英頷之。寶山側耳佯聽久之。愕然曰。汝聽之。彼胡爲者。玉英笑。掌其膊。寶山乃攜之曰。來。獨立胡爲。渠等偕居。吾等則兄弟耳。引之入西室。寶山置篋於几。曰。汝觀之。若是者。詎渠所恆得。玉英叩之。寶山曰。汝物耳。因攘袖拆篋。列於几。則燦然皆閨中物。玉英玩之不釋手。寶山一一語其名。且數其値。已小語曰。吾以是悉贈汝矣。玉英曰。果耶。寶山曰。誰紿汝者。玉英大悅。久之。館役以晚餐至。廳事巨燈既燃。朗燭及於室。寶山乃斂羣物而篋之。力投於玉英懷。玉英懷痛而嗚。寶山急搖手。玉英悟。咽其音。弗令竟。因笑曰。玆篋良重。語已。從容出廳事。華仙亦出。向玉英微笑。玉英曰。表兄何悅。而佳笑若是。華仙弗答。青芙曰。渠以汝縱聲嗚。狀怪。故笑耳。玉英曰。吾寄寶山購物事。寶山購得授我。我挈之重。幾下墮。故驚而嗚耳。顧乃笑我。誰似汝二人者。白晝乃祟祟似鬼。寶山亦出。擊掌曰。然。是宜譏也。脫有如何。我亦良殆。且放洋在邇。慮亦將不祥。時樓梯有履響。華仙亟止之曰。綏之。嗾嗾胡爲。館主人至矣。語未旣。館主人果岸然至。手出船票。陳於桌。又一紙。則館費也。時總數轄於寶山。寶山檢閱已。卽懷票入室。旋出。授錢館主人。如其數。館主人斂錢而謝。寶山曰。船行何時。館主人曰。是夕二時。寶山曰。然則吾等飯後登舟

矣。館主人然之。鞠躬遂出。既畢飯。飭裝。館主人以舉役上。以裝下樓。寶山殿之。檢點至詳。及地。趨南巷。遙望玉英猶彳亍在前。疾趨之。巷暗寡行人。寶山試執其腕。既而審之。乃大愕。蓋是人非玉英。固青芙也。亟釋手。青芙回首微笑。寶山驚悅。肺震震爲聲。已而及河干。以船小。不及徧載。寶山遂與玉英偕舟。時舟中未掌火。洞然而黑。以舟人弗願火揚。擺水光緣之。致眩其目。寶山與玉英偕坐。亦靜默無他聲。及輪船。遂偕登。視時計。已十二時有半矣。四人偕居一艙。殊樂。鋪陳甫竟。汽笛嗚嗚大鳴。三鳴。船栩栩如巨魚逐波。悠然遂逝。

第二十三章　瓊花彈琴寄其哀怨劉夫人得無妄之災

讀吾書者憶之。吾書中不嘗有陳文卿者耶。文卿爲人。無他嗜。特至悅其嬌兒。其次則嗜銀錢。性格頗與李紳相類。實則李紳以錢與其嬌女較。有時或茫然弗能自軒輊。則其犢舐愛度。猶不及文卿也。是日文卿來謁李紳。往時。銀生在塾。文卿恆例。十日輒來省嬌兒。且向李紳申謝悃。自銀生進學。乃不復至。今日者。無端而來。李紳滋悅。而李家人則竊竊疑之。謂銀生弗在。文卿來將何作。其實文卿茲時。正如得夫女兒。喜悅之至。恆欲覓儔而語。文卿自以佳兒驟貴。又能遠游。循是而往。得官亦非難。特來向李紳道之。以自紓其樂積。李紳慨肅坐。郎曰。銀哥遠行。吾殊不能多囑。彼戔戔者。特布吾意耳。文翁雅人。當能宥吾。雖然。銀哥年少。烏能孤游。游又至遠。文翁奈何諾之。而弗之阻。文卿大笑曰。我輩日事田市。何知外情。吾兒囊適郡。謁其師。其師至悅。力勸之游。且謂能游三年。歸國郎授職爲官。至彼時。亦弗論其學業何等。第能耐此三年。則官將自至。吾兒乍與吾言。吾亦茫然弗得解。嗣乃悟。朝廷立法。殆至精通。彼能苦力三年。而揮財如許。不官胡以相酬。且考試將停。則得官至難。弗有至勢。胡得巨貴。李紳大然之。而慮其稚年孤征。途徑殊不慣。文卿曰。否。渠師猶賜多函。謂其滬瀆東京。都有良友。謁之如謁其師。天下烏有若是佳師。至愛其弟。而紿之於危途者。李紳大悟。始信銀生此行。正如采寶於山。狀雖險而實至平。不幾時。挾巨寶歸矣。以是巨寶得則銀生遂如東嶺之峯。百里外猶見於雲表間矗立。殊羨銀生。且賀文卿能得佳兒。文卿大悅。李紳旋歎曰。吾誠弗料。銀哥遂速行若是。假須片時。吾猶將厚貺之。以萬里行役。全恃多錢。矧銀哥又少。脫拮据急欲號矣。文卿曰。否。渠囊已至充。胡可再累丈人。以實際論之。吾兒祇宜答丈恩。不宜更受丈惠。且吾儕辦事。必要其終。假吾量力。弗足以貴吾嬌兒。吾必不排衆而令之往。語已。相顧而笑。又坐久之。文卿辭出。李紳既送客。則默坐羨文卿。謂吾與文卿年事相若。富名亦相若。雖其實業較吾爲優。而吾幸得官威。恆人視之。亦與彼埒。乃彼能生佳兒。不三四年。銀生

得官。文卿且吾號封翁。而我則不然。膝前祇一嬌女。又時時多病。前顧茫茫。又胡所冀。因咨嗟弗已。又念饑者。渠因勸我納妾。如天之福。或竟得一稱兒。而自顧已老。脫爲之。亦速非詘耳。雖然。假使瓊花健康。獲一佳壻。其榮耀且與佳兒儕。即銀生之佳。吾亦將奪文卿之乍。思至是。忽瞿然有毅容。繼乃弛其神威。微顯笑象。忽一老婦人自門外入。傴僂而恭。且行且自語曰。弗審此爲李翁家否。脫是。則李翁固巨家。胡以閴然乃無人影。既而及霤。猶微語喞喞。初不之聞。李紳從容曰。汝何人。將焉往。苟欲至李紳家。於是即是。惟李紳家。向不曾識汝。汝得毋誤。老婦人聞言。仰首審諦曰。人在是也。吾方謂巨屋隆隆若是。而顧無人。空寂幾令吾怯。李紳不悅曰。以吾思之。汝已耄。烏能適人家。顧不如堅閉其扉。靜坐頤養。了此含糊歲月。汝既謂覓李紳家。即我便是此家主人。所謂李紳者。汝將何詞以貺我。老婦人驚曰。是即李翁耶。吾果耄。乃弗知禮。吾慢甚矣。傴僂至李紳前。爲李紳威嚴所懾。噤不能語。李紳曰。汝究欲奚爲。既審李紳在是。胡尙不言。且汝乃果何來。老婦人强笑曰。唯。吾自韓家來。韓家夫人命我語翁。脫翁弗相陋者。願以其子附爲婚姻。其子則肄業翁塾。曰雲郎者也。李紳聞言。色然弗悅。既而笑曰。是來作伐者耶。殊佳。汝姑坐。吾將以語詔汝。老婦人坐。九環適至。李紳曰。九環往覓夫人。茲韓家貧兒。求食弗得。乃思儷於我。作伐者來矣。請夫人速來。一見此老成作伐人。亦能長其智慧。語已。

揄笑弗止。九環揭簾入。擁一人。審之。瓊花也。瓊花之額已痛。然無言。瓊以手自捫。疾步登樓。九環從之。劉氏方居樓。與秋雨語。瓊花直前歸榻。劉氏叩之。瓊花弗應。訊九環。九環亦搖首稱弗知。良久。瓊花自言曰。兒衣薄而外立久。殆爲風欺。劉氏曰。後此愼之。兒羸羸如嬌花。胡禁暴風。又責九環弗善伺。乃不爲姑姑添衣。九環遽曰。主人有語語夫人。堂上坐久矣。劉氏曰。主人何言。九環曰。吾弗知。而主人則俟之殊久。劉氏大疑。遽起去。九環從下。李紳方憑几假寐。旁坐老婦人。襤褸局促。相向無言。劉氏至。李紳乃張目曰。汝意云何。劉氏不解所謂。李紳曰。是傴傴者。自韓家來。欲爲瓊兒作伐。汝何答者。以吾思之。雲郎亦殊不惡。然貧困至是。烏能養其孥。劉氏默然良久。曰。然則遂絕之耶。李紳弗答。劉氏曰。吾意俟之可耳。雲郎一貧至是。在理誠不能自養其妻。李紳躍起曰。詎不然。吾固謂雲郎亦佳。特患雲郎有妻。且將大爲渠累。顧老婦人曰。媼甞聞之耶。雲郎誠佳兒。吾至嘉之。特渠貧。有妻將不爲渠福。脫渠能得官者。我亦必不渠靳。媼聞之耶。即記茲言。覆爾主。則汝職已盡。老婦人躊躇將再語。李紳曰。是矣。多言亦徒勞。媼第挈斯語而歸。則媼之爲量已足。老婦人乃逡巡去。去既遠。李紳嘆曰。不克自奮。乃欲免於覂勞。勢烏能得。敬俟自命儒者。以爲書中自有黃金。己則弗恤。又復遺禍子孫。且令雲郎求一妻而弗可得。閑時以書傲我。今乃

自斃矣。嗟夫。天下書多烏能傲人。特錢多能傲人耳。

老婦人既去。九環登樓。秋雨曰。主人何言。九環視瓊花。瓊花瞑目若熟寐。九環柔聲曰。姑姑。瓊花張目。九環曰。姑姑果不適耶。瓊花弗言。目復合。未幾。晚餐至。劉氏以瓊花果疾。特來視其餐。瓊花強起。不及一甌。即棄去弗食。臨窗微嘯晚風。瓊花爲人。至寡食。劉氏亦審之。第曰。兒謂爲風欺。胡又臨窗。弗如歸榻。榻眠引衾自覆。則汗出而風亦自適。瓊花諾。秋雨既飯。呼九環下。久之偕上。秋雨微嘆曰。是弗可爲矣。九環領之。又坐良久。以爲瓊花已寐。亦展榻寢。忽瓊花微呼九環。九環起揭帳。瓊花已坐。九環扶之。遂下榻。秋雨曰。姑姑弗寐胡爲。瓊花曰。固弗能寐。奈何。秋雨無言。亦攬衣起。瓊花就几臥。時新月已升。微雲蕩影。瓊花顧視良久。命九環取琴。微笑謂秋雨曰。吾將彈新詞。姥姥聽之。有弗協者。輒敎我。秋雨亦笑曰。若是佳也。吾至喜聽新音。吾雖耄。然援音衡詞。或尙可及。瓊花微嘆。援琴鼓曰。

涼露如煙兮。及於西園之花。花垂垂以醲醉兮。煙亦蕩蕩而飛霞。疾風東來兮。怪雨吹沙。煙耶花耶。羌何適兮。淚滂沱其若痲。

淚灑青草兮。青草枯。嗟彼葳蕤不自恤兮。毋亦憫吾之徂。

薔薇如蘩兮。中有鶯雛。雖有淫香而棘圍弗朽兮。朐雛翼於九衢。

拂吾琴兮。彈吾哀。飛塵瓊宇兮。蛛網爲摧。命風伯以佑吾兮。吹吾琴音於瓊瑤之臺。瑤臺有仙子兮。胡不循音而飛來。」

仙子不來兮。霜橫西圃。綠紗之窗永凝眸兮。羌脈脈其誰語。」

無與語兮。吾將斷吾之容。㛖兮容兮。不如爲滃滴之波。淪於東海之東。

吾自明兮。怛吾之憂。哀哀命之徂兮。吾不自由。不自由兮。吾將奚求。

彈已。欷歔涕下。滿其襟。秋雨頻頻嘆息。九環曰。姑姑。此胡爲者。往時姑姑彈琴。輒有歡容。茲乃悲涕。吾意深夜淒涼。景色最能惡人。姑姑殆爲所中。秋雨曰。然。姑姑徒悲胡爲。顧不如自養。瓊花乃寢。秋雨老矣。恆時多喜自言。至是。理衾將息。自嘆曰。世界之大。固有是也。雖然。又胡必有世界。又曰。吾乃滋平。吾較之吾昔年。實已大悟。蓋吾所歷者夥矣。九環弗悅曰。姥弗眠耶。誠弗眠者。則自起。誦其書。吾則滋欲寐。咕咕乃破人睡機。秋雨笑。遂弗復語。比晨。瓊花假臥未起。衆亦弗欲警之。忽九環狂奔上曰。姑姑視之。夫人殆矣。瓊花大驚。蹶而起。九環哭曰。姑姑速去。夫人顚於階。弗語矣。目閉弗能闢。八環謂是已死。瓊花大震而哭。疾奔下。衆已扶劉氏入室。瓊花排衆人。抱之而號。劉氏已醒。以痛極。遂狂呻。睹瓊花號。似憫瓊花。引手撫之。曰。嬌兒勿哭。阿母固無苦。一語未終。忽奇痛。大呻而暈。瓊花亦仆於榻。既而醫者至。審之。乃知脛骨已折。脊部亦受巨創。毒已內撲。急出囊中藥。和水灌之。三灌。劉氏乃醒。大呻曰。苦也。復

暈。醫者又命灌之。時瓊花哭極聲嘶。似失其覺。劉氏亦呻苦。弗遑恤其嬌兒矣。醫者謂李紳曰。以疾勢論之。事已急。吾業弗及外科。第能起其暈。然痛弗稍殺。暈亦胡難。彭瑞仁外科至精。與吾亦良善。君速以我名召之。勿緩也。吾姑返。飯已而後再來。李紳從之。遣僕速彭瑞仁。

飯已。醫者至。彭瑞仁以道遠。猶未來。劉氏已復暈。醫者亟命灌藥。顧旋醒旋暈。勢殊岌岌。至晡。瑞仁始至。且弗暇寒暄。直入視病者。駭曰。脛弗可爲矣。其在少年。或猶可冀。病者婦人而耄。烏能施吾技。雖然。脛猶非大創。可慮者乃脊部耳。亟出藥搽之。且搽且灌。逾時許。劉氏醒。啟目見瓊花。瓊花伏榻而泣曰。阿母。苦何似。兒侍於此。劉氏頷之。弗能答。瑞仁復入診。頗喜曰。藥戰勝矣。疾弗他馳。或遂無患。李紳頗慰。時劉氏呻吟稍止。瓊花乃收淚。坐於榻沿。晚膳至。九環呼瓊花。瓊花弗去。劉氏乃顧而微呻。瓊花知旨。諾之而出。然弗能食。逾片時。卽下樓及劉氏室。劉氏猶清醒。衆皆喜。瑞仁亦曰。吉徵也。明日脊部血迴。而後徐理其脛耳。李紳悅。作之而談。將及三鼓。瑞仁曰。汝往視之。脫無他。則吾輩可姑寢。李紳從之。而九環奔至曰。主人視之。夫人狀至可畏。李紳驚。瑞仁亟起曰。去之。遂偕入。劉氏張目獰視。狀如中魔。披髮羅其身。展轉拍牀而鳴。且鳴且語。語糊含弗可辨。瑞仁驚曰。殆矣。毒伏於心。伐之則潰蕩。奈何。亟取藥。調而灌之。又命亟速孔度。以孔度內科。心毒宜也。

理想小說

新飛艇

續第五號 （禁止轉載）

第二十章

半夜裏路拉痕船頭上點着愛迪司統燈。離了桑特。開足汽機。向女王鎮進發。他本是速度最快的游船。一點鐘可以走二十七英里。這一天倭倫同柰塔斯又急於要見飛艇。爲此更加像奔雷掣電在黑水一般的海峽。向西駛行。不上三個鐘。已經出了海峽。又走了一百多里。還不見有飛艇蹤跡。又走了一點鐘。離他們約定的地方。還有二十五里。忽然頭艙裏有水手來報。南面有一條輪船來了。這時候剛好倭倫睡了一回。在艙面上散步。趕忙拿遠鏡向南面一看。果然水平線上吐出一縷濃煙。再細細一看。是一只極大的汽船。對着路拉痕駛來。不上十五分鐘。已經隱隱看見船面。却是一只軍艦。向女王鎮來的。却看不清他的國旗。不知究竟是愛蘭艦隊中間的英艦。還是敵人想捕捉利物浦航路上運送艦的軍艦。這時候路拉痕恐怕耽誤時候。都不

願意遇見。倘若一不小心。機器房中來一個礮彈。炸開來。全船便不中用。後事便不堪問了。爲此倭倫自己動手。把船向北一撥。還加上些速度。想避開來。不料給那邊軍艦上看見。拿船向西一撥。截住路拉痕的去路。這個時候。已經看得淸楚。是一只極大的巡洋艦。後面還帶着兩只水雷船。飛也似迎上來。路拉痕見事已緊急。開足了汽機躲避。再看那巡洋艦上却沒有國旂。雖然曉得這地方是英國艦隊汛地。敵艦萬不敢深入重地。然而不掛國旂。却有些奇怪。倭倫吩咐掛起英國皇家游船隊的旂號。不料那邊不但不睬。有一只水雷船反開足汽機撲上來。倭倫也聽見法國艦隊中水雷船。一點鐘可以走三十里。虧得沒有波浪。路拉痕儘力走。一點鐘也可以走二十八里。那水雷船要走兩點鐘。纔迎得上來。在這兩點鐘裏面。還不能開礮轟擊。正在危急時候。船頭上又有人來報告。北邊也有輪船來了。回過遠鏡一看。果然也是一只巡洋艦。這一只。不用說一定是愛蘭艦隊中間的英艦。看見有本國游船。給人追趕。來查究的。倭倫覺得稍爲放心。知道如有緩急。自己的船。一定肯來救援的。不料法國巡洋艦不等英國巡洋艦到來。已經對着路拉痕開起礮來。虧得礮彈離路拉痕一百多碼。墜入海中。這時倭倫的生命危險極了。第二礮打來。恰恰從艙面上飛過。水雷船也用礮攻擊。第三礮却打折了前桅。桅杆倒下來。打死了四個水手。倭倫切齒道。這是第一滴血。等我們上了飛艇。再來報復。不多一會。英艦已到。兩邊便開起戰來。英艦第一個礮彈。便擊中了法國的先鋒水雷船。船頭沈了下去。第二礮拿水雷船火藥艙打穿。炸裂起來。拿全體化爲齏粉。沈入海底。這時候法國巡洋艦還多一只水雷船。爲此也不退縮。便鏖戰起來。礮彈像雨點一般。互相轟射。那聲音同春雷似的。震得海波都有些回響。虧得路拉痕不在戰線裏面。不然早已化爲灰燼。趁着他們互相攻擊的時候。開足了汽機。想要逃避。不料給法國水雷船看見。便追下來。倭倫知道逃不了。不過不肯輕易給他拿住。水雷船見倭倫不肯停輪。也用二十磅的礮彈來攻擊。這一次距離是近了。那彈子大半命中。路拉痕上除了機器房沒有受傷。餘外還有一只舢板。因爲事已緊急。放下來。以備緩急。其餘全行燬壞。眼看着不久便要沈了。忽然有人叫道。飛艇來了。話還沒有說完。路拉痕又受了一礮。這一礮異常利害。全船向旁一側。管機器的人。逃上來報告道。不好了。船底打穿了。這船在五分鐘裏面要沈了。快逃命罷。倭倫聽着。從舵樓裏奔到艙裏。扶出柰搭斯。帶了兩個下人。跳進舢板。剛正坐好。路拉痕船身向後一挫。沈入海中去了。便是那個時候。伊助烈愛耳飛也似從離海面二千尺的空中落下來。到離水雷船一千碼。放下一個礮彈下來。這個礮彈。落在法國水雷艇上。冒出一陣青煙。微微響了一聲。水雷船忽地不見了。只剩了些碎板浮在海面。

第二十一章

路拉痕剛好沈下。飛艇已經落下來。在海面上浮着。同汽船一般。落下來的地方。正在柰塔斯同倭倫的舢板旁邊。這時候舢板中除了他們兩個人之外。游船中只逃出五個人來。兩個下人。三個水手。其餘的人。都葬身海中。飛艇一到船邊。倭倫同大衆先把柰塔斯扶過去。隨後大衆都扶着鐵欄干。陸續上了飛艇。同理查相見。理查本來沒有見過柰塔斯。現在看見倭倫領着人扶過一個傴僂的人來。只見柰塔砦也不暇同別人招呼。搶過去。抱住那個人頦子滴淚道。謝天謝地。父親。我們來得還巧。險些兒誤事。理查纔知道是柰塔斯。看着這走一步路要人攙扶的形狀。誰知道他是恐怖黨的黨魁呢。趕忙走過去問好。請柰塔砦引着進客廳去。然後回身同倭倫握手各道契闊。這時候。英法兩國軍艦。還在那裏互相攻擊。倭倫想起法艦違背公法。用礮轟擊全歐知名沒有武裝的游船。有心想報復方纔的仇恨。對理查道。這艘法國軍艦。眞不講理。平空的來追我們。還派水雷船來攻擊。我恐怕他誤認我們是英國文報船。拿游船隊旂號掛起來。也沒用。他既經知道我們這艘是游船。還要擊沈我們。也太不講理了。爲此想請你教導教導他。理查道。容易得狠。在五分鐘裏面。等我們到了空中。讓我來擊沈他。替你報仇。倭倫道。擊沈他可以不必。他雖然是我們的仇敵。船上還有五六百無罪的人哩。這五六百人。並沒有開罪我們。他們都是聽着將校指揮幹的。若玉石俱焚。未免不合。爲此我想起方纔我們虧得英艦救援。不然早已沈沒了。現在倘然能夠拿法艦的戰鬬力燬掉他。讓英艦捉去。也可以報答方纔英艦救援的恩惠。理查道。你意思我也明白了。只是恐怕不能如願。我製造的空氣礮。只可以擊沈他。不能轟去他的戰鬬力。話雖這般說。讓我試試也不妨。倘若不小心擊沈了他。却不好怨我的。倭倫大笑道。那也自然。只要你輕輕放下去。正說着恰好柰塔砦走來。倭倫趕忙問道。方纔從舢板上過來。尊大人沒有受傷麼。柰塔砦欠身答道。多謝記念着。家君虧得總理招呼。現在很舒服。並沒有受傷。倭倫又問他一路上的景況。柰塔砦也大約答了幾句。然後問理查道。你看那兩隻軍艦戰得好熱鬧。我們還是由他們去。還是一齊擊沈他。倭倫笑道。都不是。我們路拉痕給法艦攻擊的時候。虧得英艦來救。爲此我正在這裏請倭挪爾特艦長。用炸彈將法艦的戰鬬力燬去。讓英艦捕去。以報救我們的大恩。柰塔砦點頭道。以德報德。也是天下的公理。只是艦長你怎樣擺佈呢。理查道。我想向着他船尾下。放他一彈。燬他輪軸。只恐怕船要沈下去。說着。飛艇已經飛起到離海面一千尺的地位。向前面一看。離那兩隻軍艦。不上一里。這時候兩艦的距離。不到一千碼。戰得正是熱鬧。從前英法爭海權的時候。礮還沒有現在這般精。爲此戰不多幾分鐘。可以用決死隊衝上去。現在却不能這般莽撞。所以戰了這許多時候。還沒有勝負。法艦一心對付英艦。第二艘水雷船沈沒。竟沒有看見。現在却看見了這隻飛艇。知道沒有好事。趕忙掉過船上礮。向上轟擊。理查見了笑道。他到先來打了。好。讓你嚐嚐滋味。

說着調過空氣礮。對着法艦後面。拿電機一按。裏面的彈子。便從空氣中射入海裏。爆裂出來。只見法艦舵底海水。像銀山似的湧起來。把那隻軍艦。忽地從後面掀起。船頭便向前一沈。連前桅都差不多浸在海裏。等到波浪平靜。那一艘龍爭虎鬬的軍艦。已竟動撣不得了。伊助烈愛耳。便飛也似升上去。直到看着兩隻軍艦像兩隻模型一般。這時候理查同倭倫都在舵樓裏。理查道。這時候他不能猖獗了。你看他個形狀。說着。拿手裏遠鏡遞給倭倫。倭倫接過來一看。果然法艦的船尾。已經沒入水裏。前面還在那裏拚命轟擊。英艦看見他無端給一艘飛艇。炸成那種模樣。知道他是無能爲力。便向前猛撲。不上幾分鐘。法艦已經支持不住。英艦纔停了礮擊。用信號逼法艦降服。不多一會。法艦桅上。掛起白旂。眼看着戰事已畢。倭倫收了遠鏡道。好了。讓他們去罷。雖然。我想去聽聽他們講話。料來一定有軍事祕密。祇是我們現在還有大事在身。得卽刻渡過大西洋去纔好。安閑尼亞今日早晨。已經在紐約出口。你計算這個洋面。要走多少時候。理查道。大約十六小時。從這裏到紐約有三千里。我們這隻伊助烈愛耳。一點鐘可以走二百里。安閑尼亞卽使走得快。在白天也不過走四五百里。我們在日落時便可遇見他了。理查剛好說完。只聽脚底下飛起一聲信礮。用遠鏡向脚底下一看。看見英艦頭桅上挂着一串信旂。倭倫看了旂色道。他要同我們講話呢。正桅掛着休戰白旂。諒來沒有歹意。我們要下去嗎。理查道。那也何妨。我們不過多耗費半個鐘頭。或者還可以從大西洋艦隊艦長那裏。打聽些新聞。外面已經曉得我們有這個飛艇。也不用隱瞞着。你以爲怎樣。倭倫點頭道。甚好。我們下去便了。只是我露面究竟有些不妥當。讓我迴避了再說。理查等倭倫走後。傳令將桅上風車扯起。又傳了幾處命令。叫全船準備着不測。不一會。飛艇已經落下去。這時候英法兩艦。已經並在一起。兩只軍艦上將校軍士。看見飛艇果然落下來。都忘記了自己的戰事。澄澄地圍在欄前觀看。兩國艦長。站在艙面。都用遠鏡打着。不多一會。飛艇已經落下。飛艇上的人。除了柰塔斯同倭倫。其餘都在艙面。理查立在舵樓旁邊。一手按着船尾上的空氣礮。以防不測。到得切近。英艦長高聲請問飛艇的名字。還謝他的援助。理查答道。我們是恐怖黨的伊助烈愛耳號飛艇。方纔因爲法國軍艦。不守公法。擊沈不裝甲的游船。爲此轟去他的戰鬬力。不然。我們也不來管這閒事。讓你們去戰鬬了。英艦長叫道。阿呀。我若早知道你是恐怖黨。也不來同你講話了。實對你說。我心裏現在很覺得有些不高興。你爲什麼不讓我們自己戰爭。却要無故來幫起我們來。叫我有些愧對這位法國同事呢。理查臉上一紅道。便是你們軍艦不在這裏。這法艦我們也一樣轟擊的。我們本來看着你們軍艦。同法國軍艦一樣是我們的仇敵。不過法國軍艦。太不守公法。爲此教他先嚐嚐我們的滋味。好了。現在也不用爭論。徒然耗費時候。你還是單要問我們的艦名呢。還是別有話講。英艦長道。問船名是第一件事。我現在還要問問你們飛艇共有

幾艘。你們造了這些飛艇。有何作用。理查搖頭道。我沒有命令。不能回答你。不過我們飛艇。不止一艘。建築這些飛艇的地方。便是英國。可憐你們那些偵探。真是睡在夢裏。一些不知。至於說到作用。我們自有善用方法。現在我們是武裝中立。到不論什麼時候。我們看着可以動手的時候。便要來用兵力停止你們的戰事。這幾句話。說得英國安特朗米達軍艦艦長。怒髮上沖。大叫道。住了。你這話眞算得狂妄到極頂。彷彿全球和戰的大權。都在你們掌握似的。快不要再講。不然。我便立刻拉下休戰的白旗。給你五分鐘準備。轟成你齏粉。話還沒有說完。只聽得飛艇上一陣狂笑。緊跟着一陣鈴音。艙面上的人。都不見了。那飛艇便呼的一聲。飛在離海面二千尺的空中。從軍艦看上去。像一張樹葉。再一看。已經開足一點鐘走二百英里的速度。流星般向西方去了。

第二十二章

六月二十三日清晨五點半鐘。坎拿大航路上的安蘭尼亞輪船。從紐約啓椗。向女王鎭同利物浦進發。在坎拿大航路上。這一艘也算是最大最快的輪船。向來從山狄霍克到女王鎭。不過走四天半。載重四萬五千噸。有六萬匹馬力。一點鐘可以走三十四里半。戰事一起。所有小些的輪船。都已調回本國。只剩這幾艘大的。照常駛行。然而這時候意法軍艦。帶着魚雷船。常在大西洋洋面游弋。搜捕敵國商船。絕他們糧道。德奧兩國軍艦。要防守波羅的海同地中海兩處。沒有精神再顧這西面。爲此英國要保護這條航路。只有獨力支持。這時候上議院方纔悔恨當初萬不該反對意國借款。弄到現在要多防一國。本來這條航路又長。行走時也有些戒心。但是開戰以來。已經走了五次。都沒有遇見危險。這一回是第六次了。坎拿大公司裏又接着安特朗米達軍艦捕獲法國軍艦的電報。英美兩國的人。以爲安蘭尼亞是一只極妥當的船。速率又快。路上又從來沒有出過事。便有一班不論開戰不開戰一定要渡大西洋的人。來搭這條輪船。爲此船上凡是可以坐臥的地方。多佔滿了。還帶着不少的郵件同貨物。凡是安蘭尼亞出口。兩面公司出賣船票。彷彿拍賣一般。公司中不知賺了多少錢。這一次在紐約出口。船上的人不知不覺載着一位重大人物。便是駐美自由會總理洛蒲路夫。他是要到倫敦將在美洲會員的進行方針。同美國政府對於歐洲戰事的舉動。報告會長。這美國政府的舉動。除去美俄兩國內閣之外。沒有別人知道。洛蒲路夫派了許多國事偵探。方纔打聽明白。爲此安蘭尼亞輪船上。這一次不但裝了不少的貨物郵件搭客。還裝了洛蒲路夫一肚子的祕密。就是這一次由美至英的航行。拿全地球的戰雲又加黑一層。大家本來猜不出的美國政策。也是這一次給安蘭尼亞載上英國來。英國保護這條航路的方法。是每五百里停一只大軍艦。這五百里裏面。派兩隻裝甲巡洋艦。在裏面梭巡。恐怕兵力單薄。每兩隻巡洋艦還帶着四隻水雷艇。凡是有輪船往來。都歸他們保護。爲此安蘭尼亞從

紐約出口。一出美國領海。便有兩只巡洋艦帶着水雷艇來保着。送到大軍艦左近。過了大軍艦。便又有兩只巡洋艦來保護。送到第二隻大軍艦左近。照這個樣子。一直到遇見愛爾蘭艦隊爲止。全世界各國。除了英國。沒有第二國有這般魄力。爲的保衞這同郵路。無論怎樣的耗費。也不能計較。俄法意三國。也知道祗要能夠斷斷英國這一條航路。便可以制英國死命。爲此也用盡方法。來斷這條鐵鍊。安闌尼亞走了五百里。便遇見了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烏散那輪船。從哈里法克司到利物浦的。一同到了第一隻大軍艦駐防的海面。却沒有遇見敵艦。到天黑時候。安闌尼亞走得快。已經搶過烏散那。那時第二對巡洋艦。也落在後面。這天剛好沒有月亮。天上陰沈沈壓着一天烏雲。在戰時交戰國輪船。本來不點燈的。安闌尼亞也把燈光都遮住了。照平常規則。遇見這般天氣。是不走的了。但是現在戰時。安闌尼亞船主。也知道只能在暗中行走。爲此拚着命向前進發。到十點鐘。看見前面隱隱有些火光。不多一回。有一隻巡洋艦。保着一隻輪船。從對面駛來。却是一隻德國輪船。打了一個暗號。便過去了。到了十一點鐘。洛蒲路夫靠在艙面背風的地方吸煙。忽然看見一個人。着一件極大的灰色大衣。鬼鬼祟祟走上來。閃到樓梯下去。黑暗裏也看不出他的面目來。不覺動了疑心。便從別處轉到那人背後。剛好看見那人從大衣底拿起一個匾平圓形的物件來。洛蒲路夫知道不是什麼好東西。趕緊拿出手槍來。喝他住手。那人剛要把那件東西擲下海去。洛蒲路夫槍子已經發出去。打中那人舉起的手腕。那人大叫一聲。向前便倒。倒了下去。還把手中緊握着的東西。向海中一扔。說也奇怪。那件東西。一到水面。忽然發出一縷淡藍色火光。飛入空中。照得全船雪亮。頓時全船擾亂起來。那個給洛蒲路夫打傷的人。還想跳水逃命。給大衆拿住。轉動不得。船主也趕來。問了洛蒲路夫原委。然後細細訊問拿住的人。聽他口音。雖然打着英國話。却露出法國口音來。知道是個法國奸細。他也自承是法國奸細。政府裏懸着一百萬法郎的賞銀。專門教他探聽安闌尼亞下落。報告法國艦隊。方纔擲下去的。便是信號。說着用手向東南海面上指道。你們看罷。他們來了。大家跟着他的手。向東南水平線上一看。果然黑沈沈的海面上。透出一縷白光。不多一回又滅了。知道奸細的話不假。一定有法意軍艦。趁着安闌尼亞沒有趕到第二大軍艦駐防的海面。前來捉拿。據那奸細說來。法意兩國兜拿安闌尼亞的艦隊。共有大軍艦兩隻。巡洋艦四隻。水雷艦六隻。這一支艦隊。便埋伏在離這裏十里的海面上。分佈四面。白天藏着。天一黑。便從四面兜過來圍攻。東南是大鐵甲一隻。巡洋艦兩隻。水雷艇兩隻。西南大鐵甲一隻。巡洋艦一隻。水雷艇兩隻。北面是巡洋艦一隻。水雷艇兩隻。因爲知道安闌尼亞是一隻重要的輪船。爲此用全力兜拿。船主聽了。趕緊吩咐人拿那奸細押入艙底看管。一面傳號令到機器房。吩咐開快輪。自己拿舵向北一撥。那條輪船便飛也似向東北駛去。那時候他還不知道敵艦已經逼近。以爲再走

一兩點鐘。便可以到英艦第二個汛地。轉過身來向洛蒲路夫。謝他救這一船千餘條性命。洛蒲路夫看見他這般自在。把他拉在一邊。力勸他注意。他以洛蒲路夫害怕。笑嘻嘻答道。請先生不要替安閣尼亞躭憂。我想起來。敵人至多不過一兩隻軍艦。我們速率。一定可以搶過他的。我們一到天明。便可以遇見英國兵艦。到那個時候。我們同他已經相隔有五十里路了。洛蒲路夫道。我也相信這條船的速率。不過你還不知道敵人勢力。近幾天。敵人又增了一倍軍艦。決計捕獲安閣尼亞。或者擊沈他。他們不但要同安閣尼亞爲難。並且還想把從英國到坎拿大美國的航路弄斷他呢。船主聽見洛蒲路夫這般講。不覺起了疑心。澄澄的看着他道。你的話。我却沒有知道。連這邊英國軍艦上的管帶。也沒有知道。倘若這消息是眞的。我却要請教請教你怎樣會知道呢。從你先生姓名上看來。你是一個俄國人呀。洛蒲路夫趕忙答道。我是美國人。並不是俄國人。便是打聽着這個消息。也不是從俄國的朋友那邊。是從俄皇的仇人那邊得來的。至於說我怎樣得來的。却是我的事。總之我們這條船。現在處於極危險的地位。只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條是墜入他們網裏。一條是投順敵艦、若是肯聽我的勸告，好在這裏離第一英艦不遠。還是加快速率回頭走的爲是。船主大笑道。你眞是胡說了。他們若是有非常的舉動。難道我們艦隊是睡着的嗎。大約你是給現在外面無稽之談嚇昏了。快請去睡罷。包管你到天明不遇見敵人。洛蒲路夫正色道。弗留助船主。直對你講。我不能去睡。今天夜裏。大家都不要想睡覺。若是你不迴船回去。明天這條船上。恐怕你不能再拄英國旂了。剛說到這裡。忽然叫聲阿呀。拉着船主的手臂。教他向東南東北觀看。船主一看。果然兩邊透出兩縷白光。不多一刻。西北面也透出一縷白光。忽然三處白光又都滅了。桅上瞭望的人。也報告下來。船主到了這個時候。方纔知道自己料錯。不敢怠慢。趕忙迴舵。從新向西行駛。走了一點鐘。已經追着德國商船。放慢了輪。把這件事告訴德國船主。一同開足快輪。迎上烏散那去。到二十四日上午一點鐘。已經迎着烏散那。然後三隻巡洋艦。保着三隻商船。向西進行。後面敵艦上照海電燈。漸漸的逼近來。在海面上彷彿許多金蛇一般。各處亂射。不多一回。竟給他們射上船來。給他一射着。便有許多電光。跟着射來。三條商船的船主。都知道事已緊急。趕忙再加上些速度。那三隻防衛的巡洋艦。不曉得敵人虛實。也用探海電燈向四面射去。方纔知道已經深入重地。四圍都有軍艦駛來。只有北面兵力。稍形單薄。便拚命向北闖來。到得相距三千碼的海面。英艦用大礮先行攻擊。初意想拿敵艦擊沈。不意敵艦的槍礮。也同雨點一般射來。距離愈近。槍礮彈愈緊。英艦用照海電燈留意着敵人的水雷艇。不上十五分鐘。兩隻水雷艇。沈了一隻。還有一隻。失了戰鬥力。敵人的巡洋艦。也受了重傷。英艦看出破綻。在商輪兩邊的兩隻。便停了槍礮。當頭的一隻。一面開礮。一面開足汽機。直衝敵艦腹部。不多一回。只聽得震天動地的響了一聲。敵艦

腹部。已經撞了一個大洞。沈入海底。這時候北方包圍的敵艦。已經全軍覆沒。只是太遲了些。剛好英艦拿這隻巡洋艦撞沈。雨後面兩支敵國艦隊。已經趕到。大鐵甲上面千餘磅的礮彈。雨點般射來。只要給他擊中。便是一個死。有時候打入海中。還激得起銀山般的浪濤來。那聲音在空氣中像霹雷一般。三隻商船。雖然開足汽機逃避。却避不過後面的大礮。不多一回。德國商輪。爆裂出來。把全船炸成兩段。沈入海底。却不像是敵人的礮彈。那時候洛蒲路夫還立在安蘭尼亞艙面上。無意之中。擡起頭來。看見雲中透出一縷電光。注射到海面上。彷彿在那裏尋什麼東西似的。隔不上幾秒鐘。那條光射上法意兩國軍艦上去。這時候三國軍艦。正在那裏戰得難分難解。忽然兩邊看見雲裏面射上火光來。都覺得有些詫異。又隔了幾秒鐘。也沒有聽見礮聲。英艦上兵官。聽見敵艦上忽然發出些爆裂聲音。又隱隱有些人聲。艙面上現出一派青色火光。不上十多分鐘。對面火光忽然滅了。再用探海電燈。向四周一照。敵艦都已不知去向。

（未完）

詩選

歲暮還吳下讀映菴海濱雜詩依韻和之

貞壯

少不踏里閭。初謂懸絕域。吳中兩年住。路近念鄉國。東風明朝來。驕苔有新色。鑑湖若春酒。誰將置我側。峨眉問和仲。雙井戀孫直。豈能事安居。歸志竭先默。唐花開不時。風葉鬮自轉。塵土能汚人。我幸得自免。世或嗤我愚。物理味推演。我則惜其人。非蠶苦相繭。萬鍾何可求。一室當自遣。致遠貴明志。册戶署爲扁。惟隘與不恭。伯夷同魯展。衣冠袒裼喩。尙恐失之淺。六藝久銷歇。一士難自鳴。古今所著書。積之高於城。以名爲麴糵。治釀何能清。所以幽憤士。慷慨言縱橫。擇術原非工。吐語常光明。一發俺羣雞。羞與下士爭。何物凌歲寒。曰有松與柏。松柏亦羣卉。遂使天地隔。獨嗟原上草。霜見卽咸白。託根原尋常。多溉竟何益。一日不舍鍤。十日當成渠。君云備其力。自訟勝自譽。噫焉此堂中。下視千載餘。勉哉有房杜。仲淹河汾居。有生矜爪觜。促促百年間。譜書頌孔墨。孔墨同爲孱。微言不

絕纓。大義誰焚删。論禮痛因革。作易有憂患。奈何丁世變。噴沫能埋山。文敝不救俗。苦說相追攀。追攀道何由。歧路終同還。

人非少年時。白髮垂兩耳。不能舍妻孥。乃復厭朝市。年來苦行役。稅駕輒千里。緇塵幸不黷。布衣敝何恥。沈沈心日間。閱世如讀史。强欲付遺忘。觸忿如栽記。禹思天下溺。其功在治水。人無稱禹功。川嶽本分峙。

我言非不用。聽者或爲倦。持此一寸心。可與天下見。狂思仰穹睡。近恐濕其面。富貴多危機。豈勝長貧賤。六合方蕭森。不雨即爲霰。莫愁天地閉。待有風雷變。

風雷何方來。蹙蹙變下界。理櫂犯危波。遠莫知所屆。毋然溫嶠犀。然之多駭怪。吞舟豈無魚。餌緇枉用犗。何如冥心坐。萬物等纖介。王風久不作。靡靡和行邁。

重九登高次黃丈韻　敖鳴謙居敬

疾風吹勁草。蕭然驚素秋。采菊持餞酒。荒荒三徑幽。東皋且舒嘯。風雨懷同儔。忽聆金玉音。仰止登層樓。感公推轂意。容保心休休。示我出處志。用舍欽嘉謀。會當侍朝夕。杖履從優游。俛仰依喬木。賦詩臨清流。佩爽笑歸咏。難忘天下憂。

飲酒　童州伯姿逑

我愛陶公節。古今所希有。我愛陶公詩。篇篇不離酒。豈曰酒難忘。奇懷不欲剖。重吟述酒章。仿佛知所守。又如詠荊軻。情深千載後。當世喻者稀。謂是一田叟。神風固難識。亦用得无咎。我生累代下。稟氣寡所偶。密網塞四區。迷不知馳走。宏業非所期。雅志覺無負。慷慨思往古。夢想見良友。白駒奄過隙。吾自當速朽。何爲人事間。躊躇今歲久。會待醅醪至。一飲盡百斗。百斗寧足多。且滌腸中垢。

兒寒行　失名

朔氣何凜凜。霜高風破肉。兒寒身未知。阿母竟先覺。翻箱揀舊衣。有垢必先濯。兒寒阿母愁。兒暖阿母樂。大兒着羔裘。小兒着狐服。阿母着布衫。裾長不掩足。兒輩或傍皇。阿母兩眉蹙。今夜風怒號。恐有雪花落。周迴撫兒身。恨兒衣尚薄。長跪啓阿母。兒衣亦非薄。大兒着羔裘。小兒着狐服。阿母着布衫。裾長不掩足。老年筋骨枯。奈此風力酷。母言殊不然。此事計已熟。兒輩或出外。阿母處閨閣。母寒應自知。兒寒衆所目。況復年未壯。素體本孱弱。所恨身上衣。不堪爲兒着。行行重行行。磔磔復磔磔。木棉加十斤。吳綾買百幅。裁縫偶未成。夜寒繼以燭。翦刀或誤傷。十指血簇簇。痛苦無一言。但嫌工不速。兒輩何敢辭。拜受淚盈掬。煌煌三春輝。恩亦照

寥廓。草心亦何補。喬年向空祝。徘徊北堂下。樹萱思願復。恐有反哺烏。不忍撫其木。

題所南翁畫蘭爲樊山布政作　王書衡式通

緗海風吹秋盆幅。湘草湘花悽入目。靈均以後生斯人。泠泠相赴心一掬。龍沈鳳杳不復還。蟬蛻穢濁砭懦頑。筆底芬芳通楚豔。夢中涕淚望厓山。厓山塊肉今存否。香抱枝頭死相守。酸魂落魄拄乾坤。善畫王孫闢卻走。平泉汐社先後開。著身無地同悲哀。高歌擊碎竹如意。故人慟哭登西臺。靈禽啄粟冬青引。謝唐故事人寰震。平視修竹揖霹山。幽蘭泣露心心印。回首故宮見黍禾。蒲黃之猪何其多。三百年來無寸土。畫蘭至此空滂沱。有父詩存清雋集。有母書受寶林笈。女弟同歸不二門。香草靈根舉家拾。清風郁郁本穴高。野人夜夜南向號。吳會游蹤遍僧舍。楚些怨思含霜毫。翰墨流傳差可喜。不隨故宅歸流水。（所南宅在蘇州樂橋東條坊巷）十卒造成金字經。百拜重見鐵函史。吁嗟乎正氣一歌光日星。晞髮一編照汗青。與此畫兮相驂靳。披維千載長芳馨。

汪滋哀　敖鳴謙居敬

己酉夏五。洞庭湖水泛濫。沿湖七州縣。顆粒無收。作詩以紀之。

宣統紀元登寶器。蛟龍業業注滋市（市屬華容縣）市中洪水爭橫流。泛濫閭閻居無地。五月天中榴火明。照眼迷離聞悲聲。罡風冽冽神魂驚。僕痡馬瘏偃不動。啼飢號寒情鄭重。爲巢爲窟兩無門。江楓漁火宵黃昏。鬼磷燐燐欲斷魂。銀濤如雪愁雲渾。

見西北飢民有感　鐵夫

辛亥之春過淮浦。時值仲春月三五。見有飢民三五千。長堤左右皆露處。官飭營兵差堤防。略施粥賑聊安撫。偏巧連宵春雪飛。窮途哭泣多悽楚。偶有善士來。張目不忍視。其中飢民頭。哀情隨口數。云稱去歲夏秋交。纏綿不斷傾盆雨。秧苗濫如泥。豆苗濫如煮。山田蛟水來。淹盡麻與黍。遂成一片大汪洋。龍之深宮魚之滸。苦苦由秋挨至冬。絕無一朝能安堵。一日兩日而一餐。連日不曾火於釜。雞鶩豚犬牛羊完。每日牆陰尋鼬鼠。野菜野草樹皮完。四鄰絕不聞椿杵。一則賣家私。再則賣衣履。三則賣田園。四則賣妻女。田中白浪盡滔天。林中黃葉西風舞。腸中輪轉肚中飢。身無綿衣盡藍僂。傷心骨肉離。賣兒兒喂乳。傷心人類殘。剮肉爬臟腑。也有一二溫飽家。刦盜之來狠如虎。搶去財物與衣糧。順牽耕牛殺爲餔。餓死人命如草菅。塡之溝壑永千古。餘生逃命此地來。偏偏又爲雨所阻。善士聞此言。酸心不一語。所恨無長官。中之於天府。有司不請大賑來。災

黎縱得僅小補。欵到江南富貴家。靡麗紛華難枚舉。冬著繡軟衣被裘。夏著紗羅扇揮羽。所食熊掌與豹胎。番菜鱘鰉麋鹿脯。茶樓酒樓美人樓。書樓戲樓競簫鼓。一曲纏頭賞不貲。玫瑰金珠穿花蕊。留戀花天麻雀牌。明送金錢貪耍賭。更買花園十萬金。捐官喜文不喜武。又匯莊銀請誥封。虛榮乃父與乃母。買妾置之七層樓。畢竟揮金視如土。倘肯略省此銀錢。接濟飢寒與困苦。何至餓死無生門。何至逃命無資斧。無奈貴者錢如山。蓄積留待兒孫據。無奈富者性吝惜。止肯盜刼傾囊與。不知世界大亂來。田產金銀誰作主。我爲善者作此歌。富貴之兒多不取。我爲窮民作此歌。窮餓之民當心許。

跳月歌

貝子木

苗女婚禮。古曰跳月。今俗名拉陽。自新正初三至十三。皆其吉期也。月場在跳花坡。南距歸化營二十里。余往視之。與陸雲士洞谿集志不符合。意者別一種類歟。余因祇見靑白花三苗也。戲爲作歌以紀之曰。

古跳月。今拉陽。古名今名義弗詳。乃是蠢苗出游牧。男男女女雜遝嬉花場。花場初開種花樹。鬼竿十丈場頭竪。招得羣苗百里間。喜挈蘆笙結隊赴。男衲長。女裙短。洞錦新裁春服暖。男環隻。女環雙。銀鉤重壓椎髻旁。新正初三至十三。女伴呼女男呼男。聯袂頓足到場上。男情女態皆狂惑。兩男作對跳場內。羣女四五圍場外。合圍羣女千百圍。作對羣男千百對。男跳遲。羣女四圍皆矜持。男跳速。羣女四圍共笑逐。是時蘆笙吹作天鵝鳴。衆人應節諧其聲。聲中自有月老在。天作之合憑一笙。一笙聲催衆笙急。場心衆笙陡然息。婚禮十日告無忒。於是男中翔女側。睨男前行女後曳。男女相就不相避。親結其襦一巾繫。繞場三匝牽而戲。還幽不知去何地。大體雙雙滿山際。四山雲雨皆爲賦。誰家得佳婿。誰家得快壻。阿父阿母然後從旁議。牛角彎環作酒器。滿場持賀飲如沸。共言一索得男易。早爲通媒納聘幣。無令野合中途致相棄。旁有騃男痴女心自知。笙聲豈必多差池。何獨跳罷場外遺。我爲娟娟惜此豕。誰敎粥粥隨羣雌。

湖上曉雨

童州伯晏述

雨聲兼鳥聲。環繞閣邊清。可是梅將落。應知客已行。山身籠霧暗。水面撒珠明。滿目塵埃地。朝來洗世情。

漢上懷奎大學士

敖鳴謙居敬

秋心江漢闊。人海悵升沈。阮籍今窮路。袁宏夜獨吟。西風弄長笛。流水當鳴琴。言念榛苓詠。欽欽憂正深。

秋日感懷　　壺菴

南朝石黛接蓬萊。北斗闌干枕綠苔。二水中分盡燈火。一秋强半在樓臺。虎侯顧盼投鞭去。鴉子迴旋棄甲來。不雨黃梅雨金粟。斷腸豈獨賀方回。

神工已竭水衡錙。又到銅山鑄錯時。漫說摸金宜篭養。卽論胠篋亦宗師。羣兒今日自相貴。臣叔當年殊不癡。平眺元規塵起處。有誰解作季鷹思。

啼飢甘讓侏儒飽。觸著生憎穠纖稱。騏驥不堪除害馬。鷽鳩也許笑搏鵬。功高畫墁嗟來食。恐比移山病莫興。目送飛鴻天外去。奕秋小數慕援矰。

同舟李郭太無端。相見非難別獨難。三世游吳思濟美。十年養氣强交驩。偃桃哀抵江南賦。珍柰驚看杜後冠。耿耿星河天不曙。五銖衣薄畫屏寒。

夔府過鮑武襄故里　　敖鳴謙居敬

當年辛苦論交地。回首前塵三十霜。金馬碧雞紆畫策。騰蛟起鳳絢文章。(甲申冬初晤於大洲驛、一見如故、羅致幕中、參與戎務、援粵一疏、敬與有謀焉、)勛名早繪麒麟閣。富貴如登傀儡場。(爵府今賃與伶人闢戲園)舊宅祇今荒草遍。鵑聲愁聽噪斜陽。

昆明池柳鬱葱葱。上將旌旂耀日中。龍臥岡頭合魚水。鳳鳴山下逞雄風。(山在雲南省城外里許)歸心忽繫三巴雁。(正擬由滇赴桂援鎮南關、忽奉允和停戰之 命、班師回里)豪氣思吞萬丈虹。賓主東南恢盡美。那堪煙雨夕濛濛。

題杜工部集　　瑞蘭

拓戟酣歌興欲狂。捋鬚嚴武許登牀。亂離天子麻鞋見。遲暮佳人翠袖傷。弟妹關心懷骨肉。閭閻回首痛家鄉。可憐拾橡空山裏。稷契平生願未償。

游緬甸有感　　倘父

金沙萬里貫朱波。(緬甸伊拉瓦底江、源出西藏、自北而南、貫緬甸全境、而入於海、亦名大金沙江、故前明盛時、緬酋入貢、自稱守金沙江奴、)大好江山忽付他。業繼東吁酋長貴。仇殲北荷獵功多。(緬甸初亡於北荷、有緬人孟翁牙緒者、起於獵戶村、爲東吁太守、後竟殲除北荷、光復故物、惜始於革命、終於酋長專制、至其後嗣、驕淫無度、卒亡其國、其詳見於雲南雜誌之緬甸史中、)前車轍跡朱鳶郡。上國疆分紅蚌河(紅蚌河卽南奔江、在滇緬交界處、)續史思酧亡友志。一回展卷一悲歌。(予友張君石泉、撰有緬甸史、載於雲南雜誌、惜未竟其業而卒、予欲續成之、以未諳緬文不果、)

神權獨重國權輕。沸海西風戰鼓驚。咒水無靈猶佞佛。(世界之佞佛者、以緬人爲最、當英兵入緬時、緬酋不爲戰備、惟飭僧人咒水以禦之、及唪咒無靈、而英兵已直入其都城矣、)降旗倒影半空營。(聞英兵入緬都時、緬人半逃半降、徧樹降旗、)河山破碎餘金塔。(凡緬人稍有積蓄、即以建塔爲第一慈善事、至今猶然、故其國中之塔、多至不可紀極、)天地腥膻逼瓦城。(緬甸都城、以瓦爲之、故華人謂之瓦城、)回首中原無限恨。只因憐我更憐卿。

游仰光大金塔　前人

塔高千仞與雲齊。倒掛斜暉望欲迷。碎碎河山頑佛睡。荒涼煙樹亂鴉啼。(緬人以鴉爲神物、每於飯時、必先撒飯於屋頂以飼之、且嚴禁擊捕、故緬地鳥鵲之多、亦與塔等、)魔餘天竺傳衣缽。(緬地佛教、自印度傳入、而佞佛甚於印人、)禍似漁陽動鼓鼙。(英兵入緬、緬酋之歌舞猶未輟、)萬姓黃金虛牝擲。只今沙路草萋萋。

九州　鈍僧

九州今日重煩冤。一紙傳看有檄言。感此蒼茫關涕淚。憐余瑣躁閱朝昏。人間浩刼心難死。天下洪波手不援。可惜籌邊無一策。欲從天問反招魂。

幾日　前人

幾日陰寒不出門。偎爐炙炭苦無溫。村前印跡豺狼過。簷際窺粮鳥雀喧。風合凍雲天欲雹。春回野草綠無痕。佳人有約知來未。惆悵詩成待寄言。

懷人四章　前人

春愁亂如絲。爬之不可理。春恨渺如雲。只在天邊耳。

庭前一樹桃。但解笑無語。多謝夜來風。吹送濃花雨。

春恨渺如雲。懷人在天末。春晚不歸來。庭花半開落。

春愁亂如絲。行行旋彳亍。折花待寄誰。天涯人似玉。

新遊仙六章　澹廬

昨夜西池敵玉筵。麟脂蠙髓鬬時鮮。仙家俛咲胡麻飯。辟穀奇方不再傳。

跌宕天門叩九重。芳心一寸碎芙蓉。輸贏悔與羣仙博。惱殺盤盤五色龍。

飛度銀河水一方。天孫雲錦製衣裳。人工絕少新花樣。兒女年年乞巧忙。

借得東風力始開。一枝紅杏日邊栽。眼前遍是金銀氣。不信人間有債臺。

分飼華蠶不厭勞。風流園客盡仙曹。美人香草眞知己。纖手栽培品愈高。

寫殘唐韻筆如飛。數紀塵緣瞥眼非。一樣夫妻情太薄。可憐踦

虎不同歸。

永州飢民怨　湘人

種豆南山被水埋。何曾顆粒到倉來。妻兒哭拚今年死。官說今還不算災。
昔幸有田今幸無。有無一樣癸庚呼。吹簫乞罷回家臥。阿伯懸梁為乞租。

十五女兒價四千。算來只抵賦三錢。敢嫌悍吏說銀貴。纔受官家飛肉鞭。
糧盡秋初尚此應。催科逼賣舊編遷。舉家泣對天為蓋。官得平餘我失居。
張家欠課李家償。債務株連問保鄉。人縱逃亡糧戶在。猶教民欠貼膠黃。

五十故事

東吳舊孫

●河北智叟一

河北、英國之劓鎮也。鎮上居民。聞王巡幸境內。將以某日。道出河北。王平日既不見愛。今至河北。河北之人。固不得不簞食壺漿。強作驩顏。重以千乘萬騎。供億頻繁。悉索敝賦。且恐不給。欲拒而不納。則又近於不遜。鎮上之人。共議其事。一智叟昌言曰。吾刊表道之樹。以塞其途。車駕至此。則必返。越境。吾其免矣。衆稱善。明日。皆挾斧斤以實智叟之言。通衢曲巷。皆斷株敗葉。雖河北之人。亦不良於行矣。王至。前驅者返報。王怒。知河北之人所為。乃曰。吾將盡劓其人之鼻。命從者闢道。顧材木重重。非能速了。王不能待。即返倫敦。河北之人知之。相慶也而又相弔。羣叩智叟之門。曰。公之智既足迴駕。公之智豈不足以衛鼻。既而曰。曩者之策。雖巧而實拙。無已。今亦作拙乎。智叟曰。善。吾聞有智而見疑者矣。未聞愚而獲罪者也。父兄率其子弟。偽以至愚之行。待邏者之至焉可也。明日。王使邏者至鎮。見父老藏石上山。子弟如豚而嗥其旁。邏者駐馬而詢焉。曰。若何為者也。其父老則曰。吾累石於山。將壓山而低之。以助日之長。子弟則曰。吾豚聲而嗥。以作彼老人之氣。邏者正告之曰。若輩殊不更事。豈不聞日自升。非人力之所可為乎。則同聲曰。善哉善哉。令吾聞

所未聞。藉非智者。安能知此。使者自宮中至。今而知王之左右。果皆智者也。邏者復策馬而前。道經田野。皆隨阡陌而版築焉。又問之。則曰。何哉。田中多鴿。初春播子。且日視之。則無有矣。吾懲之。故築垣以阻之也。邏者曰。若之惑亦已甚矣。鳥飛空中。非牆能禦也。田父乃曰。智哉諸公。我等念不及此也。邏者又顧而之他。途遇行人。不攜囊倓。而肩負雙扉。邏者止之。願聞其說。對曰。吾等遠行者也。邏者曰。是則然矣。必攜戶而行者。亦有故乎。曰。以家有藏金。藏金於家。固宜重閉其戶。而去之。何也。曰。是惟畏賊故也。家無人。賊不將破扉而入乎。今吾負之而行。賊安所施其技。邏者曰。愚哉。遺門於家。而腰金以行。豈不愈哉。行人乃曰。嘻。吾計亦左矣。如公之言。洵大智者之言也。邏者徧河北之境。所見類是。乃歸報王。曰。河北之人。不足較也。因一一述其所見聞於河北者。王大笑不可仰。既聞其愚。遂收回劓鼻之命。

贊曰。河北之叟。愚不可及。然智愚無定位。視其所得之效果而定。智而敗事。雖智亦愚。愚而免禍。雖愚亦智。河北之叟。謚之曰智。不亦宜乎。

●河北智叟二

河北之人固多智。吾今更述一事。以實吾書。胡渠。比德。亦此鄉之所產也。相遇於橋上。蓋胡渠自市歸。而比德自家往。二人居相鄰。素善也。胡問比曰。將何往。比以買羊對。買羊乎。驅羊而返。將何途之從。比曰。渡橋而過。胡曰。此橋不能驅羊。比曰。唯唯否否。胡曰。子不能也。言次。兩人持杖擊地。恍若有羊數百頭。抵觸其前者。比得驅之。而胡渠揞之。相持不下。會有鄉人號智叟者。策蹇驢。負粟一囊。上橋。見兩人爭羊。然日中固無羊也。止而語之曰。公等之愚。一愚至此。殊非吾意料所及。胡渠君。請至吾側。以囊粟上吾肩。胡渠則如其旨。智叟曰。比得君亦前。就我而學焉。啓囊之口。傾其粟於河中。既盡。問曰。鄉翁。能告我以囊粟之多寡乎。則皆曰。囊中實無一粒。智叟曰。然。翁言良信。頃子之無羊而爭道。與吾之空囊而量粟。事雖不同。而愚則一也。

贊曰。河北之人。未見賊而遽相鬬。可謂庸人自擾矣。叟之傾粟解紛。其事亦不可爲智。然則喻庸妄人。則固不得不若叟之現身說法也。

●牧羊兒之對問

英國自有王以來。未有若約翰之暴者。拒諫飾非。國人皆謗。有鄉人某。雖居村落。而富儗王侯。出門祈名岳。望山川。則椎牛擊鼓。後車數十。家居。列鼎而食。要妙之音。變羽之轉。歌兒數曹。杠橋牀移。皆錦綈高張。采畫丹漆。獲皮代旃。鬬坐平莞。貴人與之游者。富人恆奴畜之。人利其多金。緩急有所恃。雖遭奴視。亦未嘗以是懟鄉人。鄉人益自得。而其名亦日高。約翰嫉之。訪知其里居。則遣使者召鄉人至。而盛氣折之曰。爾亦知罪乎。吾遣使者覘汝居家之儀。僭侈直儗於王者。夫人臣無僭。僭則有誅。鄉人自反不縮。則亦對曰。臣聞命矣。臣自以私財。內之求宮室服御之安。外之爲宗族交游之光耳。何獨見罪乎。王之民亦多矣。何獨責予。王曰。然。苟非爾之

奢侈踰分。有犯上之道者。予亦何必獨罪爾也。鄉人聞之。知不免於誅。則大窘。號呼於王前。曰。王無言然。臣固……王不待其辭畢。直斥之曰。無多言。爾之罪固章矣。今有三問於此。若不能答者。則不必藏若頭而來見我。且將籍沒若之財產入官。鄉人曰。臣願試之。王曰。善。寡人今冕而命汝。其敬聽之。

寡人可在世幾日。

寡人覽世界一周。當若干日而畢。

寡人今何所思。

鄉人叩首曰。大王之問。思深而慮遠。微臣檮昧。不能立對。願寬假半月。得尋思之。以稱嚴旨。其亦可乎。王許之。臨去。又重言之曰。半月之內而不見答者。必無幸矣。富人歸途。行邁靡靡。中心如醉。不暇省家。乘馬急發牛津。其地有大學焉。學中都講皆博士。冀以兼金。購其答案。博士聞之。則陳書滿几。或默或語。既而皆謝不能。鄉人急返身。至坎不律治。其地亦有大學。老師宿儒。皆搔首而不能答。於是富人悲戚之容則愈深。思解圍之人。既不可得。東奔西馳。徒促其期耳。不如歸。大會賓客。以盡餘懽。無令人歌宛其死矣。他人入室也。將入陰巷。有牧羊兒驅羊而過。見富人。祝曰。主。佳日哉。王何所責於主乎。鄉人曰。愁愁。因告之故。牧兒鼓掌曰。主豈不聞芻蕘之言。聖人所擇乎。設主早歸而求之。有餘師矣。何必今日。主無憂焉。奴請往也。富人聞之。喜不能語。第曰助我助我。雖然。計將安出。牧兒曰。奴面雅似主。卽素與主狎者。往往誤奴為主。矧王之與主非素習者乎。今使易衣而往。王必不能辨也。待至王前。奴自有辭。脫有誤者。死亦奴任之耳。富人感謝不遑。且曰。脫有不幸。子幸無死。吾決不忍陷子以自免也。牧兒於是脫羊裘而衣富人之錦繡。去鞭策而執富人之金杖。高車駟馬。雖御者亦以為御富人也。顧盼若甚驕者。道路之人皆私語。謂富人自倫敦歸後。其車馬衣服。又加人一等矣。牧兒至倫敦。入見王。王曰。爾今至乎。誠不欺予。雖然。不答問。則自納其首與家財於吾。爾夙已許之矣。今幸無食言。牧兒曰。臣籌之熟矣。王曰。善哉。朕願聞之。牧兒曰。王第一問謂王在世幾何年也。臣以為王在世之日。直至王死之日而止。千秋萬歲。誠不可量。然人誰不死。鍾鳴漏盡。日薄西山。一日不能多。亦一日不能少也。王笑曰。此誠善答。今許汝以第一問已畢。雖然。願再言之。兒曰。王之第二問。謂周行世界之期也。臣以為行天者。莫疾乎日。惟王象之。王行世界一周。當以一晝夜也。王又笑曰。有是哉。子之言也。非徒辯言。抑亦知道者與。雖然。願終言之。兒曰。王之第三問。謂王何思也。此極易知。王思己為鄉人。而擁其財產矣。王聞之。默然不語。俯首內慚。牧兒曰。王無慚也。臣實告王。臣窮困之牧羊者也。代主人而請伏斧鑕。言畢。卽去其長衣。披褐椎結。如牧羊時。王見之大笑。久之。乃曰。卿誠解人。彼富人者。徒知食稻衣錦耳。豈能如子之智。寡人將使彼與子易位。兒曰。敬謝王。臣不知書。分當為牧兒以沒世。不願為富人。王曰。雖然。不可無賞。以旌善人。今命有司於星期之內。予汝銀四笏。終子之身無替。且傳語鄉人。謂朕已赦其罪矣。

（未完）

中國大事記

宣統三年 閏六月初一日

●御史陳善同奏陳內閣剔弊管見……御史陳善同以內閣初立。宜剔羣弊以懋新猷。奏陳管見六端。請 飭核議。奉 旨內閣知道。 原奏錄下

竊內閣官制。業已頒布施行。臣以爲此特其形式耳。形式既已更張。而精神之地。因仍如舊。雖變猶之不變。非以求治。適以取擾而已。方茲改革之始。正宜乘此朝氣。力求振作。咸與維新。乃足以起沈痾。而規上理。以臣愚見所及。竊謂此時有應規畫者六端。請爲我 皇上條晰陳之。

一、行政之責任。宜大小臣工。公同擔負也。立憲國制度。各部行政大臣。同負國務責任。與內閣總理大臣。直接辦事。副大臣則專理本部主管事宜。其餘局長各官。皆有專辦之事。自大臣以至判任官。均明定分任規則。事雖有大小之殊。其爲各負責任則一。無推諉牽率之病。有衆擎共濟之功。法至善也。漢唐宋之制。自宰相尙侍以至郎員。均各異掌。亦卽此意。現在各衙門辦事。上驕下諂。權限不分。由來已久。新設各署。尤爲紊亂。司官大都遷就取悅。不能自舉其職。事無鉅細。均由堂官標到畫行。每日案牘塡委。高幾盈尺。雖窮各堂官一日之力。尙恐有不能翻閱一周者。但能略記事由。便已共驚能手。而乃准駁可否。取決須臾。草草周旋。彼此不過三數鐘。便卽散去。徒令堂官精力。半銷磨於循例之官書。司官歲月。多虛擲於回堂畫稿。應對奔走。而事務之陰受其病者。殆不可勝計矣。長此不改。安能日起有功。謂宜由內閣參考各國官吏辦事細則。詳定專章。將各衙門主管事務。分最要次要尋常三等。最要者。各該大臣主之。次要者。副大臣主之。尋常者。局長或司長以下主之。分別明定責任。屬之副大臣者。大臣不得侵越。屬之局長或司長以下者。大臣副大臣均不得侵越。但各分類摘敘事由。按旬列表報告於大臣副大臣查閱而已。如此則精神各有專注。時日不至虛糜。尊者傾

其要。有商榷之餘刪。畢者任其詳。無委卸之故習。一舉而數善備焉矣。

二、公牘之程式。宜改歸簡易也。中國現行公牘程式。沿自前明。非宋元以上舊制也。每一例行公事。數語了了者。往往至於連篇累牘。撰擬者、繕寫者、核判者、閱畫者、皆厭苦之。而無可如何。承辦之員。據爲祕傳。局外視之。非習久而用熟。幾莫識其竅要之所在。故每一呈堂。狡黠堂官但予照標。付之不閱。其謹愿者。尋覽愈久。惶惑愈深。其必轉詢之承辦者而後能解。抑亦不便甚矣。此等程式。其初多出書吏之手。繁冗瑣碎。無益於事。祇以便舞文弄法之用。而銷耗日力。虛糜紙筆。增置冗員。猶其小者。昔人有例吏利三者相因之說。誠不誣也。沉雖裁汰書吏。改用錄事書記。然程式不更。繁縟如故。終無以利應付。謂宜由內閣遴派通曉古今政典之員。將一切文牘格式。參酌宋元以前遺制。悉加改定。總以簡賅明白爲主。頒行內外各衙門。恪謹遵守。毋得自爲歧異。至向來通行文牘。一起營多至百餘件。尤爲勞費。亦應參用各國例。按日編號。登載官報中。視道里遠近。分定周知期間。似亦省事敏政之一道也。

三、法令必求實行也。中國政書。夙稱完備。而實行者十無一二。自豫備立憲以來。凡館部奏進法令。明諭頒行。至爲嚴重。而內外衙門。或巧爲通融。或諉諸暫緩。無非投

雖苟安之習慣。甚至背法之事。即出自立法之人。貌合神離。百變其說。其局外之熟視無覩。悍然不顧者。更何責也。夫國恃法以立。今日處新舊遞嬗之交。舊法既破除淨盡。蕩然無復一線之存。而所謂新法者。乃徒託之空文。無一能要諸實踐。是一切規程。皆成虛飾。舉國上下。同處於無法之中。危莫危於此矣。臣以爲立法之始。不可不審。而一經頒定。要在必行。方不至有名無實。宜由內閣嚴督各衙門。嗣後所有頒布法令。除於事實果有妨礙。許其聲請變通外。務必痛矯錮習。實事求是。其奉行不力。及有意抗延者。並於官規中嚴定懲戒專章。以杜玩愒而課成績。

四、立法須祛偏私也。向來憲政編查館奏定各項章程。其與於編纂之役者。不過科員一二人。草創與審定。出自一手。以外各員。不得預聞。此一二人者。不過粗知東西一二國之法律。於我國既往之歷史。現在之情形。將來之大勢。因未能洞觀而深考。而以一人之是非。爲天下之是非。以他國之沿革。爲我國之沿革。依樣抄襲。便詫創獲。其偶有特別規定。大率因自己所處之地位。爲圖謀私益起見。故一變其例。各大臣避隔閡之譏。雖心非之。而不敢置一議。迨一經奏准。按之實施。動多滯礙。不得不出於操切敷衍之兩途。斯則起草者知偏而不知全之咎也。夫法令者。所以行之天下萬世。豈有事關中國五千年興革大計。而可

由一二人臆斷者。亦幾近於兒戲矣。近者內閣設立。遇有要政。無不由國務大臣公同會議。臣以為嗣後內閣法制院立法事件。應由院使先徵取院員多數意見。討論大概。遴派妥員起草。稿成再公同簽注。逐條審查。別派專員審定。具案送呈內閣。開會集議。由總理大臣督率各國務大臣等。詳悉核定。然後具奏。以收兼聽並觀之益。

五、兼差宜嚴行禁止也。立憲之精神。在劃分立法行政司法三者。使各立於對待之地。可以互相維持。而不可互相攙越。我國變法之初。所有辦理立法事宜。率以行政司法兩項人員兼充。而行政司法。又復互兼。彼此之關係既多。故於訂定章程。承辦職務。多不免委曲遷就。假公以濟其私。卽不盡如此。而因精力之旁騖。至令職事兩妨者。殆比比矣。若謂人才缺乏。不得不交相倚重。然試問今之兼差多處。食薪千百者。果皆有過人之材乎。特不過標榜多而運動巧耳。頃者新官制漸次施行。各項人員。並皆設有額缺。明定職掌。優予薪俸。臣以為無論某衙門人員。凡兼他衙門差使者。應一律由內閣查明撤回。並著為令。以垂永久。如其人具有專門特長。他衙門實在相需者。許其咨商內閣。奏明調往。處以相當位置。其本衙門底缺差使。亦卽開去。不得兼顧。以嚴限制而專責成。

六、京官酌序並行之例。仍應規復也。累日取貴。積久致官。本昔人所訾。然而歷代行之而未嘗更者。謂其有法可守。足以息馳騖抑躁競也。近年稍予變通。有資序之法。以待中材。並開酌補之例。以待奇士。才勞各視其人。敍擢兩不相病。用人之法。莫善於此。頃者內閣接收吏部舊管事件。奏定京官一律酌補。夫此例也。使在紀綱肅清之時。自足以興賢選能。而今日行之。實有利不勝弊者。各部院人員。多或七八百。少亦百數十。進身之途既雜。督責之令不嚴。知人則哲。聖人所難。堂官安得盡人取其才具而酌量之。現在廉恥道喪。賄賂公行。必將因此益長奔競之風。啓營植之漸。至有如唐臣陸贄所云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揚以暗投者。反使沈退者多廉靜。而奬進者盡僥濫也。計不如仍酌序並行。以矯時懲弊。謂宜由內閣將京官一律酌補新章。卽予撤銷。所有各部院官員。遇有缺出。仍舊一酌一序。分別升補。上智既廣甄拔之路。而中人亦有自效之途。庶人無倖進。有以昭公道而責實效矣。

以上六端。所關至鉅。果能行之。則宿錮一清。秩序自肅。官常飭而職事舉。法令尊而阻閡通。國事庶其大有起色矣。獨微倖者無由嘗試。不肖者莫能作奸。深有弗便耳。應請飭下內閣開會詳議。采擇施行。國家幸甚。臣愚昧之見。恭摺具陳。伏祈　皇上聖鑒。謹奏。

同　初三日

● 以寶熙充禁煙大臣

● 鹽政處奏暫借齋鹽接濟口北民食……鹽政處奏稱。查蒙古鍋

林郭勒盟所產靑白二鹽行銷直隸宣化府所屬十州縣。並張家口獨石口多倫諾爾三處地方。上年十月。經臣奏請將此項蒙鹽。按照蘆綱辦法。改爲引岸。統歸長蘆運司經管。卽由舊商何福咸領引行鹽按引繳課。期與內地鹽法一律辦理。奉　旨允准。何福咸因欠中外各銀行借款。業不抵償。經臣奏准將該商引岸。扣收歸官。責成長蘆運司委員辦理。並飭該委員等優待蒙人。不得稍有官場習氣。其與蒙人交易。總以公平信實爲主。以期彼此融洽。不意本年二月間商人禀請委員赴蒙訂立合同。該蒙王不肯定約。遷延數月。迄無成議。因卽折回。署長蘆運司張鎭芳。以口北存鹽無多。日來銷路甚暢。蒙鹽不來。誠恐缺運滋事。詳由臣咨請理藩部轉咨該盟旗。速飭蒙民。運鹽到口。接濟民食。並與辦理鹽務各員。和衷協商。訂立合同。該盟旗自當遵辦。惟此項咨文。甫經發交委員賫往投遞。往返尙需時日。而口北存鹽將罄。若靜候蒙鹽到境。實屬緩不濟急。該署運司詳稱。蒙約未定。鹽車不來。雖經暫停發販。趕速定約。仍恐遷移時日。不數接濟。萬一不逞之徒。藉以煽惑。難保不滋生事端。可否暫借蘆鹽。先應急需。一俟蒙鹽到境。卽將蘆鹽停運等語。係爲有備無患起見。擬懇俯准暫借蘆鹽。運往口北地方。接濟民食。一俟蒙鹽到境卽將蘆鹽停運。庶於蒙人生計。口北民食。國家稅課。均有裨益。如蒙　俞允。卽由臣行知理藩部及察哈爾都統。轉咨該盟旗迅飭運鹽到口。毋任再延。並請　飭下直隸總督轉飭各官。於此次所借蘆鹽到境。一體保護。不得稍有疏虞等語。奉　旨依議。

同　初四日

●以余誠格爲陝西巡撫……陝西巡撫恩壽久病曠職。奏准開缺。以鄂藩余誠格升授。並奉　旨。未到任以前。著錢能訓暫行護理。

同　初六日

●和蘭領地殖民地設立領事條約互換……四月初三日。外務部奏稱。竊和蘭東印度屬地。華商衆多。非敢設領事。不足以資保護。顧自光緒十七年以來。迭經歷任使臣。向彼政府提商。和輒堅拒。光緒三十四年七月。臣部又電致駐和大臣陸徵祥査酌情形。再行竭力提議。並照會駐京和使。轉達和外部。務請照允。嗣據該大臣迭次文電。和雖不復峻拒。然仍任意推延。經該大臣抱定保商聯交立說。反復進言。臣部亦向駐京和使隨時催問。迄宣統元年夏。彼始允許訂約。蓋和於屬地政策。向主固閉。不許他國在彼設領。自咸豐五年後。方針雖改。然仍非明定領事權限不可。故設領必先訂約。各國於其屬地設領之先。均經訂有專約。是其例也。惟約雖允訂。而訂約之期。則謂須俟屬地民籍新律通過議院以後。又經內外協力。設法嚴催。並將彼訂新律。竭力抗議。舌敝唇焦。復閱數月。始允開議訂約。又經該大臣聲明中和領約。若較日和成約條文有差。決難遷就。彼復一再宕延。波折環生。幾欲罷議。經該大臣屢次抗爭。並電臣部。力與維持。始據送交領約全稿。計十七條。餘

施行限期與日約不同外。其他條文。尙屬無異。所定條例。皆和蘭對於各國領事之普通規則。自未便再與爭持。徒滋口舌。惟約文之外。另有附則一條。謂施行本約。不得以所稱和蘭臣民之人視爲中國臣民。且該附則應歸入本約。一切辦法。與本約均同云云。礙難承認。仍由該大臣繼續磋商。始則商將附則刪除。繼則商加以亦不得以中國臣民視爲和蘭臣民一句。旋又商加所謂和蘭臣民者。係各人自願承認云云。彼均堅執不允。詰以附則所載。於兩國權利不均。大違公法平等之旨。彼謂本約爲中國在和屬設領而訂。其事專屬一面。本無均平可言。往復辯論。又越半年。彼終謂此次允訂領約。實係和政府顧念邦交。格外讓步。故無論如何。附則必須堅持。臣部酌度情形。知在海牙無可再商。經於上年六月十二日。據陸徵祥電奏明。奉 旨准其來京陛見欽此。謹卽電知該大臣欽遵來京。嗣又面商辦法。由臣部照請駐京和使來署。與該大臣接議。告以附則必欲堅持。只好暫不立約。幸彼見我駐和大臣輟議回京。不復固執。於接議數次後。允將附則改爲公文。可不歸入領約。但文稿措詞。磋議十有餘次。仍未就範。彼堅稱中國在和屬設領。專係一方面事。故聲敍國籍。只須就和屬立說。迭告以旣欲敍明。則中國方面必須兼顧。相持至於今日。始允將生長和屬之人。遇有國籍紛爭。在彼屬地。可照和律解決等語。備文互換。一面將該項人民回至中國如歸中國籍亦無不可等語。由彼備文敍明存案。於是領約遂行議定。據該大臣陸徵祥報告前來。臣部查和屬設領。係積年懸案。屢議屢擱。垂二十年。此次自該大臣重提前議以來。一年有奇。始克開議。旋因附則一條。致生枝節。彼此磋磨。又更兩稔。蓋近世各國國籍法。多偏重出生地主義。生長其地之人。大率隸屬其籍。而我國新定之國籍法。則採用血脈主義。根本解釋。適不相同。和國之欲加附則者。以此。我國之堅持刪去者。亦以此。上年臣部迭與江鄂閩粤各督往返電商。或慮我認和律。恐啓各國效尤。或慮此項新律。波及於回國僑民子弟。然英美於所屬新加坡小呂宋等處。其律法主義。與和國相等。實先和律而行。則此種辦法。非自和國爲始。至回國僑民。沿用外籍。誠多流弊。玆定明和國人民回至中國。可歸華籍。藉資補救。其非出生於和屬之僑民。仍可認爲華籍。與我國國籍法。亦不致相背。臣部詳核所議各節。並彼此前後曲折情形。雖揆諸徑刪附則之初衷。未敢遽言無憾。而數載磋商。僅僅得此效果。實已大費該大臣操縱之苦心。似不能不就此結束。俾可迅派領事。以慰僑民喁喁之望。謹繕錄約款全文並商定文稿恭呈 御覽。如蒙 俞允。請卽飭派陸徵祥爲全權大臣。會同和使將約本署名畫押。仍俟批准互換後。再行宣布。至和屬應派領事辦法。由臣部酌擬。再行請旨。並以華人流寓和屬。所最難堪者。莫如種種苛例。上年臣部因設領事。與江鄂閩粤各督電商辦法。亦以苛例爲亟應注意。臣部迭據華商來禀。電致駐和大臣陸徵祥查明。向和政府交涉。彼初以爲治理屬地。數百年成例。未易更張。强詞駁拒。嗣經

該大臣極力磋商。據稱警察裁判。祇允將改良之法。從事調查。未能即時遽改。其入境居留旅行三項。允先修改。現入境新章。雖尚未見頒布。而居留及旅行二者。先已於爪哇馬渡拉兩島。改有新章。較之舊例。自多寬大。業經上年冬頒布施行。附片陳明。四月初三日奉　硃批。派陸徵祥爲全權大臣。初十日由陸大臣會同和國使臣貝拉斯。將該約本兩分。署名畫押。二十六日。外務部將約本咨送內閣。請用　御寶。作爲　批准。本日在海牙互換。其條約公文列下。此次約本。專用法文。緣漢文和文。彼此均有未諳之處。如有辨論。仍須以第三國文字爲準。且和與各國所訂屬地設領專約。條文大致相同。有公約之性質。中國自不必獨異也。

中國和蘭關於和蘭領地殖民地領事條約

和蘭國　君后陛下　大清國　皇帝陛下願於和蘭中國間通商行船條約之外。特訂專約。確定在和蘭國領地殖民地中國領事官之權利義務職權特權特典及豁免利益。是以　和蘭國　君后特派駐華使臣貝拉斯爲全權大臣。　大清國　皇帝特派駐和使臣陸徵祥爲全權大臣。兩全權大臣各將所奉全權文據。互相校閱合例。會同議定各條款如左。

第一條　中國總領事領事副領事及代理領事。得駐劄於和蘭國海外領地殖民地中外諸國同等官吏所現時駐劄與將來駐劄之口岸。

第二條　中國總領事領事副領事及代理領事。係商業事務官。爲其轄內本國人之商業保護者。　領事官應駐劄於其委任文據所指定之和蘭國領地及殖民地各口岸。除本條約專爲該領事所定特例外。凡領地殖民地之民事刑事法律。皆應遵守。

第三條　總領事領事副領事及代理領事。於受其執行職務之認可及享其職務所附屬之一切職權特權特典及豁免利益之先。應將所載該領事官管轄區域駐劄地方之委任文據。呈於　和蘭國政府。　領地殖民地政廳發給領事官執行職務所需照章副署之認可文據。應不收費。領事官因確保其自由執行職務。有出示認可文據。而受政廳保護地方官援助之權利。　和蘭國政府。有示其理由收還認可文據之權能。並得命領地殖民地督撫收還之。　總領事領事副領事代理領事。如有死亡或因事故或不在之時。學習領事官書記生或書記官。應將各員資格通知該管官。經其承認之後。得暫時管理各領事官事務。惟代理之員。須與不經商之外國人地位相當者。始得於暫時管理期內。享受第十五條所允與領事官之一切權利職權特權特典及豁免利益。

第四條　總領事領事副領事及代理領事。得於其居宅門戶。鐫記中國總領事館領事館副領事館代理領事館等字樣。並標本國政府徽章。所有標章。不得以之庇護罪人。其房屋及居住之人。亦不能免地方法權之查追。

第五條　凡關於領事官事務之檔冊及一切文件。應不受搜查。

無論何項官員及裁判官。亦不問其用何方法。或藉何口實。均不得檢閱捕取以及查究。

第六條 總領事領事副領事代理領事。毫無外交上之性質。無論何項請求。非經駐紮海牙外交官。則不得逕陳於和蘭國政府 。遇有緊急事情。各領事官得直接陳請於領地殖民地督撫。但須證明其事。確係緊急。並當備文記載不能請求於次級官吏之故。或陳明前已向次級官吏請求。絕不見有效果。

第七條 總領事領事得派代理領事駐劄第一條所載各口岸。代理領事。凡在派駐之地居住之中國或和蘭臣民。或他國人民。及照地方法令可以准其居住該口岸者。皆得充當。惟任可之時。應經領地殖民地督撫承認。並奉有執行職務上應受節制之領事之文據。 領地殖民地督撫。無論何時。得將理由通知總領事領事。向代理領事收還前項承認。

第八條 執有領事官所給或經其查驗之護照。在和蘭國領地殖民地遊歷或居留時。凡照地方法令所需各文件。仍應一律具備。又領地殖民地政廳。對於執有護照之人。仍有禁其羈留或命遠離之權。決不因此護照。有所妨礙。

第九條 和蘭國領地殖民地沿岸。遇有中國船舶遭險一切救助事務。由中國總領事領事副領事代理領事指揮之。地方官若爲維持秩序。保護遭難船員以外救助者之利益。並確保所救商品實行進口出口時應守之規則。方得干與之。總領事領事副領事代理領事不在或未到以前。地方官亦應設法衛護個人。保存遭難物件。 又所救之商品。除在內地行銷外。所有關稅。概無庸納。

第十條 總領事領事副領事代理領事。因逮捕拘押或監禁中國商船軍艦逃亡之人。得照請地方官援助。其照請應備公文。倘在逃之人。據船艦簿記册、及船艦上人員名册、並其他確實文件。可證其實係船艦上人。地方官不得拒其所請。但和蘭臣民不在此例。地方官有盡力緝捕船艦逃亡者之義務。緝捕之後。交領事官處置。如須交還其所屬船艦。或他項之中國船艦。則可以應要求者之所請。爲之暫時拘留。所需費用。應歸請求交出逃亡之人擔任。從捕獲之日起。四個月內。如尙未經交還。當卽釋放。將來不得因同一事件再行緝捕。逃亡者犯有重罪輕罪或違警罪。未經和蘭國領地殖民地或其國受理該事件之裁判所宣布判決。並業已結案。則應展期交出。

第十一條 中國船舶在海上所受損害。一經駛泊口岸。無論其爲逼急避難。或出於自願。則除船主貨主及保險者之間另訂契約外。均由中國總領事領事副領事代理領事裁定。 該船舶及其所載之貨。如與領事官有利益關係。或領事官爲船貨之代理人。或和蘭國臣民及第三國之臣民人民與其損害有關係時。當事者不能協和議結。應由該管地方官決定。

第十二條　中國臣民在和蘭國領地殖民地死亡。如無嗣續人。並無從查知執行遺言之人。則和蘭國領地殖民地法律命令所定管理嗣續事務官員。應從速知照中國領事官。俾其切實通知利益關係人。如領事官先知其事。亦當知照和蘭國管理嗣續事務官。該管地方官。應將死亡證據。正式錄稿。送交領事官。以爲補證前項之知照而不收費。

第十三條　中國總領事領事副領事代理領事。於其事務所及私宅。並有利益相關之本國人住所。或本國船舶內。有收受本國船長船上役員及船客並他項本國臣民聲告之權。

第十四條　中國總領事領事副領事及代理領事。得專任維持本國商船內秩序。船長船上役員並水夫之間。在海上或港內所起一切紛議。專由領事官一人處理。其關於整理薪工或履行互相承認之契約等事有關者。亦包括在內。前項紛議。除於陸上或港內之安甯秩序有所妨礙。或與船員以外之人有干。或領事官因欲實行其所判決與維持其實行之權力而請援助之外。和蘭國領地殖民地裁判所以及他項官員。無論何名義。皆不得干涉。

第十五條　中國總領事領事副領事及代理領事。於領事職務之外。不宜從事商業及他項職務職業。該領事官倘非和蘭國臣民。則一切兵役及軍事上之徵派抵代軍人宿舍及兵役之課款。以及對人稅與有對人的性質之各項徵稅。市村賦課。如中國有以同等恩惠允與和蘭國總領事領事副領事代理領事者。方准豁免。但關稅對物的稅以及他項間接稅。不包括於此項豁免之內。總領事領事副領事及代理領事。雖不合前項規定。然非和蘭國臣民。則一切兵役及軍事上之徵派抵代兵役之課款。但使中國有以同等特典允與和蘭國總領事領事副領事及代理領事者。亦准一律豁免。總領事領事副領事代理領事。倘係和蘭國臣民。而經准其執行所受中國政府委任爲領事官之職務者。於所有稅課及徵派諸費。不論其性質如何。仍應照納。

第十六條　中國總領事領事副領事代理領事。並學習領事書記生及書記官。應享和蘭國領地殖民地已經允與或將來允與最惠國同等官吏之一切職權特權特典以及豁免利益。

第十七條　本條約以五年爲期。批准互換之後。自第四個月起實行。其互換日期。自畫押日起。四個月以內。從速在海牙舉行。本約將屆期。如此國欲將本約效力停止。通知彼國。則應從其知照之時起。仍行一年。惟其知照應至少在一年以前。爲此兩國全權大臣畫押蓋印以昭信守。

中歷宣統三年四月初十日　西歷一千九百十一年五月八日

訂於北京

公文三件

(一)駐華和貝使照會　本日畫押之領約內有中國臣民和蘭臣民字樣。因兩國國籍法不同。故此等字樣。易滋疑義。不能不先解除。用特備文彼此證明施行。中國領事在和蘭屬

地領地之權利義務條約。遇有以上兩項字樣所滋之疑義。在和蘭屬地領地內。當照該屬地領地現行法律解決。　宣統三年四月初十日貝拉斯押

(二)陸大臣答復照會　接准貴大臣本日來文。茲特與貴大臣證明施行。本日畫押之中國領事在和蘭屬地領地之權利義務條約。遇有和蘭臣民中國臣民字樣所滋之疑義。在和蘭屬地領地內。可照該屬地領地現行法律解決。　宣統三年四月初十日陸徵祥押

(三)和貝使第二次照會　爲照會事。中國派領事前往駐紮和國屬地。新近幸已妥定章程。商訂該約章時。屢次提及兩國籍律之區別。論至此。中國政府曾經發表贊成兩國律例平等相値之情。本大臣今講明。所有原係華族而入和之人。每往中國地方。如欲歸中國籍。亦無不可。均聽其便。此等辦法。本大臣諒與以上所提平等相値之理。並無不合。且以上所提之籍民。除中國業經言明外。如前往別國居住者。或存或出和國民籍。亦可一律聽其自便也。相應照會貴親王査照可也。　宣統三年四月十二日

復經外務部奏稱。査和屬巽他羣島。口岸繁多。巴達維亞泗水把東等處。爲商務重要之區。與華僑尤有關繫。擬於爪哇島設立總領事一員。即駐巴達維亞。管轄本島三寶隴以東地方。及婆羅洲和屬全境。萬里洞全島并其附屬各小島。於泗水設立正領事一員。管轄本島三寶隴以西地方。及西里伯和屬全境。馬渡拉岑鶯龍目並其附近各小島。又於蘇門答臘之把東地方。設立正領事一員。管轄本島全境及邦加並附近各小島。等語。奉
硃批依議。

同　初七日

●發帑銀五萬兩賑安徽無爲州等處水災……本年五六月間大雨時行。江湖暴發。六月十四日皖省無爲州五里碑地方。堤破沖潰。圩破五十餘丈。又上下九連等處百七十七圩。全行淹沒。一片汪洋。高及樹巔。村落廬舍。盡在水中。災民或蟻伏高地。或麕聚小舟。渡江覓食者十數萬。閏六月初二日無爲州三閘又決。初三日。和州之保大圩潰決。頃刻漫天。淹及全境。並注舍宿。一時倉皇悽慘情形。亘數十里不絕。馮煦盛宣懷先後陳奏。初六日奉　諭。令該大臣等寬籌款項。妥爲撫恤。並著兩江總督安徽巡撫。迅即派員分別査勘所有未潰已決各堤圩。妥籌堵築。本日復據兩江總督張人駿等電奏各屬災情。奉　諭。賞給帑銀五萬兩。由度支部給發。著該督撫等迅速派員前往災區。核實散放。

●御史蕭丙炎奏請飭整頓地方自治……蕭丙炎以各省地方自治辦理失宜。奏請　諭飭嚴加整頓。奉　旨著該衙門知道。

同　初九日

●津浦鐵路南段淮河橋工告成……督辦大臣徐世昌等以橋工告成具奏。並陳南北兩段工程進步情形。奉　旨知道。

同　十一日

●學部奏設臨時教員養成所暨單級教員養成所……學部以現在初等小學。亟待擴張。臨時教員。動虞缺之。亟宜多設小學教員養成所。又以單級教授。較尋常教授爲難。非熟諳教授法。必不能無竭蹶之虞。亟應速設單級教員養成所。擬訂簡章。繕單具奏。恭候　命下施行。奉　旨依議。又同日奏定單級教授二部教授辦法。

同　十二日

●度支部奏參內務府堂司各官奉　懿旨申飭議處……監國攝政王面奉　皇太后懿旨。度支部奏糾參內務府堂司各官一摺。據稱。內務府於近年款目。任意浮冒開銷。並杭州織造一切陋規未能革除等語。實爲非是。著將該承辦司員等。交該衙門查取職名分別議處。該堂官等失於覺察。均著傳　懿旨申飭。以後一切用款及工程款目。總當嚴加核實。用副深宮崇尚節儉之至意。

同　十三日

●頒行廣東禁賭條例……六月初十日。修訂法律大臣遵議廣東禁賭條例。奏稱粵省賭害最烈。現行刑律。於雜犯一門。雖設賭博專條。不過根據同治以前舊例。稍加損益。新刑律採擇較詳。而纂輯在前。其時於彩票一項。尙在弛禁。科罰亦從輕典。該督籌議禁賭辦法。自係正本清源納民軌物之意。惟所擬專章刑名。採用新制。分條類事。兼襲舊稱。體裁稍嫌糅雜。參考新舊二律。增事省文。酌定禁賭條例十二條。繕單呈覽。奉　旨內閣法制院覆核具奏。經法制院改訂爲十三條。加具案語。內閣會議。意見相同。奏奉　俞允。由內閣咨行該省遵辦。並稱此項條例。涉及刑法範圍。照章應交資政院議決。惟開院爲日尙遠。粵省賭禁方殷。擬請准該督所奏。提前頒布。俟資政院開會。再行提交議決。以符定章。　條例錄下。

第一條　賭博財物者。處一千圓以下罰金。但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爲賭者不在此限。

謹按賭博財物。現行刑律。處八等例。處十等罰。未免過輕。茲採用新刑律第二百七十六條第一項定爲一千圓以下。至職官有犯律。應加等治罪。第本條罰金範圍甚寬。不妨因職官科以最重之一端。已較舊律加重數十倍。無須特設專條。致嫌歧出。至本條所稱暫時供人娛樂之物爲賭云者。必以其結果不在金錢。或其他非娛樂物之輸贏爲斷。充爲賭者之意思。純在暫時娛樂。而無因以爲利之心。故法律上可認爲無罪也。

第二條　以賭博爲常業者。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併科五百圓以下罰金。

謹按此條係指賭博而言。並非開場窩賭之人。在現行刑律無文。茲採用新刑律第二百七十七條規定。並增入併科罰金。以資懲戒。此項犯罪。必其人別無正當職業。終日以賭爲事。察其行爲。確有以賭爲業之實據。其情節自與第一條但鄉賭博者不同。至以賭爲業之人不必開設賭場。但本人有

此行爲。卽爲實犯本條之罪。故刑之輕重。亦與第三條有別。

第三條　聚衆開設賭場以圖利者。處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併科二千圓以下罰金。

謹按開設賭場。卽現行刑律之窩賭。及容留賭博。偶然聚會。徒一年。經旬累月。徒三年。惟粵省賭害素烈。恐三年以下之刑。不足以資懲戒。茲據新刑律加重一等。幷增併科罰金。爲二千圓以下。或可稍挽頹習。刑之範圍旣寬。臨時由審判官衡情亭比。無庸照現行刑律。復爲偶然及旬月之區別。惟開設賭場之人。雖不必自己加入賭博。但係因而圖利者。卽爲正犯。又現行刑律。另有房主罪名。查房主如不知情。其爲無罪。自不待言。如係知情。則爲幫助正犯。乃本條之從犯。應減正犯一等科罪。不宜特設條文。致滋繁複。

第四條　發行彩票者。處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併科二千圓以下罰金。　爲買賣彩票之媒介者。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併科一千圓以下罰金。

謹按彩票凡山票鋪票白鴿闈姓花會等票皆是。尤粵東賭害之最鉅最烈者。曩以　國家徵收賭稅。故新刑律酌定發行者。爲四等以下有期徒刑。爲買賣彩票之媒介者。五等有期徒刑拘役。現經資政院議准禁止。自應將刑加重。茲擬改第一項爲二等至四等。第二項三等以下有期徒刑。以副國民除惡務盡之意。惟新刑律原案有未得公署許可。及前項所揭字樣。現在彩票旣行嚴禁。此等字樣。已屬贅文。應加刪削。以符體例。

第五條　購入彩票者。處一百圓以下罰金。　因而得利者。處其價額二倍以下價額以上罰金。如二倍之數。未達一百圓。處一百圓以下價額以上罰金。

謹按本條採用新刑律第二百八十條。惟新刑律原案有知情二字係對於知有未得公署許可者而言。現在情形不同。若仍用知情二字。則必有藉口於不知其爲彩票。而有所趨避者。殊不知旣稱購入。斷無不知情之理。故本條酌加刪減。以免誤解。

第六條　犯第三條及第四條第一項之罪。出於詐欺之宗旨者。處二等或三等有期徒刑。併科三千圓以下罰金。

謹按開場聚賭。及發行彩票。出於詐欺之宗旨者。事所恆有。亟應厲行禁止。現行刑律。本有駕船設局一條。不知詐欺之方法甚多。如限定一種行爲適用之際。轉形膠滯。茲可定爲通例。不論用何種詐欺方法。皆可適用。惟衡量情節。究較各本條爲重。可定其刑爲二等或三等。並增罰金爲三千圓。以示區別。詐欺取財。本係獨立之罪。此條僅犯罪之結果。關涉賭博。但新刑律分則。尙未實行。而現行刑律之詐欺。乃准竊盜贓科罪。如與本條比絜重輕。頗難適合。是以仍附纂入本條例之內。

第七條　造賣賭具者。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一千圓以下罰金。

謹按賭具大率皆古人游戲之属。歷史遺留。勢難禁止。且賭博並不專恃一定器具。各國刑法。不設賭具條文。蓋亦以此。惟粵東賭禍方熾。爲正本清源之計。亦應一律嚴禁。故採現行刑律。增纂此例。其尋常物品。若非一定習用爲賭具者。自不在此限。

第八條　該管官吏及佐理之人。知有犯前數條之罪而故縱者。與犯人同罪。贓重者仍從重論。

謹按此條爲嚴懲賄縱而設。故與犯同科。官吏。凡地方官及警察皆是。佐理之人。指里長地保等項。承行政官之命令。有緝捕之責者。不言官吏失察者。以處分則例。另有明文也。若劣紳土豪。得賄包庇。乃幫助正犯之行爲。應按第十二條規定。適用新刑律總則共犯罪章各條。分別科斷。不在本條範圍之內。

第九條　第三條第四條及第六條至第八條之未遂罪罪之。

謹按新刑律總則。於未遂罪以分則各條。定有明文爲斷。故於本條例特設明文。以資引用。

第十條　犯第二條至第四條及第六條第八條之罪者。褫奪公權。係官吏並革職永不敍用。犯第七條之罪者得褫奪之。

謹按新刑律總則規定。褫奪公權。以應科徒罪以上者爲限。本條條例第一條第五條所定各罪。本刑俱係罰金。自不能概予褫奪公權。致與新刑律總則相牴觸。第七條之罪。爲新刑律總則所無。茲既斟酌現在情形。量爲增入。然造賣者之罪。究視開設賭場。及以賭爲業者。可以稍從末減。至受褫奪公權之宣告。當然喪失新刑律總則所列各項資格。如係官吏有犯。並應能職不敍。是以一併揭明。以免誤會。

第十一條　當場供賭博之用。及因賭博所得之財物。沒收之。

謹按現行刑律賭博門內所定。必係攤場財物。始得入官。新刑律總則規定。沒收之物。僅限於三項。而又以犯人以外無有權利者爲斷。是沒收一節。關係於人民財產者甚大。確係供給犯罪物品。自屬應予入官。若漫無界限。未免波及與本罪無干之物。惟舊律有房屋入官之文。辦理時形窒礙。蓋房屋爲人民住居所必需。尤非直接可以供給犯罪之物。茲故查照新刑律總則。分別改定。以便解釋。而利推行。」

第十二條　新刑律總則。於本條例適用之。

謹按新刑律總則業經資政院議決　頒行。其中如刑制加減未遂累犯俱發共犯各條。均爲本條例所不能缺者。故定一適用之法。藉收以簡馭繁之益。

第十三條　本條例自奉　旨頒行文到之日。通行於廣東全省。凡現行刑律及其他法令。以與本條例牴牾者爲限。概不適用。

謹按本條例實行之期。應自文到之日爲始。此項條例係一省之專例。祇能行於粵省。他省仍依常律。

●內閣奏京外各官停選辦法……內閣擬停選辦法六條。一、候選京官。准予分發。二、候選筆帖式。分別給予分發。三、投供道府各官。均令呈請分發。四、未經投供之道府各官。應令補交班次銀兩。五、佐雜等官。應令報捐分發。六、候選教職。分別辦理。（舉貢出身者呈請就職捐納各員酌改相當官階）具奏。奉旨依議。

同　十四日

●余誠格調湖南巡撫楊文鼎調陝西巡撫

同　十六日

●派軍諮大臣載濤代臨大操總監兩軍……奉　上諭。本年調集禁衛軍及近畿各鎮。在永平附近舉行大操。著派軍諮大臣郡王銜貝勒載濤恭代親臨。總監兩軍。

●農工商部奏整頓棉業攙雜水泥諸弊……農工商部奏稱。竊維中國出口貨品。絲茶而外。棉爲大宗。前奉　旨禁種罌粟。由臣部飭將種煙地畝。勸令改種棉花。爲因勢利導之計。分別調查中外植棉成法。編輯成書。於上年冬間恭繕進呈。印行各省。實力勸導。並奏定獎勵棉業章程十四條各在案。近因種煙之地。多已改植棉花。各省產額。日益增加。由此逐漸擴充。出口土貨。可期進步。惟內地販商。往往希圖小利。攙雜水泥。以致洋商挑剔。實與行銷有礙。本年春間。臣部察出確有此弊。通行各省。出示嚴禁有案。上海爲通商巨埠。每年出口棉花。爲數至鉅。現由在滬販運棉花商人及各紗廠等。設立禁止攙合棉花會。自係爲力防弊端起見。然非有講求棉業公正紳商及海關爲之輔助。恐仍不能周密無間。擬飭由滬關切實查驗。並由商務總會。遴選通曉棉業人員幫同經理。果能辦有成効。當由臣部奏明給奬以資鼓勵。並一面由臣部擬訂檢查辦法。明定罰章。行知地方官出示曉諭。俾可廓清積弊。擴廣銷場等語。奉　旨。棉花爲土貨大宗。每年出口。爲數甚鉅。亟宜推廣銷場。力圖進步。乃內地商販。希圖小利。往往攙雜水泥。致與行銷有礙。於棉業前途。所關匪細。著該部妥訂檢查辦法。明定罰章。通行各省。一律遵辦。上海爲通商巨埠。尤宜加意防維。著督辦稅務大臣飭由滬關。切實查驗。並著南洋大臣飭上海商務總會遴選通曉棉業人員幫同經理。果能辦有成效。准由該部奏明給奬。以清積弊而闢利源。

同　十七日

●派溥倫載澤纂擬　皇室大典……奉　上諭。皇室大典。關係重要。著派溥倫載澤會同宗人府妥愼纂擬。候朕親加裁定。

同　二十日

●簡授弼德院顧問大臣……奉　上諭。載振陸潤庠增祺陳寶琛丁振鐸姚錫光沈雲沛誠勳清銳朱祖謀著充任弼德院顧問大臣。一國務大臣奕劻那桐徐世昌梁敦彥善耆載澤唐景崇蔭昌載洵紹昌溥倫盛宣懷壽耆宗人府宗令世鐸內務府大臣奎俊繼祿均著兼任弼德院顧問大臣。並奉　諭以景礙施愚陳雲誥恩華陶葆廉張一麐授參議。田智枚授祕書長。法制院參議吳廷燮外務部左參議

陳懋鼎學部左參議林灝深農工商部左參議誠璋兼任參議。又同日內閣會奏擬訂參事官祕書長祕書官任用章程。奉　旨依議。

●御史陳善同奏參江蘇巡撫程德全違法徇私奉　旨交內閣議處……奏稱竊近年紀綱凌替。各省督撫。往往昧於　君親大義。顯冒不韙。欺妄情形。見於章奏。履霜堅冰。不可不防其漸。臣閱官報內載本月初六日江蘇撫臣程德全片奏應德閎署理藩司。不勝詫異。査定例捐升人員未經赴部驗看引　見。不得署缺。應德閎原係該省候補知府。上月始經捐過道班。尚未赴驗引　見。仍未脫離知府本班。此次該省藩司缺出。該省司道。實缺候補二百餘員。該撫果秉公遴選。豈患無可用之才。足勝署理藩司之任者。而乃故違犯　國家定章。用一與例不合之應德閎。大臣守法奉公。豈應出此。臣聞應德閎夙工心計。曾以附合故淮揚海道朱之榛。充籌款局差。聲名甚劣。宣統元年三月二十八日。經雲貴督臣李經羲奏調。奉　諭發往雲南差遣委用。旋應德閎復謀得江蘇清理財政局差。由江蘇撫臣奏留。奉　硃批仍遵前旨飭應德閎赴滇差委。乃應德閎抗　旨不遵。在蘇逗留。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該撫復奏派充幕職。於應德閎所以延不赴滇之故。全未聲明。弊混邀　准。今又違例奏署藩司。欺罔之舉動。至再至三。此其心尙復知有　朝廷耶。近來吉奉等省以地居邊徼。時勢艱危。不得已間有爲地擇人不拘文法之事。該省並非邊省可比。且藩司筦財賦總樞。爲方面大員。若督撫可以不守定章。任人運動。惟所位置。則自監司以下。更不難廣樹私人。各省督撫。相率效尤。　天子號令。恐將不能出於都城。　朝命可以不奉行。臣節可以不恪守。究其終極何所不至。臣竊爲　國家危之。應請　旨將違法徇私之江蘇撫臣程德全嚴加懲處。並將應德閎撤去藩司署任。所遺之缺。由兩江督臣張人駿愼選奏署。至應德閎係兩次奉　旨飭赴雲南差遣委用之員。抗玩不遵。別謀捷徑。尤屬目無　君父。應由該督査究奏參。等語。奉　旨。江蘇補用知府應德閎。前經奏調赴滇。特旨允行。旋據瑞澂奏請留蘇。未經照准。乃程德全請將該員派充幕職時並未聲敍前案。該員捐升道員尙未引見又復委署藩司。均屬不合。江蘇巡撫程德全著交內閣議處。江蘇布政使齊耀琳未到任以前。著張人駿另行遴員奏署。旋內閣遵議程德全應得降二級調用處分。奉　旨加恩改爲降二級留任。

同　二十一日

●以鳳山調廣州將軍壽耆補廣州將軍

●以善耆調理藩大臣桂春署民政大臣

●以廣東水師提督李準被匪轟擊受傷傳旨慰問並賞藥品……兩廣總督張鳴岐電致內閣軍諮府海陸軍部代奏稱。十九日未刻。水師提督李準。由城外水師公所進城。路經南門內雙門底地方。突有匪徒在路用炸彈向該提督拋擲。致傷左手腰際等處。並傷及隨從十餘人。經該提督卽時力疾。督率護衛弁勇。上前捕拿。匪徒仍連擲炸彈二枚。並施放手槍。向該提督轟擊。該提督親自躍登屋頂。與匪相持。當場格斃匪徒一名。並經巡警拿獲陳

敬岳一名。正在研訊究辦。鳴岐聞信後。立卽遣派區隊。前往救護。一面邀該提督回至城內水師行署。趕延西醫施治。並親往看視。該提督腰際。受傷甚重。血流如注。衣褲盡赤。經西醫檢視。傷損及骨。隨在受傷部位。剖入數寸。取出炸彈鐵皮一塊。碎骨少許。據西醫云。傷勢雖重。幸非要害。醫治可望得手。鳴岐與之接談。該提督猶能將捕匪情形。歷歷追述。神志極清。當不致有意外。伏查該提督此次經受重創。猶能奮不顧身。親自格斃匪徒。勇氣實異尋常。現值地方多事之秋。正賴將士用命。可否仰懇 天恩。傳旨慰問。以勵戎行。出自鴻施逾格。至此次事變。雖出倉猝。幸當場已將匪徒格斃捕獲。人心勉可鎮定。除仍嚴飭兵警。查明此次行凶。有無餘黨。認眞究緝。並將近日地方詳細情形。另電奏陳外。乞代奏。奉 旨。覽奏殊堪詫異。廣東水師提督李準。此次經受重傷。猶能奮不顧身。親自格斃匪徒。洵屬勇猛異常。深堪嘉尙。該提督傷勢究竟如何。朝廷殊深廑系。著張鳴岐傳旨慰問。並賞給御藥房治傷藥品。迅速發交。妥爲療治。俾得早日就痊。仍將醫治情形。隨時電奏。廣東省城地方屢有匪徒轟擊大員之事。足見伏莽甚多。豈容任其猖獗。著張鳴岐李準督飭兵警。嚴密偵緝。認眞搜捕。毋得少留餘孽。免再滋生事端。

同　二十四日

●准陸軍部奏獎宿衞營出力文武各員

同　二十五日

●裁各省府治首縣併歸該府直轄提取原有款項設立地方審判廳

……內閣會奏。竊維振興司法。籌費爲先。改定官制。汰冗爲要。查　欽定修正籌備淸單。各省府州縣審判廳。均限於宣統四年成立。現在各省庫款。皆屬奇絀。除省城商埠外。多未舉辦。惟憲政根基。重在區分司法行政。若因囿於款項。致觀成無日。實於預備憲政。大有關礙。再四酌度。欲爲挹注之謀。須籌變通之法。自以裁汰府城首縣。提取原有款項。籌設各府地方審判廳爲合宜。查東三省新疆南路。新設各府。皆無首縣。熱河舊設之承德府。及貴州之思州等府。向皆自管地面。與各省直隸州相類。刻下籌備憲政。重在設一官得一官之用。向者有首縣之知府。止監督所屬。不親民事。專爲管官之官。其實所屬州縣。遇有重要事務。多徑達院司取決。該府等但司勘轉例行各件。循名責實。不得謂非閒冗。現在釐定官制。須先妥籌辦法。以期官無冗濫。事無曠廢。前東三省總督錫良。業經奏准。將奉天附府舊設之承德縣。錦州附府舊設之錦縣。裁併歸各該府管理。騰出的款。爲審判廳經費。湖廣總督瑞澂。現又奏裁武昌等十府首縣。以其款項爲設地方審判廳之用。奉旨交議。是裁併各府首縣。各疆臣每建此議。證之新舊法制。揆之地方治理。實無窒礙。且有數便。各省知府以不親民事。每於地方少所體驗。往往於考察屬員。興除利病。多有隔閡。其賢能者或尙講求。而安逸者遂甘坐嘯。今令兼治民事。則地方蠹弊。民間疾苦。皆易周知。前湖北巡撫胡林翼。卽以貴州

知府親理民事。廉隅所成。察吏整軍。皆有把握。翊贊中興。實基於此。其便一也。近論治者。每謂外官大則督撫。小則州縣。最爲重寄。稱職爲難。知府一官。則謂易於充位。馴致以剖符分守之官。爲投老養閒之地。若分任地方。才俊之士。固易表見。闒茸之徒。亦難掩覆。於振興民治。甄核人才。皆有所益。其便二也。各府廉俸而外。公費幕修。大都派之各屬。而首縣陋習相沿。幾專以供應本府爲事。現在清理財政。期於費用毫無虛糜。供應皆有除汰。今裁去首縣。予以民治。則支出者爲必要之需。供應者絕承奉之本。而各省首縣。支應各上司官署之弊。自可一律裁除。由督撫另定辦法。不再貽累屬員。其各府首縣。向來迎送過往差使。伺應院司之習。亦應禁絕。其便三也。惟各府首縣例定廉俸。爲數均少。向資以辦公者。多在錢糧平餘漕餘及規費等款。除各省現已報明度支部者外。均應令和盤託出。不得任令稍有隱匿。以免裁缺之後。應提之款。又歸無著。而此大宗款項。卽可撥爲設立審判廳之用。其首縣衙署。亦可騰出建設法庭。庶各府地方審判廳。卽可依期成立。乃爲妥善。擬請 飭下各省。將各府同城首縣。概行裁汰。倂入該府管理。照直隸州辦法。仍兼管屬縣。提取原有款項。幷劃撥縣署。作爲籌設地方審判廳之用。迅速設立府治審判廳。如蒙 俞允。擬卽通行各省遵照辦理。奉 旨依議。

●內閣奏設內閣官報……內閣奏稱。竊查東西各國。均以官報爲宣布法令之用。凡中央政府之規章條例。一經擬定。卽宜付官報刊登。酌量遠近程途。分別到達期限。以官報遞到之次日或數日。爲實行之期。法令卽生效力。整齊迅捷。與吾國古昔讀法懸書之舉。同爲意美而法良。而其編輯發行。由內閣主之。蓋以其地爲發號施令之總樞。卽有宣化承流之職任。責專任重。所以謀統一而杜紛歧。我國向來 諭旨章奏。及各部通行文件。由京師達於外省。由長官達於庶僚。不知幾何日月。幾經轉折。而其效力。僅及於少數之官廳。至於承學之士。受治之民。隔閡茫昧。有如秦越。欲其率循觀感。人人有國家觀念。具法律精神。不可得也。邇來既奉 明詔。實行憲政。先立內閣。以爲集合政權之基。凡法制之變更。規章之釐定。以及條文法理之解釋。文書傳布。倍於曩日。若猶用通咨之例。非特觀聽有限。不能收法治之成效。卽下級官廳。亦且因文移遲滯。無以資因應而赴事功。臣等再四籌商。擬將內閣印鑄局接收之政治官報。改爲內閣官報。卽請先將 明發諭旨。及各部院章奏咨劄。例須備文通行京外各衙門一體遵照者。量爲變通。以爲公布法律命令之程式。凡欽奉 明發諭旨。敬謹登載官報。宣示中外。一體欽遵。官報到達之日。卽作爲奉 旨日期。各衙門奏准事件。例應通行者。奉 旨後。恭錄 諭旨。鈔黏原奏。蓋用堂印。片送內閣印鑄局。刊登官報。其通行咨劄等件。一倂用印片。徑送該局刊登。均卽以此傳布。內閣例應通行之件。亦卽照此辦理。自後京外各衙門。應卽以官報所刊布者爲依據。毋庸另文通行。至各衙門對於一部一省。並非通行事件。或雖

應通行。而事關祕密者。仍令各以文書傳達。以示區別。每日官報登載例應通行之章奏咨劄。篇幅字體。特加區分。以期明顯。各部各省。接到官報之日。卽爲文書遞到之期。應舉行者卽舉行。應遵守者卽遵守。似此辦理。庶幾 國家政令。一經刊布。而遠近上下。可以周知。下令如流水之源。效應如桴鼓之捷。而楮墨之費。吏胥之煩。藏匿喪失。延宕欺朦之弊。均不禁自絕。其餘內外緊要奏咨。及示諭條約等項。亦均依類附載。供官府之引證。學人之研求。惟目前交通尚未盡便。到達日期。不能一律迅速。擬暫照已設郵政處所。及驛遞辦法。酌定遞到各省省城。及將軍都統辦事大臣駐紮地方日期。以資考核。餘俱由該省布政司或度支司。分別遠近。逐日寄發。此擬改辦內閣官報大概情形也。除飭印鑄局擬定編輯體例。及妥訂發行章程。由臣等核定遵行外。謹擬內閣官報條例十二條。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伏候 欽定施行。抑臣等更有請者。此次印鑄局接收政治官報。查悉各省應解報費。按期解到者固多。而懸年積欠。尚有九萬餘元之譜。已由內閣電催速解。惟關外省州縣各官。零星欠解者實少。司庫收集後。或有挪移。並間有一二省報紙遞到之時。書吏抗匿不發。以至各官不能如期領閱。甚且有需索領費之弊。此後改設內閣官報。爲公布法律命令機關。代從前通行文書之用。實與重要公文無異。應飭各督撫責成各該司。按照條例章程。妥爲分布。不得如前玩愒。各省領報之數。暫照現在數目給發。不敷之處。准予增加。每年每分。仍收回工紙費銀幣八圓。從前欠解政治官報費。卽交印鑄局接收。以爲擴充內閣官報之用。限令各省於八月以前一律解清。自內閣官報發行之日起。仍令照章預繳半年報費。不得延欠。庶幾此項要政。可以維持於不敝。奉 旨依議。旋於七月初一日設立發行。 條例錄下。

內閣官報條例

第一條 內閣官報。爲公布法律命令之機關。凡 諭旨章奏。及頒行全國之法令。統由內閣官報刊布。

第二條 凡京師各衙門通行京外文書。均由內閣官報刊布。各衙門毋庸再以文書布告。其各衙門單行文件。並非通行。及未便公布者。仍應自用文書傳達。

第三條 凡法令除專條別定施行期限外。京師以刊登內閣官報之日起。各行省以內閣官報遞到之日起。卽生一體遵守之效力。其各行省先期接有官發印電者。不在此限。

第四條 凡未經內閣官報刊布之章程摺奏。有在商辦報章登載者。不得援據。

第五條 各部院衙門。均須指派專任報告員。將例應通行之章奏咨劄。逐件檢校。蓋用堂印。片送內閣印鑄局。刊登官報。其非通行之章奏咨劄。而應行刊布者。得幷送內閣印鑄局依次刊布。各衙門專任報告員。得隨時與內閣印鑄局辦理官報人員。商訂刊登事宜。

第六條 各省布政司衙門。應於所屬科員中。特派一員經理。

寄送內閣官報。及收集報費事宜。並將該員銜名申報內閣。年終彙總考成。有延誤者。照遺誤公文例懲處。其無布政司省分。由該省督撫。飭令度支司派員辦理。

第七條　各省應解內閣官報費。仍照從前政治官報派定之數。由各該布政司或度支司。預將半年報費。先期墊匯。以重官本。各該司仍自行向本省閱報各官廳。按數分收。歸繳司庫。

第八條　內閣官報。既爲代達公文之用。凡逐日寄送各省官署之官報。應於封面蓋用印鑄局印信。交大清郵政局遞寄。准免郵費。郵政局凡接有內閣印鑄局印信之官報包封。即爲免郵費之憑證。

第九條　內閣官報遞送之法。凡遞到各省省城之督撫及布政司或度支司衙門。暨各將軍都統辦事大臣駐紮地方。應暫照郵政章程。及驛遞章程。酌定日限於下。

奉天省城七日　直隸天津保定四日　吉林省城十二日　黑龍江省城十四日　山東省城五日　山西省城五日　河南省城六日　湖北省城七日　湖南省城十五日　江西省城十六日　安徽省城十四日　江蘇省城江甯十四日蘇州十五日　浙江省城十六日　福建省城十八日　廣東省城二十日　廣西省城二十六日　四川省城五十日　陝西省城三十日　甘肅省城五十五日　新疆省城九十日　雲南省城六十日　貴州省城五十日　興京副都統十二日　察哈爾都統五日　熱河都統十二日　荊州將軍十五日　綏遠城將軍十六日　伊犂將軍一百二十日　烏里雅蘇台將軍及參贊大臣七十五日　青州副都統十二日　密雲副都統六日　京口副都統十五日　涼州副都統十六日　乍浦副都統六十五日　歸化城副都統十六日　山海關副都統五日　守護東陵大臣七日　守護西陵大臣三日　馬蘭鎮總兵七日　泰甯鎮總兵三日　庫倫辦事大臣四十五日　駐藏辦事大臣一百六十五日　西甯辦事大臣七十日　科布多參贊大臣九十日　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一百四十日　川滇邊務大臣一百零五日

第十條　各省督撫應將自省城至各屬之官報到達日限分別配定。列表咨報內閣。備案查核。

第十一條　京外大小官署。均有購讀內閣官報之義務。

第十二條　本條例自內閣官報發刊之日實行。

●酌定各省補署官缺限制……內閣奏稱。竊維內選外補之敝。在於班次資格。不足以得人。故臣等前次奏請停選。即兼以變通外補。破除班次資格爲宗旨。間有仍留班次者。亦令於本班酌補。以期爲地擇人。實事求是。惟各省積習已深。若非嚴加整頓。則良法美意。亦同具文。查近來各省奏補咨補官缺。核其出缺日期。竟有在二三年前者。懸缺不補。漫無限制。推其遲延之由。無非爲調劑委署之計。及至補缺之後。又或不令到任。紛紛調署。部選之員。則謂吏事非所素習。外補之缺。又謂拘於班次。藉人地之不宜。爲紛更之便計。甚至積重不返。

沿成例章。委署一年。輒予瓜代。一官傳舍。致賢者有才而無所施。不肖者攘利而惟恐後。吏治窳敗。職此之由。現在選班既停。統歸外補。節目疏闊。簡而易行。無分缺分繁簡。並准擇人地相宜者。酌量補用。與從前情形。迥不相同。當此籌備憲政之時。自應嚴定限制。以勵官常。擬請嗣後缺出。均令遴照題缺定限。遠省限九十日。次遠省七十日。近省五十日。一律揀選升調補授。如有逾限。照例分別議處。一經補缺。即行飭赴本任。並將到任日期。隨時咨報查核。不准輕易調署。除本任官暫時離任。應令委員代理外。其實係因公不能到任及緣事撤任。必須擇人地相宜者。委令署理。如不得力。即時撤委。果能留心地方公事。始終勤奮。亦不必限定一年期滿。遽行更調。庶缺無久懸。官得久任。地方吏治。不無少裨。奉 旨依議。

外國大事記

宣統三年 六月二十二日

●英日商約展長……英外部大臣葛雷氏。已與日本公使加藤氏互換文書。自本日始。將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所訂英日商約。展長二年。日本在加拿大。一切均照最惠國待遇。

●波斯廢王起事……波斯廢王已在裏海之根墨希的鉢地方登岸該處皆土耳其種人。前時廢王嘗與互相通問者也。廢王之弟薩拉愛陶蘭。在扣狄斯敦城。爲廢王上尊號。以兵據散那及哈曼滕二地。並運動阿壽培乾省之七族酋長起兵援應。現正率兵四千人。向戈門沙地方進發。戈門沙兵力單弱。不能抵抗。已電致波斯政府乞援。政府正在活潑進行。政黨中之領袖。頗有矢言於政府。謂必能協力以抗廢王者。波政府復懸賞購廢王之頭。」

●墨國復亂……有反對梅特洛氏之叛徒。約二千人。擾亂於國之南部。戕其州之長官。復有三百人一羣。謀害梅特洛。事洩被捕。墨之全境。幾於處處有戰事。美國駐墨境之軍隊。本擬撤退。現復中止。墨國之形態。日趨危險。已至無政府地步。外人感情日惡。恐不免出而干涉。美報則竟公言。美宜併合墨西哥云。

同 二十四日

●法西交涉……西班牙之駐守摩洛哥軍隊。在阿爾路若之城門。捕法領事包賽試氏。赴西班牙統軍官處。統軍官不謝其無禮而釋放之。法報對於此事。大爲忿怒。法政府令西班牙將此事說明理由。旋西政府向法政府及該領事道歉。並將犯事軍士懲辦。

然聞法國陸軍少尉雪烈武氏。乃摩洛哥希黎芬軍隊之教習入阿爾喀若埠。爲西班牙駐軍所捕。統軍官加以侮辱而釋之。此事法報喧傳。恐法西交涉。尙未了也。

●亞拉伯人要求自治權……亞拉伯人以推廣自治權。要求於土耳其。謂土若不允其請。則全部將蠭起爲亂。門的內哥羅國。仍顯然袒助之。至土軍統將叨格武已被土廷召還。代以阿勃杜拉氏。阿勃杜拉以和平著稱。當能使亞拉伯問題。早日解決。

同　二十五日

●波政府發兵拒廢王……波斯國會與政府以全權。令執行最嚴厲之軍律。並立遣馬隊新軍五百人。勃克爐黎軍五百人。及義勇隊。往拒廢王。又遣遠征隊往攻廢王之弟。計勃克罅黎軍二千人。波人之扶助今王而忽又重附廢王者。已有多數被捕。

同　二十九日

●土京大火……下午。土京之斯旦華地方。突遭火災。延燒二十四小時之久。其勢甚烈。該地方兩方哩內。已盡數被燬。計房屋五千餘所。土帝甚爲悲感。斯古達里地方。亦遭大火。

●波相被斥……波斯國會議員。多數投票擯斥首相辟巴達氏。不得與於內閣人員之數。

同　三十日

●日本東京大風雨……有大風起於日本太平洋岸。本日。東京暴風大雨。徹夜不休。東京灣並有海嘯之變。東京市深川區地方被水淹浸。洲崎町溺死七十八人。市內電信。斷絕不通。

閏六月初一日

●法西訂約……法國與西班牙。爲預防將來再起紛擾起見。締結協約以免衝突。

同　初二日

●英國下議院提議印度豫算案表同情於禁止鴉片……下議院提議印度豫算案時。陸軍大佐俺武氏爲印度人民申訴。謂自中英訂結禁煙條約後。印度人士業之損失。迄未得補償。因敦迫英政府設法阻止嗎啡及哥加音。俾不得自歐洲出口。其理藩部之印度股副祕書官孟達古氏。當場演說。謂全院議員。當表同情於中國。及表同情於印度之納稅人民。據稱中國禁煙。至爲熱心。故應竭力扶助以撲滅此種營業。至納稅人民。極願犧牲其利益。以扶助中國禁煙政策。不可不曲成其志也。

●俄禁僑民助波斯政府拒廢王……波京俄國使臣。禁止本國僑民。不得助波斯政府。抗拒波斯廢王。

同　初四日

●美國派兵艦駛赴海地……南美洲海地國亂黨蠭起於北方。勢日猖獗。現已向海地都城進發。勢力最盛之處。在島之北部。自海地角(土角名)起。至都城十英里之外止。皆其勢力所及也。肆行刼掠。宛同盜賊。官軍望而卻步。總統西門氏避匿於停泊港中之德國輪船。與其內閣人員籌備出奔之計。美政府派礮艦一艘。駛抵海地。以保護本國僑民。巡洋艦兩艘亦兼程而進。西門總統旋受法國保護。海地都城之各國外交官。現與亂黨商議。

令勿恣行殺掠。

同　初七日

●波斯停止廢王年金……波斯政府年供廢王一萬六千五百金磅以爲養贍費。今以起兵謀復王位。故被撤銷。惟廢王兵到之處。頗受歡迎。英俄兩國公使。致同樣之文牘於波政府。略謂英俄晉屢勸廢王。令勿鼓勵政局上之風潮。今廢王已入波斯國境之內。則英俄實無從干預云。

●俄使要求波用俄人……駐波俄使。以波斯政府。簡任向來統帶印度軍之史都克少將。（英人）創辦府庫。組織憲兵。甚爲不平。要求波政府。另簡一俄人。藉以平均英俄兩國在波之勢力。

同　初八日

●土法造路立約……土政府已與法國資本家訂一造路之約。約中允讓法人鐵路權利數起。

同　初九日

●日奧暫行通商條約交換公文……日本與奧地利匈牙利通商條約。西八月四號（即初十日）已終了。續約尚在商議。因暫定自本年八月四號至本年十二月三十一號在續約商議中。關於通商關稅航海事項。兩國均以最惠國待遇之條件。本日由駐奧日使與奧相。在維也納交換公文。

●英美公判條約簽押……英美公判條約。在美京白堊館（大統領官舍）由駐美英國大使武來斯氏。及美國國務大臣諾克斯氏簽押。俟英皇批准及美上院議決後交換。其條約全文。由日報譯錄於下。

英美公判條約

第一條　由兩締約國之一面。對他一面提出之本條約上或其他之權利之請求。而繫屬於兩締盟國間之國際事項。兩面間不能依外交手段處理之一切紛爭。苟爲適用法律準則關於國際紛爭平和處理主義。或衡平之原理。即可解決。而性質上無妨付裁判者。當付依千九百七年十月十八日條約設於海牙之常設公判裁判所。或因各事件。以特別協約規定之。其他公判裁判所裁判。該特別協約。爲規定前記公判裁判所之構成。及有必要之時。指定公判裁判官之權限事件之爭點。並公判裁判附託之條件。及公判手續者。

在海牙第二次平和會議。締結之國際紛爭平和處理條約第三十七條事。至第九十條之規定。以得適用爲限。又以不抵觸關於各事件締結之特別協約。或依之而不變更爲限。除該條約第五十三條及第五十四條外。全部關於依本條約之公判裁判手續適用之。

右特別協約。就各事件。在合衆國。則亞美利加合衆國大統領經上議院之協贊締結之。在大不列顛國政府。關於與大不列顛國自治領土利益有關係之一切事項。締結協約之時。則預行保留經該領土政府之同意之權利。

右特別協約。於兩國政府依公文之交換承認之時生効力。」

第二條　兩締約國互約應依後條之規定。設置共同調查委員

會。在第一條範圍內之兩國間紛爭。及其他假令關於屬第一條範圍內之事。因協議不諧。將來發生於兩國間之紛爭。於付公判裁判以前。依締約國一面之請求。當提出於前記委員會。付於公平且誠實之審查。但欲依外交手段與以商議解決問題機會。兩締約國中之一面。希望延期審查之時。得從正式請求延期之日起。至滿一年止。延期審查。

依本條之規定。將紛爭問題或事項。付共同調查委員會審查之時。各締約國爲此審查。派本國人三名爲調查委員會委員。但該委員會之構成。得就各事件。依審查附託之條件別定之。於此之時。該委員會委員及審查附託條件。每事件。當依文書之交換決定之。

在海牙締結之國際紛爭平和處理條約第九條乃至第三十六條之規定。以得適用爲限。又以該規定不牴觸本條約之規定。或因就各事件協定之審查附託條件而變更之爲限。全部關於委員會之構成及手續。適用之。

第三條　依第二條之規定。因各事件組織之共同調查委員會。以闡明事實。使紛爭易於解決之目的。有審查報告所付託之特定問題或事項。定因該問題而生之爭點範圍及於報告中陳述適當之勸告及論結之權限。

該委員會報告。不得視爲裁定付託於該會之問題。或事項之事實若法理者。又無何等公判裁判性質。

兩締約國因紛爭應依本條約第一條付公判裁判與否意見不合之時。如同意將該問題付託共同調查委員會。或該委員會委員全部。或除其中一名外。全部認該紛爭在第一條之範圍內。而報告之時。該紛爭則爲應從本條約之規定付公判裁判者。

第四條　共同調查委員會。關於依本條約之手續審查或其轄內事項。認爲必要之時。有使證人宣誓。並使其於宣誓後舉證之權限。兩締約國爲授前記權限於委員會。並爲欲發傳票強制證人出廷。同意制定適當且必要之法律。

共同調查委員會行調查之時。須審問兩面當事者。任何方面。得任命代理人。該代理人對該委員會。當代表其政府。且爲供該委員會參考。認爲必要且適當之證據及論點。當由代理人自己或所用之辯護人提出之。

第五條　共同調查委員會。依本條約之規定。求審查報告之時。無論何時。當行會合。該委員會得應必要。定會合時日及處所。但須常從兩國政府之特別召集或指揮。

各委員任命後於第一次之共同調查委員會之會合。未開辦委員會事務之先。當嚴肅宣言各委員當誠實公平執行依本條約擔任之事務。並記之於文書。該宣言當保存於委員會之事務記錄中。

共同調查委員會之合衆國部及英國部。得各任用書記一名。該書記在委員會之共同會議。則作爲共同書記辦事。委員會得隨時依便任用專門書記及補助書記。委員代理人辯護

人及書記薪水。並一身上費用。由各自政府自銷。委員會之正當且必要之共同費用。由兩國政府各任其半。

第六條

按此條日報不載。註云非重要者省之。無從譯錄。

第七條　本條約由批准書交換之日起。生効力。此後自締約國之一面。將廢約之旨。以文書通告他一面後。至滿二十四個月。繼續有効力。

按此條約。美國上院。頗有非議者。然非反對此約之主義。不過對於條文。有不滿之處。蓋將削除其同調査會委員之規定也。是此約文。將來或尚須修正。今先以兩國政府所畫押者揭之。

同　初十日

●法美普通公判條約簽字……法美兩國結普通公判條約。其一分昨日在美京由美國國務大臣簽字。其一分今日在巴黎簽字。（按向來公判條約中、凡關於國家獨立問題、關於國家榮辱問題、及兩國衝突發生時第三國牽涉其間者均不在公判範圍之內、所謂普通者殆卽指此、此與英美新訂之公判條約異者、）

●法意公使以抗爭薋俸事聯合致文波政府……法意兩國公使。爲兩國人民抗爭薋俸。致聯合文牒於波斯政府。蓋此等人民。或爲波政府所雇用。或收波政府之年金。而自美國人歇斯忒氏爲波斯財政顧問後。將此等款項。一槪停給也。

●德國派艦載軍隊赴海地……德國伯利門巡洋艦。載軍隊赴海地國。現已登岸。以保護德人及德銀行。該軍隊於美人之僑寄海地者。亦一體保護。美政府甚爲感謝。

同　十一日

●墨亂益劇……墨西哥臨時總統拉巴拉氏。與革領梅特洛氏及高梅士氏。三人爲用人事宜。起有意見。特拉巴拉與梅特洛互商。意將高梅士擯出政界。高梅士者。與梅特洛同起革命軍者也。於是革黨大譁。僉謂遲至八月四號之晨。高梅士若不復職。則當操戈而起與政府一決。政府乃簡軍隊統帥。以備與革黨開戰。並遣軍護衞臨時總統之邸第。及鄰近各地。外人以其內訌在卽。甚爲惴惴。美報且謂美政府若不急起干涉。則墨國之和平。恐無恢復之望。現革命黨人擬推戴高梅士爲候選總統。卽梅特洛之黨。亦皆扶助之。

●美總統宴日本東鄉大將……日本東鄉乃木兩大將。隨伏見親王赴英賀加冕後。分道至歐美各國。以私人之游歷。聯絡邦交。東鄉大將到紐約時。市尹接待於市廳。東鄉陳述意見。謂美日兩國。若訂結類於英美公判條約之文件。在日本實有利益。本日美總統塔夫脫氏。在華盛頓之白宮。設盛宴以饗東鄉。塔氏舉杯爲日皇致祝時。盛稱英美及法美公判條約成立之易。實由此次英日同盟協約中。日本對於公判主義認其合於道德之故。是此兩條約之成立。實受日人之賜。且謂日美公判條約之成立。深冀其時期之不遠云。

同　十二日

●土與亞拉伯人訂約……土耳其政府與亞拉伯民族。及門的內哥羅國。商訂和約事。現始實地解決。約中有某款。謂逃亡門境之難民。應准一律回至故土。亞拉伯民族雖明言。土耳其所許各端。不足信。然以門國王勸告之故。對於土政府允讓各端。

業已許可接受。

同　十三日

●波斯國教主擯斥廢王……波斯國教主(回回教)宣言。廢王爲蔑棄神道之人。逐出於教會之外。並勸諭全國人民。當同心協力。以擁護波斯國。勿助廢王。

●波俄交責……波斯政府以俄國庇護廢王。致强硬之抗議書於俄政府。俄政府答書。責以不能恢復秩序。如以國內騷擾。損及俄人利益。波政府不得不任其責。

同　十四日

●葡軍與島民交戰……葡萄牙軍與帖木島(巫來由諸島中之一島、北半葡領、南半和蘭領)土民交戰。葡軍已自該島退出。並有礮臺數座遭拆毀。

●西班牙兵艦激變……西班牙在讓亞海岸之新造巡洋艦梅門希亞號。員役譁譟。忽起變亂。有兵士八十人。高呼共和政治萬歲。現已將領袖數人正法。

●英國車役鐵路工人及勞働者先後罷工……自水手同盟罷工。兩月來迭次商辦。迄未解決。而倫敦車役。亦以罷工相要挾。以此而梅特匯各商埠。大率受此影響。官家各廠局之有須裝運者。現均停擱。利物浦及孟鳩斯德等處之倫約鐵路工人。(倫喀省至約克省之鐵路)均罷工。賦閒者一萬二千人。倫敦車業商會。因各資本家對於工人聯合會之請求。有意延擱。竟決議通告各車夫。一律罷工。因此輟業者。二萬五千人。水手罷工之風潮。緣車役等之附和。而勢乃更劇。其要求雖已承諾。而以別種工人。尚抱向隅之憾。亦不肯開工。其罷工之目的。無非要求減工增薪而已。現倫敦一切工役。遭歷來未有之阻礙。而糧食亦將有不繼之虞。政府已調愛爾資沙軍隊一千名赴倫敦。以維持秩序。其愛爾資沙軍隊之全部。亦已得預備啟行之命令。」

同　十八日

●倫敦車役罷工事定……倫敦車役罷工之後。人民均甚不便。後調停就緒。罷工者數漸減少。旋經議定。工價照平時加百分之二十五。工作時間。減每日十二小時爲十小時。惟埠頭及帆船脚夫之要求。則尚待磋議。倫敦已復舊觀。市場埠頭船塢等處。均有熱鬧活潑氣象。貨車之滿載往來者。較平時爲多。

同　十九日

●波斯廢王軍敗……廢王起兵後。屢往來於波京相距百英里內之海港。所到之處。頗有受波人歡迎者。政府軍隊敗其兵於京東七十英里之某地。殺其統將。

同　二十日

●英國利物浦暴動……鄧傳大臣在下議院宣言。倫敦糧食缺乏。政府無論如何。於罷工一事。當力爲挽回。各部份之罷工人役。已有本日一概開工之說。不知何故。罷工黨之董事會。復宣告罷工。十九日。利物浦之罷工鐵路人役約十萬名。特開大會。以致羣情惶駭。幷有暴動之事。政府派隊馳往彈壓。暴徒有毀壞財產者。有匿於各處。將瓶礮擲擊軍士者。軍士被傷者數人。軍士始以刀頭迫嚇不退。繼乃開槍。並有擊碎電車之事。地方官宣讀人民暴動律。軍隊皆奉命列陣。以備轟擊。暴徒驚駭四竄。並與官軍巷戰。死傷殆三百人。被捕者九十人。而暴動之風潮未靖。且有刧奪檻車之事。

宗人府

- 宗令：禮親王世鐸
- 左宗正：肅親王善耆
- 右宗正：容親王魁斌
- 左宗人：貝子溥倫
- 右宗人：順承郡王訥勒赫
- 府丞：許秉琦

內務府

- 大臣：奎俊、繼祿

毓慶宮

- 毓慶宮行走：陸潤庠、陳寶琛、伊克坦

典禮院

- 掌院學士：李殿林
- 副掌院學士：郭曾炘
- 學士：毓隆、溥善、楊佩璋、李聯芳、許澤新、英綵、劉果、易貞
- 直學士：朱彭壽、孫紹陽、渠本翹、朱恩紱、曹廣權、端緒、延昌、毓善
- 總務廳廳長：[illegible]寶琛

翰林院

- 文華殿大學士：世續
- 文淵閣大學士：那桐
- 體仁閣大學士：徐世昌
- 東閣大學士 掌院學士：陸潤庠
- 協辦大學士 掌院學士：榮慶
- 協辦大學士：李殿林
- 學士：錫鈞、周克寬
- 侍讀學士：恩祥、黃思永、王錫蕃、李士鉁
- 侍講學士：延清、世榮、薛寶辰、周爰諏、楊捷三、文華

弼德院

- 院長：榮慶
- 副院長：鄒嘉來
- 顧問大臣：載振、陸潤庠、增祺、陳寶琛、丁振鐸、姚錫光、沈雲沛、誠勳、清銳、朱祖謀
- 兼任顧問大臣 國務大臣：奕劻、那桐、徐世昌、梁敦彥、善耆、載澤、唐景崇、廕昌、載洵、紹昌、溥倫、盛宣懷、壽耆
- 宗人府宗令：世鐸
- 內務府大臣：奎俊、繼祿
- 參議：景綬、施愚、陳雲誥、恩華、陶葆廉、張一麐
- 兼任參議：
  - 法制院參議：吳廷燮
  - 外務部參議：陳懋鼎
  - 學部參議：林灝深
  - 農工商部參議：誠璋
- 秘書廳秘書長：田智枚

軍諮府

- 大臣：貝勒載濤、貝勒毓朗
- 軍諮使：哈漢章、馮國璋

內閣

- 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
- 協理大臣：大學士那桐、大學士徐世昌
- 外務大臣：正任梁敦彥、署理鄒嘉來
- 民政大臣：署理桂春
- 度支大臣：公載澤
- 學務大臣：唐景崇
- 陸軍大臣：廕昌
- 海軍大臣：貝勒載洵
- 司法大臣：紹昌
- 農工商大臣：貝子溥倫
- 郵傳大臣：盛宣懷
- 理藩大臣：肅親王善耆
- 閣丞：華世奎
- 承宣廳廳長：趙廷珍
- 副廳長：英秀
- 制誥局局長：楊壽樞
- 副局長：裕隆
- 敘官局局長：寶銘
- 副局長：張鏞
- 統計局局長：楊度
- 副局長：張國淦
- 印鑄局局長：陸宗輿
- 副局長：黃瑞麒
- 法制院院使：正任李家駒、署理劉若曾
- 副使：正任章宗祥、署理吳廷燮
- 參議：正任吳廷燮、署理李景鉥
- 林炳章、徐宗溥、阮忠樞

禮學館

- 總裁：榮慶
- 于式枚、景厚、郭曾炘
- 總理：于式枚

法律館

- 修訂法律大臣：俞廉三、劉若曾

大理院

- 正卿：定成
- 少卿：王世琪
- 刑科推丞：董康
- 民科推丞：王式通
- 總檢察廳廳丞：許受衡

資政院

- 總裁：世續
- 副總裁：李家駒
- 秘書廳秘書長：金邦平

都察院

都御史　副都御史　給事中

張英麟　朱益藩　陳名侃　忠廉　陳田　奇承領　張世培　聯豫　徐謙　宜烈　誠壽　王金銘　涂國盛　聯魁　英奎　蔡金臺　富亮　陳慶桂　榮壽　高潤生　貴秀　陳應禧　石長信

監察御史　京畿道　遼瀋道　江蘇道

惠銘　吳緯炳　崇芳　黃瑞麒　貴銘　史履晉　忠浩　梁文燦　廣德　石鏡禧

都察院

安徽道　山東道　山西道　河南道　陝西道　甘肅道　新疆道　福建道　浙江道　江西道　湖北道　湖南道　四川道　廣東道　廣西道　雲南道　貴州道

世珣　范之杰　榮光　孫培元　育凱　李浚　瑞賢　葉芾棠　路士桓　崇廉　張瑞廕　德壽　陳善同　文鑑　麥秩嚴　盛昆　廖基鉦　伊陵額　趙熙　富綸　溫肅　常瑞　歐家廉　恩昌　饒芝祥　松廷　觀海　蕭丙炎　誠鑑　王寶田　玉春　徐忠甲

外務部

管理部務　慶親王奕劻

大臣　正任梁敦彥　署理鄒嘉來

左侍郎　胡惟德

右侍郎　曹汝霖

左丞　施肇基

右丞　曾述棨

左參議　陳懋鼎

右參議　顏惠慶

出使各國大臣

英　劉玉麟

法日葡　劉式訓

俄　陸徵祥

德　梁誠

日本　汪大燮

美墨祕古　張蔭棠

奧　沈瑞麟

義　吳宗濂

和（兼保和會）　劉鏡人

比　李國杰

民政部

大臣　署理桂春

左侍郎　烏珍

右侍郎　李經邁

左丞　裕厚

右丞　延鴻

左參議　汪榮寶

右參議　紹彝

內城巡警總廳廳丞　王善荃

外城巡警總廳廳丞　吳鋑孫

步軍統領　烏珍

左翼總兵　鶴春

右翼總兵　毓秀

禁煙大臣　順承郡王訥勒赫　丁振鐸　寶熙

度支部

大臣　公載澤

左侍郎　紹英

右侍郎　陳邦瑞

左丞　陳宗嬀

右丞　傅蘭泰

左參議　曾習經

右參議　劉世珩

倉場侍郎　正任桂春　署理瑞豐

崇文門正監督　俞廉三

副監督　喀爾喀扎薩克和碩親王那彥圖

左翼監督　壽勳

右翼監督　達賚

大清銀行正監督　瑞啟

副監督　葉景葵

造幣總廠正監督　陳錦濤

副監督（兼署）　沈邦憲

鹽政大臣　錢承鋕

稅務處督辦大臣　載澤

會辦大臣　那桐

胡惟德

各省清理財政監理官

東三省正監理　榮厚

度支部

奉天副監理　欒守綱

吉林副監理　荊性成

黑龍江副監理　甘鵬雲

直隸正監理　沈邦憲

副監理　陸世芬

江蘇正監理　管象頤

江甯副監理　景凌霄

蘇州副監理　王建祖

兩淮副監理　梁致廣

安徽正監理　趙從蕃

副監理　熊正琦

山東正監理　王宗基

副監理　章祖僖

山西正監理　樂平

副監理　袁永廉

河南正監理　唐瑞銅

副監理　蹇念益

陝西正監理　谷如墉

副監理　薛登道

甘肅新疆正監理　傅秉鑒

甘肅副監理　高增融

新疆副監理　梁玉書

福建正監理　嚴璩

副監理　許汝棻

浙江正監理　王清穆

副監理　錢應清

江西正監理　孫毓駿

副監理　潤普

宣統三年七月職官表(京官)

度支部

官職	姓名
湖北正監理	程利川
副監理	賈鴻賓
湖南正監理	楊士驄
副監理	李啓琛
四川正監理	文龢
副監理	蔡鎮藩
廣東正監理	宋壽徵
副監理	胡大崇
廣西正監理	汪德溥
副監理	謝鼎庸
雲南正監理	奎隆
副監理	余晉芳
貴州正監理	彭穀孫
副監理	陳星庚

學部

官職	姓名
大臣	唐景崇
左侍郎	寶熙
右侍郎	于式枚
左丞	喬樹枬
右丞	孟慶榮
左參議	林灝深
右參議	戴展誠
國子丞	徐坊
京師大學堂總監督	劉廷琛

陸軍部

官職	姓名
大臣	廕昌
副大臣	壽勳

海軍部

官職	姓名
大臣	貝勒載洵
副大臣	譚學衡

法部

官職	姓名
大臣	紹昌
左侍郎	沈家本
右侍郎	王垿
左丞	曾鑑
右丞	魏聯奎
左參議	蔣佺
右參議	劉燕斌
京師高等審判廳丞	奎綿
京師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徐謙

郵傳部

官職	姓名
大臣	盛宣懷
左侍郎 正任	汪大燮
左侍郎 署理	李經方
右侍郎	吳郁生
左丞	李焜瀛
右丞	李經楚
左參議	梁士詒
右參議	胡祖蔭
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	端方

理藩部

官職	姓名
大臣肅親王	善耆
左侍郎	達壽
右侍郎	恩順
額外侍郎	色凌那木濟勒旺寶

變通旗制處

官職	姓名
貝子	溥倫
公	載澤
	那桐
	寶熙
	熙彥
	達壽

滿洲八旗

旗	都統	副都統	副都統
廂黃	親王那彥成	秦綬章	英信
正黃	禮親王世鐸	誠全	秀吉
正白	郡王訥勒赫	景恩	兜欽
正紅	恭親王溥偉	毓秀	全福
廂白	容親王魁斌	敬昌	貝子士默特棍布扎布
廂紅	奎俊	青隆	善豫
正藍	桂祥	訥欽泰	誠全
廂藍	博迪蘇	瑞啟	文璞

蒙古八旗

旗	都統	副都統	副都統
廂黃	增崇	景麟	廣綺
正黃	景澧	崑源	松椿
正白	增祺	那晉	溥倬
正紅	繼祿	達賚	良揆
廂白	芬車	依凌阿	祺誠武
廂紅	貝子載振	瑞豐	吳祿貞
正藍	壽蔭	常山	成安
廂藍	張德彝	常英	壽慶

漢軍八旗

旗	都統	副都統	副都統
廂黃	貝勒載瀛	德麟	段祺瑞
正黃	貝勒載潤	都凌阿	卓凌阿
正白	成章	慶綿	麟光
正紅	色楞額	溥僎	陳寶琛
廂白	親王阿穆爾靈圭	馮國璋	顧琬
廂紅	恩存	載搜	志鈞
正藍	奎順	額勒春	伊克坦
廂藍	明啟	良泰	占鳳

順天府

文職	
府尹	丁乃揚
府丞	婁維俠

直隸

文職	
總督	陳夔龍
交涉使	王克敏
布政使	凌福彭
提學使	傅增湘
提法使	翁斌孫
高等審判廳丞	俞紀琦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劉思鑑
巡警道	葉崇質
勸業道	孫多森
永定河道	呂珮芬
通永兵備道	錫齡阿
清河道	謝崇基
熱河兵備道	徐士佳
津海關道	陳瑜
津河道	洪恩廣
大順廣兵備道	文沖
口北兵備道	成和
長蘆鹽運使正任	劉鍾琳
長蘆鹽運使署理	張鎮芳

武職	
提督	姜桂題
泰甯鎮	岳樑
馬蘭鎮	蘇嚕岱
天津鎮	張懷芝
通永鎮	田文烈
正定鎮	徐邦傑
大名鎮	李進才
宣化鎮	黃懋澄

駐防	
熱河都統	溥頲
密雲副都統	福海
山海關副都統	儒林
察哈爾都統	溥良
察哈爾副都統	崟桂

奉天

文職	
欽差大臣總督東三省奉天巡撫兼	趙爾巽
交涉使	韓國鈞
民政使	張元奇
度支使	朱鍾琦
提學使	盧靖
提法使	吳鈁
高等審判廳丞	許世英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江世杰
鹽運使	熊希齡
勸業道	蕭應椿
錦新營口兵備道	周長齡
洮昌兵備道	
興鳳兵備道	俞明頤
臨長海兵備道	

駐防	
盛京副都統兼署金州副都統	德裕
興京副都統	墨麟

吉林

文職	
巡撫	陳昭常
交涉使	郭宗熙
民政使	鄧邦述
度支使	徐鼎康
提學使	曹廣楨
提法使	吳燾
高等審判廳丞	錢宗昌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史苗
勸業道	黃悠愈
東南路道	陶彬
西南路道	李澍恩
東北路道	王瑚
西北路道	于駟興

黑龍江

文職	
巡撫	周樹模
民政使	宋小濂
提學使	張建勳
提法使	秋桐豫
高等審判廳丞	江守珍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周貞亮
興東兵備道	徐鼐霖
呼倫兵備道	宋小濂
璦琿兵備道	姚福升

江蘇

文職	
總督	張人駿
江甯布政使	樊增祥
江甯提學使	勞乃宣
江甯勸業道	李哲濬
江甯十府糧儲道	吳崶
江南鹽法道	徐乃昌
江蘇巡撫	程德全
蘇州織造	棫興
江蘇交涉使	汪嘉棠
江蘇布政使	齊耀珠
江蘇提學使	樊恭煦
江蘇提法使	左孝同
高等審判廳丞	鄭言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孫壽臣
江蘇巡警道	吳肇邦
蘇松常鎮太糧儲道	惠綸
蘇松太兵備道	劉燕翼
常鎮通海兵備道	林景賢
江北提督	段瑞祺
徐州兵備道	丁葆元
淮揚海兵備道兼提法使銜	奭良
兩淮鹽運使	增厚

武職	
提督	劉光才
蘇松鎮	徐紹楨
福山鎮	楊慕時
狼山鎮	李祥椿
徐宿鎮	段日陞

駐防	
將軍	鐵良
江甯副都統	雙福
京口副都統	載穆

安徽

文職	
巡撫	朱家寶
布政使	吳品珩
提學使	吳同甲
提法使	張毅
高等審判廳丞	沈金鑑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郭振鏞
巡警道	全興
勸業道	趙鴻獻
皖南道	趙上達
皖北道	毓秀

武職	
皖南鎮	張士翰
壽春鎮	李定明

山東

文職	
巡撫	孫寶琦
布政使	志森
提學使	陳榮昌
提法使	胡建樞
高等審判廳丞	龔積炳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陳業
鹽運使	方碩輔
巡警道	潘延祖
勸業道	童祥熊
濟東泰武臨道	熙臣
兗沂曹濟道	吳永
登萊青膠道	徐世光

武職	
兗州鎮	田中玉
曹州鎮	靳呈雲
登州鎮	葉長盛

駐防	
青州副都統	秀昌

山西

文職	
巡撫	陸鍾琦
布政使	王慶平
提學使	駱成驤
提法使	李盛鐸
高等審判廳丞	謝桓武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王祖仁
巡警道	連印
勸業道	王大貞
河東道	榮霈
歸綏道	成麟

武職	
太原鎮	謝有功
大同鎮	王得勝

駐防	
綏遠城將軍	堃岫
歸化城副都統	麟壽

河南

類別	官職	姓名
文職	巡撫	寶棻
文職	布政使	俞鍾穎
文職	提學使	孔祥霖
文職	提法使	和爾賡額
文職	高等審判廳丞	怡齡
文職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李瀚昌
文職	巡警道	王守恂
文職	勸業道	胡鼎彝
文職	開歸陳許鄭道兼河務	江瀚
文職	河北道	石庚
文職	河陝汝道	胡祖謙
文職	南汝光道	于滄瀾
武職	歸德鎮	玉壽
武職	河北鎮	謝寶勝
武職	南陽鎮	馬金敘

陝西

類別	官職	姓名
文職	巡撫	楊文鼎
文職	布政使	錢能訓
文職	提學使	余堃
文職	提法使	錫桐
文職	高等審判廳丞	徐德修
文職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趙乃普
文職	巡警道	張藻
文職	勸業道	光昭
文職	潼商道	齊普松武
文職	陝安道	黃誥
文職	延榆綏道	瑞清
武職	提督	張行志
武職	漢中鎮	江朝宗
武職	陝安鎮	傅殿魁
武職	延綏鎮	張定邦
駐防	西安將軍	文瑞
駐防	左翼副都統	承燕
駐防	右翼副都統	克蒙額

甘肅

類別	官職	姓名
文職	總督	長庚
文職	布政使	世增
文職	提學使	俞明震
文職	提法使	劉穀孫
文職	高等審判廳丞	何奏篪
文職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德斌
文職	巡警道	趙惟熙
文職	勸業道	彭英甲
文職	平慶涇固化道	熙麟
文職	鞏秦階道	恆敵
文職	甯夏道	志崇
文職	西甯道	胡孚駿
文職	甘涼道	吳炯
文職	安肅道	廷棟
武職	提督	張勳
武職	河州鎮	何宗蓮
武職	甯夏鎮	馬安良
武職	西甯鎮	馬進祥
武職	涼州鎮	馬萬福
武職	肅州鎮	柴洪山
駐防	甯夏將軍	台布
駐防	甯夏副都統	常連
駐防	涼州副都統	恩志

新疆

類別	官職	姓名
文職	巡撫	袁大化
文職	布政使	陳際唐
文職	提學使	杜彤
文職	兼提法銜鎮迪道	楊增新
文職	高等審判廳丞	郭鵬
文職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張培愷
文職	伊塔道	潘震
文職	阿克蘇道	
文職	克什噶爾道	袁鴻佑
武職	提督	焦大聚
武職	巴里坤鎮	馬福祥
武職	伊犁鎮	周玉魁
武職	阿克蘇鎮	查春華
駐防	伊犁將軍	志銳
駐防	副都統	希賢
駐防	參贊大臣	英裕
駐防	領隊大臣	花沙布
駐防	索倫領隊大臣	魁聯
駐防	額魯特領隊大臣	穆特春
駐防	察哈爾領隊大臣	博貴
駐防	錫伯營領隊大臣	額爾柯本
駐防	駐塔副都統接辦參贊	額勒琿
駐防	領隊大臣	榮昌

福建

類別	官職	姓名
文職	總督	松壽
文職	交涉使	吳鑄
文職	布政使	尚其亨
文職	提學使	姚文倬
文職	提法使	鹿學良
文職	高等審判廳丞	梁冠瀛
文職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李鍾駿
文職	巡警道	呂承瀚
文職	勸業道	張星炳
文職	鹽法道	楊正頤
文職	興泉永道	慶蕃
文職	延建邵道	彭述
文職	汀漳龍道	何成浩
武職	提督	孫道仁
武職	建甯鎮	徐傅隆
武職	汀州鎮	嵇煜
武職	漳州鎮	郭殿邦
武職	福甯鎮	丁季陞
駐防	福州將軍	樸壽
駐防	副都統	勝恩

浙江

類別	官職	姓名
文職	巡撫	增韞
文職	織造	聯榮
文職	交涉使	王豐鎬
文職	布政使	吳引孫
文職	提學使	袁嘉穀
文職	提法使	啓約
文職	高等審判廳丞	章樾
文職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辛漢
文職	鹽運使	陳玉麟
文職	巡警道	楊士燮
文職	勸業道	董元亮
文職	糧儲道	曲江宴
文職	杭嘉湖道	錫嘏
文職	甯紹台道	文溥
文職	金衢嚴道	劉學謙
文職	溫處道	郭則澐
武職	提督	呂本元
武職	定海鎮	
武職	海門鎮	扎拉芬
武職	衢州鎮	
武職	溫州鎮	何祥麟
武職	處州鎮	趙永銘
駐防	杭州將軍	廣福
駐防	副都統	德濟
駐防	乍浦副都統	嵩志

江西

類別	官職	姓名
文職	巡撫	馮汝騤
文職	布政使	劉春霖
文職	提學使	王同愈
文職	提法使	張學華
文職	高等審判廳丞	江峯青
文職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袁勵忠
文職	巡警道	張檢
文職	勸業道	傅春官
文職	鹽法道	慶寬
文職	南瑞袁臨道	陸長佑
文職	廣饒九南道	保恆
文職	吉南贛甯道	趙臣翼
武職	九江鎮	李雲峯
武職	南贛鎮	邱俊鳳

湖北

類別	官職	姓名
文職	總督	瑞澂
文職	交涉使	施炳燮
文職	布政使	連甲
文職	提學使	王壽彭
文職	提法使	馬吉樟
文職	高等審判廳丞	梅光羲
文職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欒駿聲
文職	巡警道	王履康
文職	勸業道	高松如
文職	鹽法道	黃祖徽
文職	漢黃德道	齊耀珊
文職	安襄鄖荊道	傅嘉年
文職	上荊南道	吳筠孫
文職	施鶴道	曾廣鎔
武職	提督	張彪
武職	鄖陽鎮	鄧正峯
武職	宜昌鎮	潘瀛

宣統三年七月職官表(外官)

湖北

駐防	姓名
荆州將軍	壽耆
左翼副都統	連魁
右翼副都統	松鶴

湖南

文職	姓名
巡撫	余誠格
布政使	鄭孝胥
提學使	黃以霖
提法使	周儒臣
巡警道	桂齡
勸業道	王曾綬
鹽法長寶道	汪瑞闓
岳常澧道	卓孝復
衡永郴桂道	林志道
辰沅永靖道	朱益濬

武職	姓名
提督	曹志忠
鎮筸鎮	周瑞龍
綏靖鎮	梁國楨
永州鎮	馬文翰

四川

文職	姓名
總督	趙爾豐
布政使	周儒臣
提學使	方履中
提法使	常裕
高等審判廳廳丞	武瀛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陶思曾
鹽運使	尹良
巡警道	徐樾
勸業道	周善培
建昌上南道	黃丙焜
川北道	吳佐
川南道	劉朝望
川東道	朱有基

武職	姓名
提督	田振邦
建昌鎮	李永芳
川北鎮	陳均山
重慶鎮	田徵葵
松潘鎮	

駐防	姓名
成都將軍	玉崑
副都統	奎煥

廣東

文職	姓名
總督	張鳴岐
交涉使	李清芬
布政使	陳夔麟
提學使	秦樹聲
提法使	王秉恩
高等審判廳廳丞	史緒任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文霈
鹽運使	蔣式芬
巡警道	劉永滇
勸業道	陳望曾
廣肇羅道	王良弼
南韶連道	左紹佐
惠潮嘉道	吳熙
廉欽道	易順鼎
高雷陽道	彭言孝
瓊崖道	

武職	姓名
陸路提督	秦炳直
水師提督	李準
北海鎮	成聚
南韶鎮	鄭廷光
碣石鎮	吳祥達
潮州鎮	趙國賢
南澳鎮	王得勝
高廉鎮	陸建章
雷瓊鎮	黃培松

駐防	姓名
廣州將軍	鳳山
滿州副都統	文泰
漢軍副都統	春祿

廣西

文職	姓名
巡撫	沈秉堃
布政使	王芝祥
提學使	李翰芬
提法使	歐陽中鵠
高等審判廳廳丞	俞謝棠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朱文劭
巡警道	王秉必
勸業道	胡翔林
桂平梧道	沈林一
右江道	譚瑔
左江道	紀堪謹
太平思順道	李開詵

武職	姓名
提督	陸榮廷
右江鎮	李國治
左江鎮	李永芳

雲南

文職	姓名
總督	李經羲
交涉使	夏偕復
布政使	高而謙
提學使	葉爾愷
提法使	沈曾桐
高等審判廳廳丞	王耒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張一鵬
巡警道	楊福璋
勸業道	袁玉錫
糧儲道	曾廣銓
鹽法道	毛玉麟
迤東道	耿葆煒
迤西道	陳貽範
臨安開廣道	熊心湛
迤南道	方宏綸

武職	姓名
提督	劉銳恆
臨元鎮	蘇掄元
鶴麗鎮	張繼良
普洱鎮	王世雄
騰越鎮	趙金鑑
開化鎮	
昭通鎮	張嘉鈺

貴州

文職	姓名
巡撫	沈瑜慶
布政使	王乃徵
提學使	陳驤
提法使	文徵
高等審判廳廳丞	朱興汾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賀廷桂
巡警道	賀國昌
勸業道	王玉麟
貴東道	吳嘉瑞

武職	姓名
提督	李寶書
鎮遠鎮	蘇元瑞
古州鎮	謝鳳生
安義鎮	沈大澄
威寧鎮	方致祥

長江水師

職	姓名
提督	程允和
瓜州鎮	陶樹恩
湖口鎮	楊福田
漢陽鎮	張有亮
岳州鎮	徐洪達

邊境防戍

職	姓名
定邊左副將軍	奎芳
定邊參贊	車登固木扎布
烏里雅蘇台參贊	榮恩
庫倫辦事大臣	三多
幫辦大臣	綳楚克車林
科布多辦事大臣	桂芳
科布多參贊大臣	薩蔭圖
西寧辦事大臣	慶恕
川滇邊務大臣	王人文
駐藏辦事大臣	聯豫
駐藏左參贊	羅長裿
駐藏右參贊	錢錫寶

說明

本表所列京官以四品卿堂及御史為限。外官文職以道員為限。武職以總兵為限。其重要差使。雖非實缺。亦附列焉。

本表均載實缺人員。無實缺者。則載署事人員。惟尚書侍郎總督巡撫。兼載本缺及署缺。

本表以本月杪止由上諭發表者為據。其不經明發上諭者。則以本季之縉紳錄為據。